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二〇冊目次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宋）朱熹撰 朱鑑輯 元刻本 〇〇一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十五卷（元）胡一桂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二九七
易纂言外翼十二卷（元）吳澄撰 元刻本 四〇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

（宋）朱熹撰　朱鑑輯

元刻本

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朱鑑編。案朱子世系、朱子三子、長子塾、塾二子、長曰鑑、則朱子嫡長孫也。鑑字子明、以廕補迪功郞、官至湖廣總領。朱子註易之書、爲目有五、曰易傳十一卷、曰易本義十二卷、曰易學啟蒙三卷、曰古易音訓二卷、曰蓍卦考誤一卷、皆有成帙。其朋友論難與及門之辨說、則散見語錄中。鑑彙而輯之、以成是編。昔鄭元箋注諸經、其孫魏侍中小同復裒其門人問荅之詞、爲鄭志十一卷。鑑之編輯緒言、亦猶此例也。考朱子初作易傳、用王弼本、後作易本義、始用呂祖謙本。易傳宋志著錄、今已散佚。當理宗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賸語殘編、無不奉爲球璧、不應手成巨帙、反至無傳。殆以未定之說、自刪其稾、故不復流布歟。鑑是書全採語錄之文、以補本義之闕。其中或門人記述、未必盡合師說、或偶然問荅、未必勒爲確論、安知無如易傳之類、爲朱子所欲刊除者。然收拾放佚、以備考證、亦可云能世其家學矣。

先文公於易有啓蒙有本
義皆所以發明往聖前民
用之意而遺說之輯益取
諸門人記錄問答之語往
往與啓蒙本義交相發揮

跋 一

則又鑑假守富川時所鋟
梓者也建陽趙令刊此證
於縣齋鑑嘗為之序今證
以付之書市使鋟梓以廣
其傳不復敢贅為之說云

淳祐壬子王春正月朔適
孫朝請大夫主管紹興府
千秋鴻禧觀朱鑑謹識

跋 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目錄

○卷之一
河圖洛書
附 先天圖
太極
○卷之二
兩儀
附 陰陽奇耦
四象
八卦
六十四卦
乾坤
○卷之三
上經
○卷之四
上經
○卷之五
下經
○卷之六
下經
○卷之七
彖上下傳
○卷之八
象上下傳
○卷之九
繫辭上傳
○卷之十
繫辭上傳
○卷之十一
繫辭上傳
○卷之十二
繫辭上傳
○卷之十三
繫辭下傳
○卷之十四
繫辭下傳

○卷之十五
文言傳
○卷之十六
文言傳
○卷之十七
說卦
序卦
雜卦
正說
○卷之十八
作易
讀易
○卷之十九
古易啓蒙
濂洛諸說
○卷之二十
注疏歐蘇近世及參同契
○卷之二十一
卜筮
○卷之二十二
揲法卜法
蓍卦考誤
諸家卜筮
○卷之二十三
雜問答
論程氏易傳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目錄

河圖洛書

先天圖附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當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閤皂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嘗大啓爭端聊書以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遯翁書 書河圖洛書後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輔廣錄

河圖既無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爲圓矣注中二句本唐書曆志一行之說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爲剛二耦故爲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十與九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爲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數似有附會當時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 答袁機仲

論雖以四十五爲河圖五十五者爲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爲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答程大昌

圖洛書篇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幷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

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說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與郭沖晦

林夔孫問前日承先生說云老陽少陰老陰少陽取除了本身一二三四便是九八七六之數今觀諸家多陽進陰退之說也是如此答曰他進退亦是自然如此不是人去強教他進退但是以十言之則大故分曉這物事好則劇問云看河圖上此數便差走了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想是更說得好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或問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答曰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末梢五又撞著箇五五便成十又曰河圖是常數洛書是變數 徐□錄

問溫公河圖洛書之說答云溫公以河圖洛書爲非妄未是若說果無此夫子何以說河不出圖尚書云云此理蓋有之溫公又以繫辭爲非聖人之書亦緣圖書之說故也 呂燾錄

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錄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過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 [illegible]

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宗數則五十皆何自來耶洛書自一
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
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
所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太陽之位九之數二七同道而爲少陰之位四之數三八爲朋而爲
少陽之位七之數四九爲友而爲太陰之位六之數不得此五則何以成此四十耶由是觀之河圖
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
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
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
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
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
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
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揲蓍之法必衍
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答云此說是合

董銖

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
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
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
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
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
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
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
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
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
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
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
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

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
謂一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爲九河圖之
四在洛書則爲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
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
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
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答云所論甚當河圖相錯
之說尤佳 同上

二始者一爲陽始二爲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十
五便是十干所起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圓者星也圓
者河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 吳淵錄

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七八九六因五得數積五
奇五耦而爲五十有五 吳淵錄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
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
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感
興詩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
六 廖德明錄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爲
一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
耦而爲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
一奇一耦而爲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耦卦
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
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著言語別立議
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
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

且以此爲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十二畫則六十四卦相重而成四千九十六卦矣此焦贛易林變卦之數蓋亦大衍中）

陳淳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先生曰直圖據見在底畫較自然圓圖作兩段來拗曲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有些造作不甚依他元初底伏羲當初只是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知得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去做成這物事不覺成來如此齊整

林學履問先天圖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先生曰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坤无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

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先生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又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坎納癸亦是這箇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又如道家以坎離爲真水火爲六卦之主而六卦爲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爲震上弦爲兌望日爲乾望後爲巽下弦爲艮晦爲坤亦不外此又曰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己留戊就己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黃義剛錄）

楊至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先生曰眞以爲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陰畫一箇陽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爲二二爲四四爲八八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三十二爲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黃義剛錄）

先天圖八卦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李閎祖錄）

天一生水三生木木陽東北也次而北又次而東此陽之生也地二生火四生金金陰西南也次而南又次

而西此陰之生也　劉砥錄

包揚問康節以數推物如何曰此知康節之下者耳今覆射者亦能之康節之學本於明理明道所謂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乃康節所到處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又云康節看物事便成四箇渠只是怕處其盛且如看花方其蓓蕾向盛也半開漸盛正開大盛則衰矣人之發端者以衰強壯者以死是其理如此康節一見則便能知之先天圖有一月之象自復而震屬初三日月之生也至兌屬初八日月之上弦也乾月之望也巽月之始虧也至艮屬二十三日月之下弦也坤則其晦日也　萬人傑錄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　輔廣錄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形而下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有言曰在人言之則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箇動靜感應而已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幾箇字便見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姤在西是東邊五

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說都不曾去問他　同上

池陽士人何巨源以書問邵子詩有曰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邵子有曰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先生答之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李方子錄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它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文蔚錄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况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

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illegible]自二而四[illegible]書緜辭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脩改文字煩多當假相見面言之答黃斂

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同上

問邵康節男子吟先生曰康節詩乃是說他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道夫錄

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喻以陰陽分之以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謔說無足深論當時但以姤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之耳答何達之

問近略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爲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爲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先生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自泰而變爲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

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爲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爲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無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爲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爲有功[illegible]錄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先生云是某挑出湯泳錄

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縕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卻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答葉永卿

太極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卻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也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

有物又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
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來則陰陽
吉凶事都在裏面人須是就至靜虛中見得這道理
周遍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
所謂潔靜精微易教也 呂王渭

看易須是看它未畫卦爻以前是怎生模樣却就這裏
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自然如此未畫
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心都未
有一物在 便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中也 忽然在這至虛至靜
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
所以說潔靜精微之謂易易只是箇潔靜精微若似
如今人說得恁地拖泥帶水有甚理會處 沈僩錄

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謂有此理則可謂有此書則不可

答吳斗南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
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
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
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
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張南軒

吳淵問太極兩儀五行先生曰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
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氣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是質又如人魂是氣體魄是質淵又云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二
氣五行卻是子在母內先生曰是如此陰陽五行萬
物各有一太極又云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

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
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譬之
俗語謂自今日為頭已前更不受理意思

或問太極一陰陽先生曰一陰陽道也陰陽器也 [illegible]

趙師夏謂心為太極林學蒙謂心具太極師夏舉以為
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
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葉賀孫錄

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至足之蹐之曰真箇是未有無
對者看得如此時果是又異好笑然亦有無對者一
陰一陽相對者也太極卻無對五行中土亦無對然
太極卻是與陰陽二物為對五行中四物與一土對
四物有方土無方四物皆資土故也湖南學者云善
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 吳必大錄

楊至問通書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
極為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無窮
兮為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通
注下自五而一自一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上
恐未穩先生曰便是猶有此等碎說 李方子錄

易言太極生兩儀一生二也所以大衍之數虛一周子
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一在二中然要其實
一雖生二依舊只在二中但易摘出說耳 劉砥錄

楊道夫問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
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
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
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
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

道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道太極便在八卦中
道夫録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
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萬録

程大昌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先生答云其義恐此道
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
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
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
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
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答程大昌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
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
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
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
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
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
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
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
答程迥

熹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
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實
初不相離故曰在陰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下者其
名不可相雜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
而初未嘗有異也但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
天地未分之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爲陰陽此恐於
前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有自相矛盾處更望
詳考見教答程迥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
其手授之意蓋以爲唯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秘而
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
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觀其
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
及東見録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
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
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爲尤切非若此書
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
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
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
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答呂義

太極圖无極而太極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錫
泳録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引長一畫同上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太
極有何形狀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正謂无此形狀
而有此道理耳吳必大録

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
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
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
復變動矣徐寓録

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是衮這幾句易之爲義也只是
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

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之塗耳學蒙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卻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先生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銀礦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賀孫録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先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李閎祖録

論橫渠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无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人傑録

來書反復其於无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无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

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禀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喩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无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无極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狀以爲在无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无乎不在則又初无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无極之不然是直以太極爲有形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所謂不言无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无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爲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无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无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

而貴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九韶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上道器之分哉答曰若以陰
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
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
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
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
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
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
明切望畧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
以類推矣 同上
六月一日林黄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
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
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
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若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
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
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
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顚倒看二體及互體
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曾有何處便有六
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
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
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
義爾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
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
无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无太極何耶
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无但未有

太極

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
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
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
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
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
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林艴
然曰正要人笑 記林栗辯易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
便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
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
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一通一復豈得爲動靜乎近日深
玩此理覺得一語默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
以分別爲嫌也 答張敬夫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
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
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
字專指已發爲言是又以心爲已發之說也此固未
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吳叔
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
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
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
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
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
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
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耶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

太極

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
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并惟見得易字有義分明而
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吳晦叔
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
易卦爲純坤 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
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
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
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强說底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
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答呂子約
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
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
无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
耶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智虛明凈潔却將太極圖
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着方可下語此張子
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然則甚
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爲愈不能如此紛
拏强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同上
以未發爲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 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說得如此方有體然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相關矣。
同上
問太極動而生陽云云先生答云此段尤多可疑請且
就通書太極體認令此數項歷落分明未要添入復
卦震咸性情等說夾雜得都不明不濟事也震咸尤
無干涉性情之義亦非是須各自有乃佳 同上
問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蕩所謂化育流行
也靜而生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問繼之者
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
說得善惡先生曰此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
[illegible]錄
問陰陽若以推行言之不過一氣之運而已所謂一動
一靜互爲其根也以闔闢言之則有兩物所謂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也既曰陰陽又曰柔剛者陰陽以氣
言剛柔則有形質矣此猶四象之有老少亦如以子
午卯酉分言陰陽也不知是否答曰闔闢與動靜無
異易中以對待言者自多不必引此也 答董銖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便
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
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
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如魂魄以二氣言
之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之則伸者爲魂屈者爲
魄 黄義剛錄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絶無可
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
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何鎬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
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
二字較有力 李閎祖錄
太極傳言中正仁義中仁言用正義言體然義便有裁制
一定之體 吳必大錄
或問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之說答曰中正仁義
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
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

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一段蓋是以正與
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
譬如人說話必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嘿
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 周謨記問

問太極圖中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先
生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
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故能仁易言利
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
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它本質故曰性
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董銖錄

太極圖言大哉易乎只以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陰陽二氣
屈伸往來耳 吳必大錄

黃榦問向者先生說周子康節說太極只說二箇易中
是說三箇曰也即是這箇但周子與康節知陰陽乘
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
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
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
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
即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劉砥錄

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閩見錄載伊
川語云惟見周茂叔論此張欽夫不以爲然看得來
是有這箇說話 蕭佐錄

驤問邵先生說无極之前无極如何說前先生曰邵子

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
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无極自坤反姤是无極之前
楊道夫錄

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乎易
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
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
盈便有虛有箇面便有箇背道夫曰這便是自然非
人力之所能爲者曰這便是生兩儀之理 同上

云云看了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那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
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字亦只
云云這箇他都識只是他以三爲數皆無用了他也只
是見得一箇麤底道理後來便都無人識老氏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剩說了一箇道便如太極生陽
陽生陰至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後來五峯又說一
箇云云便是太極函三爲一意思 葉賀孫錄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說性是
如何曰想只是舊時說耳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
爲稟於天者言之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
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
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
也 徐寓錄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久之乃
曰无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
只是說這理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
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

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此
擬有隙句無非是天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
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它說這物事這機關
一下撥轉後卒乍欄它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
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
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過它不住存心養性所
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
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
畧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
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
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
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
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
是衮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
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
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
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
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
條萬幹自各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
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
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

箇物事則是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
這一箇物事今年一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
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衮將
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
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
這物事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是使人
不迷乎利害之途 黃義剛錄
甘節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
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先生
應而曰一物各具一太極
張彥崖曰陽是人有形而未書朱子尚[illegible]得[illegible]是已書
宋子更變不得此人曾見希夷來言亦似太極圖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極
有動靜也 [illegible]錄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如何先生曰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
未嘗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
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
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
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 董銖錄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
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
名曰太極 [illegible]錄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一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二

兩儀　陰陽奇耦附

兩儀者兩箇儀象也非是指天地之形而言伏羲初畫陰陽指言此二畫為陰陽之象故曰兩儀也 劉砥錄

天地是乾坤皮殼乾坤是天地性情其實則是一箇道理 李方子錄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是一箇道理陰陽自一箇言之只是一箇物若做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又是兩箇物事 林學蒙錄

問鬼神者往來屈伸之意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示字之義如何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向嘗見三舍時舉子易義中有云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恐是字說又曰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錄字閎盤

易字義只是陰陽 同上

其卦雖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 楊與立錄

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 同上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最好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

卦畫只幾箇卦畫箇甚處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 黃顯子錄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一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 傳共字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為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辟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為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雖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為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欲病振也之不得為剛蓋專以是

爲君子之德也 金華潘公文集序

莊周曰易以道陰陽不可謂他無見蓋易自四象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說箇陰陽下至脩養方技等家亦只是用此二字而已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 吳必大錄

或問中庸十二章說道之費隱如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老佛之謂道也先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缺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劒斫將去更無些子窒礙又且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知者過之 輔廣錄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因字之義如何先生言卦爻因儀象而生立也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

天地間只有箇奇耦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做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

先生曰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 徐㝢錄

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答曰凝結成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又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答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 徐㝢錄

或說一是乾初畫曰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乾坤初間只是一畫者二到有三畫方成乾卦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有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它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老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 蕭佐錄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 甯高錄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也（兩者所以推行於一所以為化）

一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橫渠此語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正淳）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鄭可學錄。僩）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杏林錄）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半所以不同（黃顯子錄）

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着實處如何驗得先生曰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已具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是陰而氣則是陽如晝夜之間晝陽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子後又屬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之體這箇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了底那箇喚做體這易從那生這喚做用揲蓍取卦便是用處

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周子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政此意也（□□錄。劉砥錄）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錄）道夫錄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陳文蔚錄）

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他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大理只一般（沈僩錄）

楊簡說陽爻一畫者在己陰爻二畫者應物是否曰正是倒說了應物底卻是陽（楊□錄）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它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言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

得這爻必是剴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无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曾中洞然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

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這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

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答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

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答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東叔道得

鄭文振問五十以學易先生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其他書則一事是一理惟是易却說得闊如已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耦遂為八卦又錯綜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盈衰屈伸之理聖人之所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辭說大亨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无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許多以盛滿為戒如云只喜成微醺不喜成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

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麽事理無不洞見〔淵錄〕
甘節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又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周先生作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illegible]〕
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實考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甘節〕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絶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畧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答潘景愈〕
陰交辭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分曉陰陽一段只說通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晴幾日後無雨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陰六月是陽一日中陽是晝陰是夜

四象

先生曰四象是老陽老陰少陽少陰老陽是九老陰是六少陽是七少陰是八先生以指畫在卓子上曰皆湊成十數當時說得甚明今偶失記當求先生見印成易圖看先生云見令雕版未了〔邵浩錄〕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爲此說者意亦竊謂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示斯判然矣但謂兩儀爲乾坤之初交謂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少陽⚎少陰⚍太陰⚏爲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越⚎與⚍而先爲⚏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也〔答程迥〕
兩儀四象恐須如先天之序乃爲自然之數而始乾終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次⚍乃是以意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以乾兌艮坤爲次無所據更乞詳考見教〔答程迥〕
辯明之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生曰易有太極便有箇陰陽出來陰陽便是兩儀儀匹也兩儀生四象便是一箇陰又生出一箇陽⚌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陰⚎是一象也一箇

陰又生一箇陰⚏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陽⚌是一象也此謂四象生八卦是這四箇象生四陰時便成坎震坤兌四卦生四箇陽時便成巽離艮乾四卦 銖震編次

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

四象不必說陽向上更合一畫爲九方成老陽到兌便推不去了兌下一畫却是八卦不是四象

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生四象便是陰陽各兩畫了陰交剛陽交柔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就乾兩畫邊看乾兌是老陽離震是少陰就坤兩畫邊看坤艮是老陰坎巽是少陽又各添一畫則八卦全了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各得本畫離坎之交易第一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二畫少陰少陽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時它這位次相挨著兼山謂聖人不分別陰陽老小卜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則卦遂無動占者何用觀變而玩占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無他到極處了無處去便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便是五數了六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剛柔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因一二三四便見得六七八九在裏面老陽占了第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第二位

便含箇八少陽占第三位便含箇七老陰占第四位便含箇六數不過十惟此義先儒所未曾發但只說得進退而已 舒高錄

五四爲奇各是一箇四也九八爲耦各是兩箇四也只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在裏面老陽占了第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了第二位便含箇八少陽老陰了如此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只說得他中間進退而已 黃顯子錄

老陰老陽爲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皆爲乾坤然而皆不變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有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皆動底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老陰老陽

陰陽老少以少者爲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

問通書師一章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兩端如這箇便有面有背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方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爲八卦也

問周易說易以老陰老陽爲乾坤又分六子以此觀八卦不知是否先生曰六子之說不然 徐寓錄

數問剛柔以卦數其本也只是一先生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花便六出這又不是去做將出來它是自恁地如那龜背上所以獨取它來用時也是這箇物事分明

靈寶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極是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恁地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遏它不住

蔡沆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它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它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甚曾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它做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也 黃義剛錄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蕭佐錄

如太元經說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爲少陽夏爲老陽秋爲少陰冬爲太陰揚子雲見一二三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吳淵問溫公最喜太元先生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元何似作歷老蘇嘗非太元之數亦說得是又問康節如何先生曰揚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先生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且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是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 沈僩錄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間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於此推尋否亦幸語及 答蔡元定

八卦方位

如易卦伏羲文王當初只就陰陽以下說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來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做太極圖又許多詳備 用之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illegible]

寓嘗問蔡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甚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叠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巧推排 葉賀孫錄

問伏羲畫八卦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不識何以見之先生曰今凡物皆有一陰一陽且如人之一身有氣有血便是一陰一陽凡物皆然又如晝夜晝屬陽午巳後為陰夜屬陰子以後為陽此類可見此耶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也（黼）合定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為震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盡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輔廣錄）

問八卦之位如何荅云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強通也（蓋卿上遇）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八卦爻義最好玩味（錢木之錄）

乾坤六爻圖位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誨示（答程迥）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畫矣如何先生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所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先生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先生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罔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董銖錄）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寔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卦畫不可移換（僩錄）

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兌震巽而終坎離揚至云上經反對九十八卦下經反對亦九十八卦先生曰林黃中算上下經陰陽爻相等某算來誠然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在子此日當如何分太元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蔡元定問先生言帝終始萬物文王言艮終始萬物是差了一位是文王自寅起先生自子起曰也不是自子是漸漸生來（並同上）

所示易卦次叙此未深究不敢輕為之說但本圖自初爻而陰陽判（乾左三十二卦其一陽坤右三十二卦其一陰）次爻又一變而又交（乾兌與離震交坤艮與坎巽交）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illegible]）

八卦方位

乾發乾中虛此之微何如此皆則亦可樂而傳之耳○答何圖耳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
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
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十二卦於外見彼此位置
迥然不同雖有善巧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
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
闕按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
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
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
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
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
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
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
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
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雖見而地上之氣
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
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
以推其說可見
來喩謂坤之上陽氣已生其位乾之上九陰氣已生其位
由巳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爲陽月之義推之則剝
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
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
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爲復方是
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爲乾爲姤義亦同此有來喩是說
柔卦之辭故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
便以此爲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盾
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
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
中之一義與復姤之說理本殊但數變之後方說
到此不可攙先說亂了正意耳答袁樞下同
來諭又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
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
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
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然則
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
此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果
又與三卦彖辭小不同
之說可以觀文王此說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
類各不相通爾同上
復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兼下震巽艮兌又說八卦乾
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爲
人答蔡
項之精微在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
四卦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要處在那復姤邊
復是陽氣發動之初因舉康節詩冬至子之半六十
也卦流布一歲之中離坎巽震做那二十四氣每卦
當六日四分乾卦不在四正此以文王八卦言也
須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
公說底彖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
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方得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
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眞箇是怎

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乾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卻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

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變卦伊川破之又到那剛來而得中卻推不行大率是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賁變節之象這雖無緊要然後面有數處象辭不如此看無來處解不得

乾巽一邊爲上震隨坤爲下 伏羲八卦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 暑淵錄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不見後面東西只見一半便自它這箇意思 同上

六十四卦

問所以名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取人情者有兼取二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爻畫兼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爻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可曉者答云且逐卦玩索當見各有意味不須如此安排貪多務廣勞心費力不濟得事 答林學蒙下同

問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答云此不可考或謂耒耜市井已取諸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只說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不可不知耳 同上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只是借伏羲手畫出耳由其出於自然故以之占筮則靈驗否先生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得後來更畫不迭正如磨麪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來 [illegible]錄

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 與張敬夫別紙

須是以身體之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是假設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假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恁地應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 [illegible]錄

問乾坤坎離中孚小過大過頤八卦皆反覆不成兩卦是

如何曰兌是箇轉底巽震只是箇轉底艮六十四卦
就此八卦中又只是四正卦乾坤坎離是也中孚又
是大底離小過又是小底坎頤是雙底坎大過是厚
畫底坎頤是一箇大畫底離 呂學履
一卦又各生六十四卦則本卦爲內卦所生之卦爲外
卦是箇十二爻底卦 劉淵錄

乾坤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
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
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弥敦 [illegible]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
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
未嘗不同耳其言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
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
得正謂此也 答黃子中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
言之曰不然文蔚又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
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
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
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陳文蔚錄
問易之乾皆聖人事坤皆賢者事否先生曰恰也恁地
斷殺說不得如乾初九似說聖人矣六二學聚問辨
則又不然上九文言說貴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爲賢
矣看來聖人不恁地死殺說只隨事逐義說道理而

已
乾坤六爻不相似某以爲是說聖人做這物事不是將箇印
子脫出一箇相似一樣[illegible]這道理若箇箇
一樣便是揚子雲畫了故說道[illegible]後世諸
儒都將這易做發明天地造化之理易本不如是蓋
易之作本專爲教人用做卜筮然而它取象如那隨
時義[illegible]之時義這般底倒是後來添底初做卦爻
[illegible]本不如此只是因那卦爻中有這箇道理故說出
來說出來本不要發明這道理只是說道理在
這爻中時有這象人若占得這爻時便當因這象了
看它下面占底且如坤六二云直方大坤卦中唯這
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
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
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
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得這箇時
方能直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
[illegible]伊川有這箇[illegible]從頭到尾皆然
[illegible]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
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爲頭面雖變[illegible]心
[illegible]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龍相似坤利在永貞不
有何[illegible]子這坤却不得見它元亨只得它永貞坤
之本身固自有元亨又卦却无 㬅淵錄下同
[illegible]有二中二陰正二[illegible]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下
[illegible]兼言中正二五同[illegible]中如四上[illegible]當不得中正蓋
[illegible]中以陰居陽以陽[illegible]陰是位不當[illegible]本位
[illegible]可曉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初六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坤之所生即乾之所始者

乾從知處說坤從行處說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爲天坤便爲地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見人占得這爻利於見大人萬物覩之覩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君德前一處也說君德盡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爲大人者如此今說二五相見却掛不著它這語脉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却好西南便合着東北便合不着豈是說卦爻只是說占底 同上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而言乾尊坤卑陽尊而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然母終不可以並乎父所謂尊無二上也 [illegible]

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坤卦是箇無頭物事事事都不能爲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亦可見乾卦如創業之君坤卦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或云先迷後得先迷者无首也後獲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耦數也或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 同上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先生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包地外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甑是坤風與蒸乾之氣也 萬人傑録下同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思也 同上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別作一箇中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退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

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 輔廣錄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子細推之皆可見 淵僩錄

乾坤損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半是陰中之陽 黃㽦子錄

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有守 蕭佐錄

賀孫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答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答呂祖儉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 答曾德明

問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便有乾坤之類性與心便有仁義禮智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

問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云云 答云此說大概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為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王遇錄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聚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先生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於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閒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先生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

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先生曰只謂九二是見成底不待修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方即是大矣此是自直與

方以至於大脩爲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爲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无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人也

乾九二是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曾犯手勢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是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便須就持守依文按本做故曰賢人之學是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氣焰猛烈故九五便言飛龍在天文言解得活撥撥地到坤便說得善了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亦只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凡看易須說陰陽兩字看乾坤字說健順二字便永不失錯呉必大録

問本義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无牝馬呉必大録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二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三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

問以乾字爲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爲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立辭皆不可致有羅田寧吳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曰若乾坤則猶可言也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爲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楊道夫錄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性情是天愛徒地健地愛徒地順

問天專言則道也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道如云天之蒼蒼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便似以物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 林夔孫錄

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無息非性何以能如此

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因舉莊子孰主張是孰維綱是一段而曰它也見得這道理 以僩錄

黃營問程傳乾者天之性情先生云乾健也健體爲性健之用是情

人傑問利貞者性情也先生云是對元亨言之性情猶

情性是說本體。萬人傑錄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葉賀孫錄

蔣擴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先生云：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轉運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illegible]錄

則遺書之未精，拆易傳之未至，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接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答趙彥肅

乾元亨利貞與屯等他卦元亨利貞本一般。元亨是大亨，利貞言利於貞耳。人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教大於他卦，畢竟本皆占辭也。炎叔大錄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言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同上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健，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某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初發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楊道夫錄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或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並同上

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為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盤棊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答林學蒙

問：伊川易傳如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證，大故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討會得。久之曰：經解說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

却不以爲然據某看此語自說得好蓋易之書誠然
是潔靜精微它那句語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
手而今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
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他
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來事多失了他那
潔靜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
如春秋便句句是實事如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
即位如言子弒父臣弒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
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這象數
便推箇吉凶以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先淵錄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爲舜側微時九二爲舜佃漁時九
三爲玄德升聞時九四爲歷試時何以見得如此先
生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
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
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
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爲潛龍其占曰
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
而勿用可也它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
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爲彖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
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
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
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illegible]錄

乾固是健然硬要它健也不得礙著如不健底人只有許
多精力如何強得 良淵錄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先生云
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二九[illegible]
學者進德修業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爲德則一也曰某未
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
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
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甚形影如何教見大人
某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
不必說人君 賀孫錄

雖無剛柔位有貴賤因它這貴賤之位隨[illegible]便說看那
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
二位正中便不恁地 良淵錄

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illegible]
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都使得孔子說[illegible]
德而隱者不見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illegible]
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illegible]
也死了又曰須知得它是假託說是[illegible]
不惹著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無[illegible]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自己當不得[illegible]
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illegible]
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illegible]
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 良淵錄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云潛龍勿用若是[illegible]
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illegible]
人得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illegible]
類易不是限定這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illegible]
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illegible]

如何到它擲地說燁

其它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illegible]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illegible]龍亦不可喚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光[illegible]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 同上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把利見人[illegible]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以[illegible]所利見大人 同上

九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 同上

問程易於九二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大德之君若天[illegible]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illegible]人以被其澤於九五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在下[illegible]之人矣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illegible]不審的何所指先生曰此當以所占[illegible]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illegible]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illegible]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illegible]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illegible]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illegible]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 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illegible]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殊曰如[illegible]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illegible]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存得虛存[illegible]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illegible]

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董銖錄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先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

實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著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如此如言存誠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 李德明錄

祖道因論易傳說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記得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 曾祖道錄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常有此心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云云說得極好及到遯卦解釋又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又有分其守[illegible]

之卦者且古時何嘗有守令皆不可曉以意觀之與
問聖人與凡庶但當着此爻便用競競惕惕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猶
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
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
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爲危
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 人傑錄
問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之有以聖
人之誠則無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爲戒謹恐
懼其說雖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
居下之上君德已著聖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乃學者之事也而同之則少差矣
且其說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對上帝尚何戒謹恐
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其說自相背馳殆不可
曉若云侯氏說固多疎闊然以乾乾夕惕爲聖人之
事戒謹恐懼爲學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懼惕厲
之心則一而成德初學所至自不同耳 萬人傑錄
通書曰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不息是也 甘節錄
先生曰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
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董銖錄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
先生說易吉无咎云吉是盡其意无咎是上不至於吉
下不至於凶平平恰好子又合道理處 呂燾錄
厲多是這陽爻說 晏淵錄

或曰胡安定將乾九四爲儲君不知可以如此說否先
生曰人之看易不可恁地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
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
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爲儲位
說則古人之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如一
爻只主一事則易之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
四件事耶 金去僞錄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
通上下一躍即飛上天 吳必大錄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
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晏淵錄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
分明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
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
說恐非聖人本意 楊道夫錄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爲客利去見那大人大
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
占者自當之矣 晏淵錄
問龜山說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爲義以天位言
之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
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
廖德明錄
先生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占得飛龍卦便利見大
德之人 呂燾錄
子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

特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 吳必大錄

見羣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九用六之說 吳淵錄

羣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爲不利牡而却利牝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 同上

貞悔卽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面做主宰底悔是做出了末後闌珊底貞是頭邊 同上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彖辭用九蓋是說變 同上

問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荅云如是見得天之健處 谿[illegible]錄 僴

乾之爲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潛只得潛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仁熟磨不磷涅不緇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時不可失皆可以進吾德脩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居深山之中及其爲天子之事明之其弊恐以至於王氏謂九三之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之深得其象舜亦知非堯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熟讀程傳可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德爲言則九五上九兩爻又如何解 答許升

䷁ 坤下坤上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答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微一線過因而復發耳 余大雅錄

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爲無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月爲坤十一月爲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自姤至坤亦然曰然則陽畢竟有盡時矣曰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其間不容息也 輔廣錄

問剝變爲坤坤純陽也復未生而謂之陽無可盡之理何耶曰方剝變坤之時乃立冬交小雪雖是純陰然陽已微生於下矣自此生長積一月之日滿三十分遂成一畫是爲復此至日也陰亦然此陰陽之所爲無間斷也 劉砥錄

坤只說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統了坤從首至尾皆去了一箇頭如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皆是無頭或問曰此是聖賢之分不同處否曰是

問剝一陽盡而爲坤如何程子云陽未嘗盡也先生云剝之一陽未盡不曾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了 黃有開錄

問坤爲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但微而未成體是十一月陽之體方真否先生曰然又云凡物變有漸不惟月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一卦六畫一畫分作三十分九月已剝了從十月初一便從下畫生起一日生一分三十日遂成一畫

坤卦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却

當如此絕句吳必大錄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它趁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雖十分理會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爲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它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起但不知這與添得許多否此是用王輔嗣說㬎淵錄

牝馬之貞伊川只爲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先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又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先生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友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illegible]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爲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答云占得坤卦則從西南方則得其朋從東北方則失其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坤卦比乾卦減半呂燁錄

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

貞吉㬎淵錄

問履霜堅冰至先生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董銖錄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那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它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㬎淵錄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楊道夫錄

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它說去如其之說爻無許多勞攘㬎淵錄

問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潘時舉錄

問坤之六二之動直方先生云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
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 呂燦錄
晏淵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易不是聖人須要說出
六爻如此只是爲占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不足
以合此卦 龔蓋卿錄
看書不可將自已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已所見看
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
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 甘節錄
劉礪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
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爲
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
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
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小分曉方始
橫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豎
四說都無歸着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爲占筮便如此
易當來只是爲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說做義理
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
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 且如需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 象曰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
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
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
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
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
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
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

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先生曰易不離陰陽
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他亦自
看得好 陳文蔚錄
晏淵問直方大曰伊川說聖人發明坤爻之義這箇不
是恁地聖人作易只是說這箇道理合恁地人依得
這箇時便不習无不利是就來占底人身上說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爲德否先生云
不可說坤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爲德坤是何物
六二是何物畢竟則是一箇坤這一爻中正便見得
直方大如此
劉礪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
至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某之說易所以與程先
生不同便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
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自是他這一爻
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
者習與不習在
王德修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發處是必
有事焉以下答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是
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
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答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
三或五豈有定例 余大雅錄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
有諸已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
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
說資稟好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

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不熟然後能不習无不利 李閎祖錄

伊川說爻多不通且如六二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章含章爲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 晏淵錄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以大因問此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 另又大錄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則爲括囊矣又問占者以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錄道夫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若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先生云不可說盡地道地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地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問坤六五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氏武后之事今考本文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先生云不曉這意看來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邵溥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然母后之意故爻義特有爲他發後生也是因此遂妄測度前輩也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 晏淵錄

六五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爲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 同上

時舉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凶可知矣 潘時舉錄

黃榦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 萬人傑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爲大陰爲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 震下坎上 屯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爻相爲賓主也曰然但此亦大綱如此到得占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爲君者得之則所謂利建侯者乃在己也若是大臣占立君者得之則所謂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爲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 去偽錄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即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爲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已自故不同也 同上

問屯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因爲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爲陽逼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先生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爲陽所逼然非爲寇也乃來求已爲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陽亦可言先生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只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先生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類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illegible]錄

問六三即鹿无虞先生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爲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疏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先生曰張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同上

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如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也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發動便成大病 葉賀孫錄

問屯需二卦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而大象不同何也先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用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初出地之狀其初破地而出不無齟齬故當爲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至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賀孫錄

䷃ 坎下艮上 蒙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又問無交不如己者先生云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爲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爲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端蒙錄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扭說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爲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爲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爲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爲主

而二與五應亦取得那下來治蒙大抵此卦除了初
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外以三四五皆以蒙者所以治
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
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間好事猶爲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
以立己爲先應事爲後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
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
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
了新民只現成推將去 葉賀孫錄
問擊蒙不利爲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
何先生云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
太甚亦反成爲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
作用兵之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
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
用不得○不利爲寇禦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 燾錄

䷄ 乾下坎上 需

福州以禮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嘗識
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答西不可曉劉說極
子細有來歷可聽嘗問以易說其解亦有好處如
云見險而止爲需見險而不止爲訟 需訟卦下 能通其
變爲隨不能通其變爲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
者多引之 沈僩錄
又曰這道理無他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便去
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說需者事之下也又
曰需者事之賊也若只等待終誤事去又曰事事要
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如此說做
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此做又曰
斷而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李方子錄
福州韓 云能安其分則爲需不能安其分則爲訟能
通其變則爲隨不能通其變則爲蠱此是說卦畫上
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 吳雉錄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做底
便需 同上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无位需之上六不當位
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位亦有可疑
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 同上
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
位而中正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有功
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貞吉來
問需卦大指先生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
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
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illegible] 上進之
物前遇坎險[illegible]不可遽進以陷於險 [illegible]
曰遇此時節當隨遠近寧耐以待之 [illegible] 需于
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 [illegible] 五需酒
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
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
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先生曰
初上二爻皆無位如仕臣已致事上六之不當位
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illegible]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

也大川訟云以呂燾錄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illegible]
本義謂穴者陰陽所陷之所二說不同某竊以[illegible]
爲陰陽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只不先[illegible]
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出陷[illegible]
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illegible]
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illegible]

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illegible]
有箇待底道理又須是正方吉

三三 坎下乾上 訟

銖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illegible]
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爲加憂之象[illegible]終凶蓋取上九[illegible]
[illegible]
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illegible]
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illegible]
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illegible]
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illegible]
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illegible]
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illegible]
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illegible]
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illegible]
三故曰剛來而得中

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illegible]
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illegible]
必更下注腳矣先生曰甚當初作此文字時[illegible]
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曉[illegible]

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
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
只不求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
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
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
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
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先生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
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
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先生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
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
安者爲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
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董銖錄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
身亦若此方錄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淵錄

問訟卦不求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云云先生曰此爻
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
犯底事但只畧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
也呂燾錄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爲窒塞之象學履錄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
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
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
上說乾爲馬却說龍坤爲牛却說馬[illegible]爲龜却說牛
做得箇例來括它才得兒說已做了例又却不曾得
見同上

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本義謂必无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答云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解是第二節話也 同上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同上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 並同上

䷆ 坎下坤上 師

問麻衣易是僞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畜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否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余大雅録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何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 曼淵録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 同上

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只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數是說蓍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爲衆主如何先生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說衆主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尸而歸之義 劉砥録

先生說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計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只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先生云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貝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得

開國承家爲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曼淵録

䷇ 坤下坎上 比

李兄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爲人所比之象先

生云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
爲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爲之否所以原筮
元永貞也 林學蒙錄
問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如何先生曰忠信爲周只緣左
傳說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
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
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爲善比於小人則爲
惡須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只是公私 徐寓錄
又云周比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爲美如九五顯
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 黄有開錄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
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矣有喚
作夫婦之夫底 晏淵錄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
却強要去比他豈不爲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
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 晏淵錄
後夫凶言九五既爲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
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
不並棲之義 晏淵錄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徧底意思
問比人之匪人先生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爲比得
其人二應五五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九三
應上上爲比之无首爲比之匪人也 潘時舉錄
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聖人
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 一要意周旋纔

恁地便滯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 葉賀孫錄
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
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謂顯不相類如何先生
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
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
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大意如此
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足疑但邑人不誡
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 張洽錄
邑人不誡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
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晏淵錄

☴☰ 巽上乾下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
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是說陽緣陰
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
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
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近近他底那兩
爻自牽連上來 晏淵錄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
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是陰氣凝結得密
方湊得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
畔方有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
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
言畜極則散遂爲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
君子征凶之戒又問云嘗聞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
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畢爵相拘係其畜止人

術甚小而無大謀大作故曰小畜不知如何分[illegible]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爲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定事說

問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爲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耶先生曰易有亦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又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爲大畜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 潘時舉錄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它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 夔孫錄

先生說輿說輻夫妻反目因云彼它畜止不得進以輿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能正室時方得 銖錄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義剛錄

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幷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耶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爲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數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爲吉无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輻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 董銖錄

問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意竊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鄰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則可見其爻意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那上下底攣如如手把攣住之象旣雨旣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 劉礪錄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旣盛則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旣雨曰他也自和間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占之意只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着 楊道夫錄

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爲雨畢竟陰制陽不順所以云雖正亦厲 劉砥錄

䷉ 乾上兌下 履

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

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
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
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
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爲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
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爲戒深矣 董銖錄

履卦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它如踏它脚迹相
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虎尾故於卦之三四爻
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它陽背後處伊川云履藉
說得生受 劉砥錄

履三四爻正是躡它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
五亦爲虎尾之象 同上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
他後去 吳雉錄

伊川道一卦說那大象如素履履道坦坦處都說得好
履道道即路也 同上

武人爲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
之象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吳雉錄

上履貞厲東坡所謂憂治世危明主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
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
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吳雉錄

䷊ 乾下坤上 泰

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却不正說引
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耶如此之類須要思量聖人之

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
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它透
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說往侍坐
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
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
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
理若正說出便只作得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
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
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
言之則其他事類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
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
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看得否先生頷之
時舉錄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
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者
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
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 楊道夫錄

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
經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
便朋亡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經說此論須做一
意纏看 余大雅錄

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
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
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
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
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先生曰固是然於

人心然後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
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握不至如天寶之放
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
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
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
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
之董銖錄

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來
信與不信黃義剛錄

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
之食劉礪錄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
妹時占得此爻吳淵錄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始做
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同上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
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同上

方泰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就民心離散自其親
近者而告命之雖正吝然此時只得如此却未至於
亂劉砥錄

䷋ 坤下乾上 否

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曰匪
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
無人道如何先生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
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又問初
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
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
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先生曰
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直當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
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
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
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矣
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如何先生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
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
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
苞桑也董銖錄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吳淵錄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
人便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
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
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
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
罪惡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同上

又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
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說他從蔡京父
子之失也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
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
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
如此三雖做得此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
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包桑繫辭中

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
泰 同上

問橫渠先生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 僩錄

又曰包羞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 異淵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如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爲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 陳文蔚錄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是它陽不可以有爲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有箇築着恰好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劉砥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爲福又曰否本是陰長之卦如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陽自是不可相無今以四時而論若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方得蓋亦抑陰助陽之意某於坤畧發此義矣

先生曰否之九五若無那大人也休那否不得大率自泰入否易自否入泰難 呂燾錄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危亡方有包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它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爲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无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都識象卻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卻就上發出道理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說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它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它无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實是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劉砥錄

䷌ 離下乾上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一象 異淵錄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

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 同上

二五本相同却為三四隔了它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 同上

問同人卦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先生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欵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先生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錢約升錄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先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又問同人于郊先生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 董銖錄

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六二一爻九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側底道理初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 吳必大錄

問同人于郊先生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時舉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三

經120 0.0

上經

䷍ 乾下離上 大有

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然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論性章 問孔孟）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爲意毋以先入爲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答胡宏）

問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沈僩錄）

問大有卦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先生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爲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先生曰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莫不皆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先生曰程說爲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爲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illegible]）

（[illegible]）

䷎ 艮下坤上 謙

謙便能亨又爲君子終之象（[illegible]錄）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它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按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同上）

謂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无施勞恐是互舉先生曰它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兼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无伐善是不矜己能无施勞是不矜己功揚子之云无施勞但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好先生曰易有勞而不伐與勞謙君子有終皆是以勞爲功

撝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揚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illegible]僩錄）

富以其鄰言以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同上）

問謙卦謙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

服而征則非所以爲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 坤下震上 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 夔孫錄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叔重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爲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生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爲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時舉錄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 夔孫錄

盱豫悔言覷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豫是句 同上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爲樂者也 道夫錄

由豫猶言由頤 夔孫錄

豫四以震體之陽爲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爲安上無爲而下快樂故曰豫此等數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爲說耶大病只是著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林學蒙

䷐ 震下兌上 隨

問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 劉砥錄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夔孫錄

小子丈夫程說是 同上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 同上

䷑ 巽下艮上 蠱

蠱爲蠱言器中盛那蟲教它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故言元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爲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到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夔孫錄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撐柱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 同上

問蠱初九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爲言柄切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爲可通若它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先生

曰是。潘柄錄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同上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便幹箇甚麼。同上

問蠱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illegible]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illegible]能做底。陳淳錄

䷒ 兌下坤上 臨

問臨卦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近者皆謂之臨先生云然是此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迫近者皆爲臨也。林學蒙錄

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凶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陰[illegible]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illegible]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illegible]卦時只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illegible]陽偏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感爲感亦[illegible]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illegible]以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illegible]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illegible]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至積累至極處有敦篤[illegible]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

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劉砥錄

䷓ 坤下巽上 觀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先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爲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潘時舉錄

劉砥問觀盥而不薦伊川以爲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爲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洗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洞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爲天下法而不敢輕[illegible]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爲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於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

對說洗僴錄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看禘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

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自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其著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祭享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使也賀孫錄

問觀卦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先生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先生曰當以彖辭定文問六三觀我生進退是不觀九五而觀己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先生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之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卻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先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先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礪錄賀孫錄略

盥而薦先生曰這指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盥便以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清潔之義耳呂燾錄

盥非灌之義盥本謂薦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卻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卻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義剛錄

問觀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先生云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在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

又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耶先生云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底意思

觀六三傳但以為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為不失道也方士繇

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無事呂光祖

䷔ 離上震下 噬嗑

噬膚滅鼻膚腴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噬乾胏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義不同 沈僩錄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先生云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要底事不敢來又問云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先生云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 [illegible]

問噬嗑卦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爻中元有此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他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噬六三以陰不中正而遇此所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董銖錄

䷕ 離下艮上 賁

賁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林學蒙錄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當賁飾華盛之時⋯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沈僩錄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艱曲說不去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他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裏說則此說又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林學蒙錄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上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有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吝云其意正要如此說或⋯戔戔為盛多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小之義凡從戔之字皆從戔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終吉吝雖不好然終却吉 金去僞錄

賁卦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剪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示人教人解此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 黃義剛錄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底意戔戔是狹小不足之義以字義考之從水為淺從貝為賤所謂束帛戔戔者六五居尊位却如此崇本尚儉便是吝底如漢之文帝是也雖是吝却終吉蓋在賁卦有反本之義故到上便白賁和束帛便沒了 吳必大錄

問賁卦九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從戔則為淺從人從戔則為俴從貝從戔則為賤

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回又說丘園更費氣力強如本義所說卻似與吝終吉文義相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卻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䕫孫）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學蒙錄）

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同上）

䷖ 坤上艮下 剝

爲嫌於无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黃餘塞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一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極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離處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得陰陽生逐旋如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淳寓錄）

拱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反詰諸生令思之云

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以所見答皆不合復請問其旨先生云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淳時舉錄）

賀孫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他上面纔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十日頭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黃蕃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先生曰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卻成臨卦坤卦之初陽已生矣（賀孫錄）

問十月為陽不應一月無陽恐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陽已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作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即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從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無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黃義剛錄）

先生論易謂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

說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能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不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

問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先生因曰小人剝廬一句二十家叔說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盧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戟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先生曰如此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盡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舉而言也

或問剝卦上九云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無安身己處衆小人託一君子為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夔孫錄

剝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以其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此謂陽不言陰者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以分明亦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然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耶

䷗ 震下坤上 復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推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道夫

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之氣相交合否先生曰只是這一氣陽極則陽消而陰生陰極則陰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下降或曰如此則陰是消於上而陽生於下都不見得天氣下降先生曰也須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須大着心胸看不可拘一不通也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 復齋記

朱光徧炙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詩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請看升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 復齋偶題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䔥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贊

伊川與濂溪說得這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復字就歸來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所以不同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雪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沈僩錄

先生曰惡極而善常人之復靜極而動聖人之復然常人亦有靜極而動時節聖人却無那惡極而善底復 船 廣

余宋傑問舊見蔡念成元思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

動聖人之復是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
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
之復矣（沈僩錄）

劉砥問蘇季明問伊川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段
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
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乎恐當作有物
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懼乎其所不
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
執持在這裏到慎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
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
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
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
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
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
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
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
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
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
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
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
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
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著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illegible]）

楊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
乃是坤卦中積來一月三十日一日生一分到十一
月便一陽始成也以此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掩身事齊戒（月令冬至君子齊戒處必掩身）及此防未然（[illegible]）
夏至閉關息商旅所以養[illegible]後柔道牽陽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子全[illegible]也○[illegible]錄）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乎看之則都好以類言
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
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
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
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始姤是偶然相
遇（林夔孫錄）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
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以至于極則有朋來
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
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
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
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
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人既得仁者而親之
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
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
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
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是
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沈僩錄）

徐元震問一陽來復至四陽方雷出地奮是六陽有一
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可以此則天地高下否曰此
有甚界限如地之下又有天在（吳必大錄）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淵錄）

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賀孫）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僴錄）

問不遠復无祗悔祗字何訓曰書中祗字只有這祗字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爲祗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祗與只同（僴錄）

中行獨復合內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說恐是筆誤不然則爲說太高爻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契（銖）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今曰不拘乎一則以二者各爲一義矣恐未安也（同上）

䷘震下乾上无妄

无妄本是無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賀孫）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旣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旣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故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答方賓王）

或說无妄卦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珓杯如此則吉如此則凶珓杯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沈僩錄）

因論易傳无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爲臣事爲證先生曰如鬻拳兵諫之類是也或云荊公亦然曰溫公忠厚故稱荊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荊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卻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至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荊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緣李

文靖公爲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同上

天之生物也二物與一无妄 余大雅録

往字說得不同 夔孫録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 同上

問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先生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爲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惟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先生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先生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疑有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之意先生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无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 董銖録

不耕穫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䝉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詞移之以解爻辭則可答云易傳爻象之詞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率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爲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所謂无妄之禍也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爲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李閎祖録

耕菑固以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爲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邪 吉何 下同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誨

䷙ 艮上乾下 大畜

問大畜卦先生曰九三一爻不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爲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緩緩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爲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當時舉問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

則爲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先生曰陽遇陽[illegible]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illegible]亦然先生因言易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

先生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六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卓錄

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畜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萬人傑錄

䷚ 震下艮上 頤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朶頤是也兌爲羊大壯卦無兌恐便是三四五爻有箇兌象這說取象底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爲龍龍是變化不測之物乾須着用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爲大腹頤象本卦雖無離卦却是伏得這卦

問伊川解頤作下三爻養自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先生云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疎也林學蒙錄

問頤卦先生曰頤卦最難看銖因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爲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顚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耽耽本義以爲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先生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耽耽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辨載馬氏云耽耽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先生曰然又曰其欲逐逐如何先生曰求養

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顚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顚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黃榦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顚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爲顚求食於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顚頤當爲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爲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己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顚頤固與初爲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顚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

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董銖録）

頤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此爻不可曉（沈僴録）

䷛ 巽下兌上 大過

或問大過小過先生以為大過是陽過乎陰小過是陰過乎陽程先生以為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是聖人制事以天下之正理非有過於理也如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是道也道無不中無不常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程先生所謂大過者事也然大者自比有過於聖也）小過是小過於中者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也先生曰程先生說此此為事之大過即是事之平常便如說權即經之意都是多說了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如此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立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多方恐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著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呂燾録）

問易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懼紂且使其悔悟脩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沈僴録）

録曰程易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先生曰正是如此（董銖録）

問大過卦先生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周）

伊川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舊常不曉胡文定公意以問范伯達丈他亦不曉後在都

下見其孫伯達問之張云此處有意思但是難說出
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有罪但合當
廢之可也而欒書中行偃弒之則不是然必竟厲公
有罪故難說後必有曉此意者 林賜錄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
小在 晏淵錄

☵ 坎下坎上 坎

或問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
何答云此等不以深求其說

或問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
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
中其義如何答云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別是一義
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這
事理透了處斷了便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
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
見這說又好見那說又是如此有礙如彼又不通便
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博學於文者只是要得習坎心亨不特看文義且如學
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
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
暗 沉僩錄

坎即究也

問坎卦六三來之坎坎先生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
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
坎上往亦坎之往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樽簋讀樽酒
簋貳為句用缶為句乃古注及程氏說晁以道本據
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先生曰既曰
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
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
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
處當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先生曰非是不可
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
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
之謂也又問上六係用徽纆二字釋文云三股曰徽
兩股曰纆皆索名是否曰據釋文如此 董銖錄

問用缶納約自牖何如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
時不可直致也 李季札錄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
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
道家醫家等說亦可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
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
減硬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
明且如解易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廼
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
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說以護吝之說
千說萬說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
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
理難尋其中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
略且如樽酒簋貳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
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
禮大祭三貳之二是副二之義此不是某穿鑿却有

占本若是強爲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蕭錄
又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畧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潘時舉錄
納約自牖雖有尚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萬人傑錄
䷝離下離上離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淵錄
離字不合單用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答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氣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徐寓錄
敍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先生云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先生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同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歎先生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先生曰九四以剛迫柔故有突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爲火故有焚如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先生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輔錄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說只得且說未詳字。本義今作麗字賀孫錄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焚如是弗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同上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同上
又問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曰九四者侵凌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蔡錄
或曰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鄭沖晦以爲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先生曰離六五附於二剛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爲孟子說得這兩句故人便取以爲說恐不是如此於上下爻不相通金去僞錄
有嘉折首是句道夫錄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四

下經

☱☶ 艮下咸

問咸卦本義以爲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爲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爲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此易中自有卦變耳先生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着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錄出看 董銖錄

艮咸二卦皆就人身取義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故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咸其腓自是不合動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不動則吉 吳必大錄

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 頻問咸內卦艮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纔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其內卦屬艮也 沈僩錄

問咸之九四傳云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爲感 云云 如何先生曰凡在天地之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一箇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爲感寒暑晝夜無非此理至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不起至曉須着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如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則有惡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日保治及到衰颯自是整頓不起然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皆自然之治可謂甚盛矣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恁地塌塌底去至五代衰微極矣如國之紀綱國之人材舉無一足恃一旦聖人勃興轉動一世天地爲之豁開 仁宗皇帝時一時天下稱太平雖眼不曾見已自分明是太平然當時災異亦數數有之至後來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勢如此又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言這道理研精義理於內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於外所以崇德於內橫渠此處說得更好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幾句甚親切正學者用功處 徐寓錄

憧憧往來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 僩錄

咸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也先生然之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 端蒙 一冊 來感應之 理也 自然如此 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上面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

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覇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偏愛故施每常坐中見有是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取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淺深力量之寬狹病却在此若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處其人不好他日或為吾患遂委曲牢籠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 沈僩錄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致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著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杏江錄

或問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獨無悔吝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答云吉凶悔吝係乎辭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繫以悔吝言也

因說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其象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不下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心萬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 錢木之錄

䷟巽上下恆

恆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恆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 楊道夫錄

問易傳云恆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竊謂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有一定而不可變易者云云曰此政是物理之始終變易所以為恆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恆論其體則終是常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為體之常 劉砥錄

叔重說恆卦初六浚恆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先生云未見其有不安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僩

時舉錄

問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先生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恆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凡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恆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恆卦恆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恆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恆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常其德則无羞吝董銖錄

䷠ 艮下乾上 遯

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答云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問遯卦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小人如小往大來之小言君子能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若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先生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能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又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諸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為無災意切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先生又言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恐說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以九叔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得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晏僩錄

問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耶答云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 乾下震上 大壯

問大壯本好爻中取卻不好睽本不好爻中取卻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卻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纔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卻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因卦辭是不好然其間利用

祭祀之類卦都好問此正與貞蓋能无咎吉利永貞

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 楊道夫錄

先生云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 呂燾錄

此卦多說羊是兌之屬季通曰這箇是夾注底兌卦兩畫當一畫 學蒙錄

問大壯卦先生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爲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易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挂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董銖錄

問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傳以艱字爲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答云當如大畜之例

䷢ 離上坤下 晉

問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有卦德不知如何答曰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爲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爲四德在它卦尤不當以德論也

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它得這箇物事 學蒙錄

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爲之是此意 同上

問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生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以爲享先妣之吉占何也先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衆允悔亡先生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爲自治如何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爲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爲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又如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 董銖錄

晉六三如何見得爲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云信之亦安能悔亡曰當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楊道夫錄

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爲善乎

問晉卦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爲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

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説是否曰便是伊川説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無所不利耳如何説道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云吁咈者乃成如何説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爲豈有此理且彼所爲既失矣爲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説話聖人所説卦爻只是畧畧説過以爲人當着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説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説短伊川解得長又之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它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沈僩録

失得勿恤此説失也不須問它得也不須問它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爻吉

先生看必大與廬陵問荅卷子内晉卦伐邑之説曰晉上九貞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 呉必大録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維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矣 楊道夫録

䷣離下坤上明夷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閙初爻比二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奮但垂翼耳

寓問商有三仁集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様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説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 徐寓録

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説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説者却以爲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是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説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况下三爻實説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説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隊其命矣呂

原明以爲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晦也僩錄
明夷明而見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是指暗主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
六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
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
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
它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說貞而不言
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晏淵錄

䷤ 離下巽上 家人

問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離也[illegible]也施於家
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發震動也施於家則揉坎艮
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若云穿鑿得不好[illegible]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卻甘
茶本苦物喫過卻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
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
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
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只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
始成箇家晏淵錄
占法陽主貴陰主富同上
問家人卦王假有家先生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
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
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
方之有也董銖錄

䷥ 兌下離上 睽

睽皆言始異而終同之理晏淵錄
爲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卻行得大率睽之諸爻
都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晏淵錄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亦未已當論之然亦
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
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
同而其變化人材亦有此意[illegible]易傳於睽之
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
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
氣象而其誠心服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
[illegible]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
乃能无咎楊道夫錄
天合作而劓義也篆文天作[illegible]而作而晏淵錄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同上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爲它這般事是差異底事
所以卻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
事同上

䷦ 艮下坎上 蹇

艮下坎上其卦爲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
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
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
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illegible]
問蹇卦往蹇來譽先生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
爲往不進則爲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
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
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

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
爲佳耳（不往者時不可進故又進則爲來）諸爻皆不言吉言蓋未離乎
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濟之理既
是不往惟守於蹇則以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
而有碩大之功矣 董銖錄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挿入這坤卦來
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
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
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
確定了它 呂燾錄

蹇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
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無坤而繇辭言地者
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爲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
上無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 同上

問蹇九五大蹇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
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
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顗王導爲言竊意當時正
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爲也
更乞指教荅云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爲
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羣
策用群力乃可濟也或言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
志與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
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爲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
下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
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爲比只觀澤无
水困山下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沈僩錄

䷧ 坎下震上 解

先生舉解卦云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爲天下之已
解而安平無事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先代
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治道求復三代之規
摸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
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
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
大有爲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
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爲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
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
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 廖德明錄

六三大率小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這
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
來 呂燾錄

問解卦九四解其拇朋至斯孚先生曰四與初皆不得
正四能解其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
柔則爲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
而相信矣 董銖錄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
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治易却則恁地此却似
說得易了 呂燾錄

䷨ 兌下艮上 損

易象自是一法如乾爲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
多 沈僩錄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

齋說見方亦然不知如何（呂燾錄）

陳埴說損益先生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徐寓錄）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并損益之初則曰酌損之何耶先生云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箇道理爲定說也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晏淵錄）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同上）

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伊川就六爻上說得好（黃義剛錄）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爲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晏淵錄）

䷩震下巽上益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則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或益之十朋之龜句弗克違（黃毅子錄）

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曾高錄）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利用遷國程昌寓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遂遷來鼎州（徐寓錄）

䷪乾下兌上夬

或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猶欲人戒謹恐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非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沈僩錄）

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論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答康亮）

揚于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上落也須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

夬卦號字皆是作戶羔反惟孚號只作去聲讀看來亦只當平聲（沈僩錄）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

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

問夬卦九三壯于頄先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

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
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
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無陰
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
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
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
義如何先生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
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
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
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
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
先生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無號有凶之時而
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腳蓋不可以
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 蕭錄
號辭取兌象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
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莧是馬齒莧陸是章柳今用治水氣者其物難乾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
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
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
是這意思照管不著便走將那裏去又雖無此意孔
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
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甚地有言人占得此
爻者能中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 巽下乾上 姤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
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
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此箇關今能致知知
至而意斯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便自
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
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
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便有些要譽底意思以
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便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
來治惡人是好意便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
意却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
陽便立不住了 銖大雅錄
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
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
來 [illegible]錄
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袞不可曉 [illegible]錄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以謂正是羸豕孚蹢
躅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事在這裏了
故直至如今 揚道夫錄
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鼈為蟹為蠃為蚌
為龜魚便在裏面了不知是不是 此條未詳
這幾卦多說那警不可曉 義剛錄
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
在下為民 同上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大而隕復生上來

都換了這時節 同上

䷬ 坤下兌上萃

陳先生二子求字先生字莘曰仲亨云凡物積之厚則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韋曰仲蔚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豹之文 黃義剛錄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順天命說道理時勢驟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他這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晏淵錄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 同上

問萃卦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先生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為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 董銖錄

䷭ 巽下坤上升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董銖錄

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川說 晏淵錄

張洽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享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亨亨亨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之元亨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然本非四件事也 時舉

䷮ 坎下兌上困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卦剝卦否卦睽卦皆是不好卦只是剝則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只是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殺人放火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贓污邪僻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占 淵閎錄

問臀困于株木如何先生云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先生云恐說臀字不去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先生云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

事若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爲困於好事如感時花
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
好底事思是因好物困也酒食饗飫亦是如此又問
云中有變也是如何先生云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先生云他得中正又似
取無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先生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
事神則神應之 呂燾錄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
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
通蓋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曼淵錄
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
之說 同上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
䷯巽下坎上 井
井是那擬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劉淵錄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是作一句亦未繘井羸
其瓶是一句意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
成也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鰕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
象木上有水井☵☴上前兩足也五頭也四眼也三
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蓋嘗謂之
曰若如此則此卦當爲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
卦 輔廣錄
鮒程沙隨以爲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曼淵錄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
決不是說汲井 同上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離下兌上 革
鄭少梅解革卦以爲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爲爐底二爻
爲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
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爲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
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故
漸漸好先生云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
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先生云意則
一但變韻而叶之耳
革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
說
問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
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
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巽下離上 鼎
劉礪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
與他翻轉了却能致利先生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
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
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倒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
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 淵
僩錄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

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 置淵錄

問鼎九三鼎耳革是如何先生云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形劉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六五金鉉只爲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六

下經

☳☳ 震下震上 震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吳淵錄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恂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

李燔問伊川先生言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如此若出於不測驚動莫不害事否先生曰若誠敬至自是不驚懼則自是有間斷

☶☶ 艮下艮上 艮

吳以大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先生云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止彖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莫是雖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

其人也因論易云彖象文言解得易直是分曉精密
但學者虛心讀之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文言分明
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類是也文辭只是占得此卦
爻之辭看作何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
何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
用亨于岐山亨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
卦以屯推之皆可見矣 萬人傑錄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
掇得愈不是了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一
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
卦 余大雅錄

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爲作爲便
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淳舉易傳內欲不萌
於外物不接曰即是這止 淵錄

示喻艮背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此曉會
於道理工夫無不是處但近讀見得彖辭解云艮其
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背乃
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
文卦辭之義蓋理自兩通但文王本意則只當依孔
子所解爲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
意以爲如何 答呂[illegible]

問通書艮其背背非見也云云答曰程子解艮其背謂
止於其所不見即此說然看易意恐不是恁地如此
下止亦只是去止那上面止艮其止此一句若不與
止字說本是背字便是艮其止句解那艮其背一句
艮其止乃是止於其所當止也亦似大學言知止
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解此下文解得其甚好上面艮
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萬物皆各止其所了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己
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 徐寓錄

伊川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則止於所不見无欲以亂其心不獲
其身者忘乎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其
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

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中只是
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
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
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自是一說不知
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
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
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
如曰老氏之說非爲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
使民人如此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
亦是使他飽滿 [illegible] 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
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人
又說得深少間恐使走作如釋老之說屏去外物
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
閑它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突 僩錄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自己不得又曰欲
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己去對副他若
無所欲則只恁底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伊

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身
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爲說得出又曰上
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
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
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
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爲人君止於仁不知下
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不知上
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
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
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 葉賀孫錄
艮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
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當審思及也 答[illegible]
所示疑義若發易文即艮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
川說作兩段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
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
楊仲思
艮其背不見其身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好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若
能如此做工夫亦自好外物不接不萌之際二字南
軒以爲當去伯恭却說止於所不見是眼雖見而心
不見恐無此理但易本意却是說只見義理不見己
身也不知是疾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如舍
生取義殺身成仁一般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道
理不見那人也不知是張三不知是李四 黃顯子錄
舊聞先生言艮其背是止字彖中明言艮其止止其所

也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是相對 同上
問伊川艮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
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
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
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須先
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
孔子釋彖之辭云艮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
說艮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處此
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它腦子便無許多勞
攘 林學蒙錄
行其庭不見其人一似不曾見人一般 同上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
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
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
見此身方能如此 林學蒙錄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
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
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先生云然此段分作
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之止行其庭不見
其人爲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止
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
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也又問云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
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爲而言先生曰然時止之止止

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
上多是人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則
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矣
李閎祖問伊川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
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
川又却於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
面是失點檢木之錄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
話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
張洽問艮其背與先生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
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
見箇人也時舉錄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所
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廖德明錄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其所也
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
蓋艮之義止而已當止而止止也當行而行亦止也
此所謂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
止處不見己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是
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彊弱貴賤也古
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者乃能不
見其人未有顧己身之利害禍福不能不畏侮於人
之彊弱貴賤也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
者爲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

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做工夫上言
猶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
意此蓋發明所以發之義故其彖傳有曰艮其背故不
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也此恐言外之意未必
易之本義不知如此看得否答云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推說甚善然亦不害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
程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彖傳文言未必文王
之本意也董銖錄
揚至問止於所不見先生云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凡可欲者皆置在背後之意外物不接內欲不
萌之際敬夫謂當去之際二字伯恭說止於所不見
是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但見義理之當止不見吾之身但見
義理之當爲不知爲張三李四蕭淵錄
問通書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
所見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是此說但
易意恐不如此卦象下止便是去止那上止彖艮其
止一句若非止誤本是背字便爲此句解那艮其背
句艮其止是止於所當止如大學君止於仁臣止於
敬之類程子解此下却好不知上如何又恁地說人
之四支皆能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
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
便都統一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
問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

雖近至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得不交於物而孑然自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為止矣未知是否答云熟讀彖傳之詞可見文義艮其背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蕭佐問艮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又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竊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都無所守而外為物所動則奈何先生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 蕭佐編次

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己不見害不見利不見[illegible]理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實皆不見是義三季四

伊川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此則孟子常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與易傳同否答云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溫公解此一段說得老子本意要人之治[illegible]是要得人作勞後人解得過高了通書云艮其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為也亦不是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卻看得止字好 吳必大錄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南軒以為之際二字當除去 淵錄。同上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獨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同上

艮其背法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已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秋採 同上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問艮六二不承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承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合云得之 石[illegible]錄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吳必大錄

寔穿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乎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了雜然並修看它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

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
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闊着事不得
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
乘生駒相似制御它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
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沈僩

䷴艮下巽上漸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學蒙錄

漸之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利禦寇今術家言宜婚
姻日不利出師征伐宜征伐日不利婚姻蓋其日有
宜和合爭鬬之不同兵家多遁用之沈僩錄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
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
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
故用不同也

䷵兌下震上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它學蒙錄

月幾望是說陰盛學蒙錄

䷶離下震上豐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
這箇田地便憂其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
底襯句

問九四近陰闇之君所以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
它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先生曰也是
如此

䷷艮下離上旅

旅六五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正如秦無亡矢遺鏃

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
甚好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拆得

䷸巽下巽上巽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爲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
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頻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爲无咎巽不
是大故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
又巽自是可吝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得較牽強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未善是無初更之而善是
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
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學蒙錄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說此
爲卜是吉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
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
但癸日不見用處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

九五居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資斧有做齎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
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學蒙錄

䷹兌下兌上兌

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却下一畫閉
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學蒙錄

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
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
爲復是解書到末梢會懶了看不子細爲復聖人別

有資義但先儒解得亦皆如此無理會

䷺ 坎下巽上 渙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己私其次便渙散其它群隊合以成大其次便雖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六四一爻未見有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先生說得那道理多了它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它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除只是輕輕地說過 寓錄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

渙其群言散小群做大群如將小物事盡化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九二渙奔其机是以卦變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九三是自二往居三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四所以為得位象辭如此說得密若云上應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三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三為得位是如何

九三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

渙其群乃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群隊併做一箇東坡所謂合小以為大大以為一且如我 太祖之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群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六四爻如何當得此義

常觀解易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却接着它語脈如渙其羣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羣都不成語句唯東坡說道渙散它小小羣衆合成一大羣如那天下渾一之際破散它那小小羣成一大羣如此方成文理 寓錄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同上

散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能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楊道夫錄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要不為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由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于四體也 楊道夫錄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解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可疑

䷻ 兌下坎上 節

節卦大抵以當位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

坎爲通達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先生曰然又云
觀這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
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中雖苦而亡
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未至於節而預
知所以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
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
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是如此也
試得然九二爻看來未甚不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
穩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
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
失爲恬退守節者乃以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
處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是寫下少間自有進
處應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爲之時
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
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戶庭見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
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
同上僩錄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
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
吉時也要節天下大學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

䷼ 兌下巽上 中孚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
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
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麽去
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依稀地說豚
魚吉這卦中它須見得有箇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
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
會着便須穿鑿 同上
唐臣問中孚傳曰中虛爲中孚之象中實亦爲孚象又
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爲誠之象中
實爲孚之象夫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卽質生
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然不可得
指而名之以爲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之則曰中實
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兌與巽也合謂全體
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中雖曰實矣及其
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焉蓋虛中未嘗無實
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爲實之體而實爲虛之用
雖曰體曰用又不可歧而爲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
出於虛及其虛也實之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
之義未嘗不存焉但不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
則無質也無信也又不可泥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
則無本也不誠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而
動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夫天地之間一元之
氣杳冥無迹豈非虛耶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
耶然物雖成形豈能離於一元之氣一元之氣豈能
捨於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
則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實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
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耶
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質不
忘於孚之象豈非實耶此亦伊川先生所謂由乎中

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是則體用一源內外交養豈不美哉某讀易傳而有此疑敢爲望詳教德明答云中孚之義微與豈德明所能識嘗試考諸卦體二五皆陽而中實者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爲信之質就所感而言則中虛爲信之本又以澤風二爻言之則水以虛而受風之入下以虛而受上之感皆所以爲信也其體其實其虛一歸於信此易之所以變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著矣來諭謂虛中未嘗無實實中未嘗無虛固善又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又以一元之氣爲虛萬物生成爲實其言竊恐有病程子云沖漠无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沖漠无朕之際已不爲虛矣況於一元之氣所以有者得爲虛乎此疑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闢於正蒙之書者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爲兩截恐失程子由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答云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離作病耳有本則有質有識則有孚焉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識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爲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是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實促實失虛皆極有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養於中爲虛應接於外爲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亦類此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答廖德明

問中孚以剛中來至誠篤信之人也答云得無色厲內荏之義耶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答林學蒙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先生云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云云 所謂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一箇物事在這裏初不惹着物事未嘗說易如水上打毬子相似是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惹着水方得而今見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 呂燾錄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係辭中又說從別處去 萬人傑錄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過過之皆是兩字爲絕句意更不可曉 呂燾錄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或泣或歌都無常也 呂燾錄

䷽ 艮下震上 小過

小過是小事又過於小如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損底意思 同上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

說這行役用度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自恁地說 夔孫錄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小過飛鳥遺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先生云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爲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呂燾錄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九四上六爻文與三爻不同

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陰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過遇之疑亦當作弗遇過之與九三過防之文勢正同 夔孫錄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下兩句都不曾頭處又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爲上聲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不一向要進

密雲不雨大槩做不得底意思 夔孫錄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 同上

䷾ 坎上離下 既濟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illegible]樣顛到了它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中衙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它它這箇說得疏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它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要說名義上來它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它易底本意它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欽尚自嫌某說得疏不知如今煞有要退削了孰譬如箇灯籠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說不可爲典要可見得它散漫 同上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更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今猶自得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了伊川之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今已濟便只是不好去了

䷿ 離上坎下 未濟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蓋出明入陰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之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大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先生云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林學蒙錄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 夔孫錄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同上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爲證此爻之吉凶如此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時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横庚庚都似傳上人說話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 呂燾錄

問三年克之憊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先生曰言不可輕用也 林學蒙錄

問九五爻以言紂雖貴爲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禴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曰楊子雲云云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以竟是虧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以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底不得便宜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能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粗不解如此 夔孫錄

䷿坎下離上未濟

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爻不知是如何蓋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不可曉 呂燾錄

問未濟所以亨若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林學蒙錄

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 吳必大錄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以動作初六陰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其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正吉曰看來也只如此大槩難曉某之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濟雖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六又下好了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蓋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爲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看與孔子分疏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孚皆不可曉只得且依希如此說又曰損益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是顛倒此卦與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先生云也未見得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況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六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七

彖上傳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氏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

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曾可幾曰彖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彖却是專說天 楊道夫錄

先生曰易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李錄

凡彖辭象辭皆押韻 董銖錄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類也

甘節復問賁易之賁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至以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四德之元專言之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之則指萬物發生之端而已故止於一事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乃是說天人相接處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 黃顯子錄

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它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 楊道夫錄

問乾元統天先生曰乾元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乎 銖錄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所以用形者也恐說得是否先生云也是則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 林學蒙錄

三人做乾元統天義說乾元處云如目之有視耳之有聽體之有氣心之有神云云如今也無這般時文 賀孫錄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 呂 時舉錄

周子以萬物資始為善各正性命為性此是就造化處說今俗以物與无妄言之則此句為性而以上句天下雷行為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所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說語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都不得引外來一字方始見得 呂祖儉

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

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爲司寇時便見它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 夔僩錄

乘字大槩只是譬喻御字龜山說做御車之御却恐傷於大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 同上

因言大明終始有終而後有始有貞而後有元請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元亨矣此未言利貞却提起終始爲說何也曰此終始說元亨所自來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說天之元亨自大明終始至六龍御天說人之元亨自乾道變化至乃利貞說天之利貞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說人之利貞 黃㽦子錄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遵道語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易傳却無人字其間文字疑似處須下語剖敎分曉 同上

問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始終之理雖具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聖人出焉大明天道之終始便是卦之六位應時俱成更無漸次由是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變化無窮焉天地設位理固皆具聖人成能理乃大明具者天也明者人也先生批云抹處說得甚巧然極有病 杏村幽村

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有不同先生曰此知字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元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也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知也 㽦黃錄

先生曰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銖因問程易說大明終始處云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邪抑說乾道明之邪先生曰此處說得果是鶻突但遺書中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 淵錄 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先生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爲始不貞則無以爲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 初九與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 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 董銖錄

又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易云首出庶
物是乾道首出庶物萬彙亨萬國咸寧是君道亨
天位而四海從言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如
先生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强 同上
大明終始得意自明白其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甚
導道録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
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看自然
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
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
旅 錄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
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它那元亨時雖正了
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唤做
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它做出來底大率
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它性情其實乾道
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
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 僩錄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
箇混全底 黄義剛録
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
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
是人物之萬殊 葉賀孫錄
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
底所以爲恕 楊道夫錄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那日是夏今日立秋
變到那全然天凉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又

箇化字都是變化若進退之象也不同如何曰是箇
別有些意思是言剛化爲柔柔變爲剛蓋變是自
而有化是自有而無也 呂燾錄
各正性命言其禀賦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
地萬物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說也 同上
甘節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 甘節錄
又云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
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
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
箇皮殼包果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
都便死 林夔孫錄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氳乃天地保合
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
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 呂燾錄
保合大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
是小底天地 陳文蔚錄
問保合大和乃利貞先生云天之生物莫不各有箇
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
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
有箇殼以果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
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成未成之際
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蓋乾道變化
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到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
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以全其大和之性則可利
貞 黄有開録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蓋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

道如何先生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
萬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智
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
睿智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智皆過於天下之人方
可臨得它劉砥錄

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中庸天命之
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
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
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滉漾不可
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蓋
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
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
之庸人耳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夫
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辨以告夫
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辨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蘇曰此論元也元之為德不
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
言也惟是為能統之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
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
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
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
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己之不見為當然而
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蘇曰此所以為亨也大明終始六
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蘇曰此所以為利也
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蘇曰此所以為
謂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蘇曰并言之也愚謂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
命保合大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蘇曰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
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為貞也愚謂品物流形
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
其大和焉此乾之所以為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
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
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大和一句無所用矣

蘇曰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
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
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
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
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
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蘇曰君子日脩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
得而消者焉小人日脩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
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
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
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愚謂蘇氏此言
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耶夫謂不善日
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
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

謬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
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
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爲是說以幸其萬一
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梏亡反覆
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牛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
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
得而言之也

蘇曰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
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
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
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愚謂蘇氏以性有於吾心
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眞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
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
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
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
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
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
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
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
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蘇曰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
焉聖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
爲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於其不
覺知則謂之命愚謂如蘇氏之説則命無所容命
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
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

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
性情之文傳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蘇氏云云愚謂此言聖人體
之德也蘇氏説無病然其於章句有未盡其說
問坤彖辭君子有攸往何也先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
句伊川只見彖傳解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
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
何也先生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
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與類東北
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
坤卦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云
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爲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
方非他所安之地如長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
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
先迷後得爲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
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
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意思文蔚
大底柔順中正底人做然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
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曰是如此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
之吉應地无疆爲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曰龜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
是坎 吳必大錄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它到那陰處便抑遏
絕他

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震一索而得男也 同上

問屯彖辭曰剛柔始交而難生本義云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程傳以雲雷之象爲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先生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 董銖錄

問屯彖本義下有云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王本意何也先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言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同上

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 吳淵錄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 劉砥錄

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何也先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爲民歸往之象[illegible]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先生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illegible]又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先生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illegible]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爲不安寧方可 吳淵錄

伊川說蒙亨發蒙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 同上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先生云山下已是窮極險處又遇險前後不得故於此蒙昧也一云蒙之意也此是人下鶻突 呂燾錄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蹇說八卦着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 吳淵錄

問蒙彖辭言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先生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因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爲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爲我

求人而耳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否
否先生曰其作如此說却是近世人硬裝一件事
說得來全無貫氣力但亦只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illegible]
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先生曰人[illegible]
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illegible]
告之再三瀆也 [illegible]
實待虛先生曰然[illegible]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illegible]
邪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illegible]
日何由得會有聖功[illegible]
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illegible]
屬金有靜意是人之為謀亦[illegible]
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是人之[illegible]
人所為聖人只是動靜不失其時時止則止[illegible]
行聖人這般所在直是則得好自家先[illegible]
何要發得中節做事便事事做不成說人則不[illegible]
得着實 [illegible]
以正中以中正也只一般只是要協韻 [illegible]
問訟彖剛來而得中也先生曰大底上體是剛下[illegible]
柔一剛下而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一體是[illegible]
得謂之剛來耶以其觀之訟卦本是遯卦[illegible]
六二為訟之六三其九三却下而為九二乃[illegible]
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illegible]
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等處須畫圖子便極好[illegible]
曰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 [illegible]錄

先生曰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 [illegible]錄
伊川易傳比卦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公言之固[illegible]
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illegible]
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是危亡之禍而求所以[illegible]
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故此謂也 [illegible]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illegible]
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illegible]
雨之說最分曉 [illegible]
叔重問易履卦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illegible]
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則云夬履貞厲[illegible]
相反何耶先生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應柔說[illegible]
故決然自為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illegible]
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負此說[illegible]
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無[illegible]
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illegible]
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illegible]
無對包了穢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illegible]
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illegible]
之際其較量[illegible]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illegible]
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illegible]
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
[illegible]
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
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
為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答王遇
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illegible]

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
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賀孫錄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
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放向前
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
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illegible]
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同上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
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
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之急迫之[illegible]
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皐陶不仁者遠自是小[illegible]
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illegible]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illegible]
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夔孫錄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
事濬是明之發見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
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illegible]
僴錄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爲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illegible]
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劉砥錄

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illegible]
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illegible]
言所利可見矣 葉賀孫錄

問謙彖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天鬼神是造化之迹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
神何耶先生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說地道是就[illegible]
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
耳 僴時舉錄

錄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楊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illegible]
爲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 夔孫錄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鬼神說言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到鬼神便[illegible]
言凶字 並同上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illegible]
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illegible]
是但聖人九卦又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illegible]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爲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illegible]
徒配了他亦不服 賀孫錄

豫之時義言豫時底道理 同上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只[illegible]
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illegible]
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illegible]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 同上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 甘節錄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illegible]
龜山之說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illegible]
一人赴召請教於龜山龜山曰不要拆壞人[illegible]
是此意思 必大錄

上頭底只管剛下頭底只要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
安得不蠱蠱舊聞趙德莊如此說 同上

先生說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云且緩下手莫去拆倒人屋子因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下不交下卑巽而上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無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廣德明錄

易要分內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 吳必大錄

問蠱卦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一也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一也以卦變言之下三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也先生曰是亦以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更亡以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象之旨象曰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非本義之說李是趙復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先生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說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恐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

體不為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能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先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它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先生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眞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之[illegible]

又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在而後為治蠱之道曰非也大底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得與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了者 錢木之錄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者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 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illegible]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illegible]後天下治 [illegible]錄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著蓋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illegible]

無所臨却遠去臨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它如小人
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
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 同上
先生曰戊辰年某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
某將彖辭暗地默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
再數只與說記不得七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
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象便書得卦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
人神道亦是說它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噬嗑中有物只說利用獄又
亦各自取義不說噬嗑中之物 景淵錄
張洽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可
解先生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
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然
此言之其它卦別有義又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否
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
无疾以下大抵彖詞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
條理 諸時舉錄
賁柔來文剛伊川說乾坤變爲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
卦畫了旋變去這語雖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
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
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夔孫錄
賁卦天文也之上先儒多言脫剛柔交錯四字看來合
有四字 [illegible]僴錄
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illegible]
來只做人說覺不勞攘 同上

徐寓問復卦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illegible]
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箇便見[illegible]
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illegible]
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illegible]
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无乃見天地之心曰他說无是
胡說若靜處說无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麽爲問動見
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
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illegible]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知[illegible]便
爲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固之時忽然一[illegible]
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
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觳觫即見善端之萌肯從這
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徐寓錄
問遺書云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聖人未嘗復故
未嘗見其心竊謂天地之心未嘗无但其靜時不可
得而見於其動處乃見之聖人之心於感而遂通之
時亦可得而見而曰未嘗見其心何也曰天地之心
何時不有但有不可得而見者未動之時也所以[illegible]
子言靜无而動有也聖人未嘗復者如顏子之不遠
復則猶有復也聖人渾然天理其心體之全所謂[illegible]
發性之也既其生知純全无欠闕不盡處何嘗有[illegible]
故曰未嘗見其心上云見天地之心者以動靜言下
云未嘗見聖人之心者以善惡言因曰陰陽有以動
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illegible]
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得陰陽並用如坤之
初六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也此[illegible]

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又是一般道
理所以謂之易也劉砥錄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
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林夔孫錄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蓋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
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
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
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
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
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
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
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
及到利貞時則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
心藹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
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心非不可
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
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
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
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沈僩錄
問復見天地之心先生云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
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
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
之成實者各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
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
地以生物為心斯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之
謂性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illegible]

正叟可疑與以某觀之亦只是一時病如定性則欲其
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為客感語聖人則以
為因間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
其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
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
也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
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
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
續矣尚何以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謂
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
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
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illegible]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
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為
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
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illegible]
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為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
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亦
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世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
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於
論於其靜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
所以為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
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illegible]
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illegible]
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illegible]

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後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愚意如此然或未然更乞詳誨 答吳翌

問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𥌓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竊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爲其根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即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爲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溥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藏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此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答云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 答丁子合

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眞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 答[illegible]

問貴卿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未透先生曰這四箇物事流轉在這裏然常靠著靜做本若無夜則晝不分曉無冬則春夏不長茂且如終日應接歸來歇宴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黃義剛錄

陳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先生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是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則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耳

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答曰復固是動主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答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爲明日之動明日所積便爲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氏

語儒家不說老氏愛說動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動作有歸根時吾只觀他復處 陳淳夫錄

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否答曰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此又是別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論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曰恐是一月三十日雖到二十九日陽未盡否曰只有一夜亦是盡安得謂之無盡嘗細考之這一陽不是剗地生來從交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了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箇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芽

問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動中見靜便是程子所說艮止之意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敬夫却要將這箇為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 徐寓錄

問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

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某則以為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 [illegible]錄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某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雖有差殊橫決成何道理 [illegible] 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同上

道夫問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曰康節此詩最好某於復卦本義亦載此詩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之知然數每從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無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 楊道夫錄

問康節詩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是有善而無惡有是而無非否先生曰如惻隱之心已前而未發者是也 輔廣錄

人傑問康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歟曉未得看來先生易傳云動之端即天地之心方得康節之意先生曰康節之說在貞元之間與濂溪太極圖伊洛所傳小有不同周子說无極而太極則生陽生陰皆有无極太極之妙比康節說得又活見小有不同也 萬人傑錄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耳 楊道夫錄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

以善惡言也
又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唯程先生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爲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否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和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念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 董銖錄

問程子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邵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illegible]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可謂振古豪傑 僩錄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爲天之道答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 道夫錄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耳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答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熱藥何嘗有性只是它所主恁地 [illegible]

問南軒先生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道夫竊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況夫復之爲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

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為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昧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先生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徒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加有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而或若見其相資而不可相無也遂以為天下不可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至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 同上

舉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語語學者曰聖人天地心無時不見此是聖人因贊易而言一陽來復於此見天地之心尤切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 鄭可學錄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先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曰福善禍淫天之志否先生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 萬人傑錄

問復卦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以於復乃見天地之心先生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 銖曰邵子所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正謂此否先生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腳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先生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後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先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這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 董銖錄

淵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 李方子錄

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省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為便是動發而中節無所乖戾乃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 錢木之錄

无妄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

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
辭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爲斷殺它 [illegible]錄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
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同上
問无妄彖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
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
理如賢智者過之它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
氏亦豈有邪心者 林學蒙錄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
不必強分析 葉賀孫錄
因云古人意思精密如易中八字剛柔終始動靜往來
只這七八字移換上下添助語是多少精微有意味
見得彖象極分明 同上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 黃顯子錄
問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
則安能據大畜天在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
也今曰止乎健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健耶伏
乞批誨答云能止健言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
亦是如此但其文勢似倒它亦多此類也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illegible]錄
頤貞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
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
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當然之
氣模樣 同上
問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則所以養生之
術先生云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申

商則爲非凡是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
食起居者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
如何先生云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
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
程說是如何又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
陽下正大是說理先生云然而亦緣上面有大者正
字方說此 林學蒙錄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illegible]錄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
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同上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同上

彖下傳

天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無也非其
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illegible]呂祖儉
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 [illegible]錄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則隱是非
辭遜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
頭而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恆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illegible]
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
與時行也是何如曰此所以遯而亨也陰更微爲它
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
是與時背 劉砥錄
易是虛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而麗乎
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 晉卦

商之三仁微子最易做比干亦只一向諫以至於死箕
子却爲難處被它監繫在那裏只得陽狂所以易中
特説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
也内難而能正其志佗雖陽狂其心本定也僩學蒙

問家人彖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
象者但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義最精象中所
取却恐有假合處道夫錄

問家人有嚴君焉何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
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説然自舊諸家只
作一字説未知如何答曰所尊嚴之君長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
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
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爲不相也雷便只是如今一
箇爆杖義剛錄

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
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爲益也否則反是道夫錄

問益卦木道乃行曰不須改木字爲益只木字亦得某
見一朋友説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
水火土如乾爲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
巽爲木是卦中取象震爲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
也五行取四維故也金去僞錄

問姤卦先生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非別
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學蒙錄

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

川説不同何也答曰上面説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
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
此林學蒙錄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爲聚祖
考之精神而享祭之吉占渙卦則散而不聚本不
知如何與有立廟之義恐是卦外立意謂渙散之時當
聚祖考之精神即爲是下卦是坎有幽陰之義因此
象而設立廟之義耶先生云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
此卦未必是因此爲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説大抵
這處都不見得同上

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説得好義剛錄

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從新更變一番所謂上下
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
逐些補緝如錮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
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
如此孟子所説王政其效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
看只是大[illegible]少些一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
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
桑麻做起兩三番如此説想不過只是如此做林
學蒙錄

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説應天順人非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
止也艮淵錄

徐問前後説動靜功用相救靜可救得動動如何救得
靜曰須是明得此理無不盡直到萬理明徹之後此
心湛然純一便能如此如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

自守事物來都不應只此心靜在這裏虛明洞徹無
一毫之累便從這裏應得去亦得便微便不難此便
是安而後能慮事物之來須去處置他如這一事合
當恁地做便截斷定此便是慮而後能得得是靜極
是動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如君止於
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以思要止於仁敬便是動
固是靜秋動動秋靜然其本又自此心湛然純一素
無私始得心無私動靜便一齊當理心若有私便都
差了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動靜只管相生如循環之
無端若要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噓吸若一向噓氣
以絕了須又當吸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
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
消一息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大處有大闔闢大消
息小處有小闔闢小消息此理逼萬古而不息如目
豈能教他不瞬亦豈能常瞬須有開定定了又瞬瞬
了又定只管恁地去消息闔闢之機至纖至微無物
不有

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
皆吉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
志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
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
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
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可太過

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
合吃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
禁其後若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
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
對病則彼足以祛病而我亦得為醫之道若藥不對
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
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也賦

先生說易豐卦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
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
者皆大事

或問豐卦宜日中宜照天下以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
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
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它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
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
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它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
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
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
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觀中羣臣創為豐亨豫
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
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
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　沈僩錄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可
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烈風之
時　廖德明錄

問豐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今既言天地而後言鬼神未知如何分吝云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爲者 以撫之潘時舉錄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便是那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況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則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盛衰卽所謂酩酊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爲言者小人都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

巽卦中命申字是叮嚀反復之意風無所不入如命令之叮嚀告戒無所不至也故象以之 林學蒙錄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爲申命 吳雉錄

問重巽以申命重字之義如何曰只是重卦重巽故曰重巽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沈僴錄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說革命上說兌卦說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 胡泳錄

見中辨這箇也好 吳雉錄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同上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爲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無那隔驀兩爻底 同上

問渙卦剛來而不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先生云是居仁爲中若在下則是窮矣 林學蒙錄

節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進去不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厮匝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兩截便是春夏秋冬它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它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 吳雉錄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說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得中實它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此二句說得好它只遇着這般齊整底便恁地說去若遇着那不齊整底便說不去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呂燾錄

未濟彖辭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沈僴錄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七

象上傳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蹤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詞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象說

先生曰聖人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 [illegible]錄

先生云人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 呂燾錄

易中取象似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底有生得極拙突兀底趙子欽云本義太畧此譬如燭籠添了一條竹片便障却一路明盡徹去了使它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是看不得許說如此看來到取象處如何拘得 [illegible]淵錄

易只是設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它說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畫象陰是也 六十四卦之爻爻各是一象 有實取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物之象決不可易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是如此而今且據因象看義恁地說則成穿鑿了

先生云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只作一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陰陽便及陰說陰便及陽乾可為坤坤可為乾恐太走作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一卦可變作八卦其說也是好笑據某看得來聖人作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惹它卜筮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易須是添一重卜筮意思自然

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
是告占者之辭如云若卜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得
隱藏不可用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爲潛龍者以
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看怕自分明又不須作設
戒也 邵浩錄
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看得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
如今曉他不出 晏淵錄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
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
以下說免得穿鑿 同上
它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它那象上推求道
理不可謂求象不得便喚做無如潛龍便須有那潛
龍之象 同上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甘節錄
蔡文說江德功說易象如譬喻詩之比興同熹謂不然
往復數書辨此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謂九下謂潛
陰疑於陽必戰謂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易象說
得如此分明又易二體初四二五等爻相應二五中
正不中正此是易中分明說了惟互體之說易中不
言今諸儒必附會爲之說方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此
豈非互體之驗曰頤中有一物在內非謂互體且別
無例蔡又謂人舉二四同功三五同功先生曰如此
舉證又疏又引某卦自泰來某卦自某來先生曰此
王輔嗣謂之 蔡曰王輔嗣說彖某却不是 顯子
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
未見其有得也此必[illegible]高尚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
若只虛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害 答呂祖儉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
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
來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亦有難理會也
僩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
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
此說得好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
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欲有塞水
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
善工夫較輕如己之有善以爲不足而又遷於至善
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貫乎其用力也 人傑錄
鄭東卿說易象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
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有鳥抱子之象以卦言之
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
鼎之形革象風爐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却盡欲牽合
附會少間便疎脫今人學問且欲於正段處理會却
些小零碎底亦用得一向只是理會這箇便不是 陳
文蔚錄
鄭東卿少梅說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它說
革之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上畫是
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初是爐之底
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 輔廣錄
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行又一天也
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爲天行健也地平則
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

順吾寓人爾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行健 季札錄

問鄭綱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天之行健德明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以理言之則為於穆不已無間斷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如此說只管去自強不息上討 賀德明錄

問天行健如何先生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使天有一息之息則地必陷人必跌死惟其不息故局得地在中間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乎乾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說亦通 學蒙錄

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先生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呂燾錄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沈僩錄

問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答曰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烝民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文蔚舉似及此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又說看他後面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柔嘉維則必竟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文蔚錄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陁處突然起底也自順 學蒙錄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坤然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若[illegible]如何先生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下得不同以欲求說則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錄問地勢坤[illegible]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先生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推其厚所以上下相因去只見得地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illegible]

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爲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爲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 董銖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爲大陰爲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陳文蔚錄

先生言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卻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見雷雲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熹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公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 楊道夫錄

又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爲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潘時舉錄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看大意略如此彷彿不能端的若要解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已是平地了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卻是[illegible]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illegible]

家當位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蒙象不利爲寇利用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illegible]生曰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順從於我[illegible]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illegible]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illegible]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illegible]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萬人傑錄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吳必大錄

問需九三象辭敬慎不敗本義以爲發明占外之占何也先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 董銖錄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去所以爲訟 吳必大錄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它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 吳必大錄

食舊德從上吉也是自做不得若從隨人做方爲得吉之道

問師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爲正先生曰此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也 潘時舉錄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 吳必大錄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它不[illegible]只[illegible]
子發洩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可見大畜[illegible]
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illegible]如[illegible]
儀文辭之類 同上

又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盖山
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弱之物止能
小畜之而已耳 蕭時舉錄

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 晏淵錄

小畜密雲不雨上往也先生云以陰畜陽三陽上往而
陰畜不住所以不雨如甑蒸飯滴氣則不成水無水
涣下也至於上六既雨既處盖一陰在上而畜住盛
也 呂燾錄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它底天地之化儱侗
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
與它截做春夏秋冬四時 晏淵錄

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成就之也輔相
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問裁成何處
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
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
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裁成
之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爲而聖
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illegible]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
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爲之修道立教以教
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盖
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爲他做也 同上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
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春了
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
得 葉賀孫錄

問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若論
聖人裁成輔相之功當無時而不然何獨於泰卦言
之先生曰天地交泰萬物各遂其理聖人自此方能
致用若天地閉塞萬物不生時聖人亦無所施其巧
銖錄

問文如何經天緯地答曰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
底或問文之大者莫如唐虞成周之文答曰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天緯地之文問文
只是發見于外者爲文答曰處事有文理是處是文
[illegible]

問天地位萬物育是裁成輔相功用否曰是此實有位
者言之

問裁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先生云泰
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
通一齊都無理會如何裁成輔相得

又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
稍遲得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
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
方做得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

又說邵老社爸宜避去事變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儉德
避難不可榮以祿 [illegible]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淵錄

問同人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先生云類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他地頭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爲同伊川之說不可曉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有無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爲有 淵錄

蓋卿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爲以爲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誠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爲順天休命若何先生曰天道善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求小說了 蓋卿錄

問謙卦裒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一向低去先生云大抵人多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中也

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所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 陛下深留聖意 戊申封事

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 淵錄

劉礪問謙上六云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爲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 礪 又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曰坤爲地爲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着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 陳文蔚錄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沈僩錄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 淵錄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先王作樂無處不用如燕饗飲食之時無不用樂此特言其大者耳

又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錄

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先生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董銖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爲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沈僩錄

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同先生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問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順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

先生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山下有火賁 離下艮上 內明外止雖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 艮下離上 故其象不同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

是所謂敢折獄也不留獄者謂因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沈僩錄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同上

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在安靜以養這些子善端耳先生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不曾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真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 時舉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塗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衮了豈不壞事 葉賀孫錄

伊川嘗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爲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劈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爲以知爲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禮義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到秋漸成漸藏到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

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葉賀孫錄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好簡當 陳文蔚錄

問无妄未富之義曰此句難曉既不耕穫不菑畬自是未富雖是未富却利有攸往耳程傳凡解未字處多費辭 吳必大錄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要搬出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騖於外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楊道夫錄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萬賀錄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文蔚錄

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本學說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林夔孫錄

晏淵亞夫問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爲物只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劉砥錄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頭

明兩作離你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兩作蓋只是這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猶云水洊至習坎 沈僩錄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又兩箇日不可也故曰明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兩作如坎卦水洊至非明兩爲作離也 明字便作指字而言。劉砥錄

象下傳

問咸卦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以量莫是要着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着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熹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感應是憧憧是一心方欲感它一心又欲它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它又欲它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意 沈僩錄

咸艮皆以人心爲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楊道夫錄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是遯象之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先生云甚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也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

否曰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
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燾
或問大壯卦云云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
川以爲自勝者爲强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
中庸四說强哉矯以爲雖其義是如此否先生曰固
是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
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爲於善若半上落下則
不濟事何以爲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
禮呂燁錄

君子用晦而明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
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内必明乃好

風自火出家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光此氣自薰蒸
上出是也

或問風自火出如燈焰上氣出如何答曰固是此卦之
大象指爐中火曰亦如此火氣上蒸便是也余大雅錄

風自火出先生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
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内及外之意呂燁錄

問睽卦大象君子以同而異先生曰此是取兩象合體
爲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
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
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
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爲
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
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
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
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
卦無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也先生曰無正應所以
爲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本睽者却合也董銖錄

問睽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先生云理一
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
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
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有二如不節
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由己不可咎諸人
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得
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有異黃有開錄

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云云先生曰伊川將來牽合說甚不
曉看來人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成必是一
件事看來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
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只是箇大
約髣髴意思如此若着言語窮他便有說不去時如
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沈僩錄

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
喜怒如易損卦懲忿窒慾益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却去四面八頭說來須是逐一
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周明作錄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余大雅錄

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行爲雖無不
以操存省察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
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

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發者必暴則又必因是
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推初始而重自新也
已過錄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窒慾之
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
情慾字慾是從谷須是塞其谷始得懲也不專是戒於
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窒者懲於今而戒
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塞了但遏絕之使
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
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
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賀
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
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問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
以勝之否先生曰然
問通書於損益動等前面說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
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
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沈僴錄
前日公說風雷益有八也無此字風是巽也無此字雷
意思 賀孫錄
先生言其所曰思風所以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
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
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
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
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
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公所說懲忿
益二象都有雷思如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以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
此 曾祖道錄
問益卦遷善改過先生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
已所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己有
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其些子遲緩又曰
遷善字輕改過字重
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云云佛氏云
云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問夬象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
則無潰散其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誨答云未詳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
盛必有事故當豫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競人多
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本當在地
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其取
象如此 沈僴錄
問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如何
先生云見不得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
至鑿了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
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
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予嘉其得於內
者益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
寅十月十二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汪丈嘗云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則死矣學者之於學不可少懈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便皆近來學者纔稍疎便都休了其學蓋以此也吳必大錄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萬人傑錄

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沈僩錄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又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答曰此一段不專爲有命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復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唯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爲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无水困則不可以有爲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余大雅錄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須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同上

致命猶言將這命送與他相似暴淵錄

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要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或云嘗見野老說芋葉尾每早亦含水珠須日出照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爲物所挨落則芋實焦枯無味或生蟲此亦菖蒲潮水之類爾曰然聞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沈僩錄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暴淵錄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羸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閑是桔槔之類又云亦恐是如此又云木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同上

問木上有水井之義先生曰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滲得水上來又問此與井之義何與先生云木上有水便是那井水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上來汲人之食故取象如井程子解作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恐不然木上有井是木穿水中滲出那水如水桶中盛兩

斗水若將一木如斗樣大沉在水底則水上[illegible]
長一斗便是此義若如汲水器之說則與後[illegible]
抵之義不相合也後下面說鼎處先生又不曾說到[illegible]
義理不足如此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illegible]
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illegible]
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先生云[illegible]
恁地
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復故聖人治曆明時林[illegible]
郎言聖人於革著治曆者蓋曆必有差須時時改[illegible]
革謂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錢年[illegible]
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又云曆數微妙
今下漏一般漏有稍遲則必後天稍闊則又先天[illegible]
子而子未午而午[illegible]錄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illegible]
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illegible]
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illegible]
卦得曆法云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illegible]
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曆元[illegible]
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曆明時[illegible]
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曆明時[illegible]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了[illegible]
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illegible]
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也只是
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illegible]

因看大學士人答曆差革云曆不可不常變通[illegible]
常差故曆貴常變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是謂[illegible]
是也先生曰比因林栗侍郎平生好言曆而不理其
要一日忽悟曰我得之矣問之則曰讀易至革卦曰
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變革治曆者貴常變革而已
自此論一出稍得後生輩靡然和之甚嘗問之於吉
云當一年一造曆則不差甚不覺大笑[illegible]
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illegible]及其語錄中[illegible]
皆以爲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意乎實亦[illegible]
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爲化說若論人心本[illegible]
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illegible]
君子所過者化伊川本處解略易傳大人虎變[illegible]
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
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illegible]
脩慝辨惑亦是古語蓋是兩次人問了[illegible]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解革卦言所過變化[illegible]
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陳文蔚錄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illegible]
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illegible]
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同上
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先生云定則明凡人胸次[illegible]
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illegible]
定而天光發焉是也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爲漸
漸之象曰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illegible]
足以禦寇

兩終字伊川說未安晁淵錄

豐上六象云天際翔也是其屋大至於天際[illegible]
自障蔽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是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之[illegible]
障蔽晁淵錄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旅則甚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郤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illegible]
事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說其[illegible]
說得王居无處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illegible]
疑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illegible]
緩死則能感人心晁淵錄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服順[illegible]
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曰也是如[illegible]
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illegible]
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
溪澗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illegible]
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illegible]也只
得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
從或戕之則只是不能過防之四字只是一句至弗
遇過之皆是兩字為絕句意義更不可曉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飛鳥遺之音也[illegible]
如聲下來故小過

山上有雷小過聲在高處是小過之義又曰澤滅木大
過是水都浸了這是在高處又飛鳥遺之音是自高
處放聲下來雷亦在高處聲下來

小過象終不可長也文義未明此亦當闕[illegible]僩錄

問叶韻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過字
平聲九三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位不當也當字平
聲終不可長便是叶已上也上字作平聲已已亢也
便也是平聲[illegible]
[illegible]

既濟初九義无咎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聲
音斗九三換平聲憊字通入備字備字改作平聲[illegible]
音皮六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鄰之時又吉大來也
來字音釐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亞[illegible]

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illegible]
之謂或云當作拯字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九

繫辭上傳

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辭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書卦如今所定之本也答吳仁傑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以繫辭傳爲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爲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同上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爲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爲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爲繫辭也蔡墨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則覆卦之說有不可行者矣同上

昔者聖人作易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意所以說易只是卜筮之書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其爲精密是易之括例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敘傳並在後廖德明錄

又曰此等禮古人目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樂處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又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沈僩錄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同上

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同上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昔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那十五國風次序相似吳淵錄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亦然孟子末後却割地好然而那般以追蠡樣說話也不可曉

道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盡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勸入耳楊道夫

李德之問繫辭精義編得如何先生曰編得亦雜只是前輩說話有一二句與繫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而長之前輩曾說此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不是 萬人傑錄

問繫辭第一章第二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先生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是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是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沈僩錄

問繫辭首章之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言造化之實以明下句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乾坤定矣龜山之說解得深了易中固有言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此只是說乾坤之卦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上句是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進者陰變而為陽退者陽變而為陰方變而未定故曰進退若已定則是剛柔也剛柔相推是說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為八卦 [illegible]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illegible] 一說剛柔相推而為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通人物而言之雖植物亦有牝牡之類皆離陰陽二字不得

易知則有親夫易知底人人心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易從則有功做事不煩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繁難底必無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長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

問可久可大只是說賢人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其中則是聖人也又問成位乎其中程張二說孰是曰此只是說聖人程子說不可曉 吳必大錄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夔孫錄

天尊地卑止變化見矣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向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 周謨錄

繫辭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萬人傑錄

方以類聚方猶事也 同上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先生云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 [illegible] 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劉砥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衮同說曰莫分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陳文蔚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或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先生曰不必如此分下章說得分明又問下章之變化者進退之象此是變則自漸而著化則自盛而衰否先生曰是變自陰而陽化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　林[illegible]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无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答云亦是　[illegible]　道夫錄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先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太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爲承天以成物別无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无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又言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者盡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

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爲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爲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先生曰是 董銖錄

問剛柔相磨八卦相盪答云磨是兩箇相磨盪是衡斷盪磨是兩箇磨做四箇四箇磨做八箇盪是八箇相盪盪做十六箇十六箇相盪做三十二箇三十二箇相盪盪做六十四箇此磨便闊了 呂燾錄

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磨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箇出來盪是磨轉底意思 黃顯子錄

相盪只是相摩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圓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晏淵錄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 李閎祖錄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它這箇 晏淵錄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事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彖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

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錯看 潘舉錄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凝結成兩箇人後方生出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何有而今許多人那兩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蝨子是自然爆出來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葉賀孫錄

次夜味道問天下萬事不離陰陽曰近觀天地近觀人情物理皆然如一剛一柔通書說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便是剛柔各生一剛一柔而四也又曰只是一陰一陽一陰上又生一陰一陽一陽上亦有一陰一陽自此凡三四 加之即成六十四卦萬事備足如

繫辭上傳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且道男子身上豈不具陰陽若不具陰陽者便不成此身也 黃顯子錄

問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爲知崇又極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答曰乾便是物之太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爲密切 答呂出倫

問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又問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若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 錢木之錄

乾知太始舊解乾爲其初爲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爲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爲易成坤以簡能坤因其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爲之故簡 甘節錄

或問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先生曰此知是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太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illegible]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則只是健順之理易知易從不必皆主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金去偽錄

問乾以易知與易則易知之知字不同乾以易知知猶主也知如知郡縣之知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如行健水無他艱阻故以易知太始也易則易知言人體乾之易故曰直無艱阻而人易知之也答云文義亦得之 答黃灝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得人剛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得不費力 煇錄

乾以易知蓋乾惟行健其所施爲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凝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至健不能也 [illegible]閎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問如何是易知曰且從上一簡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簡略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無睹當無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欲語如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須是說話足須是行履如虎嘯風冽龍吟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特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其所以爲至健坤則行到面前遇著有阻處使不行了此其所以爲至順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答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以乾坤爲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爲二卦在天地卦中皆是此理易之易從不必皆主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周謨錄

易簡一畫是易兩畫是簡 吳泳錄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簡字却易理會易字[illegible]
看他是怎生便會易遂曰被他健了易他[illegible]
地所以都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illegible]
行不妨搥劈便是這樣說話又曰繫辭中[illegible]
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

方伯謨問乾坤易簡曰易只是一箇要做便做[illegible]
簡是恁地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他[illegible]
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知險坤順德行常[illegible]
曰自上臨下爲險自下升上爲阻故乾無自下[illegible]
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 葉賀孫錄

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illegible]
阻故能以易而知太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illegible]
多發操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

問乾以易知爲是他恁地健所以行得易[illegible]
他都不費氣力然而他恁地健又不是要[illegible]
實理自然合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illegible]
須安排人物便自是順從他曰是如此但[illegible]
便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便自是易[illegible]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illegible]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簡字易曉易字難說也[illegible]
了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illegible]
因行不妨捍劈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illegible]
是這意又問健不是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此在人
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須安排[illegible]

先生云順底便是簡底事所謂易便是健自是易[illegible]

先生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自是從上面乾知太[illegible]

坤作成物與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illegible]
義如何曰此一如說樂著太始太始就當體而言言
乾當此太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
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成物乃
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
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
但微有毫釐之間因經論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
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
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
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
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illegible]息是
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
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
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
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
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徐文蔚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illegible]
知先生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得易字分明[illegible]
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睹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
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
睹當無如何只是行將去都無因依如口[illegible]
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頭是說話是須是行是如何
風浰龍與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待非至[illegible]
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illegible]
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其所以爲[illegible]

行到前面遇著有阨塞便不行了此其所以爲[illegible]
後又見先生云前日說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illegible]
以知險錯了乾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爲恒易知險
坤亦然
問易則易知先此作樂易看今聞先生之論又卻作
易說是如何曰未到樂易處偶曰容易如何便易
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下面[illegible]
又曰這便是無言可解說只是易又曰作了便[illegible]
則自易易自是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
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illegible]
費氣力又曰簡便順理而行都有簡易[illegible]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生曰此
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爲天地亦不可[illegible]
坤爲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illegible]
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illegible]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下只爲易知易從以下可測可久
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能久[illegible]
難從何緣得有功也 目上
黃子功問繫辭說乾坤易簡之理總之以久大賢人之德
業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曰未消
理會這箇得若恁地理會亦只是理會得一段文字
良久乃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
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便
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彊健之理如
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順

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
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聲起敬起孝若用
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
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
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此一句說得亦好先生點頭曰古人自是
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徐子融曰上蔡云一
部論語只如此看今觀先生所論一部周易亦只消
如此看先生默然 文蔚錄
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illegible]
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卻禁人理會[illegible]
會某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illegible]
容易耳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者是至[illegible]
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illegible]
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illegible]
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illegible]
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illegible]
萬人傑錄
先生謂楊道夫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卻說[illegible]
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甚意思如何只答之[illegible]
了乾之健便健而不息行而不息故易坤則順[illegible]
不爲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 曾祖道錄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也即承受那乾[illegible]
去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動陰則是一[illegible]
不順如何承陽而生物
可久見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illegible]

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爲偏[illegible]
是兩頭工夫齊著同乃得也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illegible]
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小變化剛柔以小[illegible]
變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illegible]
變化又說變化而爲剛柔所以下箇變化[illegible]
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illegible]
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illegible]
問本義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爲剛柔[illegible]
行於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所值以斷吉凶[illegible]
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無窮[illegible]
生在卦爻之中變化無窮人始得因其變以占[illegible]
先生云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是一爻[illegible]
都全不變則又以不變者爲主則不變者反[illegible]
也呂燾錄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解得自有功[illegible]聖人
本意未必不是如此問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是[illegible]
先儒所及曰也且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何[illegible]
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爲悔自凶而趨吉吝自
吉而向凶竊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illegible]
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先生曰不然吉凶[illegible]
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illegible]
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
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曰此以配陰陽則[illegible]
易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illegible]
於安樂而死於憂患若這吉處不知戒懼自是[illegible]

吝來雖未至於凶必竟是向那凶路去又曰日中[illegible]
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有不生於極治林學蒙錄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
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所謂界
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
悔吝矣曰然
繫辭一字也不胡亂下只人不子細看如吉凶者失得
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
柔者晝夜之象也中間兩句悔自是凶而向乎吉吝
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柔而向乎剛退自剛[illegible]
乎柔又如乾知險坤知阻何故乾言險坤言阻[illegible]
登山曉得自上而下來方險故以乾言自下[illegible]
去方見阻處故以坤言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
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句皆互換往來[illegible]
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吝吉凶與悔吝相[illegible]
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illegible]
乎陽退自陽而趨乎陰也閎祖錄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illegible]
始[illegible]
便凶凶了便悔悔正如生於憂患[illegible]悔了便吉吉了便[illegible]
苦患難中心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illegible]
意肆志以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illegible]
吝便是凶之漸矣又至凶矣又却悔只管[illegible]
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柔柔了又[illegible]
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illegible]

以悔吝皆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此閎録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者自凶而趨於吉吝者自吉而趨於凶 林夔孫録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凡物各有四處之如吉凶者得失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吉凶善惡之著悔吝善惡之微剛柔爲之著變化爲之微凡皆如此則成四 黄顯子録

過便悔不及便吝 吳必大録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甘節録

悔陽而吝陰 黄顯子録

剛過當爲悔柔過當爲吝 甘節録

問悔吝是二義否曰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至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以謂之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有進善之理吝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說只管陰惡底護没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 吳必大録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字又相對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開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是變更問此兩句疑以純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問須見先生說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亦此意否曰然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爲陽收斂者爲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爲陽收回者爲陰入息如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 沈僩録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理若一向密去又不是易底意思

問明道公得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太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又曰也有恁地相似處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悔便是悔惡向善意如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非如此後字意吝是未至於惡只管吝漸漸入惡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是進化是退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物事皆只有此兩箇問人只要全得未極以前底否曰若以善惡配言則聖人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處若以陰陽言則他自是陰了又陽陽了又陰也只得順他易

裏才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到那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與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只得恁地持盈守成到這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不起了漢至宣帝以後便一向衰去直至光武又只得一二世便一向扶不起了國統遂絶劉曰光武便如康節所謂秋之春時節曰是 賀孫錄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化無痕迹而變有頭面逐漸消縮以至於無者化也陽化為剛陰化為柔暖化為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者變也陰變為陽柔變為剛寒變為暖是也陽化為陰是進極而回故為退陰變為陽則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審可作如此看否曰亦得之 銖

問變化二字之義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曰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之陰是漸漸消磨將去

陽化而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而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横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曰有契於心則自然樂又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曰閒時理會得此道理動時則可以此占決 必大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先生曰然 學蒙

居則玩其占有不待占而自顯者 鄭可學錄

爻者也言乎變者也曰爻是兩箇爻叉看來只是爻變之義卦分明似辨一片木畫卦於壁上所以為卦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先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它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 [illegible]

齊小大者存乎卦猶分辨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艱險故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此[illegible]人傑本義異

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辨之義泰卦為大否卦為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遇好卦便說得平易如泰謙之類是也凶卦便說得艱險如睽困之類是也 吳必大錄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初萌動可向吉凶之微處以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illegible]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固是吉凶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憂悔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

咎當有乎悔問悔吝在吉凶之間悔自是凶而趨吉
吝是自吉而之凶悔吝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
也周謨錄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爲大陰卦爲小爻辭如休
復吉底自是平易困于葛藟自是險先生曰大約也
是如此吉凶悔吝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
極便剛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凶是冬悔是春吉是
夏吝是秋秋又是冬去或問此配陰陽當如此於人
事上如何先生曰事未嘗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若
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是凶之
道矣呂燾錄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卦陽爲大陰卦爲小觀其爻之
所問而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
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恁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
曾見得他底透只得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
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似這處更
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他處不盡見得如此所以不
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問卦有大小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
得四卦也不知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
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夬之類蓋是
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蓋不好底譬如人光
明磊落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
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

繫辭上傳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云云曰凡天地有
許多道理易上皆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
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試卷之彌又若彌縫之彌
是恁地無縫底意某所以解綸爲綸也不甚以既而
曰也得云云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先生曰易道本與
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天地之間之物
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
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絡絲之綸自有
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
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
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
人下字甚密也

問易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天地之間之
物莫非易之道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
以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封彌之彌是糊合之使無
縫罅綸如絡絲之綸彌合之體命成一箇物事更無
縫罅雖無縫隙而其中有條理整整不亂不只一箇渾
淪無分別而已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封彌之義言封
彌得無縫罅也 [illegible] 惟其封彌得恁無縫罅乃

偏滿也萬人傑錄

彌綸天地之道彌則有胞合不滲漏之意綸有條理

粗之意彌而不綸則混沌綸而不彌則事不相屬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為陽地理為陰

是否曰然天亦具陰陽日是陽月是陰晝是陽夜

是陰地東南是陽西北是陰平坦是陽險阻是陰高

者是陽下者是陰 吳必大錄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樣又疑後

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

他曉那前面道理不得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

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

峯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

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 異僩錄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同上

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般許多般物

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

說時只是奇耦 黃顯子錄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易書之理仰觀

俯察否曰所以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

知幽明之故幽明便只是陰陽剛柔凡許多說話只

是說一箇陰陽南便是明北便是幽日出地上便是

明日入地下便是陰仰觀俯察便皆知其故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注云天文

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 故是幽明之所以然晝是明夜是幽上

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

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

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觀察天地之文理是

就這裏地頭上言如說死生是以推原言精氣鬼神

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 問與天地相似

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注云知周

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曰此與後段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又不同此以清濁言彼

以動靜言知是知得較虛所以屬天道濟天下則普

濟萬物有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

命故不憂此二句本是皆知之事何以言之不流便

貞也所以[illegible]知不流是本旁行是權變處無其

本則不能[illegible]而無其本則流入於變詐矣

分則旁行屬知不流屬仁其實此二句皆是知之

事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問範

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

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範圍成器使人模範匡郭

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

[illegible]形質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

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

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天地是大德敦化曲成萬

物如小德川流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幽明死生鬼神

之理皆知之不倚於一偏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神

无方者或在陰或在陽易无體者是或為陰或為陽

也[illegible]在陰或在陽者如方在春或已在夏方在秋或

已在冬或為陰或為陽如方為春而又為夏方為秋

[illegible]為之此所以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要
之以其陰陽而已 萬人傑錄
問生因舉正蒙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
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
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
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
則散若聚之故 徐寓錄
[illegible]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
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
能[illegible]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於太
虛之中則知其死也无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
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无了
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
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 反如回頭之意
原始反終推原其始却回頭轉來看其終 萬人傑錄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
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
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
於死生之變蘇氏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
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
所終歸則知其所以死矣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
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蘇氏於原
始反終言之甚略无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
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
聖人之意則昧矣 蘇氏易解辨
學蒙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先生曰人未死如

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
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林恪錄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
得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說魂
則魄可見 葉賀孫錄
賀孫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
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
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
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
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
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
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
物生既盈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
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
[illegible]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自不說
[illegible]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
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
有下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于天魄歸于
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 同上
遊魂為變周易只說得一邊蓋是陰魄歸土遂為無用
之物釋氏亦說地水火風所謂陰為野土則地水是
也火風皆屬陽又云昭明是言其光景焄蒿是言遊
氣之飛揚悽愴是人感觸處如漢武祠 如有風肅
然即其事 萬人傑錄

七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爲主爲幹 沈僩録

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鬼神定說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

易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却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地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 變富

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魂而氣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游魂而不言魄魂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精氣爲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 萬人傑録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者也因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爲變魂遊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董銖録

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屈伸往來陰陽合散而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爲萬物之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 董銖録

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爲物神也散而爲鬼變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爲陰氣爲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了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殂落殂升也便是魂之游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祭義中有宰我問鬼神之義一段甚分明古注亦好 [illegible]

易言精氣爲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焰魄者魂之根 黄義剛録

林學履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先生曰此是兩箇合一箇[illegible]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 同上

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 同上

以易中說游魂爲變曰陽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爲物精氣聚則爲物氣散則氣爲魂精爲魄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只說那升者橫云如徂落之義則是兼言之曰然 輔廣録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蘇曰鬼物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

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强其資
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鬼聖賢則不然以志一
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
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鬼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
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愚謂精聚則魄聚
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
散魂遊而無所知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
沖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
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
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蘇氏易解辨
鬼神之理向嘗以管見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爲神往者
爲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
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
既盈氣日反而流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
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
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
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爲物之物爾若
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
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爲物竊亦嘗與季
通講此渠之精氣爲物者氣聚而爲人也游魂爲變
者氣散而爲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數答云易
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
爲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
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爲鬼神者非是 答程洵
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
出許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問曰
便是陰陽去來曰固是問曰在天地爲鬼神在人爲
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
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又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
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
地也是這陰陽問曰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
箇空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
者又云如夏月噓固不見冬月噓出則可見矣問何
故如此曰春夏是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
熱湯放入熱湯裏去都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
湯撥放水裏去便可見又問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焄
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如昭明是光景焄蒿是蒸衮
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所謂其風肅然者
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 林夔孫錄
問神之申也其情狀可得而知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
其上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即一樣
公如何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以至人物動
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無形狀可求
故有此問先生曰但考來格便是神之申也遂曰這
般處橫渠有數說得好又曰說得擴密某所以教公
多記取前輩語說得多自是貫通又舉橫渠語曰云
云以博物洽聞之學以貫天窮地之思須是恁地方
得又舉橫渠語曰一故神兩故化云云兩在故不測
是在陽又在陰無這一則這兩不能以推行兩便即

繫辭上傳

是這一消長又曰化是推行之意又曰橫渠此語極
精見李先生說曰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
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方且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
某舊時爲學雖略理會得有理會不得處便也恁地
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又曰某
今見得物事了覺見好則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是
下了多少功夫而今學者都恁地泛泛見得都没緊
要不把當事只是說學理會得時好理會不得也不
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着弓須要射得
中方得

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先
生曰鬼神之神此神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
物而爲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如鬼神之情狀此
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
解易文義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事言之
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董銖錄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
意亦不解其文義也李方子錄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
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
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
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易與
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
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
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言兼晝與夜皆知也沈僩錄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上
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準之事有天地
多聖易上一有所以爲天蓋準而能䏻天地之道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注云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
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
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較虛故
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又言旁行不流樂天知命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
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本
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
之則旁行是智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曰上面是說與天地準這處是
說聖人與天地相似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無外凡
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如周乎萬
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
之道與天地相似也惟其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
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
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
皆是與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
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
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
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晝與夜皆知也萬人傑錄

問知能周乎萬物而道却只是濟天下是其知不過乎

萬物當然之理非如老佛氏別於事物之外別說一
種縣空道理便是過也先生曰不須理會他說且看
自家是如何知周乎萬物又曰知周乎萬物便只是
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問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
所包知也文意如何答曰程子說易字皆為易之書
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以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
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
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論不能既也諸 答鄭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用推行處樂天知命是
自與三節各說一理 夏淵錄

問旁行而不流曰如云行小變而不失大常 吳必大錄

天下皆憂吾何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何得不疑又曰樂
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
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
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
下推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 吳必大錄

安土是要對那樂天說 夏淵錄

安土敦乎仁對樂天知命言之所寓而安篤厚於仁更
無夾雜純是天理自易與天地準而下皆發明陰陽
之理 萬人傑錄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與上文樂天知命故不憂
對說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
是廣業事安土者隨寓而安敦是敦厚去盡己私渾
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便是敦厚於仁底意只
是既仁又仁便是敦乎仁安土然後能敦乎仁自家
不安如何能愛敦仁是體能愛是用又須安土敦仁其
愛斯廣此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亦只是言箇陰陽
至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謂各隨人氣
質偏處見仁亦屬陽智亦屬陰如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卻就人氣質上言
因問尹子云鬼神情狀只是解游魂為變一句即是
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於此說得甚明白尹子親
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先生曰尹子見伊川晚又性
質鈍想伊川亦不曾與此說 吳必大錄

安土敦乎仁能愛聖人說得是恁地說不似江西人說
知覺相似又曰此語說仁最密 夏淵錄

或問易所謂安土敦乎仁如何曰安土者隨所寓而安
若自擇安處便只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
事故能愛也 金去偽錄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
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
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李閎祖錄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
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
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
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若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
聽言動皆當存養便不過差此便是否先生曰事事
物物無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
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

幾皆範圍也又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
方始見得這神無方易無體若範圍有不盡而曲成
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
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爲之鑄瀉成器使人摸範
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隨
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
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
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
小德川流
問範圍天地之化曰天地之化本不可測度聖人做一
箇模範以明之範如鑄冶模範圍如匡郭聖人於天
地之化恰如用範來做成箇物事都包裹了試言一
端如一歲分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之類以此爲他
做箇塗轍更無過差然此猶其小者耳 吳必大錄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
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而不通夜通生而不通死便
是不知便是神有方而易有體了
問通乎晝夜而知曰兼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
也 吳必大錄
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
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如爲春又爲夏
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神无方易无體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
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
而陽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无體與那其體則

謂之易不同各自是一箇道理若恁地衮將來說少
間都說不去它那箇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
謂之易這只說箇陰陽動靜闔闢剛柔消長不着這
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字便了易是變
易陰陽無一日不變無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說易以
導陰陽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陰陽做出來
陰一是箇骨子[illegible]
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蘇曰陰陽
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
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
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
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
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皆惑也愚謂陰
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
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
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
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
之外也 蘇氏易解辨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
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
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無有之際
也始離於無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
若水又曰水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
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

似也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若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同上

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耶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截然各據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不亦繆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性善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其所見者爲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愚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耶有聞而後聲耶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愚謂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耶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辨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並同上

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知所示即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爲先天之數今既曉圖子不得猶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攷得下面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始塗來問未知中否

或問理氣先後先生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且從理上說氣如太極動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此亦且從

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是合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陰陽動靜之理而易具太極謂乾有之何也曰若論文王之易只是作大亨利貞是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却出入乎其間 黃義剛錄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妙用謂之神是忽時不可測忽時一來忽時一去忽時來這裏忽時在那裏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 萬人傑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是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以為仁義禮智是也 同上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本義云道具於陰而成乎陽竊意道之大體是則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要之造化之功必始於靜先生曰既曰無端無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面靜底末梢

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無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說起 [illegible]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般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 金去偽錄

先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舉常如何說諸友各舉先儒注解及已見對先生俱不以為然却舉通書首章 ○[illegible]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不是太極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流行運用未有定質者為陽此繼之者善也已附著成形不可變易者為陰此成之者性也大凡已成形後即消衰息以至於盡所以為陰 同上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此說得之 石子重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不是道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 揚驤錄

時舉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先生曰孟子亦只是大概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耳 潘時舉錄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自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

自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自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恁地衮將去只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物渾然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靜所以言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林學蒙錄

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語意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又問若爾則屈伸往來非道也所以屈伸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先生頷之 董銖錄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答云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後事 周謨錄

陳淳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 卄八日二月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答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𠛬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太極繼之者善是太極之流行曰太極何嘗不流行運動不已見其動便謂始於靜見其靜又謂始於動故謂如循環之無端詳推此義於天地間又問一陰一陽是渾然全體之太極成之者性是分裂無限底太極曰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記前夜語太極云繼之者善天地如大洪鑪善如金在鎔寫出在模範中各鑄成物事出來 黃顯子錄

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是言性天道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麤說得疎略孟子不曾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余大雅錄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這繼字莫是主於接續承受底意思否曰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 楊道夫錄

問性具仁義禮智先生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 廖德明錄

有是理故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 同上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是它命辭不出有差還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得差了 葉賀孫錄

先生出示答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是

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通是
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
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時
舉因問明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是如
何先生曰明道此言却只是就人身上說耳 謨錄 時舉

問氣質之性曰才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
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得說善到成之
者便是性 黃□錄

顯子問性是此性之理本於五行所以問答中語中間
元有界限甚分明曰然又問理氣先後曰理在先又
曰才有理便有氣二者更不可分先後一陰一陽流
行賦予在人既有形質便與之性故曰成之者性其
初未成形質只謂之善不可名之以性也顯子問繼
之者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賦予在萬物曰如兩箇
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其嘗喻之如
兩片磨中間一箇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般
出來所以為繼之者善問一陰一陽太極安在曰一
陰一陽便是太極在陰陽之中觀繼之者善乃可見
所以易之書上本陰陽太極推之一事一物之微吉
凶悔吝此理無不在此箇意思儘可玩索 黃顯子錄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造物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
之者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為成之者性 黃□錄

問或謂明道所說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
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
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不知是否先生曰明道說繼
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但以為此段只說氣質之性
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直言天命之[illegible]
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注某處[illegible]
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此意一一分明
有著落則此段儘易看 曾□錄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
是也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
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否
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illegible]
傳言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illegible]
久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illegible]
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illegible]
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illegible]
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illegible]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illegible]
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答[illegible]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集注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
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流[illegible]
行者也性者著人而言之 萬人傑錄

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illegible]
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illegible]
指其已發動之所為也不容說處即性之本[illegible]
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illegible]
之下矣清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之[illegible]
一條說性字最多分別得甚句是本來之性[illegible]
氣質之性即語脈自明矣 答黃商伯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illegible]

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illegible]
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illegible]
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illegible]
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illegible]
截事同上
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道是器曰繼之成[illegible]
器善與性是道 萬人傑錄
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猶謂妙合之始[illegible]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illegible]
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六十四卦之序[illegible]
復而繼 [illegible]明錄
有飛蟻爭集於燭而死指以示諸生曰此飛而死[illegible]
是屬陰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illegible]
待盡 楊道夫錄
或問成之者性也先生云性如寶珠氣質如水[illegible]
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舊說[illegible]
理無是物先生云譬喻無十分親切底[illegible]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審然亦有未切處繼之[illegible]
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illegible]
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illegible]
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illegible]
待言而喻矣四德[illegible]陽各二而誠無不貫[illegible]
五行之性亦無可疑便請詳之 答林[illegible]
橫渠曰凡物莫不皆有是性由通蔽開塞[illegible]
[illegible]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說[illegible]
天道與聖人一先生曰此段不如呂與叔分[illegible]

曉呂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illegible]
云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illegible]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illegible]
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illegible]
云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illegible]
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后見其清
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說見孺子入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說
謂繼之名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illegible]
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illegible]
言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性發見亦如此[illegible]
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illegible]
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illegible]
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個個亦如此一本故也
李閎祖錄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
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
流動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智
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
道鮮矣 呂燾錄
仁靜智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智者見之陰也[illegible]
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智配冬中庸說成己[illegible]
成物智也仁在我智在物孟子說學不厭智也教不
倦仁也又卻智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illegible]
靜 湯泳錄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蘇曰屬目於無形者或見其意之
所存故仁者以道為仁意存乎仁也智者以道為
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
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愚謂蘇氏不知仁智
之根於性顧以仁智為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
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
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蘇氏易解
問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哉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從之發也藏者陰之
知也業之成也竊意以為天地之理動而陽則其
之發生者皆其仁之顯著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
見其顯諸仁則是其德之發見其藏諸用則是其業之
得以為性是業之成也先生曰不如此這
說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
說一故神之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
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
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如元亨利貞一箇有作
裏說處便見這裏又曰元亨利貞如何作表裏說
謂流行者別無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
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諸用又
曰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惻隱便
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便是一箇仁便是那
又曰流行時方且是公共一箇到得一箇便實其一
箇又曰惻隱之心方是那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
物方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

係辭上傳

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illegible]
子實如一樹花此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illegible]本
自成一實方衆花開成共此一樹花共一箇性命及
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illegible]
中時與母共是一性命及子旣生則一子自成一
命顯諸仁則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
定而不可易張舜民說公事未判時爲陰陽已判後爲
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任及已判
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
之者性也天下萬物萬事其[illegible]然發見[illegible]
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如元亨利貞元是
是發用流行處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其底
是流行那占而已或曰正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否

先生曰然顯諸仁似㨿藏諸用似退藏諸仁然以實
藏諸用似一水流而爲川止而爲淵激而爲波浪
所居不同然皆是水也水便是骨子其流底激底
顯者也顯諸仁如惻隱藏諸用以仁也惻隱羞惡辭
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箇
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
是藏諸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
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
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盛德是顯諸
仁處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
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又
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口之能言手之能[illegible]

係辭下傳

此是發用處也畢竟是生底地發用釋氏便將這
子來瞞人秀才不識都被他瞞又云如一叢禾他初
生共這一根結成許多苗葉花實共成這一箇性命
及至結實收成則一粒各成一性命只管生生不已
所謂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
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道
家修養有納甲之法他只用乾坤震兌艮巽共六卦
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
子所以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仁
藏諸用之說也

顯諸仁顯於流行藏諸用藏於流行正如穀喻仁是藏諸用
也及發爲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淵錄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答云明道兩對極好天地
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無心便是不憂成化
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僩錄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
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也只得無憂但聖人之
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林夔孫錄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
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淵錄

盛德大業一章先生云旣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
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又曰又漸漸說去
易上去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乾便只略成一箇
形象到得坤處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又曰到坤處
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又曰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
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占出這事便變

便依他這箇做便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六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了天下物事

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 燾錄

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若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 沈僩錄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都在那極數與通變上

面蓋說上面許多底道理要做這般用 黃顯子錄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都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 晏淵錄

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何如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得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已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只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緼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 林夔孫錄

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之謂坤效力之效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 [illegible]

僩錄人

問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曰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者便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之意便如日月星辰亦無實質只是箇懸象如此效者陳也如今人言效力之效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如條法亦是一成已定之法可以形狀者乾便略坤便備 [illegible]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呈也如禮記中效犬者左效羊者右之效效順效忠效力也蓋乾只是成得這箇大象坤便呈出他那法來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子細詳密了一箇是一箇模樣效猶呈也似說效羊效犬效馬言呈其許多物

大既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備大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 晏淵錄

陳埴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 徐寓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

陳□氏民國書

繫辭上傳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足無所欠闕只觀之人便見觸處

問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曰無小無大無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若宜着工夫看余又曰未動時須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 吳必大錄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注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先生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蓋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用之云地如人之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所以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育萬物要之天之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一箇物事中蓋是地之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所以容得這氣升降來往故地言廣生蓋天有許多氣地

盡容受得所以說其量之廣大却盡包得地中間其氣周流只是一箇物事上下表裏無不是他氣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包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然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以是天地各有氣交合先生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據此則到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不見得天氣下降先生曰也須是天運一轉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著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事不可如此偏滯求之也 萬人傑錄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 吳淵錄

黃顧問乾者天之性情曰天之性情猶人之氣質乾健也天之性情健而不息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情 吳必大錄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先生云天只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間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出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二箇翕則合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強底人便靜時亦有箇要立作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吳必大錄

來喻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存身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答胡廣仲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陰陽與天地自是兩件物事陰陽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形質底物事如何做一物說得不成說動為天而靜為地無此理正如鬼神之說沈僩錄

問坤之動也闢曰大抵陰是兩件陰爻兩畫只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天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卻貫在地中地卻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容受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吳必大錄

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之義如河廣漢廣之廣黃義剛錄

易不是象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廣是說他廣闊着得物常說道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中心然而地卻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廣天是那一直大底物事地是那廣闊底物有拗處有陷處所以說廣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書有這理便有是書書是載那得理底若死分不得大綮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夔孫錄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地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同上

地卻是有空闕處天卻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偪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卻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卻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横渠云地對天不過同上

問廣大變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陰陽易簡是易上所

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見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配之義其分這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全然配合底意曰也有些小分比以合彼意思若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觀之欲知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其易簡則觀之聖人之至德可見

問廣大配天地至變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否先生云則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先生云也是易上有這道理似人心之至德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萬人傑錄

林學履問廣大配天地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如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如何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問伊川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言君子無所不知也良久笑云向時有小人出此語令楊大年對楊應聲云小人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黃義剛錄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對易中之理說如上面一事來對易之廣大便配天地易之變通便如四時寒暑往來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陰陽之義便與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吳必大錄

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就人而言之萬人傑錄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踐履事凡事踐履將去業自然廣吳必大錄

童伯羽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則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他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據書要束字讀如約束曰然頃之復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箇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約然後卑物理窮盡超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攔自家不住如此則所謂崇者謹於禮一動一舉一言一行無不著力如此則是卑問卑法地曰只是極其卑耳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禮極其卑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看甚底物事但是載都從容地載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無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卻要極於高禮則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如賓之有來者用挾其無來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自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强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蓋上東而先左足則背卻客上西階而先右足則背卻主人自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

處這業便有所欠缺業便不廣矣如地惟其極卑無所闕所以廣 人傑錄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亹亹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耶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 僩錄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卻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 夏淵錄

禮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去所以能廣 黃[illegible]子錄

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要高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 賀孫錄

知崇禮卑一段地便極卑甚麼物事不載在地上問曰以其地至卑所以物皆歸之曰不是他要物歸之但看萬物無有不在地面上者縱開井百尺依舊是在地上便是沒物事更卑得他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要極卑甚麼物事無箇禮以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禮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又曰曲禮自毋不敬至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義之有禁者挾底處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又不是他特地要恁地都是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得多業便廣

萬人傑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宴安不亂為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卻愈精密道理卻愈無窮故曰智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卻只是卑惟愈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看來似說得持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宴安不亂當之過於深矣 吳必大錄

智崇禮卑一段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他所謂德言盛禮言是要極卑故無事物無箇禮至於至微細底事皆當畏謹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云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義之有禁者挾底處無不致謹正謂此也又曰似這處不是它特地要恁地是它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高積累多則業益廣 端蒙錄

知要崇禮要卑 甘節錄

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流行乎其間矣 楊道夫錄

又云知崇禮卑人之知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脩身是禮

卑處又云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
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若其剛矣須除
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人若不
剛終是不能成 黃有開錄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
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着件物事
填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
更無卑似地底又曰地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將去
所以能廣 夔孫錄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此亦
是就人上說敬便易行也 呉必大錄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
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
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
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此間斷曰也是如
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誠
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
問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
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
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斷了前
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答
云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如
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
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
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

存不必專主聖人
問遺書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
斷不知易何以言敬曰伊川門說得闊使人難曉曰
下面云識敬而已矣恐是說天地間一箇實理如此
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惟敬然後
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不誠不誠便
無物是息也 廖德明錄
蓋卿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
其中如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中豈
非乾坤既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
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先生曰大抵易之言乾
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
易立矣況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
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高必如此說 襲蓋卿錄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和靜言行錄云易行乎
其中是聖人純亦不已處莫說得太拘據文蔚所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
已莫太拘了曰亦不是拘他說得不是陰陽升降便
是易易若陰陽是也 陳文蔚錄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
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若遺書錄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
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它
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面說成性
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

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
也到得它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
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
底 林夔孫錄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只爭些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
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
說之成然亦爭些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意誠相似
蔡錄
成性猶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不用 元空 但知崇禮
卑則成性便存存
成性存存成性如言成說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
伊川說爲是 吳必大錄
成性只是本來性 甘節錄
成性存存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
淳錄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否先生云衆人多是說
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
渾淪之性存而不失此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
已處 黃有開錄
義剛云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惡字有二音或亞或
如字或烏故反先生曰烏故切於義爲近只是說雖
是如此勞壞事多然也不可厭惡而今音訓有全不
可曉底有兩三音底這便可去裏面揀一箇較近底
來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只是見那陰陽之變化擬諸其
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是擬這卦看

是其形容始至象那物之宜一陽在二陰之下則爲
雷象一陰在二陽之下則爲風象擬是比度之義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
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
行且如有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
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
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
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
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
觀會通 僩錄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是說畫卦之初否曰正是說畫
卦之初聖人只是見陰陽之變化雜見便畫出一畫
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管不同六十四卦自是六
十四卦揀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曰說文說賾字曰雜亂也古
無此字只作嘖今從臣亦口之義言天下之賾而不
可惡者言雖是雜亂然聖人卻於雜亂中見其不雜
亂之理下文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之義一般 必大錄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
從賾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
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
與人說話時也須聽它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它
那隱底 賀孫錄

深賾賾是雜亂不是妙字本從口是喧鬧意從賾旁亦
然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本義賾雜亂也據訓詁當云
深也未知如何答云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
書無賾字知以作嘖云大呼也左傳曰嘖有煩言來
謂深也若是深義則與隱深遠三字一義矣且又何
以云不可惡乎
又問擬諸形容者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
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物宜是故爲之象曰也
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雷
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自說得好
擬諸其形容未便就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
是甚形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

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
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先生曰不知
伏羲畫卦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繇辭否爲復只是一
卦有六畫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有各會通且如屯初九在
卦之下未可以進爲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阻亦
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
屯之會聚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便是
他通處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
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
這般字來說只是說道觀它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

區處它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故曰爻也若說天
下之動若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
一念之動要求處置它便是動也義剛錄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
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端蒙
問觀會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否先生
曰此事是兩件會是觀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
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
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却無窒礙典禮猶常禮常法
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
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禮皆是
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會是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
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如庖丁解牛寬
解之所乃其會處庖丁所以批大郤導大窾十九年
刃若發硎蓋得其脉絡之通所以然耳若不於其會處
理會只見得一偏如何得通正如脉理相似又曰會
而不通則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亦不能盡知其
許多羨會雜錯故必觀於會通而後可以行其典禮
也吳必大錄
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
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楊道夫錄
問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聖人
事也先覩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動之總也天下
之事變動無窮而其所以至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
有一事爲之樞由也此一事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

則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舉自即觀夫變動之所總故無窮之事變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事事物物各與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說觀會通以行典禮會通綱要也事物之樞也觀會通猶云知至行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父子子之會通惟是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止其則是乃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行其禮乎一說會通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否云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各才士毅

劉礪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能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事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有一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樣呂燾錄

問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吳必大錄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先生云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

如易只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亦只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皆從此推出又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闊遠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又曰聖人下面言大槩只說鳴鶴在陰意思都不解着我有好爵二句

問同心之利斷金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曰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恁地解

先生云其利斷金是斷做兩斷去呂燾錄

天地生數到伍便住一二三四過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對五成十晏淵錄

所謂得五成六者一幾勾牽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地同上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着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蓍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

決不待地。此條有誤可詳

天只有五行，不可問它因甚只有五行。同上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同上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易中只說奇耦之數，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是自然底數也。惟此二條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聖人不肯恁地說。舒高錄

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看一箇衍成十个，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耦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也。晏淵錄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七同位，是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云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亦氣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乎其中。吳必大錄

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只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皆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皆不同此說。某自謂却分曉。吳必大錄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它是如何。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賜錄

大衍之數五十，蓍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

一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吳必大錄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爲策也。同上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是箇無形影底物事，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是可爲，這是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又曰：知得是天理合如此。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此說蓍龜之用也。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須取決於蓍，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夫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俟易始著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吳必大錄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祐助夫神化之功也。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晏淵錄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同上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一

繫辭上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它裏面各有這箇 晏淵錄

問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

劉礪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葉賀孫錄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先生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 林學蒙錄

問以言者尚其辭及云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先生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動制器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分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先生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它言語才見它胸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林學蒙錄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答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嚮蓍龜受命也 周謨錄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嚮則易受人之命如嚮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銖錄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即是命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命筮之辭但而以言三字義則拗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只是以其言言又於上下文不順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參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宗之義以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

天下之象若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端錄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參要做伍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着添一做三須着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夔淵錄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伍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參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也是如此或問也不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又曰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其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爲言又曰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之便是多了兩箇這箇是伍箇將三來比之便是少了兩箇又曰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去探來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是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先生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它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綸理底義統字是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着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便是上下

爲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黄義剛錄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差底意思譬猶幾箇物事在這裏逐三數之看是幾箇又逐五數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是十箇又少一箇三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揲蓍本無二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二爲九六十三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爲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周謨錄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問莫是揲蓍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此如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合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它不得便當檢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檢上便是一低一昂林夔孫錄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别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答呂祖儉

横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

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是
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
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蓍卦而言
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爲心而發而
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峯議論似此拘滯處多惜乎不
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竆必有至當之論也 答呂祖儉
康節云老非前聖開蒙者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
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
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
已嘗言之 蒙諭其體則無賢愚以長幼謂今 曰赤子之心已賢楯其用故言之 前此似
亦未理會到此試爲思之如何來諭謂其言非寂然

不動與未發不同爲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
但言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 元空耳
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
費力矣 答林擇之
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无思无爲
也此戒去作爲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
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爲也特未
嘗作爲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
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爲爲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
平易 云云○答 繫辭之
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
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
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用之一

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
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
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爲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
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者也
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
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繫著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答張敬夫問目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
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爲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
云有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惟感所以爲中和也如
何 同上
夫易何爲者也 止 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用如此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幸
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
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
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
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
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
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
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
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
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
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
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
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

静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静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静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静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静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静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静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静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静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静猶静之不能無動也静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静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静字元非死物至静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静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静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静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静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静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静而必以静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静之所存静以涵動之所本動静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它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無聖人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徐寓錄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爲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爲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學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鄭可學錄

感而遂通感着它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晏淵錄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 時舉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册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雜著精變神說

問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達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同之則智之爲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答云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爲大小耳豈可槩以爲天下之至神乎 答程洵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它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爲它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晏淵錄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 開通其閉塞 故其下對成務 同上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 同上

問繫辭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言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恐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繫辭中極有一兩字難曉處且如極深研幾二字更體不出不知如何曰研幾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有吝幾微甚麄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 楊道夫錄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略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這一句却相似 林夔孫錄

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恁黑窣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箇路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 林學蒙錄

子升再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未子細要之只著得研幾字 錢木之錄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知識無不盡又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 同上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答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余大雅錄

易本是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 周謨錄

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曰然 林學蒙錄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是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依遷國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亢

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僕隸之於
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量力能
無過所　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
是說卜筮事若不曉它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
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
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箇道理故憑
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
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
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
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
卦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爲
艮所畜之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事謂通

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
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
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惕戒謹之
意則於已爲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周謨錄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
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闕一則
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
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
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
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董叔夫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所
適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斷疑

所謂開物成務者也　萬人傑錄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是說
蓍龜若不指蓍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　吳必大錄
蓍之德圓而神止不殺者夫又是從源頭說起不是言
卜筮聖人之心具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煩
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蓍他人無捉
摸他便是寂然不動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未用之於蓍龜故曰古之聰
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如譬喻謂
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
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已具此理
復就蓍龜上發明之使民亦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
齊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齊戒

神明之　吳必大錄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蓍與
卦以德言爻以人言但只是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故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
理別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
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智以藏
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
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
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
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
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
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周謨錄
是故蓍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

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
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
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
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
用之妙也 答張敬夫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
貢字只得以告人解說但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
字如何又下得輕曉不得 林學蒙錄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曰聖人心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
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則湛然純
一都無一毫之累都更無迹所謂退藏於密及其吉
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會恁地非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聖人於天
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又
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來如
明鏡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有底事
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揲蓍然當其
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事都絣定在上面了便是
藏往云云下文所以云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
故設爲卜筮以爲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
也以卜筮而齊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字便似這
神字猶言凶吉若有神陰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
得都却若神之所爲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
聖人之於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都
只退聽於鬼神 同上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

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没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
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蓍龜而知卜筮所以說神武而
不殺這是它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齊戒
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 暴淵錄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
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
物一似洗得來靜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
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却
方是說理未到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
說卜筮 同上
以此洗心道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潔
靜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
看是甚人來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
箇蓍之德卦之德明其德 同上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如此
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
作自己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
心安乎 萬人傑錄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
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
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
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圓而神者也其所以藏
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
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
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
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

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孝合
經旨則費力矣 答王遇
問繫辭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
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答云理固無先後然
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細看實
理會不可一向掠空向上去無收殺也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
臨事而敬也 答何鎬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
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
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它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
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 夔孫錄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著
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
未來底事便是知來 吳必大錄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
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 廖德明錄
古人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 万人
傑錄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
曰到得極固只有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
得周匝無窮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
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
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
之類是否曰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
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
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匝始得 楊道夫錄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齋戒敬
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聖人
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
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
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
之意也 答張敬夫
又問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曰聖人見得天
道又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蓍龜之靈都包
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人因卜筮皆知得道
理都在這裏面了 林學蒙錄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深淺否曰察深
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此與孝經
事天明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都
訓著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
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言明察與易繫明於天之道
察於人之故同 金去偽錄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
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
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民神明聖
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蓍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
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
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夔孫錄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
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直卿問此恐是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

常惺惺法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 楊道夫錄

先生問義剛近來全無所問不知做甚工夫義剛對曰數日偶見遺書若數段入心遂要與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兩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問齋戒只是敬否先生曰也是敬但齋較詳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黃義剛錄

問是故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修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不得他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林學蒙錄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意思多知禮成性橫渠說得別它道是聖人成得箇性衆人性而未成 吳淵錄

鄭先生說見乃謂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其意想是說道念慮才動處有箇做主宰底然看得繫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底意思

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 吳淵錄

問或問龜山子罕言利如何是利龜山曰一般如利用出入之利皆是此說以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言一般 吳必大錄

問易有太極曰自今觀之陰陽函太極也推本而言則太極生陰陽也 童伯羽錄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否云此太極却是爲畫卦說當來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畫一奇一耦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耦便是八卦某嘗聞一朋友說一爲儀二爲象三爲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 周謨錄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卽所謂易也但先倒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太極 劉砥錄

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聖

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書未定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摠爲六十四自六十四摠爲八卦自八卦摠爲四象摠爲兩儀自兩儀摠爲太極以物喻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極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所以爲太極者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指陰陽爲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呂必大錄

六月一日林黃中侍郎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爲太極內外爲兩儀內外及互體爲四象又顛倒取爲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爲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爲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爲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爲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先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林又曰三畫以象三才先生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 李閎祖錄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 大雅錄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言是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是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之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那處是偽如下繫云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也理會他不得不知如何是支不知那卦中那處見得如此沉思之久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與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 林學蒙錄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以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之於事否曰是 同上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

意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又立乎其中這
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
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
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
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關天
於甚麼事此皆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
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
裁之屬前項裏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
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爲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
故爲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吉
凶成天下亹亹若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體之中備
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
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
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明
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
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
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
微矣 范元裕錄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
爲之品節範防以爲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
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無
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之
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會得而不自知因
舉橫渠云云 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歟巫字從工
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舞袖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
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
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
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蓋莫大乎蓍龜猶權迫
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似 周謨錄

又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
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
各爲其所當爲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
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端蒙

鼓之舞之以盡神亦如成天下亹亹之義鼓舞有發動
之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
如此 吳必大錄

乾坤其易之縕耶縕是綿袍之縕是箇胎骨子 萬人傑錄

乾坤易之縕向論衣敝縕袍縕是綿絮胎今看此縕字
正是如此取義易包著此理乾坤即是體骨 吳必大

乾坤其易之縕耶 上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
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縕也自乾坤成列而
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
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illegible]

問乾坤其易之縕耶曰縕是袍中之胎骨乾坤成列便
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
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
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

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　林學蒙錄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是謂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　同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只是說乾坤二卦易是易之書與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不同天地定位却是說易之道理　吳必大錄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穩

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實於毫釐幾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始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書禮樂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勢窮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涬鴻濛之說以六經語孟孜孜之凡聖人之言皆懿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事典謨訓誥皆斯義之土苴耳土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今祖其言以為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子釋子付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茲蓋乾坤毀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甚竊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幷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　答江元適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　錢木之錄

先生云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清為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萬人傑錄

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說只是這箇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夔孫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蕭佐錄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得最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安土敦乎仁

故能變此語最密 黃義剛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箇在人看指器而為道固不得離器而求道亦不得且如火是器自有道在裏 林夔孫錄

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有物必有則 葉賀孫錄

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葉賀孫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謨錄

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僩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化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 吳必大錄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道夫錄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裁斷便是變曰然化是箇暈暈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寒

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 楊道夫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萬人傑錄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横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陰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相似 吳淵錄

問上云化而裁之謂之變下云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日至于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日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又曰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逐時紀之自不勝其紀以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然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道昏某中旦某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又曰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 林學蒙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之迹及亥從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沈僩錄

化是漸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變則有陡頓可見如晝夜之分横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處一段甚好 吳必大錄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二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三

繫辭下傳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或通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做一項看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問曰成列自是一奇一耦畫了三畫處便是成列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 林學蒙錄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更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竪南坎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 同上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來相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先生云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爲主這上爻便是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爲主則這不變底便是動處也 同上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 吳必大錄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 林學蒙錄

問貞勝貞觀貞明張程之說孰是曰伊川解貞作常者爲是吉凶二者不是吉便是凶常須一件勝故曰貞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解此字處多云正固固乃常也爲正字說貞字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如雖是正又雖常固守之然後爲貞四德貞字屬五常智字孟子云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徒知弗能守之亦不可便是正固之義大抵屬北方者便有二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玄武便二物此殊好笑 吳必大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其義如何曰貞只是常吉凶者貞勝者也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 陳文蔚錄

因論張子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爲得他此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他不特後人雖在時已如此文王重卦乾元亨利貞只是云大亨利貞守正而已夫子都自分作四德今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夫子文言當看夫子意思豈可以一說是一說爲非 吳必大錄

先生說吉凶之道貞勝者也言吉凶常相勝如陰勝陽陽勝陰之類更相為勝葉賀孫錄以下附此

吉凶者貞勝者也貞猶常也吉則勝凶凶則勝吉理自如此因說貞字兼正固二義惟程子發明之因云凡屬此者皆兼二義如冬至前一半屬今年後一半屬明年又如夜半子時前一半屬今日後一半屬明日甚有笑北方玄武龜蛇之象萬人傑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子曰常恁地便是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此語極道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了又漸漸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兩箇物事常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道理黃顯子錄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也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這箇別他說道貞便能勝他如則字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事在這裏相生相剋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東坡說道詩亦略見得這般意思大段說相勝是說他常在他以本相為常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嘉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答張敬夫

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如何分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無事相似林學蒙錄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萬人傑錄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三事大概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同上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也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投

化便都在正當裏面了 林學蒙錄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 李閎祖錄
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豈必其是非耶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其間無惠帝耶 與李壁書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尙爲知所考信者耶 答呂伯恭
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 陰數 龍八十一鱗 陽數 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 揚子雲太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 淵錄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這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它 夔孫錄
道夫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此言人之一身與天地相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面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身自簡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否曰然又問屈伸往來只是理自如此亦猶一闔一闢闔爲闢之基闢爲闔之基否曰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 道夫錄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性盡 吳必大錄
問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本義云上入下動於爻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鏵耒乃鏵柄雖是下入必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通得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 夔孫錄
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葉賀孫錄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

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卻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已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以更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訴簿曆憑何而決少間更無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富買在元祐幾年乙富買在其先甲富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富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沈僩錄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 同上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 僩錄

林學履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解象字材又是解彖字末句意亦然 黃義剛錄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卻將來寄搭放上面 僩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象此效

此便是乾坤又曰象便只是象其奇耦 林學蒙錄

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曰陽卦二畫所以多陰陰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為之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數也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之所能參也先生曰是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 義剛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不可不思 同上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而應復為感而感復有應如何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淳文蔚錄

憧憧往來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著箇憧憧字便鬧了 廣德明錄

問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又問曰此章意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伸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

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有不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李閎祖錄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甘節錄

天下何思何慮便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那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周謨錄

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雖是德之盛也方能 黃義剛錄

寓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噓吸若只管噓氣須絕了又須吸若只管吸氣無去處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幾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則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 寓錄

寓又問動靜交相養之理靜可能養動動如何能養靜曰人亦須先能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這說亦好且如艮其止止其所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也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之噓吸若噓而不吸則氣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滯著噓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藏身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伸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此一箇道理（劉砥錄）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淵錄）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卻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同上）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上一事一要（同上）

敬子問橫渠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據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已上[illegible]

[illegible]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皆一義也（沈僩錄）

問橫渠說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卻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其常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橫渠云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伊川先生說神化等卻不

似橫渠較說得分明（葉賀孫錄）

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同上）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端蒙錄）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答趙詢）

昧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是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吾先生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它竟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儱侗如何到行處分明（蓋卿錄）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

若猶曰築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 呂江元道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熟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即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 同上

因令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答曰孔子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則須進答曰然劉仲升云橫渠說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答曰他說自分明 蓋卿錄○[illegible]錄

如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德之盛也 萬人傑錄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升卿錄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萬人傑錄

問欲罷不能程子云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曰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如這耳順處如何用力這裏熟了只自然恁地去在熟之而已因舉橫渠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德盛也 賀孫

或問張子說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未後一句如何看曰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自然住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効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輔廣錄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先生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說明日問之便也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廣[illegible]錄

末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義剛錄

窮神知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

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横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猶言自誠而明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同上

林問正蒙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先生荅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林賜録

神化二字前人都說不到惟是横渠分說得出來分曉雖伊川已說得鶻突同上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它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它人却道是自家無能便是辱于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曰自是如此文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

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葉賀孫録

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林學蒙録

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患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沈僩録

道夫言誠無爲幾善惡蓋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爲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成則爲五常之德聖人不假修爲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屬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故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賢聖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祗是說得善之一脚曰通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楊道夫録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它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小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與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 僩錄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人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察之非知幾者不能也 同上

書云辭義之下交陳有徵微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實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葉賀孫錄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此是漏字漢書上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 同上

幾雖已感卻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卻只在起頭一些子 李閎祖錄

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先生云也好看來人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取不知所以為民之望也 林學蒙錄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同上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危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龔蓋卿錄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沈僩錄

橫渠云艮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 節

鄭五二體洞德相狀學蒙錄二與上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 [illegible]

易 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三

繫辭下傳

問乾坤其易之門耶所謂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而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爲復是取其闔闢之幾耶曰只是取其闔闢之幾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是見他只是這兩箇物也 林學蒙錄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見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吳必大錄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楊道夫錄

以體天地之撰 撰是所爲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它做處 吳必大錄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是爲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 林學蒙錄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其類又一本於作爲不知如何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吳必大錄

其衰世之意耶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 同上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 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著便就上面尋出這不可見底教人知又曰闡幽便自微顯又曰這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 [illegible] 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僩錄

文振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與令尹子文陳文子忠清等數段先生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藏文仲人皆以爲知聖人便說道他既惑於鬼神安得爲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他箇心一向倒在卜筮上面了如何得謂之知古說多道他是僭某以爲若是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它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潘時舉錄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是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爲處憂患底

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爲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滯而不通矣黃義剛錄

問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爲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欲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它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不錯了巽伏也入也林學蒙錄

三陳九卦初無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裏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卻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復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萬淵錄

三陳九卦是聖人因上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渾淪如困德之辨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略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揚子雲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

參之故吉凶有深淺象數不可移此可爲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陽或爲不吉此不可爲典要之書也[illegible]錄

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者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illegible]錄

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流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是那不動之地頭

復辨一陽生然而與衆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衆莫能淆他不得

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可地許得不濟事葉賀孫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損先難而後易凡百皆然楊道夫錄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爲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後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爲利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爲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

象曰險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欲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也 僩錄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爲稱物之義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細底意這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入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其前時以稱爲揚之說錯了 林學蒙錄

問巽稱而隱稱稱揚也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字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合稱經字 沈僩錄

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蓋凡事先稱量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到事在面前自家便有道理處置它不待它發露出來巽一陽在上一陰在下便有隱伏之意又云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此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事來有一箇處置道理在心中了不待顯露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定上下辨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履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若[illegible]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泰人尊若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而又光

井以辨義謂安而能慮蓋自家心先定則可以辨事之是非若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耶

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 葉賀孫錄

問井以辨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而遷是否曰然 吳必大錄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

有時守不動而礙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頭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此截斷衆流句也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先生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 葉賀孫錄

問巽以行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稱如風之鼓舞有稱揚之義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陳文蔚錄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先生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 龔蓋卿錄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 晏淵錄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 曰是 林學蒙錄

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占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

他這箇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晏淵錄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 同上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也解去但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爲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與常猶言常理其初難知 至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它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利不利遠者也曉不得 林學蒙錄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它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是有典常 晏淵錄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先生云這樣處曉不得了嘗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此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林學蒙錄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說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使之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

聲見要恁地要平聲是這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先生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爲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別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成文矣卦中有陰爻有陽爻相雜則爲文若有陽無陰有陰無陽如何得有文 [illegible]

[illegible]

大率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 [illegible] 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太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是子細了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頹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它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 僩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生底人便都道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 同上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否曰乾坤若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爲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 葉賀孫錄

乾天下之至健更看甚事看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知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云云知阻某前日之說差了此謂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是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 呂燾錄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先生云乾剛則看甚麼物都剗音鏟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 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它之病足以進之而無難底意否曰不然舊亦曾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是

什麽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而臨下見下之險故不敢進阻是自下而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易之為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耶 因僩錄

或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同上

問天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止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它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了要跳下來必跌殺卻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說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它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卻硬要越則困於阻

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爲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卻宜其不畏險然卻知險而不去蓋它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它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 同上

問健順之義如何曰只就健順看如健底人遇事便將去做得自易順底人自省事易只是不難簡只是不煩乾道資始只管上一截事故易坤只便承乾做下面一截事 不費力 所以簡也易知是做起頭簡能是做了其後說確然隤然便可見健順之意 淵錄 必大

先生因及險阻之義曰頃因登山在山下得其說自上而下所見為險自下而上所向為阻健故遇險亦易順故遇阻亦自簡易則可以濟險簡亦自有能涉阻之理 同上

吳必大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為難 萬人傑錄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

心則　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過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它們聞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艱之所見無非阻矣曰不然它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下而視上而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去安足爲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認從上面擂將下此又非所以爲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爲坤（本義難險阻號）

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爲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芳錄）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故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其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此元城極愛說話觀草堂之說與其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沈僴錄）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僴）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爲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爲乾事之已爲者屬陰成亹亹者所以爲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端蒙錄）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若凡是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說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又曰研是更去研磨它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林學蒙錄）

慮是研幾（李閎祖錄）

問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先生云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則是凡必

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指地說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筮知來是它方有箇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纔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徵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 夔淵錄

百姓與能與字如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相似又曰百姓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 林學蒙錄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 同上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害言而下則就人占時上說不知如何先生云然又問曰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如何先生云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又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不能爲害惟克世應世則能爲害否先生云恐是這一樣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四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五

文言傳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廖德明錄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它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它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 黄義剛錄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爲四德某嘗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甚相似矣 楊道夫錄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 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 吳淵錄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 林恪錄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爲大亨利正夫子以爲四德梅蕊
初生爲元開花爲亨結子爲利成熟爲貞物生爲元
長爲亨成而未全爲利成熟爲貞 甘節錄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 僩錄
端蒙錄
先生又曰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
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
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不貞則無以爲元也 端蒙
以天道言之爲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爲春夏秋冬以
人道言之爲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爲溫涼燥濕以
方言之爲東西南北 甘節錄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合是禮收 一作深
字藏不測是智 同上
又曰溫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 同上
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又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
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
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只是一
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
根愛是苗又曰古言仁多以慈祥豈弟易則曰安土
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爲仁又曰程子曰仁是
理此說太寬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卻
是緊要底節問仁如何包四者答曰易便說得好元
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卻是善之長又曰義
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知來 同上
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

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
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
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此句
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
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
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
其在人則禮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
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
[illegible]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
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
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
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
此者則以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
有力體者以仁爲體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
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
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
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
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
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物各得其宜
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爲義之
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卻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
徒義須着些利則和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
是苦物恐人嫌須着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
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
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

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楨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爲骨俗謂之夜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 董銖錄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先生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同上

先生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大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同上

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 今去僞錄

道夫問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是先識得元與仁是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麽是仁甚麽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云只爲是一箇問黃榦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箇草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卓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著賊了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靜時不能貞靜便是正底地頭着賊了以一身觀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胷腹貞便是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然所謂首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

便見父之後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
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 楊道夫錄
先生問餘以仁包四者之義餘曰康節先生詩云天根
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程先生亦云靜後見
萬物皆有春意且如一卓一椅安頓得是便是仁蓋
無乖戾便是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无往非
仁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先生曰一卓一椅安頓得
是只可謂之中不可謂之仁要理會得仁當就初生
処看便見得仁　分明以人身觀之元是頭亨是胷
腹利貞是元氣歸宿処所以人頭謂之元首穆姜亦
曰元者體之長也如春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由是
而為夏由是而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
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以元亨利貞言之只是一
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四箇元
字便是包四德下一箇元便是主一事又有亨之元
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亨之
元者夏四月初是也利之元者秋七月初是也貞之
元者冬十月初是也程先生亦謂雞雛可以見仁者
亦是看其初生意思也問物理固如此就人心思慮
上觀之如何先生曰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
思慮方萌時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
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
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
是摠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為四德矣豈
理也耶 答林德久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
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
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
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
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剛之為卦在
其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
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 [illegible]
賀孫錄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一事專言包四者
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
者物之遂方是成得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此偏
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 葉賀孫錄
道夫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此也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
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
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
長亨利貞皆自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
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 楊道夫錄
或問論語言仁□先生云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
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
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
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
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鄭南升錄
又曰人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在

人則爲仁義禮智是箇坯樸裏便有這底
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
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便是四端
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字不得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
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所以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
始云云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
至云天地間無無理之氣所以有此氣者以其有此
理也 楊至錄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
兩箇不曾相離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
管涵泳玩味儘好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 晏淵錄
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爲四者之長
是善端初發見也
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
時無次第生時却有次第 蕭佐錄
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
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闕時然天地間
有箇起止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
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
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
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
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
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爲遂字成字說不盡

熹略添字說盡 舒高錄
易中言元者善之長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
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
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
慈和柔愛皆屬仁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知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齋
居感興
先生問道夫曰公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
箇明日復將溫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
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
如濂溪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
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楊道夫錄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仁仁只
是箇道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
之之說却覺見不是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它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
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 晏淵錄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爲利却減
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貞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
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
從一邊說 林夔孫錄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所以有此物便有是氣所以有
氣便有是理都在這裏伊川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
物之通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四句自動不
得只爲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教盡八見

云自易說元亨利貞了直至濂溪康節始發出來併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便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

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

曾祖道問元亨利貞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先生云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資之以始至哉坤元萬物資之以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箇意思仁本是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禮智信（黃先之錄）

先生曰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之意思利則配之胷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道夫錄）

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意竊謂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爲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爲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

特命辭之未善爾（與張敬夫）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抑龜山之說也（[illegible]）

時舉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先生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内先生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也

黃榦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illegible]）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成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榮（[illegible]）是他又到利貞處自不用養（[illegible]）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于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而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這裏住着便立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illegible]）

又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在坎亨却不同何也先生曰此仁義禮智猶言春秋夏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以誠敬二字說乾坤如何先生曰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就其說中此條爲善蓋操以乾卦云閑邪存其誠坤卦云敬以直内

故說又誠敬耳。（蓋卿錄）

問：「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句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今按[illegible]）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卻是動，智卻是靜。先生云：「周子太極圖中乃是如此說。」又云：「熹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illegible]）

問：「通書『明通公溥，庶矣乎』，舊見履之所記先生語，以明配太，公配火，溥配金。何以配金？」曰：「溥如何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通配火，（[illegible]）公配金，（[illegible]）溥配水。」（[illegible]）想是它記錯了。

問：「五行之體質屬土否？」曰：「橫渠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僩錄）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夔孫錄）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illegible]）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餘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答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大雅）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是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若不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賀孫錄）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是陽底一截，禮智是陰

底一截同上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它四德上說同上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它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是閑錄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楊道夫錄

問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違於物即所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頹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繫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答云嘉之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幹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幹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禮義智答云此語甚穩當戊己土律中黃鍾之宮管卿以爲陽生於子至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說話甚長思量得不是後世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略略似箇乾字宮是在可否中間又似是非在側隱之前其它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然後黃鍾不動十二絃便往起應十二月

元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知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陳埴錄

意必固我四字正與元亨利貞四德相類元者善之長自便是善成就處故意之萌以至於我我亦是無狀故亨者之大節意之與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我之患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萬人傑錄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沈僴錄

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左傳作元者體之長也以到說得好

趙師夏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爲四者之長是爲衆善初發見處也潘時舉錄

禮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子良者來良字
却是人之初心子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 徐寓錄
曰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
似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 璘子蔡明錄
以其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
春者體之即見喜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
若其分界限明而血脈通貫不必別立名字但要用
工處大使其不失此心然後爲得耳 呂燾錄
王氏曰元者萬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不可
一一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 胡
紀云力人頭 有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總之
發底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
惡生分則此善也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
西山眞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
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是得之最
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
具是形以生也 輔廣錄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得其
美故曰嘉之會也 吳必大錄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
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
會集之義也人之修爲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
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
會嘉其所會也 呂燾錄
問亨者嘉之會也與嘉會足以合禮若謂程傳其義未

通如何曰嘉是美會是聚無有不美便是
至處無一物不豐盛便是亨遂若一物如此適
如此則不可以爲會須是衆美合聚方可謂之
嘉會足以合禮自上文君子體仁而言謂嘉
此嘉字却說得輕如文之以禮樂文字亦是
如言禮樂之文則文字爲重也謂如在人一言一
一行之美皆未盡善須是嘉其會使無一言
美都無私意了便能合於禮也黃榦問利物足以
義使有箇分別當其分時覺得似不和及各得
物皆利是乃和義也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分
如此則君得其所以爲君臣得其所以爲臣父得
所以爲父子得其所以爲子各得其利所以和也
君處君位臣處臣位安得和乎又問竊得於上句
義頭問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萬人雖
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之文似不同曰前日已
說了爲比方者便着用兩字方能盡之 吳必大錄
問亨者嘉之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春天
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齊發生都齊壯許多
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則如何
曰動容周旋皆中理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
是嘉其會始得
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
生到夏時好處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
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不貞之固須周得
好方是貞
孔子於文言只說利者義之和是揀了那利只是義之

和爲利者是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illegible]
先生云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爲父子之爲子
君之爲君臣之爲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
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
攸往

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
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
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爲言恐人只管去
利上求也 金去僞錄

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利者義之
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 楊道夫錄

利者義之和也曰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分
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
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字則易所謂利者義之
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illegible]
正好去解那句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
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 沈僩錄

易言利者義之和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illegible]
有慘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然實則和若臣[illegible]
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illegible]
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illegible]
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本分時[illegible]
得殺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illegible]
侵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illegible]
義之和論却使把利做別一箇物事來和[illegible]
是了東坡於理上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illegible]
易裏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illegible]
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爲利往前人[illegible]
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爲義之和他把[illegible]
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illegible]
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它全不識義如它與[illegible]
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illegible]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illegible]
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illegible]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illegible]
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
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
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亦
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
義似刻不和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
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
和則無不利矣 [illegible]錄

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
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
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
曰某在當時必與它辨却笑曰必被他無禮 [illegible]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
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
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

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
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
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為不後其君而行義賀孫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嫌疑底物
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
著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
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
裏住[illegible]
姚學論問利者義之和先生指在坐云如何說可學云
義乃利之和處曰義之分有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
乃和處蓋嚴肅之氣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
又曰亨者嘉之會聚也正是亨萬物一齊長時然上
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可學錄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
所以云利者義之和是義便兼得和若只理會[illegible]
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illegible]
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正固便是事之幹傳曰貞者貞之體名稱其事明其[illegible]
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答方子[illegible]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illegible]
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illegible]
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illegible]
夔淵問君子貞而不諒先生曰貞者正而固也[illegible]
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illegible]
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illegible]
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illegible]

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illegible]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illegible]
體仁本義云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illegible]
是仁又云本義說以仁為體似不甚分明然也[illegible]
恁地說呂燾錄
問體仁長人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先生說只是[illegible]
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問伊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
為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
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否先生云[illegible]
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前輩之說[illegible]
辨它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嘉會會者萬事皆發見在裏處得嘉是謂之嘉會一事
不是不喚做嘉會會是禮發見之後意思却在未發
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illegible]
不是義外別有箇和[illegible]
嘉會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
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
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
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它盡嘉會便是如
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說得光用齊字
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
只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戰國時利是
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
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那慘
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夔淵錄

時舉問利物足以和義曰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 潘時舉錄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各自不同似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 李閎祖錄

趙師郏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趙師夏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 葉賀孫錄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五

文言傳

問乾卦九四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蓋因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時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都錯雜說了

文言多歸聖人上說 林學蒙錄

易只消說六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說者這箇了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皆聖人亦有待於學耶所謂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斁亦保是此意否先生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 [illegible]

問程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乾之用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先生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贊詠發明以示人耳 董銖錄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

文言傳

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文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莫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爲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爲深巧如横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明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君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覩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爲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横渠專以聖人爲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爲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illegible]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摸寫[illegible]于經而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illegible]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illegible]當進[illegible]脩業爲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illegible]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脩[illegible]斷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illegible]

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illegible]持只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illegible]自無固必耳亦不爲信乎於人而後可躍也[illegible]

問初九龍德而潛隱上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illegible]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答云潛者[illegible]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見既無過之[illegible]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不閑則有[illegible]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避不改其操也憂樂[illegible]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illegible]之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縝密無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着實根基根基不實何以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illegible]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問上下無常進退无恒非爲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趣果安在哉答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

德脩業之實也

乾之九二只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

據於德有時也會失了必依於仁此心常存則照管得到能守是德游於藝似得無緊要底事然能如此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 夔孫

問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如此已自好又曰閑邪存其誠何也先生云此是無射亦保 呂燾錄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𢙣斁亦常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淵錄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它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 僩錄

前書奉問謝公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 答呂祖儉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它地頭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着力

又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illegible]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下及時而進 葉賀孫錄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illegible]邪在這裏要去閑它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閑[illegible]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說[illegible]

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illegible]既握了不須更說防賊 葉賀孫錄

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illegible]處事差失則奈何先生云未說到差處且如所[illegible]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illegible]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illegible]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illegible]每每如此 廖德明錄

守口如瓶不妄是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illegible]巷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 僩錄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illegible]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只爲中[illegible]閑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 淵錄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蓋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 淵錄

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着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不成道修此二箇了便了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 淵錄

問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云云曰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

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誠然是如此更攧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在脩辭立誠則是真箇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了脩辭立誠是做到那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麽前頭黑淬淬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體效雖[illegible]中若看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今且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修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功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修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此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illegible]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illegible]者事曰然這裏大綮都是學者事問須見某人言[illegible]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熹不見[illegible]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它這裏[illegible]或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illegible]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illegible]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illegible]卦以時位言此却定曰然 沈僩錄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 萬人傑錄

問乾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德學節次是言居住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九二卻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到九四位便乖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纔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天上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此是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有二湯武鳴條牧野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一般一恁來將去聖人只隨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進德脩業四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事上說忠信是心

中誠實脩辭立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
最好玩味用九蓋是說變 黃顯子錄
林問乾九二君德也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到九三又
却說進德脩業知至至之答曰聖人逐爻取象此不
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乾之六爻皆是聖
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
名云云至潛龍也已自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
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
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
時節無可做只得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到九四
便爭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躍已離乎行而
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不踏地
跳得便上跳不得依舊在淵裏也不可測伊川道淵
是龍之所安某謂不是如此田是平所在纔說有水
也却沒淵則是深處那箇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
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
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只聽天矣以聖
人言之這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鳴條
牧野之事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是離了看來人
亦天運中無一時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徹
亦不失爲潛龍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如大車輪一般
恁地衮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那裏有甚道理
在這裏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端蒙
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終日對越
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間有許多分別
如說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理自然昭

著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如今事物莫非天理之
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即所謂器其不可見
之理即所謂道然兩者未嘗相離故曰道亦器器亦
道於此見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已與人之間哉
節
問遺書云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
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謂之乾道者有
進脩不已之意謂之坤道者有安靜自守之意否曰
也易辭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揚仲
思曰上只是發己自盡循物無違曰此只是言應事
接物者却又是脩辭立其誠了童伯羽曰只是存主
誠實以爲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也未見得下
落處黃榦曰恐作內外分說又曰只是如中庸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忠信只是
如大學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須見得如此了則
其獨自謹忠信分明是自然實心但不是先見得透
徹如何能存主得會進德也且如中庸誠之者人之
道誠之字全以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擇善而後可
以固執須是先知始得乾卦正從知處說坤卦只從
守處說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
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幾也却是徑前做去有
勇猛嚴厲斷截剛果之意都是先見得方會恁地如
云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
決之意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見得透忠信便是
他此處着力不得更無使之忠信者如乾之健是它
自然健不是硬要他健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

直内義以方外未免粧貼把捉有持守底意思在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若此兩卦二爻亦可見健順之義聖人言語或說得寬須是人自去裏面尋出方有工夫忠信所以進德甚看得它知處破 劉砥錄

伊川說内積忠信積字說得好甚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道夫問易傳云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 劉砥錄

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同上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眞實説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腳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攢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林夔孫錄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這便是橫渠所謂快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肢體言之便有人己理却只是一箇理也 楊道夫錄

問近思錄伊川言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一段自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思 徐寓錄

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脩辭立誠又是進德事業

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是解一箇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思量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 賀孫錄

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既無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無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爲進德之地若有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僞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是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熹本義說見於事者又曰知崇禮卑亦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進謂日見其進居謂常而不厭 僩錄

賀孫問夜來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
對越在天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箇實理雖說出
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
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
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
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
及說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
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
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 時舉錄
閎祖 大雅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必大稿疑居
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
意人多因語言上便不忠信 了學蒙說此 因言忠信進
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
根本德方可進脩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 大雅錄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
及於徙義若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
夫否先生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
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 端蒙錄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實其心之所發 以下淳錄
忠信所以進德只是著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
常常做去 夏淵錄
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誠
同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忠
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
忠信也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
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
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
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
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
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
日乾乾而已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是根有
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雙峯饒氏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這是知得
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直接接恁地見得便做將去
便是乾道若敬義夾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是坤
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
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他心中已得這箇道理
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承乾之知更不說箇
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事道夫問敬以直
內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
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
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綱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
界限便分別四面皆恁地平正 楊道夫錄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
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
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卻脩
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

則常而不厭 義剛錄

黃顯子問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是否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爲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漸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一日強似一日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爲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爲善 賀孫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先生曰忠信者誠實其善之謂其欲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人能如此則其德不期進而進矣知之所至力必至之故曰知至至之不待已至而以知其將至故曰可與幾也 精舍所聞

問忠信進德一段先生云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得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修辭立誠是就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修辭也只是舉一端而言否先生云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修辭立誠上說蓋是已行到那地分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修辭之誠底道理修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一段先生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恁地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爲至誠忠信不足以言之也忠信是二十分真箇見得這道理決然是如此更攧撲不破了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處所以曰進德修辭立誠便是真箇做得如此又云真箇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信便是見得修辭立誠底許多道理修辭立誠便是居那忠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分明則從何處進黑窣窣地進箇甚麼然只見得箇道理是如此却又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修辭立誠底意思蓋已是在這裏做硬要做到那裏所

以曰可與存義若只是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忠信至可與存義也如思而不學底意思否曰也畧是這些意思但這箇大不須恁地說了 呂燾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先生看必大之說曰近之然乾體健坤體順篤實輝光是乾之道故曰忠信進德脩辭立其誠皆健之義虛順涵養是坤之道曰敬曰義皆虛也故曰陽實陰虛 吳必大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

問先生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 伯羽錄

劉砥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已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畧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己自盡循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爲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葉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

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獨自謹獨細錄因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先生曰顏子是近前與它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退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 董銖錄

袁子節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 潘時舉錄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麽樣強健 葉賀孫錄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業如何是乾德敬以直內如何是坤德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健底意思是硬立腳做去敬以直內是順守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 徐寓錄

又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若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著那一邊又云乾道如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 呂燾錄

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己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不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爲終不成說

道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饒本之録

問顔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顔子曰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顔子然却不是蓋克己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去看顔子大小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顔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顔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先生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顔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事或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以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二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顔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適說克己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爲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省察譬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爲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同上

夫子告顔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惟不然只是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以易之乾一以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止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

銖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顔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身一如仲弓問仁之類修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功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先生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修省言辭

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謂
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先生曰固皆是修己
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
它分合各有着落方是子細 燾錄
周良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曰乾是見
群龍无首吉旣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
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
是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
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
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
子做只是依本畫葫蘆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
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 僩錄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事
一便似天剛健一便似地柔順 賀孫錄
進德修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
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修辭立其誠是說
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好玩味 淵錄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
見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 同上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
去修辭立其誠以終它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
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它崇德廣業知崇
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麄 同上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

去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
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故進德者皆
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說道可與幾未做
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着那幾
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
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着只這事
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
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 淵錄
乾是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坤則
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底是要見得天
理人欲後方做將去仲弓却只是據見在持守將去
僩錄
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坤是箇無頭底其
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爻皆變而之坤其
辭曰見群龍无首言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起故云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
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 林夔孫錄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 升卿錄
志乾氣坤 同上
佐問進德修業進德只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居業何
也先生曰未要去理會修字居字且須去理會如何
是德如何是業佐對云德者恐是本於內而言業者
見於外而言先生曰內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者
也業者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
也且如事親之誠必眞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

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 賀孫

林學蒙問脩業居業之別先生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時是脩常常如此是守又問乾六爻伊川解云上三爻是養德義下三爻是養己養曰雖是否曰上三爻是養人下三爻是養人以養己養己所以養人也 黃義剛錄

呂德明問進德脩業後云居業脩居所以不同先生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居之 燾 時舉錄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自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 葉賀孫錄

問蘇季明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脩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爲脩辭立誠爲居業明道與說易上脩辭不徒地脩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

脩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脩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脩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辨它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爲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痛 同上

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誠意思 同上

忱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脩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箇求到[illegible]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 同上

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

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知或若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答葉[illegible]

黃灝問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曰且如胡說脫空誠意如何立說話一句是一句的確方立得誠居業如人住屋子日日如此

明道先生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如此動活流轉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秪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 楊道夫錄

道夫問内積忠信是誠之於内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否曰内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自今觀之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某竊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 同上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脩辭立其誠其字當細玩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誠即指忠信也 呂燾錄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脩辭立其誠也否云近之 答程洵

内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 葉賀孫錄

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畧立箇期限如此曰這箇只是箇始終 呂燾錄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遏之義也 楷錄

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它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之謂意思也隨它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葉賀孫錄

劉礪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以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爲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所在所謂可與幾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

此則堅守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沈僩錄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 [illegible]錄

林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與至字其義相近如何先生曰這處人都作兩段說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故曰知至至之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故曰知終終之上兩箇知字却一般程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 徐寓錄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住而止之 盤木之錄

知至至之此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心不在時如何修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 同上

銖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若不似今人莫草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恒非離群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illegible]錄

又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脩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 董銖錄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沈僩錄

又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董銖錄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先生云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九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或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答云元亨是乾之用處利貞便是乾之意思如人在此說話便是發用處纔默而不言自有箇意思在那裏 呂燾錄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陳文蔚錄

利貞者性情也是對元亨而言動而發散在外靜時便收藏在內性情猶言體質 吳必大錄

又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illegible]在下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撮聚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有千子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剝卦碩果不食正是此義於此見得生生不窮之意天地大德曰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而已這箇道理直是自然無安排聖人亦只是見得此機緘而發明出來耳程傳解四德只就物上說最爲明白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下得遂字尤好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見於外者復是性體 同上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它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它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又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爲乾之性情先生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作用方見得它情狀真實 董銖錄

不言所利是說不似坤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 [illegible]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先生曰是也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 董銖錄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純粹精

先生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董銖錄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爲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 董銖錄

剛健中正爲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裏說與它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它說

林學蒙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也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

必中也 賀孫錄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 端蒙錄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陳文蔚錄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

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楊道夫錄

問大抵學便踐履如何曰不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既探討得是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且未可說仁以行之 呂燾錄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爲邪也等語釋之 李方子錄

又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爲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舊時家間常養鷄時舉時爲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是横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畧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潘時舉錄

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邪抑天地是形所以爲天地乃道邪先生曰伊川此句蓋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爲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 董銖錄

問志壹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壹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此是横渠恁地說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起獲麟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 黄義剛錄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胡泳錄[illegible]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釐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畬之類耳而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欽

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
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 先佩錄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
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
相似何也先生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
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
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董銖錄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
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
无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
同處曰然 陳文蔚錄
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
義齋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以用力之方
也 名堂室記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氣
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敬義既立則
內外兼備則其德盛而不孤也 答曾祖道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將敬字解直字將義
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卽不孤卽大字也敬而無義
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
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以之事君則忠於君
以之事親則悅於親以之交朋友則信於朋友自然

不習无不利也方外之方謂有義以處之[illegible]是[illegible]
移易不得如物之方截然不可動若圓物則可[illegible]
轉也 吳必大錄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illegible]錄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illegible]
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
便是能照底 廖德明錄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
外
先生問竊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
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一念之微以至事
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
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
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
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
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
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
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
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
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廖德明錄
鄭昭先問敬義之說答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裁
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
合內外之道答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
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
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界紛

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爲善實於不爲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 道夫錄

劉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曰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便可爲仁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徐寓錄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不曾對云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答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

問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否云此說是也 答程洵

問日用間今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根究原來處真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爲要

黃有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己做看蓋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葉賀孫錄

夜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是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 同上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同上

童伯羽問敬爲體和爲用曰自心而言則心爲體敬和爲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兩儀對太極而言則太極爲太極四象對兩儀則兩儀爲太極八卦對四象則四象又爲太極又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爲北自北而視之則北中自有南北也道理都如此又問異用同體不言同出於一理而曰同出於一心何耶曰理也說得而心較分明 楊道夫錄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

問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猶坤卦說敬義 徐寓錄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同上

問居敬則內直內直則外自方居敬而行簡亦須內直而外方與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苟安之人矣曰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得來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 曲[illegible]

至之問君子義以為質一段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內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先生云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 [illegible]

陳剛云向見吳秦說秦老語胡和仲云先丈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句是一句不是我只是敬以直內 [illegible]

因撿近思錄有云偕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顏謂道夫曰這是當時記得全與聞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者也不是了 楊道夫錄

游定夫編明道語錄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洪[illegible]定夫晚年亦學禪 甘節錄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某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敬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凡此[illegible]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illegible]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illegible]

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illegible]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illegible]此則不同耳今禾以根株而與其[illegible]以根[illegible]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illegible] 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雖務上達[illegible]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illegible]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為重若[illegible]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 答李宗思

德之所以不孤者乃在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方其主敬則其中無一毫私曲及其義之裁處則事事物物截然有定理而不易敬義既立則內外俱備所以不孤而有鄰也先生云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語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為不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須用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言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說攙雜沒理會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達原若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若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兼用 [illegible]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答林擇之

仁父問充實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是 甘節錄

仁父問程子所謂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所若充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鄉則一鄉得其所充之於天下則天下得其所如何不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窒礙 葉賀孫錄

寓因問忠恕程子以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推己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徐寓錄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狀天地閉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吝意恕如春不恕如冬 甘節錄

人傑問伊川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何是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謂之恕否曰非也恕字正是夾界半路上事或問盡物之謂恕伊川曰盡己之謂信推己之謂恕既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是說推己及物與耳至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即是仁

人傑又問侯仲良云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不知伊川之說如何曰據數家以天地變化草木蕃如草木暢茂是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恕字未甚適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 萬人傑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六

說卦傳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卻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它那箇活法卻須更看得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卻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他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只恁死殺着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因他物象揲蓍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道理旁門曲逕正理不只如此 曼淵錄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到那贊其命於神明道只是說道它為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人做卦 同上

贊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贊於神明於神明所贊也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神明此說卻是說見助於神明 同上

生蓍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陰陽剛柔四字陰陽指二老剛柔指二少 同上

幽贊於神明於字猶治於人之於言見助於神明 [illegible]錄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卻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聞以方圓而言參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 楊道夫錄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
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三之則爲九故天之數也陽
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止乎兩不能爲三二而兩
之爲六爲坤 金去僞錄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而爲三一箇地兩之而
爲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其三一其二爲八兩其二
一其三爲七二老爲陰陽二少爲剛柔又曰健順剛
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 舒高錄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自此起與大
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
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五行之則成十便是五十 賀孫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
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
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成何數
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
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物事倚在此
成九兩亦如之 同上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
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
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
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 僩
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
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箇卦時未
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
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 同上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蓍數上觀否先生云
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數處 林學蒙錄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分奇耦便是
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
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該所謂鶻圇吞棗
者是也何由知其味耶 杏林學蒙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
有爻矣先有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而言之則
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以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
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
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
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泰卦言之
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
之類 楊道夫錄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先
生云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先生云是易
言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
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
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學蒙錄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於命是分說
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
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
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
般字改移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字都不妨 僩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
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脩其在我者以

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答桐國材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隨事變合宜處物
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
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
說 答許升
盡心知性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
作易之事 答何鎬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
之源 蔓淵錄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
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 同上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
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得
盡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陳淳錄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來一也
[illegible]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云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
合將作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雖與
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着工夫窮得理
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 周謨記錄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
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李閎祖錄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
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
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為孝為臣知
所以為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

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天
拖脚却說得於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者至命是天
之所以與我者也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
至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
性者也 [illegible]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它所以要窮理忠信
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
教人窮理循理 蔓淵錄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
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
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後人就
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這意思皆是自
淺至際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
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
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
揮性命之理 同上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
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
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抵是這
道理不知如何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
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間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
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
性命之理間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
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

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卦言之則
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
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
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
便是人之仁二是人之義四是地之柔初是地之剛
楊道夫錄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地道
天道之立數曰此即通書所謂一氣五行之說蹉跎
陰陽剛柔仁義若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
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
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
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
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
仁屬陽義屬陰僩 晏淵錄
晏亞夫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如何比剛先生云人施恩惠時
心自是直行無疑懼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一有
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
而斷衰自是柔 蕭佐錄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爲
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爲
須着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
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
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
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
一如一闢一闔謂之變只是一陰了又一陽此便是

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 陳淳錄
因說仁義先生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
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
出入往來皆由這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
地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
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
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
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
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
人肚藏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
如易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以義爲剛非
也却是以仁爲剛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
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僩錄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
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
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
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
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
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同上
問大學或問中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

五行而言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以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正來爭辯他引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爲證殊不知論仁之定躰則自屬陽至於論君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何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 同上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廣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 [illegible]

說之

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 銖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如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 [illegible]

問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　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答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董銖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陽化爲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爲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舒高錄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各加一箇爲兩 [illegible]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柔剛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 道夫錄

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同上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爲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斁同言相爲用而不相厭也 沈僴錄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射猶犯也 萬人傑錄

水火不相射 亦一音 是不相厭之義 食一音 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一物隔着却相爲用此二義皆通 [illegible]

問水火不相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雷風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相類不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 楊道夫錄

問八卦相錯先生答云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轉皆如此相錯 呂燦錄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晏淵錄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不得只是云艮以止之 劉燾錄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曆不相應季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如復只是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生底次第也不應氣候楊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溫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說無大段分曉證左未甚安穩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因言五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恁地說得好 同上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思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問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邵康節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 僩 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答曰切恐着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 淵錄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

西北方無他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處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乎此去安用慰勞他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底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 揚道夫錄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所歸有箇勞倈安定他之意 上同

問勞乎坎據下文云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窃意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曰云云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 時舉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正 既成萬物也本義云云

其竊謂上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為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為之而作序卦耶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義耶水火不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

問易象先生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 林恪錄

揚至問艮何以為手先生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先生曰也只是大槩是如此陳安卿說麻衣以艮為鼻先生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他亦各有取象安卿又言麻衣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非是為股先生蹙眉曰亂道如此之甚最亂道是麻衣 易黃義剛錄

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 若鄭可學

程德夫說徐彥章說先生易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坤為牛遍求於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願之龜又虎視更說不得因曰易象也須是有此理但恁底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他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以離為雉又著了討許多來湊又謂狠謂占只是火珠林一法曰只自火珠林始因舉洪範稽疑舜亦 占又左傳 其來已久矣 黃顯子錄

震一索而得男 云云 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 一二三者以其畫之

次序言也 同上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乃是震者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又曰一説是就乾體上説是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説乃是揲蓍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卦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卦 林學蒙録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少陰陽爲六子之策則乾坤爲無少陰陽乎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爲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 曼淵録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爲寒爲氷 同上

爲乾稍卦其究爲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爲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盖言巽反爲震震爲決躁故爲躁卦亦不繫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來也無意思 同上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 同上

序卦傳

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爲夫婦之道説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説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爲始終 曼淵録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巽震倒轉則爲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 同上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説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説得極精處 同上

問序卦或以爲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説也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易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做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揚録

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曰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荅云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説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爲夬夬之爲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先生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否曰然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

進一步也 楊道夫錄

雜卦傳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末稍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睽不得又也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臨上則爲觀是平聲自上而爲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无色也義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爲漸

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一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盖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適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爲精密非已說之所及矣 呂燾大中

問謙輕而豫怠也謙何以爲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悅豫之極便放倒了如上爻冥豫是也 金夫偶錄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荅其人云三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盖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正訛

乾卦有兩箇其唯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有自改得忒地亂道如中庸小人之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 楊賀孫錄

比吉也也字羡當云比吉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 輔廣錄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盖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爲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爲否塞非人道語脉又不同決是衍字其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盖下後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易誤

問益卦彖辭木道乃行程傳以爲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繫之先生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繫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未濟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或云當作拯字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揩當此以爲當從釋文 周謨錄

加我數年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盖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非是据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

於學者（答江默）
其人天且劓天當作而（答趙子欽）
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禀大本校讎不爲不
精尚有闕誤（答呂伯恭）
婺本易傳聖字亦誤用王氏字說聖字從壬不當從王
東萊聰明看義理却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
和而且治處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
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
所以看麄着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語類諸葛誠之）
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
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
小及行字疏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
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
恐爲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
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以上劉）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
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
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
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
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
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
耳其它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
聽塗說綴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
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
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
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

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
之間也夫麻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
其爲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
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
厚淳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
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僞作不過四五十年間
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
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者而與
之辨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
其謬妄之實而掊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日
書（書麻衣心易後）
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
師愈者來謁老且聾使其壻自旁而前坐語未久即
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不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
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
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
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
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
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
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衆纂者不察而誤用
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
所雜著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
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
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
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
而一書四人之文（[illegible]）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

信所疑之不安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
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冗
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為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
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
為吏然不為它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
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
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
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
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
知竟以予言為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閱
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
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
者非苟然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
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秖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
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
書以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辨之矣然戴生朴陋予
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
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
二與四抱九而上蹈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
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
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
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二人皆
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
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
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
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illegible]

之匿名書者 偶讀漫記
袁機仲閣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親
經請業茲辱誨諭發書者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嘗
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
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
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
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
初亦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為宗而
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秘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它書
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
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
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贋作之實者然亦無
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為此人所造不
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
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
戴註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
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
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說亦嘗見
之其人見為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
人也自別有易說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
伯達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他所
欲請教者非一為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便人日久
且草具此拜禀早晚別尋便拜答 荅李壽翁
邵浩曰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大
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
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一戴主簿作某

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某一日訪之見它案上有一冊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某有見抄録其借歸看内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看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内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它只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爲此說若時復一兩箇下來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始得遂大笑又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它家借得渠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將遂卦來牽合取象畫成圖子又好笑需卦畫作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子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其遂寫與伯恭轉聞壽翁（姓李名椿）謂若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來託其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

先生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浩録）

又曰麻衣易說乃南康戴主簿作嘗親見其人稱此書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往訪其家見案上雜録一冊乃戴手筆其言皆與易說大畧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眞戴作無疑

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爲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遂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亦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向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眞麻衣道者書也曰南軒看文字甚疎（楊道夫録）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變爲六十四却是按古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僞爲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爲之跋某嘗作書辯之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七

作易

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揚与立語略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 同上

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 同上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 同上

易難看無箇言語可形容得盡爻辭是說箇影象在那裏無所不包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沈僩錄

絜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著事只懸空說一樣道理不比似他書各著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

絜靜精微是不犯手 閎祖云絜靜精微是各自開去不相沾黏 黃顯子錄

絜靜精微是不滯著一箇物事

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 揚与立錄

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爻則見本旨矣 黃顯子錄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甚散漫如大象蓋是汎觀天下萬物取得來闡他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

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著心胷方看得譬如天地生物極細巧者又有突兀麤拙者近趙子欽得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之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 黃顯子錄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人占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辭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

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如此方可李易 當時举錄

先生曰看易須是看他未畫卦爻以前是怎生模樣却就這裏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畫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箇至虛至靜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曰絜靜精微易教也蓋易之為書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真箇有這政事謀謨方做出書來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却都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爻畫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既有爻畫方見得這爻是如何這爻又是如何然

而皆是說這至盡至靜中做出許多象數道理出來
此其所以靈若是似而今說得來恁地拖泥合水便
都没理會處了 呂燾錄
林少穎解放勳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
說爲優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
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
與其爲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才見人說
看易便知他錯了未曾識那爲學之序易自別是一
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
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
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耳蓋易本爲卜筮作故
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illegible]
以動者尚其變[illegible]
以制器者尚其象[illegible]以卜筮者尚其占文
王周公之辭皆是爲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
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
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
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分
如何得知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卦時亦無意思他
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耳故用
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然有不可曉者然亦無
用盡曉盡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
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
耳[illegible]
[illegible]某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
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

卜易

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
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
佼然却不到差了蓋爲本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耳
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
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
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
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
賤霸内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輔廣錄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
之間者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
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爲然蓋所謂
數者祗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
物皆然而圖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
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
但畫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
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
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
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
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
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
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
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
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
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
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
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

作易

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事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是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爲君以祀之者爲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但是先爲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是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衮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說說是包含說假託說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爲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

問卦下之辭爲彖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

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董銖錄

又云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也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畫八箇卦[illegible]某卦有某象而已大要不出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時亦未嘗說破只是敎人知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彼者凶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是非伏羲之意也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時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因卜筮而言也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敎人曉得所以吉凶卦爻好則吉不好則凶卦爻大好而自家之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德不足亦凶爻雖凶而德足以勝之亦吉反復就卜筮上發誨人底道理如需于泥致寇至此爻自不好象却曰敬愼不敗也蓋爻雖不好占者知愼畏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就需之時思慮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

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猶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外此更有甚差異事

問伏羲畫卦以爲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答云此說近之然亦未盡林學蒙

問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耦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爲始終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其事居其時用其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答云此說近之然既知此而又不免爲前段之支蔓穿鑿何耶同上

問易有取兩卦象以爲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答云亦不必如此籠罩同上

劉礪問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剛柔陰陽吉凶消長之理而已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是畫八箇卦如此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却具此道理想得古人敎人也不甚說只說箇方法如此敎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伏羲八卦那

箇有甚麼言說

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鄭公藝圃折衷辨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無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陳淳錄

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要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聖人罕曾說及徐寓錄

胡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陳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為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知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說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得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黃義剛錄

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恁地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聖賢之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而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和那一又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如今只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誠而歸宿意思同上

石洪慶問易數先生云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之草木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僩時舉錄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余大雅錄

初三日夜問李易曰恁底說也得然聖人自說易之無窮不成只是聖人用了他人無用處今曰易道以何為易只是吉凶消長天理人事是也黃顯子錄

又問七十從心李易無大過曰聖人自言易之難盡若如此看卻是低小了聖人同上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方說出此義曰易雖說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廖德明錄

讀易

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楊與立語略

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行有得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記趙[illegible]跋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爻辭如籤辭甘節錄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先生曰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時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董銖錄

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楊與立語略

問易如何讀答云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其他書亦然金去偽錄

竹凡橫陳𢾭章編半掩時參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項易齋詩

因看趙子欽易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本來格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為初間是如何後來又如何若如此屈曲之說卻是聖人做一箇謎與後人猜搏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簡易條暢通達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書不待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葉賀孫錄

又曰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實孝悌便是孝悌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卻是享字只看王亨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難看蓋如此同上

黃顯子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揍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同上

寓問五十以學易章集註先生舉史記作假我數年云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欲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謂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為十翼不是方讀易也[illegible]寓

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焉聖仁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文勢不然此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指只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因吳宜之記不起云然李閎祖錄

舊與朋友說話毋泥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若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皆不曾着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能解

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巳上方有着力處也 答張洽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答呂

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即就一事竟究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箇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是親切 葉賀孫錄

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猶自可 徐㝢錄

先生問此去做甚工夫對曰正欲請教先易後詩可否先生曰既嘗看詩不若先詩後易 吳必大錄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對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 [illegible] 故就其間推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論語尚爾未通宜遽及此耶 答[illegible]李

易難看與學者不若且看大學中庸語孟詩書較好商量 楊與立語營

問看易答云未好看易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等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 徐㝢錄

其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

會他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陳淳錄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 同上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 廖德明錄

學者欲看易曰聖人不曾教學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爲教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爲十翼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當初只是卜筮之書耳

蘇宜久辭歸問歸去意欲觀易如何曰而今若教公讀易只看古注及近世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以欲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爲教如此看來則易便是箇難理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聖人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只是此數者 沈僩錄

先生因蘇丈問要看易謂之曰易雖看而今道要教公依先儒解看則非某之本心道要教公依某底看則又也不敢說如某說底也只說得三四分有七八分理會不得所以說易難看聖人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今既看詩了且看書或看禮禮頭緒多亦難看某思得一說欲看禮且看溫公書儀蓋他是推古禮爲之其中雖有得失然於今日便可得用如冠昏喪祭之類皆可行若能先看此則古禮少間亦自易理會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此之謂也 呂燾錄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嘆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己意略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度有以警誨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尤爲隱奥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答趙書佐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九

濂洛諸說

濂洛諸說

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告 刊四經

成告先聖文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免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 答陳

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且覆畫之法不知何所考據近歲林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渠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所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答吳仁甫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考訂頗詳然據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嘗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illegible]書然不知別有何證據也 同上

問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為伏羲黃帝書一以為夏商之書未知孰是答云無所考當闕之 答林學蒙

問論上下二經為文王所分果可信否答云亦不及論 同上

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顥張載呂大臨楊時 學校貢舉私議

濂溪說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緣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也 [illegible]高録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 黃義剛錄

問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蘊如衣敝縕袍之縕又問伏羲如畫而其蘊亦已發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今易中許多事到得文王孔子推出來而其理却不出乎始畫之[illegible]錄後聖有作更作幾本易亦不能外此邵氏經世書推其數至於不可窮亦只起於此一畫也 劉砥錄

問道書載明道語便自然說落明伏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鯑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經許多事皆見門人有疑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洛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 廖德明錄

明道言其體則謂之易 此是 其理則謂之道 此是 其用則謂之神 此是 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一句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便是心字了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便是心道便是性易便是易也如奕碁相似寒了番是着

了寒日往而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一陽只管恁地相易 葉賀孫錄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以人言之其體謂之心其理謂之性其用謂之情體非體用之謂 同上

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易道神便如心性情 黃顯子錄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此理則謂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道上說人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云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先生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萬人傑錄

黃顯子有書先生示人傑人傑云其說名義處或中或否蓋彼未有實功說得不濟事先生曰也須要理會若實下工夫亦須先理會名義都要着落彼謂易者心之妙用太極者性之本體其說有病如明道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方說得的當然伊川所謂體字與實字相似、是說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體却是着形氣說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耳先生曰若作形氣說然却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為全備却統得下面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兩句 萬人傑錄

正淳又問其體謂之易只是陰陽往來屈伸之義是否曰說義即不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 吳必大錄

銖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先生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 [illegible]

（逝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注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illegible]）

易之為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偏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

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欉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頃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說易傳極有難說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寫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疏毋密始有餘地也 [illegible]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吳必大錄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着不識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礲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礲工夫 吳必大錄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着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其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个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生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祗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祗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祗以爲四德更不敢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 楊道夫錄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
不協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端蒙錄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楊與立錄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
乃名言則上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同上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
用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僭越浩近看易主以
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荊公東坡漢上之解
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己意可以如此否先生曰呂
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熹謂若如此
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
處先生曰只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
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說如何浩曰各有長處先生
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
釋文義必有長處邵浩錄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也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
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爲論語其言反復證明
相爲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何
哉如是作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
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爲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間焉伊川曰
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
錄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
先生自以爲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眞若無
所不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迺廢中庸吾恐先生之
心不如是之隘也並辨尹和靖手筆
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
之於此足矣不必旁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
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
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
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
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猶冰炭於一
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答程洵
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
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而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
已論語亦門人所記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
看論語可乎吳必大錄
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先
生云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
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
輩亦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
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語孟矣廖
謙錄
程氏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
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
豫先說下箇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
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
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
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僩錄
易傳平淡然窮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讀書須先有

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 答劉大時

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旨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 答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同上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illegible]復

因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偶讀謾記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先生云也是則是不可裝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終始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作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豈可裝定做人說

或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再三請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嘆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㮣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如易傳一書散滿天下今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 楊道夫錄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著局定學者只得守定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有聰明 吳必大錄

先生問必大又二友俱嘗看易傳看得他如何是好何處是緊要看得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必大等各對訖先生曰如此只是葫蘆提看元不曾實得其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盖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處及處事變患難處今皆未嘗當着可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未有底事預包載在此學者須讀詩書他經自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前件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其要閒讀易傳人往往皆無所得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日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摠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摠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纔提起便摠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此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蓋自孔子作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說又自與經文不相着讀著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

孔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況易中所言事
物已是譬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
别發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之本意了則看程傳
便不至如門扇無臼轉動不得亦是一个大底實次
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傳所以好者其言
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書有抑揚讀者易
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其
說有過處啓發得人看者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
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者未易看也 吳必大錄

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
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
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
之乃為有益耳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伊川先生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語今觀
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余大雅錄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同上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
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 李閎祖錄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篇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
傳為是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
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明誠晁景
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矣 [illegible] 又得景迂語解
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 [illegible]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序
沿流作泝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
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illegible]

問易[illegible]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一
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
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
古今乃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
變動之無窮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
也而不知其道之為也道之為實造化之樞機生物
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隨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
有所不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太極其此之謂歟一說
當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往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
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
太極故又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
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焉有冬裘飢食渴飲豈
有一毫人為加乎其間哉隨時而已時至自從而不
可須臾離也以是知隨時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
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
未識夫所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而裘毫釐之差其
應皆忒則將以何為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
變而已不自道若其易之體數未嘗截然離析者其
斯之謂道數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
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 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
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即從
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而
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聖賢之
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能變易以從道
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耳 [illegible]
許耶未知是否 答云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

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答曰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illegible]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曉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寓錄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李方子錄

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同上

易傳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个理一个象一个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就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个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个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此子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葉賀孫錄

劉問孟子所言有命焉有性焉看得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爲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揀難底問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凡將聖賢言語次第看看得分曉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緊爲人處徐寓錄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着且是分別个善惡中是恰好處林夔孫錄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个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楊道夫錄

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梏地觸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葉賀孫錄

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爲本沿而下之則奢爲末當以易傳之言爲正龜山發明得亦佳呂祖儉

伊川易雖有重疊處葉賀孫錄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若一爻只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

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先生云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卻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作成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余大雅錄

熹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得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卻只摸得些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卻全不識 此因論易傳多失於精蘊而詳○葉賀孫錄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傅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眞僞熹時爲公言揚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卻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傳言不足爲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眞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 書伊川先生帖後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惑伊川先生教人看易須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只看此尤妙

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所以學者不難撥摸故教人如此 僩錄

伊川先生與謝湜持正書曰若欲治易請先尋繹令熟

且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再三云此是讀書要法 李閎祖錄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處論之則以爲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卻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之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蔡敬夫

問胡安定易曰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 黃顯子錄

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眞看易之法然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卻是此言觀伊川者 萬人傑錄

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卻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扣其說否蓋尹公本是告君之言今跋但以誨人爲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伊川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爲扣之爲幸 答呂伯恭

橫渠云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極好 黃義剛錄

勇撤皐比說講易事 李閎祖錄

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猶亦嘗見其書然未曉

其所以爲說者髙明旣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因來幷乞數語剖擊其繆又大幸也 谷林莘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髙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爲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旣明則易之爲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覩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爲道之真也不審髙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字而實不予則熹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幷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矣况其髙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今必亦猶今之議昔者是以竊爲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 同上

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沈僴錄

裏看康節易看別人易不得他說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 揚與立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 楊與立錄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位推去 舒高錄○此段重出與卜筮門一段相似姑置于此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畧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乎其歸若謂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个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先生曰然 輔廣錄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纔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未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抹摋徵寃他只是動時便筭得這便

筭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也筭得須
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下他便就這裏筭出
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
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
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
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是須有
些機權術數也 此僩錄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
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
孟子之體用也 賀孫錄
黃蘇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
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

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又說經綸
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
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 楊道夫錄
舊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寫
或未見當轉寄也 答曹建
來諭及龜山易傳當時已欲乾坤只有草藁數段不
甚完備繫辭二四段不絶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並
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
答程洵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
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
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
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 書楊龜山帖

示喻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
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
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功
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其蓋嘗以
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理人只是
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
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
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以
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
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橅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
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喻幸也
來喻所謂處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
夫雖不以其說為然然亦誤以為真希夷之師說也

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以是而其所以為說者則皆瑣
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
未免此病也 答鄭仲禮
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
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
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
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
草抄出踈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户
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趙崇憲
問易本義曰易變易也交易也如何先生曰變易如陰
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此
正是占筮之法交易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卦
圖上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八卦相交錯是也又云變易便是晝夜往來相爲屈伸者

先生云看易先看其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其說却也易看蓋未爲他說所汨故也 呂燾錄

熹之易簡略者易之文義伊川諸儒皆已說了只就語脉中略引過這意思 楊與立錄

所喻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着言語便說殺了先儒註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厓此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覺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根矣 答吳宜之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爲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摹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直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爲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劉君房

問本義云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爲乞於人而言否 答云變化者陰陽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

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其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爲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 答孫自脩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深察言之適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圖皆非康節本指其它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尤爲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功夫却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嚮來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書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生競辯區區但恐芒見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功夫故專附此奉報爾 答方賓王

易書刋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略向亦以一本浼叔綱計必見之 答胡大時

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筭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 葉賀孫錄

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説甚善但恐於孟氏
言處未免多看道理説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竟
然向於啓蒙後截所述四言數章説得似已分明卒
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
教也 荅呂執中

易贊有聾其臨聾敬也

前書所報刊行易説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説象
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惜嫌耳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爲井字九區中石甃爲高
壇中之後區爲茅庵庵三牎櫺左爲泰卦右爲否卦
後爲復卦前爲剥卦庵前接爲小堂前區爲小茅
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
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
下有九丘八陣之法 陳淳録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説卷之十九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説卷之二十

注疏歐蘇近世及參同契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疏亦得書與易疏不好

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説一片 吳必大録

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後世諸儒
遂不敢與移動 楊與立録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 同上

時舉問易中互體之説共父以爲雜物撰德辨是與非
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説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
者皆以此爲説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大過之
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
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兑
兑伏艮之類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也 潘時舉録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
伏兩卦林黄中便倒轉推成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
互體

易象正乱道 吳必大録

歐陽公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繫
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捨
其非可也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信之則
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

易是荆公舊作却自好三經義 是後來作底却不
好 董銖録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麄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illegible]僩錄

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有精處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賀孫錄

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潁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杏 朱窖之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說甚麼以此進讀教人主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又大曰胡致堂文字決烈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便說成一片如善畫者只一點墨便斡淡得開如尹和靖則更說不出范氏講議於淺處亦說得出只不會深不會密又傷要說義理多如解孟子首章總括古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分曉想當時在講筵進讀人主未必曾理會得大抵范氏不會辯如孟子便長於辯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辯但於緊要處反覆論難自是照顧得緊范氏之說擬鋪不半處多極有疎漏者吳必大錄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僩與蔡季通在某處林與夜共推。萬人傑錄

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頗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甚遠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為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答何叔京

問郭沖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厚重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黃義剛錄

郭沖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聞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那邵圖拈撥得愈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說性豈有兩箇善又安有內外大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矣問郭以兼山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周謨錄

問精蘊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籍溪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籍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道猶易之有太極耶此意如何先生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其答之先教他將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雜卦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李[illegible]錄

侍郎李公說心於易以沒其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闢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知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跋李壽翁遺墨

易說用意甚精然亂見卻有未安處似是為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答林擇之

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卻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概然後方可漸次探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答趙彥肅

先生因說趙子欽解易說曰以某看來都不是如此若有此意思聖人當初解彖象繫辭文言之類又須自說了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牽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聖人作易之本意須知道聖人作易還要做甚用若知此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之意矣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卻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卻不曾將手去探看自冷而濕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因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耶李閎祖錄

浩問趙書記曾將渠所說易來呈先生了如何先生云渠自是一般說話其理曾不得只管以一樣說話牽轉將去愈轉愈遠說一箇元亨利貞更無窮極邵浩錄

所寄易說卻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己意於其下并此卦內辛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說已詳然無恩尚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答方誼

或言某人近注易先生云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得一片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春秋亦然輔廣錄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為知易則吾不知其說也偶讀謾記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編徒深感悵答何鎬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

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
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必隨
何爻答曰它執拗不回豈肯服也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
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惟審時量力
從吾所好爲在己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
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胸中已有成算固非晚
學所得而輕議也 答程迥

子靜嘗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
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中言
曰正已也乖 陽道夫錄

揚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
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揚敬仲文字可毀 揚

附錄

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
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
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
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
其所取於易以爲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
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
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
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
焉已非出於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
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
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
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撤漸退減暴

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
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
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
意爲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
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爻數一法似亦齊整
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爲粗有理也
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
行本爻之策[illegible]
[illegible]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
神其寂[illegible]十二卦周即爲一月之功
十二月周即爲一歲之運反覆循環無有餘欠其數
如左方

震	一至五	復	一至二半	[illegible]	陽生
		臨	二半至五	[illegible]	
兌	六至十	泰	六至八半	[illegible]	
		壯	八半至十	[illegible]	
乾	十一至十五	夬	十一至十二半	[illegible]	
		乾	十二半至十五	六陽二百一十六 [illegible]	
巽	十六至二十	遘	十六至十七半	[illegible]	陰生
		遯	十七半至二十	[illegible]	
艮	二十一至二十五	否	二十一至二十二半	[illegible]	
		觀	二十二半至二十五	[illegible]	
坤	二十六至三十	剝	二十六至二十七半	[illegible]	
		坤	二十七半至三十	六陰一百四十四 [illegible]	

此說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偶
閱舊稿爲之泫然戊午臘月二十六日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雖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它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illegible])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刋得然裏面也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先生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爲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徧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説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義剛[illegible])

參同契説日月都是納甲法以晦朔之間爲坤(純陰[illegible])日爲乾(純陽)初三至初五爲震(一陽生)初六至初八爲兌(二陽生)初九至十五爲乾(純陽)十六以後漸漸爲巽十九至二十三爲艮二十六已後至初二爲坤其法則月常在此不動(斷斷[illegible]指)日則常運行日行至震(在[illegible])([illegible])則月生光一分至兌則月生光二分至乾則日在丹田故月全體皆光此望日也至十六已後則從漸上([illegible])至巽月光漸虧至坤([illegible])則日月相沓遂全無光按它之法則欲月常在上日常在丹田陰升而陽降也其修養工夫次第火候進退抽添加減皆視此爲準

或說道家修養工夫只用復姤屯蒙四卦曰只用復姤二卦復屬子姤屬午只是用子午法道家愛噁人本

是易底物事却將一最難底物事來說交作没討頭處此只是火候之法除乾坤坎離四卦却用六十卦自屯蒙而下朔屯暮蒙做將去某初讀時更理會不得後來思之元來只是用納甲法納甲法今作卦者皆用之用此法於火候中却關得箇子午卯酉即乾坤離坎四卦它藏了子午卯酉不説破却只説六十卦其實顛來倒去只是箇子午卯酉却用屯蒙瞞人交人難曉此法是逐日火候日具四時以天運之四時是緊要時節以一身言之四時亦是人身二氣緊要時節候天地之氣將至則運自家之氣以迎之年月日時不出子午卯酉之四時以一年言之四時爲四時之分至以一月言之便是弦望晦朔以一日言之便是子午卯酉且如一月之内用納甲晦日坤納乙三日震納庚八日兌納丁十五日從乾起納甲十六日以後屬巽納辛二十三日屬艮納丙三十日屬坤納乙　乾南坤北　震巽　不用坎離蓋坎離便是本體坎月中離日也日月爲易易便是陰陽它做得極妙極精緻坎離便是它藥所以不用坎離乾坤是那上下兩段是其巢臼而坎離往來上下於其間故參同契云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升降於中二用者用九用六六虛者六爻之位即往來上下之位也某曉得它道理是如此只不曉如何做起季通說曉得也不曾得做它工夫緊要處在晦朔之間故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渾沌洪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都從此做起或曰亦如吾儒一陽所動

要工夫爾曰便是這箇那箇與這箇只一般邵先生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分參同契首亦說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餘卦位鋪排都只一般又曰看來只才御前日說不說話底便是法人之說話損多少氣或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耳曰然它氣不泄只在裏面今人之氣盡是運出外去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融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爲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爲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爲好及得觀之不然乃檃括參同之語而爲之也沈僴錄

問乾坤坎離中孚小過大過頤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只是番轉底巽震便只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爲五十六卦中孚便是箇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大過頤是箇大畫底離[illegible]錄

京房便有納甲之法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乙　下弦艮受　三十坤　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以息視之至三十晦日光盡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巽復卦便是震在坤下臨是兌在坤下泰是乾在坤下大壯是震在乾上夬是兌在乾上乾是乾在乾上姤是乾在兌上

參同舊本係何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卻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爲採掇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其踈脫試考之可見也答曾[illegible]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二十

卜筮

先生曰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環珓相似耳但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卻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爲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 潘時舉

周易只掌於太筮之官只是理會卜筮

易只是尚占之書 輔廣語畧

陳文蔚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爲卜筮爾先生曰然其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

易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爲文言雜卦彖象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答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筮時畫作甚

今人說易先掊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illegible]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有奧義可推或曰卜者求卦即其法也曰卦爻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黄顯子錄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卻要就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 葉賀孫錄

先生曰易只是簡卜筮書孔子卻就這上依傍說些道理教人雖以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 沈僴錄

伏羲畫卦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爲占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理讀者須默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只如此統說便了則夫子何用絶韋編而戚漆簡耶 [illegible]

曩解易只作占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其之說雖粗卻入得精粗底義理皆在其中若曉得其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若未曉得聖人作易本意先要說道理縱說得好亦與情理與易元不相干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

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亦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亨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見大人只是卜見大人則吉推之於事或有如此義者耳但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呂伯恭

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爲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答張敬夫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先生曰如易某便說道聖人只是爲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而今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辨某煞費氣力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有文言與繫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他說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箇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官却不以大司樂教成均之屬重緣這箇只是理會卜筮說箇陰陽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他剔開這一機然才有箇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他也自遏不住然當初也只是理會罔罟等也不曾有許多嶢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様無所不曉得伏羲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剔開這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他也自不奈何也自

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
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
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
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
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那卜筮上來做麼
若有人來與某辯某是不答 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
易只是為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
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先生
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
但是因它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它當
初做時却只是為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
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
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棊課模樣有一朋友言
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
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
天下之象陳安卿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
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
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
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
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
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八恁地
推將去做成這物事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
故地喜歡自前不曾見一箇物事子恁地齊整因言
夜來有一說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
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
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如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
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辭皆是因
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
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 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
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
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
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
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
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
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
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
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
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把做那般用若
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今
人說道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
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
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
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
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把作
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
問如何恁地先生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
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
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

也太多先生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它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胡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蓍否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不恁地兢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他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瀍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瀍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見得也是人謀先定後方以卜來決之（僩）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先生曰揲蓍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土之象黃義剛錄

初九夜侍坐復舉易說云天下之理只是一陰一陽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始畫為一奇一耦自一奇一耦錯綜為八為六十四為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具盡於此蓋該備於一陰一陽而無所遺也所謂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命之以辭而吉凶悔吝利不利皆自此而來遂舉乾坤一 一卦爻云大槩陽爻多吉而陰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六經中因此事則說此理惟易則未有此事而先有此理聖人預言之以告人蓋天下萬事不離於陰陽而陰陽之理該備天下萬物之變態聖人仰觀俯察於陰陽之理而有以見之遂為之說以曉諭天下來世然事雖未形而實然之理已昭著世間事不出是許多吾雖先見而預為之說而未至未然之理固難以家至而戶曉故假設為卦爻之象寓於卜筮之法聖人又於其卦爻之下而繫之以辭所以示人以吉凶悔吝之理吉凶悔吝之理即陰陽之道而又示人以利正之教如占得乾此卦固是吉辭曰元亨元亨大亨也卦固是大亨然下即云利正是雖大亨正即利而不正即不利也使天下因是事而占因占而得其吉而至理之權與聖人之至教寓於其間矣如得乾之卦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之卦而初爻變是告人以履霜之漸也大槩正為吉而不正為不吉正為利而不正為不利其要在使人守正而已又云易無思也他該盡許多道理何嘗有思有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才感便通因舉論占處黃顯子錄

問坤六二不習無不利或以為此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

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某說易所以與先儒不
同正在於此某之說只有一箇壁直意思都不需惹
學者須先曉得某之正意然後方可推說其他道理
如過劒門相似須是蓦直溜過劒門透得劒門了却
以之推說易之道理橫說堅說都不妨若纔挨近兩
邊觸動那邊便是撰不過便非易之本意矣據某解
一部易只是作卜筮書今人說得來太精更入麄不
得如某之說雖麄然却入得精精義自在其中若曉
得某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
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如人射箭須先射
中紅心了然後以射他物無有不中今未曉得聖人
作易之意便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情理與
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象
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
卜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箇卦象以明吉凶而
已更無他說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伏羲自是伏羲
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看伏
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
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
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
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
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
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不是伏羲
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
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
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

文王之易矣又曰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闊急要說出來孔子之心又不如文王寬大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易之意只認各人自說一副當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說他一般成以只了易而又是高故苦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因單某所以不既後而獨專易之辭以作而爲之說
然孔子雖盡是說道理猶因卜筮而言就
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
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卦爻大好而己德相當則
吉卦爻雖吉而己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
雖凶而己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如云需于泥致
寇至此爻本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至於
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思患預防而
不至於敗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或問聖
人作易只是明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而已曰雖
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是畫八箇卦如此也何嘗明
說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然其中則具此道理想
得古人教人亦不甚說只是說箇方法如此教人依
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
有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亦只是說箇
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
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
是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又曰某此
說據某所見且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爲如何因笑曰
東坡注易畢謂人曰自有易以來無此書也沈僩錄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爲精密是易之括
例要之易書是爲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

之則專爲卜筮也曾可幾日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
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攷之恐亦自有這法如
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
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不用比之辭却自別推一法
恐亦不廢這理也〔楊道夫錄〕

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
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
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
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祗是爲卜筮設故
祗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祗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
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
爲言故後人祗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
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
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
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
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得許多道理便以爲
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
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皆
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
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
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
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
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
一樣道理〔厲上〕

聖人作易本爲占筮然其辭固包義理在其中孔子恐
人只於卜筮上求一向泥著方只以義理解之如乾

卦元亨利貞文王之辭在占法只是一事云占得此
純陽之卦若大亨以正也大亨言其吉然所利者必
須是正此爲之戒辭也文言方解作四德然觀大傳
之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吉凶與民同患通變於陰
陽以生蓍等語則知易本爲卜筮而作古人淳朴不
似後世機智事事理會得於事既不能無疑則須來
占方知吉凶聖人就上爲之戒便是開物成務之道
若不以卜筮言之則開物成務何所指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極數知來之謂占此即是易之用使人占
決於易便是聖人家至戶到以教之也〔吳必大錄〕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
識超絶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
先生曰古人作易只是爲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
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爲
如此安排下也〔廖德明錄〕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
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
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
故不能不致遺恨云〔沈僩錄〕

晩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浣愁疾易說簡易皆深不
惟部意多所未及變數之深而近世諸儒說處
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面詩
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
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向
并棄闊略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
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一今

謾記錄呈李爲詳之(合虞大卜)

先生論易云易本是卜筮之書古人卜得爻便要人玩此一爻之義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曾說道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僩學蒙錄)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爲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爲理而不以爲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爲吉陰爲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爲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爲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爲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南軒爭而艾軒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甘節錄)

余大猷問易本義何專以卜筮爲主答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余大雅錄)

八卦之畫本爲占筮方伏羲畫卦時只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爲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先生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爲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爲占筮作須要說做爲義理作若果爲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大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爲教也(輔廣錄)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沈僩錄)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爲他所惑故能遠先生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是不能遠也

或問鬼神答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魏丙問元亨利貞之說先生曰易繫云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爻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為之辭於其間又却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為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資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 僩 道夫錄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嶢崎蠢然而已事事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已自吉了更不用去卜也周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澗水東瀍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之

先生曰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吉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習而無不利占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 董銖錄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illegible]

因學者問大學敬脩處而曰某常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敬脩處皆在所不答 沈僩錄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易之書大率如此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就大學做工夫然後循次讀論孟中庸既熟切己有益也 龔蓋卿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二　十一

揲法卜法

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陸九韶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頗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易學啓蒙序

問啓蒙述旨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敢乞批示答曰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有辭矣 答僭胥本

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 答鄭可學

敬之問啓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麼事來撰所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無謂理之躰該萬物又初無形迹之可見故無下面云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將即鹿而無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人人皆可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用處聖人作易蓋謂當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示以此理教他恁

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大傳所謂通天下之志是也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卻未嘗有一句說道不善亦會吉仁義忠信之事占得其象則吉卻不曾說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底事占得亦會吉如南蒯得黃裳之卦自為大吉而不知黃中居下之義方始會元吉反之則凶大傳說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譬道是二五是中卻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揚雄太元皆排定了第幾爻便吉第幾爻便凶此便是死法故某嘗說學者未可看易雖則是善則吉惡則凶然其規摹甚散其辭又渾學者驟去理會他文義已自難曉又且不曾盡經歷許多事意都去揍他意不著所以孔子晚年方學易到得平常教人亦只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卻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該盡天下之理一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要拘執著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揍他底不著所以未得他受用 賀孫錄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脩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右・初・黃 今於圖中如此添牘當已明白矣 答王遇

大凡人不曾著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讀易不曾理會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 揚道夫錄

問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本義引龜策傳蓍生滿百莖為證某竊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對立卦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蓍者猶言立蓍而用之耳未知是否曰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謙以立蓍而用之為生蓍亦不成文理

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以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大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扐者歸其餘扐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不知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龜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謂之策他只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扐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扐為扐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扐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如某已前排具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扐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果賀孫錄

蓍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也 答句錄

蓍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個見成圖算後自失其傳所存者只有這幾句大衍之數五十下共用四十有

九分而爲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只有這幾句
如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已自是添入許
多字去說他了又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
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賀孫錄

黄有開問易曰坤卦大抵對乾之半據某看來易本是
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卜
得乾卦云元亨利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若不正
便會凶如卜得爻辭如潛龍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
如卜得見龍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說見大人
一箇是五在上之人一箇是二在下之人看是甚麽
人卜得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
利見大人處羣臣自有羣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
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又那曾有某爻與相應
那自是說這道理如此又何曾有甚麽人對甚麽人
說有甚張三李四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
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黄
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始會大吉不然則大凶此
書初來只是如此到後來聖人添許多說話也只是
怕人理會不得故就上更說許多數分明大抵只是
因是以明教若能恁地看都是教戒恁地看來見得
聖人之心洞然如日星更無些子屈曲遮蔽故曰聖
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
曰看他本來裏面都無這許多事後來人說不得便
去白撰箇話若做卜筮看這說話極是分明某如今
看來直是分明若聖人有甚麽說話要與人說便分
明說了若不要與人說便不說不應恁地千般百樣

揲法卜法

藏頭伉腦無形無影教後人自去多方推測聖人一
箇光明盛大之心必不如此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
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看這般處自分曉
如今讀書恁地讀一番過了須是常常將心下温過
所以孔子說學而時習之若過便住自是易得忘記
了故須常常温習方見滋味 同上

夘問易數雖亦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推尋
爲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户決須自信得及正不必
問伊川横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書不作
矣正爲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略所以不得已
而作

所喻易數大槩近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見
端的初見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一爲
三以一爲二所謂一者謂一揲所得之奇耦未一爻
也一奇爲三故三奇爲九方得老陽之爻一耦爲六
方得老陰之爻兩耦一奇乃爲少陽之七兩奇一耦
乃爲少陰之八此數甚明但看得不子細耳 荅張洽

著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則一
少陰少陽其數乃三是如何蓋四象之變極於六十
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
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
不可觀變耶 荅曾三異

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十
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
五爻成則便止有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可見今
所疑者亦何嫌哉 同上

揲蓍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𦃟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横起討度也蓍固非著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碁行算金錢當之則其去蓍益遠矣又如所言爻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爲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爲老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也 答曾無疑

易爻只似而今發課底卦影相似如云初九潛龍勿用這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這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九二當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勿用試討這箇人來看九二爻又是甚麼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嘗見林文軒云世之發六壬課者以丙配壬則吉蓋火合水也以卦影云朱鳥翾翾歸于海之湄吉這箇只是說水火合則吉爾若使此語出自聖人之口則解者必去上面說道理以爲朱鳥如何海湄如何矣 沈僩錄

問今之揲蓍但見周公作爻辭以後之揲法不知當初只有文王彖辭時又如何揲曰他又須別有法只是今不可攷耳且如周禮所載則當時煞有文字如今所見占法亦只是大槩如此其間亦自有無據底只是約度如此大底古人法度今皆無復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 楊道夫錄

揲蓍法不得見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說如分而爲二是說以象兩便是解想古人無這許多

解須別有箇全文說 吳必大錄

問參天兩地何數天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參天者三其一也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兩地者兩其二也故參其一而爲三者因圓象而有三數也兩其二而爲四者因方象而爲四數也參天兩地則爲數者五故天地之數皆五也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則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則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則爲少陽之數故參天兩地者數之祖也未知是否答曰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其一陰而爲二故曰參天兩地今曰兩其二而爲四則不得爲參天兩地矣天一而圍三地一而圍四然天全用而地半用故參天爲三而兩地爲二也今曰二二爲四非是揲蓍之數以四爲主蓋四者數之用也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位四也

分揲掛歸必四營也揲之亦必以四故皆以四爲主故老陽三十六少陰三十二少陽二十八太陰二十四皆四約之也及其揲也五四爲奇五除掛一四不除掛一皆爲四者一所謂奇也九八爲耦九除掛一八不除掛一則爲四者二所謂偶也是皆以四數爲主不知是否答曰四營恐與四揲不相關 答董銖

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着一句便成贅語來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蓍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蓍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體亦有不雜乎陰陽

五行者蓋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彊於四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捏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爲無病也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答趙彦肅

易說卦一歲右揲二歲扐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扐五歲再閏也 禹人傑錄

以四約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

所以到那三畫變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彖爻之辭者無他到這裏時離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更多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爲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爲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强爲之隨之說以苟悅于姜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以可疑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

括法 答程可久

揲蓍新圖內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開諭見

策數 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卦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陰六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若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此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答程可久

當期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爲一說十二辟卦分爲十二辰者爲一說及焦延壽爲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爲分四十

八卦爲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爲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爲巳之辟坤不當爲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爲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爲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坎兌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踦贏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据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扐之數又云合於掛扐之一說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一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其於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荅程大昌

柳子厚荅劉夢得說九六　李方子錄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爲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

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爲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貞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無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荅虞大中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羣龍謂値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爲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荅方士繇

九六之說揚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爲老七八爲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爲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揲蓍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爲九兩之爲六乃康節以三爲眞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是乃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爲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同上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如歐公初不深於經學并象數

義理上甚俴近然用九用六之說却他人所未及蓋取老陰老陽變爻爲用故不用七八古人遇乾之坤即用見羣龍無首吉爲占見羣龍無首却吉是乾變爲坤便用坤爲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爲占坤變爲乾即乾之利然坤只有一半好不能全好故云利永貞如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東南得朋乃與類行自是好西北便不得地自然喪朋然其終亦吉如此等處恐難依舊說 吳必大錄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先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乙九爻之通例）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頤之十通二例爻也）蓋七爲少陽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且謀書之註）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爲陰故有羣龍無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無頭則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爲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因問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爲始而常代終故自坤而變陽故爲羣龍而無首有利貞而無元亨是否先生曰坤雖變而爲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無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 董銖錄

古人凡事必占如田獲三品到田獵事亦占也

凡占得卦爻要在互分賓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揣自已有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聖人作而萬物咸覩作之者在我而覩之者在彼我爲主而彼爲賓也自已無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彼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覩之者在我我爲賓而彼爲主也

兌離震乾之所索乎坤者巽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揲蓍之說恐不須恁底 黃顯子錄

問占法四爻不變二爻變占變爻則以上爻爲主四爻變二爻不變占不變爻則以下爻爲主是如何先生云變者下至上而上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

問卜卦二爻變則以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少者便只是初 葉賀孫錄

胡叔器問內卦爲悔先生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先生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爲貞後十卦爲悔後十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啓蒙 黃義剛錄

問貞悔之說曰本卦是貞其卦是悔後十卦又自有貞

悔貞便是一箇静之本體悔是動用之意黃顯子錄

内卦爲貞外卦爲悔因說八物則有剛凡物皆然剛柔之類問内卦爲貞外卦爲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甚主客問兩爻變則以兩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何也曰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葉賀孫錄

因言古法曰陰主富陽主貴又曰王子猷占得揚雄莫夜有戎勿恤言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後遇冠旋得洪師符高錄

火珠林猶是漢人之遺法

龜卜之法今無所傳看來似而今五兆卦揲

擇之問筮短龜長先生曰揲蓍用手不似鑽龜又較自然今人有爲五兆卦者用竹五莖直上爲木向下者爲水斜向外者爲火斜向内者爲金横者爲土所謂大横庚庚者言占得國之象也今看易把做占看便活人人都用得這般人占得便做這般人用那般人占得便做那般人用問初經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太祖曰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不知此大人即是那飛龍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大人之君又如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兩言君德是有君德而居下位者若求師親賢而占得此爻則利見此大人也作占看則吉凶悔吝都在我爲之作理訟則吉凶悔吝皆斷定在彼九二六四等卦上矣彼九二六四無頭無面何以見得如此亦只是主人用得也

筮短龜長龜二兆是天然決定更無移改卦雖出於自然然初揲一爻便只有三十二卦再揲二爻便只有十六卦至三爻則不出乎八卦至四爻則不出乎四卦至五爻則必二卦矣六爻既成一卦乃定是人心漸可以測而知也

因言筮卦先生曰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是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廣因言浙人多尚龜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輔廣錄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子纔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求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又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了不似龜纔折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葉賀孫錄

輔廣說鑽龜法云先定四向欲求甚紋兆順則爲吉逆則爲凶正淳云先灼火然後觀火之紋而定其吉凶先生曰要須先定其四向而後求其合從逆則凶如亦惟洛食乃先黑畫定看食墨如何筮短龜長古人因重此洪範謂龜從筮逆若龜筮共違于人則用靜吉用作凶廣云今爲賊者多卜龜以三龜連卜皆順則往賀孫云若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此却是

無知先生曰所以古人以易而捨龜往往以其難信易則有貞吉無不貞吉利與冠不利為冠同上

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illegible]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illegible]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兆庚是爆起徒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葉賀孫錄

蓍卦考誤

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辨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辯疑為考其誤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惟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illegible]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為數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

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闊略不備及顛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扐二字分別不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考之當作扐字則恐傳寫之誤耳今頗正之其說如左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有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扐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四營而成易若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

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但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爲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爲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旣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准此[illegible]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爲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手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illegible]又曰第一指[illegible]第二指[illegible]第三指[illegible]李泰伯曰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

今攷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爲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言此爲大略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亦爲小疵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遇多遇少與歸奇爲若干則是誤以兩扐爲所遇而謂掛一爲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過揲爲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同則雖爲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爲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扐之策分措于三指間則初變之扐誤并於掛再變之掛誤并於扐亦爲失之且一手所操多至二十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爲簡直而分別掛扐尤爲明白但其法爲多者一爲少者三而不知後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扐十二并掛一爲十三而不知扐十并掛三爲十三[illegible]則是後二變不掛而不若劉說之爲得也今皆正之如左方云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旣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爲

掛扐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亦不四
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
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
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
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
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
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
兩揲為耦奇者為陽而象圓耦者為陰而象方圓者一
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
耦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
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
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
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
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
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
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
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
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
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二二
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
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
方二謂圍八圓一謂圍三 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
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
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
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圍六方一謂圍四共十二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當萬物一千五百二十
當萬物之數也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
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
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
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
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
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
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
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
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
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
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
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六也陰爻
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
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今攷凡言策者即謂蓍也禮曰龜為卜䇲為筮又曰倒
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
筴尤為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
之蓍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不為策也疏
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少之爻為言
則固不專以乾坤為老六子為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
合亦為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為萬一千五百
二十則疏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爾
右揲蓍之法見於大傳者不過如此為之說者雖
或互有得失然亦不過如此愚已論之詳矣學者
反復其言使各盡其曲折則後之為說者其是非

當否不能出乎此矣

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扐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餘數少則策數多所得之數郭氏曰歸奇合扐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去其不用之餘）（此語歸奇合扐之餘數有不言之言至策數蓋以後策數復見於書之數下相之見矣）

今按康節歸奇合扐四字本於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爻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則四亦未得爲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爲此辯者未知掛扐之中奇耦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扐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

横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唐初以來以奇爲扐故多誤以扐爲掛不知分而再扐）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文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觀一揲而再）（以橫渠之言正義所失也）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成也

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若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之餘然扐之爲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扐言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扐爲餘則其曰歸奇於扐者乃爲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爲掛一以揲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爲說而誤者人不當以奇爲扐夫以奇爲扐亦猶其以扐爲餘爾名雖失之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說以歸爲掛以奇爲一則爲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著之所在歸奇之前不見有扐之所歸亦不復成文理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閏之歲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著分二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爲當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爲扐而象不閏之歲則與大傳之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謂第二第三變爲再扐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奇耦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今未暇悉論後當隨事發之爾

伊川先生揲著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著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著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西隅此名左手之扐復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著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右手之扐其兩手所握之著爲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爲二更不重掛奇之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次合正策數又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爲老陽（郭氏曰此八說）（郭氏曰先生說無文字…）

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爲奇而第二三變不掛愚已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扐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著便爲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則其掛之之久也無用其歸

之之晩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爻則其重複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

兼山郭氏曰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illegible]

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爲要切而其疏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者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爲掛扐其後爲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爲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扐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爲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爲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於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又曰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者也

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爲四象也久矣至於揲蓍然後掛扐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二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爲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爲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又曰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爲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爲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爲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爲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爲二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爲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於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爲八十四復三分之而爲二十八復四分之而爲七少陰巽離兌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之爲九十六復三分之而爲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爲八是七八出於九六而爲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蓋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無象以爻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耦畫者用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

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以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一畫成而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蓍之法具而掛扐之五與四以一其四而爲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爲耦奇以象圓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凡奇者其數三耦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凡耦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爲九三耦者參其兩而爲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耦則亦參其兩奇以爲六兩其一耦以爲二而合之爲八兩耦一奇則亦兩其兩耦以爲四參其一奇以爲三而合之爲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八爲無象不亦誤乎又況自其四營三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爻過揲之策以四乘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之策此於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策爲母象誤奪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於蓍正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之不變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偏用哉若如其言則凡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皆無定卦矣尚何筮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用七用八之道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說其繆甚矣又況方爲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亦未有爻焉卜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太早計哉

辨疑序云象辭卜哉九六七八陰陽老少之數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爲異然卜史之家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後世大失聖人之意者多主卜史之言而不知所謂策數也

今按周禮太卜占人筮人之官雖舉其法不能甚詳然其不見於大傳者已多矣然皆周公法也安知七八九六之說不出於其中而夫子贊易之時見其已著而遂不之及乎正如禮記冠義鄉飲酒義之屬亦以其禮未有明文故詳其義而略其數亦不可但見大傳之詞有所不及而遂謂聖人畫卦初不以此爲異也聖人作易本爲卜筮若但有陰陽而無老少則又將何以觀變而玩其占乎且策數之云正出於七八九六若今深主策數而力排七八九六爲非聖人之法進退無所據矣

辨疑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但謂之數

今按此說之誤已辨於大傳策數之下矣大凡蓍之一筭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矣

又曰扐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扐是也或謂指間爲扐非也揚子雲作艻亦謂蓍之餘數豈以草間爲艻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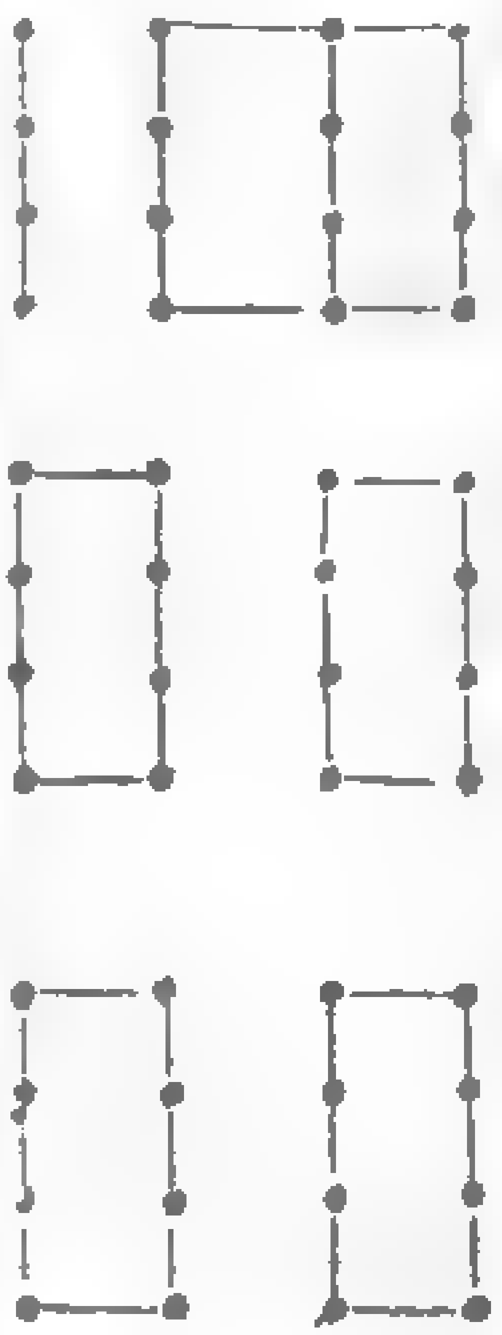
今按歸奇於扐謂歸此餘數於指間耳則此扐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矣祭用數之扐若亦謂正數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

從力而爲仂也艻生於蓍而言此章在人指間也凡從
力者皆勒之省文
又曰如正義之說是六揲六扐而成一爻三十六揲
三十六扐而成八卦與十八變而成卦之文畢矣
今按一變之中再揲再扐則十有八變之與三十六揲
三十六扐未有所戾也
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
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
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
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
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
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
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
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
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扐而必求之過揲之
間其與郭氏之說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爲斷
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爲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
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遂至
於此亦可畏哉
又云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
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
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
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乎已論
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
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
餘四八皆耦數屬陽者爲陽三而爲陰一圍三徑一之

[illegible]
陰者爲陰二而爲陽二皆以圍[illegible]用半之術也
[illegible]
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illegible]
[illegible]
爲老陰者四可爲少陰者二十八可爲少陽者二十雖
[illegible]
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illegible]
[illegible]
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illegible]是亦以三變皆掛
[illegible]一九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而
遂執以爲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爲得失乃如此哉
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爲法尚無甚戾獨此一
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以不
辨

過揲二十八策

圓圍三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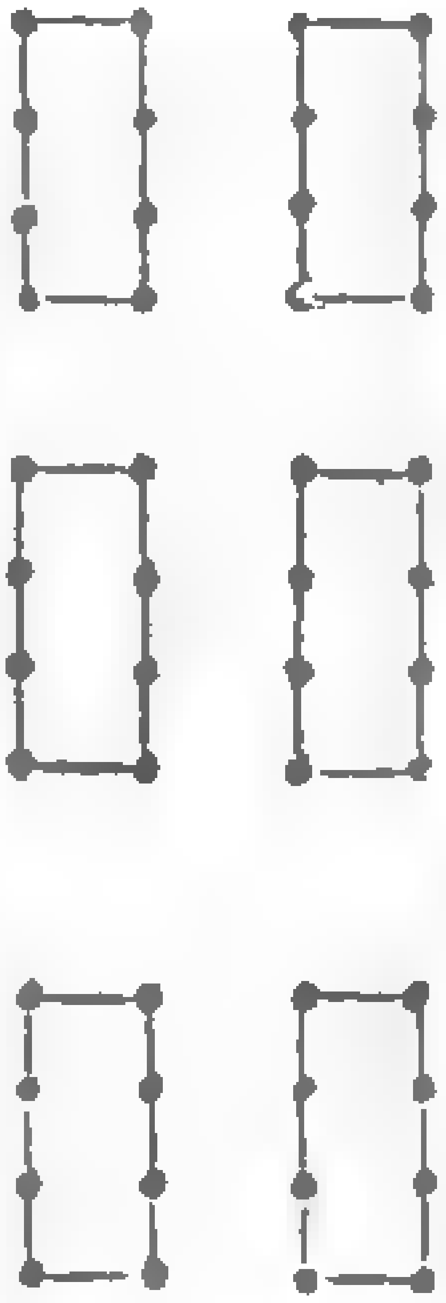
三揲掛扐四　再揲掛扐八　初揲扐八　初揲掛

圓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扐二十一策

過揲二十四策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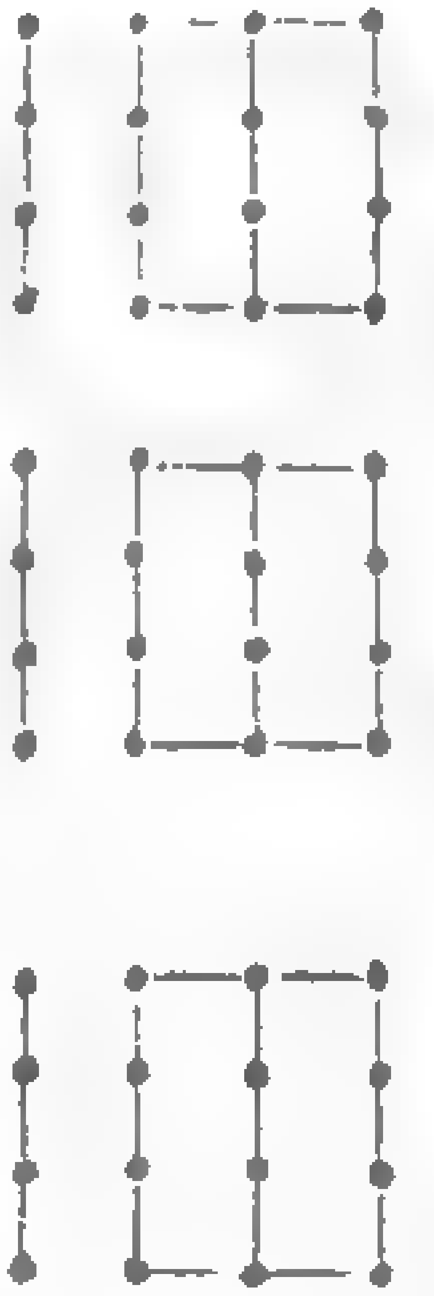
三揲掛扐八　再揲掛扐八　初揲扐八　初揲掛

方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扐二十五策

過揲三十六策

圓圍三　圓圍三　圓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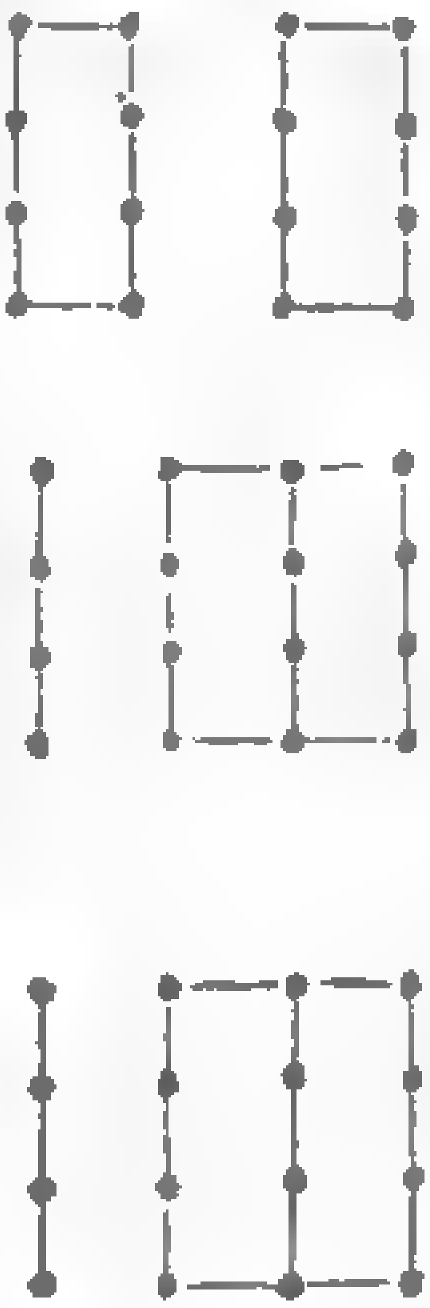
三揲掛扐四　再揲掛扐四　初揲扐四　初揲掛

圓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扐十三策

過揲三十二策

方圍四用半　圓圍三　圓圍三



三揲掛扐八　再揲掛扐四　初揲扐四　初揲扐

方徑一　圓徑一　圓徑

掛扐十七策

五歲再閏圖

舊說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掛揲左　扐左揲右　扐右　掛　揲左　扐左

揲右　扐右　掛　揲左　扐左　揲右　扐右

甲乙丙閏　丁戊閏　己庚辛閏　壬癸閏

甲乙丙閏　丁戊閏

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扐謂歸奇於扐以象閏也五歲者一變之間一掛再揲再扐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者兩扐之歲爲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蓍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

郭氏說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扐　扐　扐　掛扐　扐　扐

掛扐　扐　扐

甲閏　乙　丙　丁閏　戊　己

庚閏　辛　壬

郭氏之說以掛爲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扐第二第三變不掛而扐故以有掛有扐之變爲掛無掛有扐之變爲扐其有掛之扐又棄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扐者爲閏之中閒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扐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扐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爲五歲而再閏矣

易以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象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耦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盈則變盈而變)爲老故老動而小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別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是流俗之過也諸家揲蓍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與引國語之說爲誤爾

諸家卜筮

先生言易書本原於卜筮又說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郭友仁錄)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數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黃顯子錄)

易是卜筮書經世是推步底　若看時季通有錄

括例子說指要也

易是卜筮之書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六十四卦管十二會細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尭時是乾卦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高遠疏闊易中只有箇奇耦天一地二之數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蓍底數也惟此二者康節却盡歸之於數却恐聖人必不爲也或問康節此個有數可推否康節曰可但須待其動方可推項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是甚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處方推得起

叟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易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甘節錄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爲準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亦是無他胸中 廖德明錄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揲蓍一事可謂小小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蓍卦辨疑說前人不是不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於一行寫得書與之辨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熹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謂數也禮曰龜爲卜筴爲筮是巳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 與郭子和

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意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同上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扐則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熹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耦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耦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二二二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三二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

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扐其爲三變而成一爻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卽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然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旣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乾生一陰則爲☱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離生一陰則爲☳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巽生一陰則爲☵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艮生一陰則爲☷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旣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與郭子和

沈君易書詞太汗漫讀之多所未解不敢遽下語其間揲蓍右手餘五之說甚新而甚似若有理但恐不可謂之歸奇尚有可疑耳易於六經最爲難讀穿穴太深附會太巧恐轉失本指故嘗爲之說欲以簡易通之然所未通處極多未有可下手處只得闕其所不知庶幾不至大差繆耳答方[illegible]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二十二

雜問答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詳而明若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耦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决也來喩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强合其所必合則縱横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强離也若於此

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佑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喩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耦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耦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喩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耦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耦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耦緣此一奇一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耦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喩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耦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

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illegible]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illegible]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illegible]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illegible]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illegible]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illegible]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illegible]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illegible]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着矣[illegible]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illegible]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illegible]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樞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 [illegible]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 [illegible]

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 [illegible]

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illegible]

此來教所引邵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可遽輕議也然此亦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更看極費分疎終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舊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illegible]

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須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illegible]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illegible]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illegible]不[illegible]旋劈劃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illegible]

後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 啓蒙挺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别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因未暇别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

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嚙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歆喜處而圖之真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

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兩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據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說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

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爲哉
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
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
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
不可曉然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
乎其有得也同上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
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
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
經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
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
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
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
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與繫辭說卦容有異
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
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同上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
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
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
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
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
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
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
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
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

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
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
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畫而有
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
也同上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
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
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
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
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行周易
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
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
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
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
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
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
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
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然於心目之間而
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
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平地一聲
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
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
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熹伏承別紙誨諭譔悉又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
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擇斥亦已不遺
力矣今復下喻使盡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

既啓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非戾者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但取其絜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北巽以三畫言之雖爲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也於乾則又三陽之全體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肅殺爲義三家之說皆無所牾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爲陰柔也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文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斥乎此熹之所以不敢索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惑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

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比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爲屬乎陰從可推矣來喻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獨乎陽剛之不可獨乎陰也於是強以溫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

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
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
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
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
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
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
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
湛蓋嘗尚槩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
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彊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
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
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
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
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
淺深不分前後輥成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
分疎不下徒自紛紛成鬧荅矣此是平日讀書已試
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 局上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
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大義也或恐前書有
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
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之義各
分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
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
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
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
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
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

今日之聽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
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
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藏五聲五色五臭五味
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
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
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
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垂諭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益美尤切欽仰
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
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
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局上

再辱垂喻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
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
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
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
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
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爲說
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
其以三陽純乾之方爲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爲乖刺
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爲說則謂一陽生
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
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爲陰柔移
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
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
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
其煩擾而其所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

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爲溫厚南方雖曰溫
厚而西方已爲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
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爲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
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
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
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
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爲數條以
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
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
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新圖之
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
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求之
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
敢妄爲之說非以爲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
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
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
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
賛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
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
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
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爲
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
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
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爲無理但未曉其根
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率然肆意立
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耦不能生四象而二奇

二耦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爲易曉又不知老丈
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
奇一耦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爲二
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又生一奇一
耦則亦爲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
象者也（[illegible]）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耦
則爲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餘倣此則所謂八
卦者也（[illegible]）是皆自然而生瀵湧而出不
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具
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
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耦相生
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
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
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
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擧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
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爲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
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爲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
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
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答故復及之熹又稟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
失其所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
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
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爲陽
然其溫厚之仁不得與南同類相合而使强附於此
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爲義以去陰而就陽方

得穩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爲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兌改義爲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混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衰周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説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同上

易說垂示極荷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縷陳至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亨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爲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而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爲仁秋斂冬藏爲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爲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據又合於理之自然眞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爲說則又必以爲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爲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爲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爲夏秋之陰又必橫截陰陽各爲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爲乾之仁夏居南而爲坤之仁秋居西而爲坤之義冬居北而爲乾之義（細[illegible]）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差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文王孔子皆以乾爲西北之卦艮爲東北之卦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本北則是貶乾之尊使居艮位不知使艮却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爲一兩儀爲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布算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是以兩儀爲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據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打起則是又以爲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名之而其序則寫且生所施之一而接再變乃生兩儀矣則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據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但以前論參伍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也凡此四條禀皆不敢輒以爲非以瀆尊怒但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

寫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
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
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
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
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
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
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
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易之
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
謹闕疑若必以爲不知易則如熹輩尚何足與言易
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旣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
如六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
卦圖以姤爲子以復爲午亦所未曉所引坎離無爻
位亦有脫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 同上
慕用之久往歲雖辱寵臨而倥偬卒迫不能少款每以
爲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晚而不
獲親扣名理也間因虞君轉請所疑初未敢以姓名
自通而高明不鄙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
復以還感愧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
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
語道所以旣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
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
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旣曰致其廣大而又
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
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
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

免以議其全體之眞也今且以經論之其所發明圖
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
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
所以八者以奇耦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
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耦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
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
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
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卽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
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
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
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illegible]
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
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illegible]
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示
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
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illegible]
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illegible]
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
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
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直
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
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用九用六乃爲戒其[illegible]
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際[illegible]
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若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爲之
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
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illegible]並[illegible]得此

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成夫卦爻若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憂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槪幷以爲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趙

易學未蒙指敎乃有簡易之褒令人踧踖其書草略何足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眞不可易之妙近世說易者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歎伏亡已近嘗略條數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經緯無不脗合終有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也 答趙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啓發已多竊此數日請與書閒萃集撿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處其不能無疑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陰陽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爲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彊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爲元循環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略

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楊元範

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鹹鹺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爲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 答[illegible]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釋氏語默日月洪鑪之論熹按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爲不必更於此理會且當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久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 答李宗思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

此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喊也
意謂任喊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
喊亦初不見任喊之病更以前後參之
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
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
鄙意如此故於求喻多所未安同上
示諭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
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辭爻辭筮有變變爻
變然後有占占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
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値之辭
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
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
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値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
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畢無違理而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
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
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
鬼神專一則聽疑二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
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斷之不待卜而不吉可
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
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豈有
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
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
以技藝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
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
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

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
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
明以爲然否答見子明
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衆說亦有
功俟更於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
嗣所謂縱或復値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
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
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
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
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
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
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
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
心力矣答並見上
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謂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爲
過也答並至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
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
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
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
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
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
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
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
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

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若不得其真矣 答如前說

問侯氏曰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皆是物也恐難分明愚謂是數者皆物也而有理存焉又曰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夫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繫辭固言之矣繫辭止曰乾坤其易之門易之縕而謂易爲乾坤則非也且既以貫通上下爲誠矣而又曰撫攝天地斡旋造化動役鬼神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以晦明者誠也是誠者乃一作用之物有似乎陰符經之云者而不可謂之貫通上下矣既以鬼神爲形而下者而非誠矣又曰誠無內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審如此說則詩當云誠之格思而不當言神之格思也凡此自相矛盾有不可曉者不審如何 答云看得是 答萬人傑

示又易說等書竟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以欲見疆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姓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鑿了豈能使易通者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批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開命矣千萬見察 答江默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出閒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訶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爲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己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狥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已說之務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則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無首乃用程傳無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爲二互相矛盾蓋乾爲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無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爲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爲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爲人不可以私意造始故爲之戒耳若乾之爲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

見尚在故以理為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牡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功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功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

論程氏易傳

程傳艮卦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當矣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却恐未是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復出艮其背也止是所當止之處下句止字却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謂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以大開如何是不見其人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否先生曰近之繼曰似未若遺書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却是此氣象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文言聖人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自用己見解不若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云同聲相應至萬物覩

夫子因何於此說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觀字分明是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大人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為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利見亦是他人利於見之非是二五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蓋是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利之有如屯卦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曾占得此卦屯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文辭以其重者言之必大問屯卦何故利於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下之辭複云利建侯必大又問何以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今抽籤者亦多與所占之意相契先生又曰何以見得易為占筮之用如王用亨於西山王用亨於岐山亨是享字古多通用若人君欲祭祀山川占得此爻即吉公用亨於帝吉諸侯占得此卦則利於朝覲天子耳凡占筮若文辭與占意相應即用文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有卦上討義亦傳問二五相應不相應時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祈望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即有得君之理不相應則亦然又曰昔張敬夫為魏公占得暌之蹇六爻俱變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翁斷之曰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暌上卦是離離為甲冑為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為坎坎險難也有險阻

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爲口舌又説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爲艮艮止也是講和者亦必無成未幾魏公旣罷陽思退亦敗皆如其言 吳必大録

不耕穫不菑畬如程傳之説則當云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乃可又如極言无妄之義蓋緣要去義理上説故如解易之六爻只是説吉凶之辭至彖象方説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爲无妄之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謂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義必大問若以爲無望即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説得淺妄字説得深六三即是無望之灾或繫之牛行人自得之何與邑人事而邑人之灾正如俗云閑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耳此亦是古辭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謂占得此爻者利於見大人也然吉凶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非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須是自已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無不利若是自已不直方大時却反是凶也如春秋時南蒯占得坤六五爻以爲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段説得極好蓋南蒯所占雖是吉爻然所爲却不黃裳却是大凶 同上

大凡一爻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凶凶者苟不如此則吉如同人于門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無咎若以人從欲則凶其辭亦自有分曉説破者如婦人吉君子凶咸其腓凶居吉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又需于泥致寇至則又更不必吉凶夫子方於其下説破云若敬愼則不敗此又一爻中具吉凶二義者也如小過飛鳥以凶若占者得之更無可避禍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 同上

問易中交易變易之義如何先生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爲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爲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 [illegible] 先生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實虚容得天許多氣

或引先生註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虚爲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靜專動直大生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侖一箇大底物事故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之聚其闢也是兩箇之開他這中間極闊盡容得那天之氣所以説廣生又曰陰自是虧不可盈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又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得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子細察得出雖以鳥獸羽毛之微想見聖人也盡察得有陰陽如今人心粗如何察得

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可以畫卦便是此象先生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而今凡是草木禽獸無不

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龍有八十一鱗鶴
龍不曾見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五箇兩邊各
挿四箇共八箇八箇之外周圍共有二十四箇者二
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如銀杏桐
楮牝牡麻竹曰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
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又云揚子雲太
玄云觀龍虎之文察鳥獸之理謂二十八宿也 呂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道不相
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處曰陰陽反對觀之則直方
大若皆非陰之德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
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居陽六二以陰居陰而又
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此處順只是順理
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
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
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
知太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
言之則擴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
否曰然曰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
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
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
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 楊道夫錄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時舉說云只看程易見其只就
人事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先生云易最難看
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

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某之啓蒙自說
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
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
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晩往侍坐時舉云向
者看程易只就註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
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
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
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
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
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
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
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頷之因云
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
云由直方而大如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
後大耶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
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
時舉錄
且如子善向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此則何緣得
會浹洽 閎上
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
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這裏
若無這事亦不說到此若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
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
事皆撞着他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易是箇無情底
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

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道道否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云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能恐懼脩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胷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胷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先生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同上

問程易如何看先生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易之本義如何先生曰程易惟是不說易文義處只說道理極好看又問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卻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爲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爲六畫不同先生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啓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否先生曰此只是一分爲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耳因問序所謂自本而榦自榦而支是此意否先生曰是 董銖錄

論程傳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亨于岐山利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先生云也是如此亦有兼譬喻言者如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濟大事亦如之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二十三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十五卷

（元）胡一桂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內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字庭芳、號雙湖、婺源人。景定甲子領鄉薦、試禮部不第、教授鄉里以終。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是編以朱子本義爲宗、取文集語錄之及於易者附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合於本義者纂之、謂之纂疏。其去取別裁、惟以朱子爲斷。元史稱其受易源流出於朱子、殆以啓蒙翼傳及是書歟。陳櫟稱一桂此書、於楊萬里易傳無半字及之。今檢其所引、櫟說信然。蓋宋末元初講學者門戶最嚴、而新安諸儒於授受源流辨別尤甚。萬里易傳雖遠宗程子、而早工吟咏、與范成大、陸游齊名、不甚以講學爲事、故雖嘗薦朱子、拒韓侂胄、而慶元黨禁獨不列名。一桂蓋以詞人擯之、未必盡以其書也。

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註啓蒙翼傳合序

考亭之學一再傳後惟新安尤盛父兄師友各自名家若玉齋雙湖父子其最著也雙湖名一桂字庭芳領宋景定甲子鄉薦入元隱居著書以闡發文公講學之地過其鄉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勿軒游與之上下講議者十餘年歸則裒集諸家之說疏朱子之言為易本義附錄纂疏及啓蒙翼傳二書論者謂其得朱子源委之正勿軒嘗謂之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一如易書以復六經之舊豈非文公所望於吾輩者乎惜先生僅成此二書及書詩傳附錄纂疏而他書竟未及為也嘗觀漢人經學各有師法

此章表微有九經師授譜劉餘有授經圖李燾亦有五經傳授著其流派咸有條理近代經學至朱子而得其歸若節齋蔡氏槃澗董氏之於易九峯蔡氏之於書傳貽輔氏之於詩清江張氏之於春秋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之於禮皆朱子嫡嗣也再傳而後懷孟金華新安鄱陽其傳益著其派益廣茍能為之稽其授受別其源流使後之學者知淵源之有自豈不為明經者之一助乎今世通經學古之士必有繼而為之者尤予所望也

康熙丁巳陽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周易上經第一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附錄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文王重之邪抑伏羲已自畫了邪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伏羲已有六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曰伏羲已自但有此六畫而無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耳問交易變易如何曰陰陽有箇[illegible]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往暑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又曰變易如陰變為陽陽變為陰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之類正是蓍占之法交易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卦圖上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又曰伏羲作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皆先儒從來如此說且須依他謂爻辭為周公作者爻辭中多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

周易經傳十二篇東萊呂氏所定其曾以為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處而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illegible] 纂註 質也所謂事物之端要事物之終以為質也爻者效也效事物之時而動也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附錄 問陽一陰--如何曰乾只一而實坤二而虛

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之包內皆天之氣也便有箇闔闢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乾靜專動直大生都是一底意思大而无間斷故曰大生坤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兩箇之聚其闢也兩箇之間這中間便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廣生又曰陰自是斷不可屬[illegible]兩箇方做得一箇揮天地間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理則有象有象則有數其間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故聖人以之畫卦也然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使天有一時息地則落下去人都死了緣他運轉周流无一時息故局得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上信得他是斷然不息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爲天又疑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傳言之下文天之象不易之句亦然坤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預言之爻而卦辭中亦有兼象言者不得不預言也或大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爲天至順爲地所以從來取象乾便是天坤便是地再問六十四卦名曰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言則如井鼎之類問不知是伏羲名抑文王所立曰不可考然問卦下之辭爲彖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問上正字不能盡貞之義貞用達正固說其義分全正字也有固字意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這夫易中多言貞如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貞時專或說又有所謂不可貞者如何曰也是這箇意思只是不可以爲[纂註]程子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附錄]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本於圖書定於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以圖書言之虛中爲太極奇偶各二十爲兩儀而爲四象者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以畫卦言之自太極生兩儀一爲陽二爲陰陽之上生一陽謂之太陽生一陰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謂之少陽生一陰謂之太陰四象既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以揲蓍論之參天兩地而奇數用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九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六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兩三一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八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一三兩二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七而爲二十八矣又曰七八九六[illegible]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辨其[illegible]或專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九一至下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蓍卦考誤曰陽進陰退者九六爲老七八爲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爲陽凡占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答方[illegible]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之時須韜晦方始无咎若於此而不能韜晦必有咎賀孫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以下便就事上指說了然會看底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須知得他是假托說是包含說假托說不惹著那事包含說是該兩箇象在箇裏面无所不包也林又曰初九潛龍勿用只是取象或占者之辭解者遂去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勿用試討箇人來看[纂註]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爲象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蔡氏曰初位也九爻也初二三四五上爲位之陰陽九六爲爻之陰陽又曰氣有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始又曰潛象初龍象九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爲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自爲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附錄]問言人若無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蓋則其他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得把爻做主占者做客[纂註]程子曰田地上也出見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附錄]問九三此爻才剛位危須著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以中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此爻大意只是如此厲九三是一句它處兩有此說如貴其要无咎是也厲多是陽爻居剛是上不至於天下不至於田正恰好在難易之處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人皆可得而用切是聖凡之分以某觀之每到聖人與凡民但當此時便當恁地持去以舜當之九三君子已著見於疑之地惟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湯出也禹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勇若之意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易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使明九三不言象亦不可曉[纂註]蔡氏曰若說龍時意[illegible]見龍之德也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音君子曰乾乾行事不自已也[ ]蓋以乾爻皆言龍獨三不言龍蓋初二爲地終日而上乾夕惕之故曰乾乾(　)龍之下位五上爲天天則龍之上位三四爲人位則非龍之所據三乃人德之自然繫之君子而以德言四則雜乎人故可以躍言象見六爻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蓋乾乃陽之性龍特陽之象不言其象而直言其性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附錄]淵是所在從有水亦是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知不如九二安穩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也

只聽天待了作或問所安定將乾九四爲侯君不知可否曰看易不可恁地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九四爲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虛卻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耶

〔纂註〕程子曰舜之歷試時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爲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附錄〕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與通爲二五兩爻此兩爻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己是有九二之德占得九二爻則爲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占得此則只爲利見九二之大人爾己爲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九五爻則爲利見九二大德之臣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爲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也雖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不知易本是卜筮之書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書時何曾有甚麼人對甚麼人說

〔纂註〕[redacted]氏曰聖人既得天位則下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其成天下之事天下同利見大德之君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上九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盛極之時便自有其亢如盛事之終須支什堯舜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易透者以盛爲衰如二只言成敗體不喜成敗固又云康節節云分青長之交看貿貿

〔纂註〕程子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亢則不能存也至於亢極故有悔也過且有窮極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余氏曰亢老而無攝極則變變則通此无悔之道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爲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附錄〕此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卻是不變底東北喪朋之意本當得九來本占以只占此面某辭用九蓋是占之法有用七者有用九者以九是變故占變爻有用九之則若得乾卦皆九是不變所以不用七只九則卦爻之辭爲而只占其九不如此陽已盛如羣龍然能柔則人君至士庶皆貞如此若龍有九變天下先便只人以方用得以下更使人恐不如此問如何便是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只是元首所以言牝馬之貞

〔纂註〕蔡氏曰羣龍六龍也六爻皆老陽則變而之坤矣首先也坤先迷故不可爲首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爲大亨而利以順健爲貞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附錄〕坤卦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面云主利卻當如此說句以大問牝馬取其柔順打健之象坤順而能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非也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大抵是陰底順陽一半說前後三百又一例一截乾四句只見了東北一段陽卻是全體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也曰陰小北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所以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者必喪東北先迷後得亦然問占得坤卦從西南方得其朋從東北方失其朋西南是陰方東北陽方坤比乾減半乾元亨坤亦利占得此卦是主利成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底主有利爲安貞之吉他方分喪只到此處更要作此來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曰陰爲所未所以說宰是那箇動而不得動之意則便動天季得自不能安所以元安貞吉牝馬之貞曰乾元亨利貞更都好故以利牝馬之貞則是有有不利者又曰此動但北很似處只自是好

〔纂註〕程子曰乾坤同而貞體異乾以剛固爲貞坤以柔順爲貞東北不得朋自然順留

陰而先唱則迷乃後乃得其所主蓋陽先陰後陽施陰受愚謂象辭文王所作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據先天八卦之位也至於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羑里之囚邪坤安貞吉亦文王之意分此爻今觀自利牝馬貞而下反覆致戒无非所以處臣子之分使凡居坤位者守之以貞也篤世而下可以相見文王之心且所以爲不安貞而占者之戒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爲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知其不能久而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其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也可見

〔附錄〕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須是便剗除不可長養將去今人自分曉占書自陰自陽所以謂之要將來須是著看自分曉占書目前未見有書卻自陰中有陽一般道理所以謂之要將來須著看直看是一般道理講看是一般道理所宜底主也須是剛乾初九爻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則以勾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占人以履霜堅冰至爲也顯卦曰霜陰氣也象初霜象六堅冰陰氣盛極也霜之積則必有堅冰至其爲占曰履霜曰堅冰曰賤曰固皆取在下而象初也

〔纂註〕蔡氏曰

○愚謂堅冰陰盛大象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

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附錄〕方是一定不變之直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也是一定確坤是純陰一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則吉文蔚曰二直方大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精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爻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爻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輕明坤道爲問不習无不利或以爲此是成德之事或以爲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明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某謂易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耳〔纂註〕徐氏曰坤之生物而无所回護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附錄〕六三便是陰爻了陰則厚是不發露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厚是全不發所以括囊〔纂註〕余氏曰成謂專成无成謂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謂終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又曰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居下卦之上故又有從王事之象劉氏曰三五皆陰爻陽位故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附錄〕問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且結塞了閉那爲括囊之象矣 坤六四不上言大臣事在位者便合有事未必有事重當隱必大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附錄〕易本是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始會大吉不然則大凶須通論乾九五爻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而龍相似氣魄強故九五便言飛龍在天文言解得甚大發地到坤便說得善了只說黃裳元吉文言只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又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爲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爻〔纂註〕蔡氏曰黃裳五裳象六柔爲不不可遠宜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耳 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五尊位也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附錄〕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概皆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思〔?〕通論乾上九爻于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九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无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无乾便滅息了故大抵陰陽一物本則无陰只是陽盡處便是陰了必大〔纂註〕徐氏曰龍陽象野卦外之地上象陽大陰小本不能與陽爭六陰已窮于上十月之卦也至此陰盛陽微故爻稱龍戰于野說卦又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驗諸氣數而可見血陰傷也玄陽也黃陰也陰陽相爭而皆不能无傷故又有其血玄黃之象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附錄〕揚子雲解乾坤二用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又嘗因其說而推之以爲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發此文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云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正是此意[illegible]只是二用一元爲底龍相似由首尾[illegible]元亨只得永貞坤本是固有元亨變卦却元亨[illegible]爻位用[illegible]用九用六也六虛者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无爻位而常見於乾坤六爻之中[illegible]有為由首降從而有守各於卦變而知歸物[illegible]正以都統了坤卦只是[illegible]持守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端底物事事事都不能爲首只是循規蹈矩

承而行之乾父坤母也亦可見如云先迷後得先迷无首也後得後則有終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要爲不同所以康節云乾元十坤元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自二始偶數也故云乾元十者有坤以成之坤元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牝馬又曰先迷如此說坤從安起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之名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爲動爲陷爲險其象爲雷爲雨爲水也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爲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附錄〕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爲成卦之主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士利建侯也而言之凡一言之皆言立君者民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見可見矣但他又說君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己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韓氏易中利字多爲占者設蓋是占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利之有如屯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曾占得此卦也諸皆有此辭衆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文辭以其重者言之必大〔纂註〕程子曰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屯屯者盈也〇晏謂屯卦自二至四有互體於天地之間至微陽氣發則塞矣〇之坤故取建侯象因此可見

李子彪資公子重耳占得國遇屯當取互體坤象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難進貌也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侯也【附錄】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也【纂註】和建以爲侯也徐氏曰或問利建侯象曰不寧宜建爻言磐桓宜居何也曰彖言建侯者[illegible]若[illegible]以居貞也不可不急爻言居貞者[illegible]動乃能濟也不容不緩（）愚謂此卦惟初九一爻最重故卦爻皆言之道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所謂利貞利建侯惟初九爻當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己爲婚媾耳但己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纂註】徐氏曰[illegible]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己正而他爻得之以爲吉者也[illegible]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爲寇矣之上非不正也而二承之得其配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纂註】[illegible]下而居陽位當不安於[illegible]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陰柔居[illegible]故貪求陽剛[illegible]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然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也[illegible]若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質疑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陰柔居[illegible]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附錄】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四[illegible]往求初九之婚媾自[illegible]未然也錄（）愚謂本義云下求婚媾來者在我義當往[illegible]豈有[illegible]不待而遂反陽陽不行而女[illegible]行以是爲吉者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貞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纂註】蔡氏曰也者如坐之時初宜以剛居下中正之位弗及也矣程子曰人君之屯也有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去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僖昭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附錄】書是以上行之中而當[illegible]也是陰陽未通之時則所[illegible]矣○愚謂說卦坎爲赤故稱血爲加憂故泣本諸此曰馬曰乘馬其象曰美脊以初中二陽名也坎上震下故爻多馬象二乘初上乘五四應初亦云乘若三爻乘馬皆棟[illegible]

如初上獨居者以時當屯難宜亦如而不可遽往然二四皆有正應可歸上獨窮極下又无應所以泣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來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附錄】問蒙之意如何曰山下是險蒙之地蒙又是險而止不得敢前此蒙昧之象是指此下險爲之故筮人求我之發蒙者也初筮之時自告之再三瀆者則不告之也致精一而扣之者蓋我未人以發蒙[illegible]初筮者六五[illegible]一而扣之者蓋其[illegible]【纂註】徐氏曰初筮者九二之再三主上九言卦有內外內卦初筮外卦再筮當初卦之中上九再筮之二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附錄】[illegible]蒙之初[illegible]有千鈞之[illegible]必難用刑人用說桎梏[illegible]加之以[illegible]他[illegible]桎梏

【纂註】蔡氏曰刑桎梏[illegible]只[illegible]以[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一例如他便是以[illegible]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而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附錄】卦中惟此二爻爲剛[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此一剛爲衆陰之主[illegible]九二一爻爲[illegible]以[illegible]初[illegible]也[illegible]五[illegible]以九二爲主而二與五應[illegible]言[illegible]爻爲[illegible]之主[illegible]而發蒙[illegible]道理皆[illegible]卦[illegible]九[illegible]以剛居中言[illegible]以[illegible]五也以剛柔相應言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附錄】問六三不有躬何以[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不顧其身[illegible]理會[illegible]事[illegible]後而今人平日講究所[illegible]新[illegible]只[illegible]不相干[illegible]自家身己全不曾理會得若此便是見金夫不有躬[illegible]蔡氏曰金夫二也程子曰二是蒙之主[illegible]正應在上舍而從二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愚謂勿用取女无攸利[illegible]占者也言若六三之人自占得此其知其見棄於人者若是所謂內省而自反也

六四困蒙吝 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爲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illegible]

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纂註】蔡氏曰困讀如困而不學之困徐氏曰陷二陰之中无得乎開明之道困於蒙者也故吝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爲童蒙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愚謂童蒙長少男取針… 童蒙亦指五言以童蒙之五應剛中之二太甲成王之於伊尹周公是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爲誨人也

【附錄】擊蒙卦上九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決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无辭而足以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爲寇者爲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來病醫者用藥對病中病足以禦病而我亦得爲醫者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爲醫之道矣

【纂註】徐氏曰上過剛不中又居高之位在下者皆爲蒙而在上者又高亢情意不接故似好擊乃以爲寇爲貴而象於擊蒙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爲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附錄】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往以陷於險故其占爲需○遇此時節當須寬以待之…至需于泥已甚艱難矣然能敬慎亦不致敗至於九五需得其所…三陽至此時只當寬以待之雖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六不當位又爲…只得敬以待之則吉

【纂註】剛實在中有孚也光亨貞吉有孚之占也利涉大川需之大象也○中實爲孚乾方遇坎健足以行故云利涉大川剛健不陷也…取乾坎爲象又與同人大有皆取乾象…則无所施故云不利涉也

三卦與大畜䷙皆取利涉大川之象…二卦取巽木行坎水象而二卦又皆有乾健在下之象蓋頤中孚之…取巽木之象…四爻或五爻…自有虛舟之象焉以是知爻上取涉川象又有見乎乾之…皆…人之論至若大畜之象非所由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之志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纂註】程子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恒也○蔡氏曰不曰…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九…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纂註】程子曰坎爲水近則有沙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也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纂註】蔡氏曰泥近水矣寇坎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附錄】問穴之所安如何曰穴是陷處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故云入于穴

【纂註】蔡氏曰血穴皆坎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附錄】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爲只有…而吉也不必憂慮

【纂註】胡氏曰貞吉者得需之正也○愚謂酒食坎象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附錄】趙氏曰需者事之賊也多引之以待之…而不止爲訟能通其變爲需…又曰能安其分則爲需不能安其分則爲訟故是反對卦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

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

【附錄】爭辯也…責其理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己…五亦陽故爲窒…如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剛故爲窒象

【纂註】…可行可曰孚從言從公言出於公則爲訟不公則爲訟爲訴非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此爻是陰柔之人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无十分傷犯底事但只些小言語之才稍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也

【纂註】毛伯玉曰所事者訟之事也不永者謂柔小…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纂註】徐氏曰歸而逋是自卑小可以免災眚所以示屈服之意也苟逋竄而據大邑猶以爲強…不克訟一陽處二陰之間故有歸逋小邑之象不訟而逋故无眚○愚謂位柔故不克訟亦尚可疑如郈城有罪足以偪國臧武仲據防請後之類也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附錄】問與坤六三爻言或從王事无成如何此自是一爻中說兩事…三亦不協是只作占辭所以如此否曰易中彖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卻是第二節話如食舊德句貞厲句終吉句

【纂註】程子曰舊德謂處其素分○

思謂三爻】體有食象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卽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貞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附錄】復卽命渝言復就命而渝變其不順之命若不克訟句復卽命句渝句安貞句吉易解只是元[illegible]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貞者爲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

九五訟元吉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附錄】此爻便似坤六五爻有占无象蓋爻便是象訟元吉便是占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附錄】問[illegible]訟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二不克訟三守舊居正四亦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五聽訟元吉上雖有[illegible]而終朝三褫[illegible]免有終朝之褫自是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訟不可成也曰然【纂註】馮氏曰或者未必之辭[illegible]設有可得亦不足[illegible]得[illegible]見奪必有得乎其言訟之不可終極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附錄】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illegible]是好事如此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illegible]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亦不免有咎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類[illegible]如師之道既已正了[illegible]又用丈人之如此方是吉[illegible]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纂註】蔡氏曰丈人二也吉无咎[illegible]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纂註】[illegible]九二爲成卦之主[illegible]○丈人吉无咎惟二當之王指五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才弱志剛故其象占如此【附錄】問伊川訓輿尸爲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而歸之說恐只是在師輿尸而歸之義【纂註】[illegible]趙[illegible]平之[illegible]行師曰輿尸[illegible]是也坎爲輪輿坤爲衆尸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纂註】程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illegible]進而退乃爲咎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兵家春秋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左次退舍[illegible]後爲左故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illegible]左則知師以右爲重左爲不用之地也[illegible]左腹同坤體之下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附錄】問易爻取義如師之六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illegible]問此[illegible]恐與寡人[illegible]問曰然【纂註】程子曰五興師之主故言興師任將之道[illegible]生民之害若寇賊入田[illegible]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弟子非長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附錄】先生說舊時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及他事[illegible]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更勿用[illegible]漢光武能用此道自定天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卻只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其[illegible]因[illegible]古人論功行封[illegible]如後世處[illegible]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或有[illegible]因勢不容不封他但聖人別有以處之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此義方思量得未曾入本義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附錄】問比卦是人君爲人所比[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原筮元永貞也有問後夫不以如伊川說[illegible]襄二十五年齊崔武子欲娶棠姜[illegible]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爲凶也云先夫已當之矣此云先夫則彼云後夫[illegible]陽居陽便是好底從夫者言九五既爲衆陰所歸若後而[illegible]劉氏曰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纂註】徐氏曰夫五剛也後夫謂後乎夫上也上居卦終[illegible]○[illegible]四卦惟掌[illegible]五爲比王而當上卦故曰[illegible]所以不[illegible]同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附錄〕語錄終來有它說將來便有那周遍底意思須顯比○易謂有他指五言五非正應故曰有他蓋初與四皆陰无應而五顯比在上惟積誠意以比五終來必得比而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矣〔附錄〕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六三應上上爲比之无首爲比之匪人也時舉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己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附錄〕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大意如此不是聖人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如何一要私意周旋才任她便是於一偏是天理自不如此賢者如有問而無贊言其自不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纂註〕蔡氏曰前禽謂上也上獨後比五所舍之三驅失前禽之象○易謂五陰爻皆得比之比乎五也九五獨稱顯比爲衆陰所比也用二驅而取獵下四陰失前禽而舍逆謂上一陰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爲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纂註〕徐氏曰首先也无首不先也衆皆比五上獨後之比不先也故有无首凶之象柔後夫凶此又言无首凶耶凡比所先後夫凶比又言无首凶耶凡比所先富比而懷以輕喩不能早從而至於凶者必矣○易謂余說與本義微異然以六爻觀之自九五一爻獨顯比外餘五爻皆稱比之之辭初比之无咎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獨三比之匪人而傷上比之无首而凶是三上自相爲比而不比五也如是則上六无首凶正與彖辭後夫凶應亦足以發本義未發之旨或謂前禽指三與上三居內卦之前而比之匪人上居外卦之前而比之无首皆爲失前禽之象亦通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附錄〕問此卦是以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畜又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爲因小事畜止也得不可便定了說時舉 小畜亨是說陽緣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亨者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而剛中而志行乃亨彖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陰氣盛凝結得密故其濕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面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上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畜極則散遂爲既雨既處矣時舉〔纂註〕蔡氏曰密雲四也我亦謂四西郊陰方雲自西而東陰先倡也故雲雖密而不雨程子曰陽倡陰和則順也故知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雖密而不雨者自我西郊故也凡雲自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易謂陰陽和合則成雨爲雨陰少則陽氣蒸而不收小畜一陰畜五陽是也○小陰多此少畜於剛而不達小過以陰也二陽是也故皆不能成雨自二至四互兌故稍西小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附錄〕問此爻與四爲正應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耶曰易有不必只看爻義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是本位從道路之復不可復卦言己前不見了方復如今復在此實方道是復地本位上去如九往不復之復否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而九二亦以剛中居下卦之中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爲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附錄〕先生說此爻因云

言八上三他當卦不得進又與有孚自家必要進辭如何則是近室方得九三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不爲凶矣錄〔纂註〕蔡氏曰夫二也妻四也三巽四而非正反爲柔制故至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易謂血陰陽衆陽多懼衆下迫於三陽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附錄〕問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卻似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以一與四比上與上連爲鄰之象謂巽之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何以見九五之富乃云富以其鄰似異六四之不富以其鄰何故反助陰耶曰九五上九同體故助之也錄讀論奉讀受富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貞亦厲然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附錄〕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爲雨畢竟陰制陽不順所以雖貞亦厲既雨既處是更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遍氣畢竟便透出做了

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貞亦危月幾望便敵君矣（纂註）吳氏曰昔不雨者今既雨
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而矣昔尚往者今既處
矣尚德載不至于脫輻也婦貞厲不至於反目也畜道之大成也程子曰婦貞
厲謂以陰畜陽以柔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
君而能安者乎丘行可曰妻畜爲也三反目則稱妻言相敵也婦者順也上既
雨則稱婦言相順也[illegible]氏曰小畜下三爻受畜者也上二爻畜者
也四乎下畜三剛本難也而得五與合志故畜得住五又得（）而通[illegible]既而畜於
四爲畜主四五相與而後能畜至上九則小畜之道成矣[illegible]既處上
象婦雖累婦之所尚在於德之能載今乃居上而以畜[illegible]小畜之時雖
爲得正亦危道矣月陰象幾望陰盛而敵陽此時君子亦不可以有行也當
德載婦貞厲此爲妻占月幾望君
子征凶此爲夫占君子對婦言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澤[illegible]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illegible]（附錄）[illegible]（纂註）[illegible]氏曰兌有虎象三爲兌○愚謂二三四互[illegible]虎尾[illegible]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皆虎尾[illegible]以三履四以乾剛強爲虎而四爲尾也四言履虎尾是以兌爲虎而三爲尾也又兌位西乾位西北由西而北兌正履乾後以柔履剛是亦爲履虎尾之象然則柔能乃文王所作其辭後天卦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illegible]

二千百六十一

而无咎也（纂註）程子曰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
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
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
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其素
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願耳若
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附錄）[illegible]道即路也[illegible]坦坦
好（纂註）程子曰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
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纂註）[illegible]氏曰
[illegible]也又[illegible]視[illegible]履[illegible]古爲曰卦有兌目體[illegible]離爲目[illegible]多白眼故有
眇能視[illegible]跛[illegible]爲跛析故有跛能履[illegible]故有虎尾象[illegible]口有噬人之
互體[illegible]爲[illegible]武人以之故○愚謂武人陰象以一柔爲成卦之主而統五剛
[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武人之貞[illegible]有武人爲大君之象或曰六二陰柔非武人之
象[illegible]陽[illegible]多是貞和仁厚[illegible]人陰類多是勇敢強
悍[illegible]人[illegible]主殺[illegible]之[illegible]陰之氣[illegible]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愚謂卦交之辭取履虎尾象凡三卦辭不咥人亨九四愬愬終吉[illegible]

六三咥人凶者蓋卦以兌說[illegible]一卦之體言則遂其取義以卦言則兌以和說而
履乾剛之後非決行不顧者故不咥人亨以爻言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躡剛
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九
體柔剛不至於強暴所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同也

九五夬履貞厲

五
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爲
夬夬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爲雖貞而危爲戒深矣（附錄）夬夬也
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與象相反何也曰九五是以陽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此
是指九五而言然爻則云夬履貞厲與象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也知此則雖得正猶危
彖說之人故夫然自處而无所（纂註）程子曰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
疑不自知其爲於剛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
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
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
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
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附錄）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
所履而考其祥
故則大吉若只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來卒難
知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初到那起頭處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
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
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二千百六十七

吉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附錄）拔茅茹者物
象也以其彙
者人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
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
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附錄）
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只如此（纂註）蔡氏曰荒遠也无舟渡河曰馮謂勇者包荒所
至遠也朋亡謂不偏於近也包荒則不遐遺也用馮河則不遐遺而其近
朋亡以而朋亡當也[illegible]也則无所不周於人則无所不用所以爲泰也尚與
尚公主之尚同中行五也泰之六
爻惟此以剛居中故得泰之道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
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
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附錄）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聖人恐以重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
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平者必陂往者必復[illegible]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
肆故亂[illegible]以[illegible]亂則人心[illegible]懼故治由此起[illegible]問是生於人心然[illegible]其
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也[illegible]如[illegible]問无平不陂自是好了若[illegible]能把捉不定如天
習之[illegible]然[illegible]不[illegible]如此艱[illegible]聖人[illegible]當好時便須有
戒懼做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貞底意做首做尾不過[illegible]而已卦中
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illegible]則好[illegible]不[illegible]則不好[illegible]勿恤其孚[illegible]

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纂註〕蔡氏曰孚信然之深食享也不信義則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祿居三之時艱苦剛貞不可以時之將變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將復而動其心在行可曰孚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正陰之將復而動其應惟聚〻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徐氏曰小人之所以傷君子者非衆其包矣故其道艱則无包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恤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加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焉其交履其會者也本變化持守之道若一委之天運以爲元身方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附錄〕〻〻力而依用其鄰也〔纂註〕徐氏曰先儒有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爲善之難而從惡之易也蓋陽之陽性以升亦以引翼扶持而後進陰性本下不待招麾呼號而相與就下也有不有戒之勢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己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古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〇愚案泰六五與歸妹六五爻同有帝乙歸妹之辭或曰泰三四五爻互歸妹之五也故其象同如无妄大畜說卦觀先儒說未詳方此皆是反對卦又取義无妄之二即大畜之四

互體之三五即歸之二爻之四即歸之三雖未知之四是或一說也亦備故併記之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附錄〕城復隍土地〔纂註〕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徐氏曰古之人君有泰之終將反于否道既泰忽安逸而不戒至于師旅不能及遠雖貞亦自保其始于吉之羞者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貞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行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纂註〕王氏曰否塞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而君子之自不可不自守此不爲邪之否是之身也故曰居有道不變塞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附錄〕拔茅茹貞吉亨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做君子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附錄〕是何

許多順底意思聖人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舍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合之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小人之吉也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纂註〕蔡氏曰包有交之義承者下者〇愚案二與五應而包承之五則大人爲五正與五交大人相合蓋位中而應也大人五也不失其身雖否而亨自身而亨也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附錄〕包羞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也六三以陰居三不能害君子亦是要害君子但不做得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耻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附錄〕否已過中上一爻是好時節〔纂註〕徐氏曰陰往陽來天之命也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消長天運固如此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附錄〕問繫辭一卦是時得泰无不否否无不泰當有未否之時居是有所繫于苞桑乎又底即稍遲滯曰自古由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

治世不支然便入亂去蓋時否是大人休否方得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泰曰有戒心則便有苞桑之固不陂矣如此則聚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又繫于苞桑也〔纂註〕程子曰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如此則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爲先否後喜〔附錄〕大抵易爲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又如此三陰於此以理只人自是要今以四時實君子小人相對一人不可大故去了先陰陽之義蓋坤卦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等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之程子曰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之終也故有傾否之義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

陽之間故其德爲離爲文明其象爲人爲日爲電爲火
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
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
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
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纂註】蔡氏曰野曠野之地乾象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道乃爲利也 也利涉大川乾健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附錄】凡一爻皆具一義者如此
无應無私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纂註】蔡氏曰門外之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出門同人與人同則大
象曰出門而无私則人皆與之同何咎之有
謂之門 門外 一扇爲戶 兩扇爲門 門之外爲出門 有戶之象

六二同人于宗吝

門也
易說 陰柔有時 比陰爲主 如同人于宗 吝道也 雖中且正 然有應 上不能
以大同 而繫於私 故吝 初九亦與 初九正應 一爻皆是
吝 此一卦之 九居 同人之初 而 初九亦 有係吝
大抵 之小 而 有係 人 同 宗 吝道也
是非 知 能 一 人 同 心 之 言
大凡 安 自 而 欲 吉 者 有 自 之 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附錄】九三只是伏于高陵之上其中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有此象
爲剛居不中欲同於二而二與五應故三欲同之而見攻於五 三歲不興
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
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六二與九五相應 二以剛居剛
而不反四以剛居柔 四皆有爭奪之義 何也 曰只是爭
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无爭必大
剛強欲奪而以中正理不自義 所以 九三
內自不直故又畏懼 時升高陵以窺望如此 至於三歲不興
見下人之情 狀然不可 以 名 居下卦之上 有升高陵之象
以不敢發故未至於凶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纂註】蔡氏曰墉高也所近五之地乘其
墉者 剛 以 優 正 也 弗 克 攻 志 弱 也
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
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附錄】問九五
以所乘故先號咷師
克相遇曰後笑曰然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
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
遠而无悔无與同則无可與同也又人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此象【纂註】

蔡氏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雖易書所主之義以諸爻例觀之初二五
在卦上猶未出乎卦也故曰郊○上皆同人三四不言同而曰伏戎不興
乘墉弗克攻此則无與之同者也二之同宗而吝五之師克而同一不免於吝
一不免於用師則於至公自然之道尚有可議者若初之同人于門上之同人
于郊郊對門而言卦之首末可見曰无咎則同人之初已无疵之可咎曰无悔
則同人之終又无過之可悔此皆同人之善者也今本義以爲无可與同以其
无應而言耳然上雖无應之可同而交辭實有同人
之義况初九一爻亦无應此則可推姑記其說于此

☲乾下離上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
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爲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
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愚謂易以陽爲大凡卦名大皆以陽得名大有
過於中大壯四陽壯 以一陰統五陽大畜以陽畜三陽大過四陽
長於下皆名之曰大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附錄】易之書大抵教人戒
之有咎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蔡氏曰交即應也九之交如是也大有
而處之曾雖至易之事亦以艱處之蓋无交之初未應五之初害之者
以艱難處之敢以慢元咎可免 蔡氏曰元所以交即應也故有害之者
害非己致故曰匪咎艱則无咎【纂註】
但尊位爲大有之主或應或近未見其有害者故六五曰厥孚交如二應於五
三五於五四與上近五是以无交而有害
也世之君子固有當時之位乃得竊而在下不獲乎上者雖之衆有所不免者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在下得應乎上
爲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纂註】蔡氏曰大車二也載謂載五也
乾之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
唯修身德積以承之耳具不失其交之義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卦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
下賢故爲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
此爻不能當也【附錄】古文无亨享字亨享皆作亨字 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亨字
能當也【附錄】是程當以享字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傳之王用亨于西山亦
是祭享之○易東萊春秋傳曰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
亨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處
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纂註】程子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
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
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也
驕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大明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
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纂註】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程子曰以虛中爲孚信之象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

和乎信接下衆志說從又以威嚴○愚謂六五位剛 **上九自天祐之吉**
使之畏善變有者也吉可知矣 故有威如之象
无不利 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 附錄 五之交孚信
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也而上能履
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皆文字解此數句此爻孫无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
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
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
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
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 附錄 謙便亨早又為君 纂註 徐氏曰君
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附錄 子有以光卑嶮 子有終吉
九三而言九三一卦之主而又居下卦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之終故曰有終又諸卦之爻多言終
吉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川也 纂註 程子曰自處至謙衆所共
雖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纂註 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
害況居平易乎○愚謂兩有互體之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以謙有
何所不吉也 坎故以大川言 聞貞而且吉者也
故其占如此 附錄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貞則吉蓋六二以
如此 附錄 皆說得所以戒也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卻不
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
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

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 纂註 程子曰古之
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人有當之者
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愚謂三居互體坎中故據勞言
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卦中曰坎勞卦也九三以一陽
爻為成卦之主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
故爻辭與卦同 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
揮其謙以示不 纂註 程子曰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
無自安之意也 必施其謙蓋居尊位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六五**
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
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
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 附錄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
也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言侵伐行師曰老子言大國
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詩子曰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
自然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
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又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
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
征己之邑國而已 附錄 上六取象行師有坤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愚謂
隍勿用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 一卦六
爻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二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
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而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
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
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 纂註 蔡氏曰侯震也震為長子有君道故也利建侯
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六五取震象師坤也易言用師皆取坤衆行可
曰此有震无坤只言建侯而不言行師兼有坤為
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
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
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纂註 程子曰鳴發於聲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
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
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 纂註 蔡氏曰坤體居中靜之至者又與四无係介然
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自守不流於豫石者安靜之象故取以為象程
子曰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惟六二中正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
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于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於豫樂
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
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
蓋亦文曰至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
體艮有石象 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
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 附錄 盱豫悔言睢盱之鄂便當
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速悔遲有悔原盱上視於

四而下溺於豫來嘆曰盱時附勢
以得富貴而自以為得者也通夫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
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
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附錄
由豫猶言由頤 附錄 四以一陽而衆陰從之譬如大臣 雙峰饒氏曰大剛也一剛
當天下之危為安上无為而下佚樂故曰豫也 而得五柔故曰大有
得居位非正故有疑朋盍簪衆柔一剛五柔交歸而聚也 **六五貞疾恒**
不死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大勢危故為
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常不死之象即象而占在其中矣
纂註 程子曰惟之所主衆之所歸者在四四陽剛得衆非柔弱之君所能制
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
故云貞疾惟以得中故未至於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
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纂註 總論六爻
五行可曰豫以九四一爻為主其位上通有搢臣與君之象故本爻謂
之由豫以衆陰由己而樂也在他爻皆以不從四為善初應四鳴豫凶三比則
盱豫悔五乘則貞疾恒不死上雖遠而不免於冥豫而後有渝焉惟六二一
爻陰柔中正與四无係能介于石不終日而貞吉豫之不可溺也如此徐氏
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彖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
豫備不貴於爻无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備豫也

經120 3.0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爲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爲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纂註 [illegible]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纂註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己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纂註 [illegible]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九五孚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illegible]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纂註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纂註 [illegible]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易附錄纂註卷一 二五

通志堂

此幹蠱可致聞譽【纂註】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下應九二剛陽之臣
故其象占如此而倚任之以己實陰柔故不能爲創始開基之事承
其舊業則可矣故爲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
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爲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
用譽者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附錄】
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便幹其事也曾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
事且其占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如此亦有凶矣當此時
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纂註】徐氏曰陽剛居上
或入則其志自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也又居艮
體在事之外故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程子曰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
潔自守不累於世務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
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
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
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蔡氏曰蠱者前人已壞之緒
則事無沒身以幹蠱事又是則子當繼之故取家事爲象然爲家之道皆剛柔
得中過於剛則悔吝故九三有悔六四見吝也初六九二（　）以父母
六五上九或位或爻剛柔相得皆得幹蠱之道者也（　）曰陽
取象者家之蠱乃前人已壞之事卦之蠱由巽艮而成巽是艮有人心好蠱亡
象矣又取其象於上獨不取子象者以幹至五而用譽
无復蠱之可幹故又取不事王侯之象諸爻由幹父蠱以幹母者
推一又見母道最難爲未濟父乃止而不爲其事不可勝言者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爲
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爲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
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
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爲觀亦臨之反對也
又因占而戒之【附錄】問臨不特是上臨下凡進而逼近者皆
謂之臨曰然學者讀八月有凶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
說是夏正八月然文王繫卦時只用周正可知也【纂註】蔡氏曰
反臨爲觀建丑之月則臨之二陽又在上矣八月之二爻至觀之二陽在上也故八
於月爲八月是周子曰程子曰二陽方長
陽消之時也此八月有凶聖人爲戒之所以爲之防也或曰二陽在
大事聖人爲戒人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永久若既
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
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
淫不知亂之至也

初九咸臨貞吉

卦惟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爲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爲教深矣【纂註】蔡氏曰爻柔而位不正兑
說之體而迫於剛故以甘說【附錄】三近二陽也未臨他如小人在上位
卻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

雖甘說也然剛長以正又豈甘說邪佞之所能止也故
順剛長之正理憂懼而不爲甘說邪佞之所能止也
咎能得其位下應九二不長也能

六四至臨无咎

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附錄】初與臨只是好只是與
臨者至臨也初得切至故謂之至臨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附錄】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
之敦艮之上六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坤之終二陽得時上進敦言有敦厚之義艮上九亦謂
不敢與之爭而志心在內所以爲敦臨只是內卦與二陽爲主又
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所在内卦【纂註】二陽長進於柔此雖
謂卦有大小則有易此卦便是大底卦所謂臨者又吉上下相與爲臨也又
義或謂咸臨則臨者又兼上下而言初二咸臨以下臨上臨之體而能進卦
也二甘臨四至臨五知臨上敦臨以上臨下臨則也上下相臨所謂咸臨之戒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
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
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
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
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附錄】問觀
盥而不薦只是取未薦之時誠意全在這裏否曰然今云觀盥而不薦何也曰
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如此說是用事了當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

得這誠敬如盥之時常存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已過了无復有初意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
此意說出底便淺了以此意觀其爲事可見其不誠也伊川云常存其不
散也舉此時觀之本義只爲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是聖人在上視臨於下事
爲天下之所仰而不輕自用否曰伊川云言
人君至其表儀以示天下民之觀瞻而化也致其誠意如在盥時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盥
後其意觀之蓋是不如此卦義自說聖人立教出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乎
用力而下民觀之而化教義如齋戒信之至但是齋祭而化不待乎
爲事有乎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本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
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爲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別了以此之
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伊川觀陰盛而不言凶咎何
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爲觀於下之
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時有明暗觀之爻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　）此卦四
陰長而二陰消之象六爻之觀皆觀乎九五（　）去聲長二陽消
名卦繫辭取義而初則觀小人且致其於君陽之意也九五以觀爲義皆觀乎九五也
于五上皆取君子无咎之義則扶陽抑陰之意也九五可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
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
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纂註】徐氏曰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
五爲應而所隔二三四所以所見不明闚觀之象

六三觀

我生進退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占者宜自審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爲利於朝覲仕進也纂註程子曰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利用賓于王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朝則謂之賓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爲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附錄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呂氏曰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自家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民俗之美惡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illegible]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觀其亦是自觀卻從別人說易中此樣甚多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乘之際說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君子乃得无咎小人无此德自不當得此爻矣總論六爻[illegible]以一爻當

[illegible]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耶曰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爲[illegible]

☲☳震下離上噬嗑亨利用獄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纂註程子曰聖人以卦象而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取象於頤者以上下兩陽而中虛有頤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有物間之象明照而威震動之使噬而嗑之有利用獄之象也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纂註林氏曰屨履也校械也滅沒也趾在下人所用以行者初象趾謂受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纂註蔡氏曰以六居二故曰噬膚中正者也乘剛非六二所安故又取滅鼻爲象六

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爲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爲无咎也附錄腊肉遇毒則是所當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噬者但難合耳合之難小吝終无咎也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附錄得金矢[illegible]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却是大切要底事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纂註程子曰○又曰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訟者必至於朝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矢與獄訟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附錄總論四五兩爻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貞固危懼之意

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有此道理大抵[illegible]人彼此爲戒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貞固危懼之纂註蔡氏曰貞位正也厲乘剛也无咎得當者以柔居剛不至乎過也上九何校滅耳凶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纂註[illegible]六爻蔡氏曰噬之用在中故中四爻爲噬者也初上二爻爲受刑者[illegible]故初上皆受刑[illegible]四爻爲噬[illegible]以九四爲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一爻[illegible]得其用獄之道[illegible]也[illegible]也以六爻言之則四爲[illegible]之[illegible]故曰噬嗑之象[illegible]初上皆受刑四[illegible]陰之[illegible]則不可輕也此中四爻之別也○謂易有[illegible]以二陰爻同噬之象以六爻取象則四爲[illegible]之[illegible]與二陰爻同[illegible]以交取象是以爻中[illegible]而[illegible]四爲噬乾胏之象故其[illegible]皆爲乾卦

☶☲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纂註俞氏曰有質必有文質者本也文者所以飾之也貞以剛柔交錯爲文而成卦而剛大柔小乾剛質於內而柔

來文之本剛得柔大者通矣又六二中正得位无往不通故事坤柔爲質於外而剛往文之本柔得剛小者利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纂註] 程子曰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

六二賁其須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纂註] 程子曰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係所附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纂註] 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坎象故曰濡如坎剛中心亨故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附錄] [illegible]交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illegible]如言九三來六四之心如飛翰之疾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附錄] 問敦本尚實其是反本還淳之義曰賁取賁飾之義如今[illegible]園[illegible]之事當賁之時若是鄙吝卻得終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然六五是止[illegible]

體上比於九[illegible]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illegible]方得[illegible]小不足之意六居尊位卻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衞文公魏文帝雖是吝卻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illegible]子夏傳云束帛五疋爲束二[illegible]○[illegible]象陰嗇也賁飾之事大盛則有咎所以極大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

上九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而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纂註] 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爻[illegible]也自下而上初去上最遠柔乘于下而自失其正故曰蔑貞陽不可无也蔑貞凶矣故戒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illegible]餘也其[附錄]問剝之初與二其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貞道凶而上矣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illegible]曰自古小人蔑害君子終亦有凶[纂註]孔氏曰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失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纂註] 程子曰三處剝之道[illegible]

足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纂註] 程子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不利也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張氏曰[illegible]以宮人當[illegible]雖君位而卦有陰爲之主不取君義者坤剝經明[illegible]也非人君所處故无君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附錄] 朱子曰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illegible]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乃自剝其廬[illegible]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害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正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亡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卻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時當剝之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處象小人托一君子爲庇而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

了君德亦剝復一卦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復方成坤三十日陽剝盡至又三十分方是一陽第一分從此生未嘗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一陽漸長亦必積三十分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時亦每時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分[illegible]陽長之時亦如此長義較[illegible]

[illegible]

亦不是深奧事但伊川文幾句說斷消長之意故令人做一箇大事看道夫問陰亦然聖人不言耳今以夬乾姤推之可見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耶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附錄 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十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只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是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之氣自少至長人之一身自少及老亦莫不然實孫如人胞胎十月具方成箇兒子植從十月積起至冬至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

若論變時天地无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義剛問復一陽動於下而以朋來无咎何也曰方一陽生未有朋類必竟是陽長將次第進以其為君子之道故亨而无咎○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蔡註 蔡氏曰出謂剛長以剝而出入謂由坤下入而為復又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而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 愚謂出入朋來復義无疾无咎亨義七日者稱時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來復論陽之長也猶八月有凶論陽之消也七八皆取爻義論其消曰月者幸其消之遲而長曰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出入无時是就心豈知鄉人易追尋許昔居士和交宜便識名齋用意深 復齋偶題 復雖一陽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學蒙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時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通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 蔡註 程子曰復為反善之義失是復便循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庸納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雖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附錄 初爻為仁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下附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蔡註 程子曰頻復頻失頻失危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蔡註 蔡氏曰六五坤體雖與初不相應而位得中能厚於復者故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行師而不以若三歲十年之類皆是本其期限也 附錄 迷而不復故亦有災自是无說以其終无復其生不窮氣其戶之虛也為工夫也皆勝一動一靜於物无不全體妙用具其在乎人只性如此天地之心蓋有无所斷關之始生其氣方具此全美方固皆思於其而曰昭藏方寸包括无限有其萌有甚其長子以充之四海於正學問體能合此心性之習是用宗藏權身聖聞而止義圖稽經陽傳無贊一辭以著无情復其昔者聖人作易以補世運之變分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剝之上義復反也蓋陽之既往而未力也夫天君萬化而不窮豈假夫氣自是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方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非

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无窮所謂復者林曰復夫已散之心而還之錄夫已喪之善而歸之也亦曰仁將焉以體其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在固有之善自所不能已者呼吸人自復之上而以發其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念之本者其不以此融貫之者論合之如一卦皆其端只有陰時重極寒盛閉九野陽德幽穀宗方開味其復晉只出以難善端本繼續身事乎歲及此時時則得善否終使不可暮日以何之小人曰有時乎此乎看其身始到以陰在下而其好然不好然亦只是底不好骨子卻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團陽氣只是本消長陽消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相是陽消便是陰陽來了得復言只本來相事陰來頭之時無是偶然其舊且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見于地上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之氣各自升降如何曰只是這一氣陰陽相則陰陽有而陰生陰極則陽生陰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天氣了得卦之時陽氣在下而生起故云下降如此則陰是消於上而陽生於下也都不見得天氣下降曰也須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地言之則一片日自運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蓋天本是箇大風物與大著心看看有不可以一不通也問論復艮一卦復卦便是一大關轉底艮卦是艮前卦便見兩箇說轉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只陽在下便是震動底意思在上則是去盡了只得止故以艮其止貫辭 蔡註 程子曰天地自外來為己過由內作蔡氏曰迷迷失也位究而獨遠乎剛不能自復者也尚耕張子曰易之爻辭皆有如是之時其爻辭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家

爲人反道敗德无所不至其原蓋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總論六爻在行可曰復六爻有動而即復者初也不遠復是也有屢失屢復者六三頻復是也有資人而復者六二之休復下仁也之類須從道是也有不資人而復者六五之敦復自考是也初爲明睿之君子知過則改上也二四爲樂善之賢者舍己從人次也六五爲不假師友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爲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則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欲蔽本心喪失以過不能改者也而何復之可言哉民斯爲下矣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附錄 无望字出春申君傳正合无妄之世无妄之災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說得當時此意也然无望是就不指望偶然底說思底不有福也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實理字又說自然字便有精意在且如天命之行只有箇正底道理不期然而不能不然者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是一自然之理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以不利於貞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无常也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看來不可幽昧是偶然於我有自有災者 纂註 朴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致之也

子一百六十三 程子曰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之必利在貞正失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初以剛當位而爲動主以正者如是而行何往非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附錄 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有一毫時爲都不須作爲纂書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事也始終而言也皆无妄之世事蓋自如此者若以爲人之无妄而俗學者之不要人爲而人爲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二所謂无妄之禍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乃遭詰捕之擾也 附錄 六三便是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預邑人事而邑人也災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然吉凶以貞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卻无愧咎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者是也 纂註 劉氏萌曰六三才者而位不當所謂匪正者 愚謂牛離象初至四似離象良止義二至四互艮行人象動也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邑人災 象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也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然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而得非常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爲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爲應乎天故其占又爲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附錄 朱子曰大畜因言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卻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重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自以主意家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 纂註 胡氏曰二五也故文中九二有利貞之辭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即利有攸往之義惟九三爻當之大畜以艮止乾得其自利貞以下則皆取其上進行健之義

初九有厲利已 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爲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大抵易爻則寓畜極則通各卦六爻主進在於畜而皆以畜爲義所以爲利有

九二輿說輹 九二亦爲六五所止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以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 附錄 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又曰上九已通遠无礙只是馬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函九二一爻自進而外良馬逐了後利有攸往設若恃馬之壯而忘艱貞亦則必不利矣 纂註 良馬逐鞭策其角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三曰艱貞剛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者也止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纂註 程子曰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於初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 愚案詩傳云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

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牛謂永三至上以艮重艮象牿艮止義大畜之六四在无妄則爲六三故无妄稱或繫之牛而大畜稱童牛之牿皆於雜艮取象義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纂註〕程子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王氏曰豕去勢曰豶牡豕以豶攻其特而去之曰豶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附錄〕讀書記曰是先畜一件了然後再畜一件若是畜惟應多忽然撲開來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人觀四爻方畜之旨八畜以巽之柔畜三剛而畜之陽畜極不任大畜則以艮畜乾畜極有力所以見作大畜初與二爻大畜下之爻取自畜而不進止之支取畜健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爲力易五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爾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内含四陰外實内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附錄〕問本義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而所養者乃正也所以養身之術則飲食居處皆是也⋯⋯貞則吉何以觀其貞不貞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纂註〕徐氏曰頤卦全體内柔外剛有龜象朶動也靜爲養動爲欲爲靈龜以靜爲養朶頤以動爲欲也〔〕易謂爾我若作四與初言謂初曰舍爾之靈龜反觀我而朶頤也若指養之道而謂於動養之欲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附錄〕〔〕直卿云頤之六爻只是顛頤拂經二者而已求養於下則爲顛求食於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兼顛拂之象⋯⋯于丘頤爲句征凶則其占辭也六二拂頤雖與上爲正應然上以陽剛居上是頤之主⋯⋯養己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貞亦凶也六四顛頤與初爲正應亦是顛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則是比於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居貞而吉〔〕愚謂顛有以下養上之義⋯⋯但不能自養不可涉大川〔〕又以五爻拂經亦同若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此又係而卦體蓋陰養之道以安靜爲无失二動體故雖顛拂亦凶⋯⋯與五同而吉凶異者⋯⋯拂而凶⋯⋯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丘頤指上艮山象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纂註〕徐氏曰十者數之終十年勿用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耽耽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附錄〕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不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纂註〕〔〕鄭氏曰艮體靜止是能靜以待養於初故吉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附錄〕六五居貞吉正如無能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出去則不可也守貞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纂註〕通論曰六五以付可曰輔五不言謙以順養之權由乎上也五居位也謙以謙說之權由乎上也五不言謙以頤養之權由乎上也五居位也謙以謙說之權由乎上也〔〕⋯⋯六五不能自有其權者以弱而迫於強臣故也然頤五則以有貞厲未亡之義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纂註〕丘行可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爲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附錄〕問大過既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彖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利有攸往乃亨也是以卦體言〔〕⋯⋯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附錄〕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纂註〕馬氏曰藉以初言茅以柔言取其柔順⋯⋯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易緣木象也兌爲澤有陽木而生巽本有水⋯⋯故有枯楊象

九三棟橈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愚謂九三以剛居剛本无橈象而云不勝其重故橈者非以其所居言也以全體觀之三四爲棟二在四下亦有惟橈之象棟梅橈橈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纂註〕蔡氏曰棟謂初也四位高初卑故曰棟隆吉然之日有它亦以剛應柔之過也故曰有他吝〔〕愚謂一四爲棟四在二上有棟隆之象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愚謂老婦上也士夫五也華英也生華於上也取上得柔乘非五本上乃上求五故无咎无譽如此无足稱矣故无譽五乃二之反故二五象占皆相反

上六過涉滅

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附録〕象曰不可咎也某謂東萊諸人不曾及此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〇愚按論一卦聞大過卦曰大過陽過陰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惟一初六之過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吝九五以士夫爲老婦所得但能无咎亦不可譽至於上六過涉滅頂以无咎目之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鍾過論大小過極是生說此爲大過則畢竟事之大者豈使如論儀刑經之意都是多說了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據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唯聖人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一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於事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之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之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豈可謂大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乎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立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多方從懼之使之遷過自新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著如此做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又曰易傳道无不中无不當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只云大過亦是常理如何又曰四陽在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小過爲言兩卦〔纂註〕蔡氏曰以九自頂以上言柔過乎上故有滅頂之象凶亦曉不得矣多矣錢論六爻鄭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內外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撓也二與五對爲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爲藉用白茅而上

爲過涉〇愚謂過有過多之意大小則以陰陽言大過陽多於陰而陽大小過陰多於陽而陰小然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者以陽自內而過者爲主陰自外而過者爲客亦內陽外陰之微意又嘗細觀之大過從巽兌之合陰卦多陽者也小過震艮之合陽卦多陰者也不以三畫卦論陰陽者蓋主全體爲言爾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附録〕問橫渠云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道理透事理險阻一般斷便无疑行之又決但是習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得說又好見未說又如此有礙如彼又不通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橫又云不時看文字且如學者一件事未了時心裏不能無障礙得了心裏便通時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事上心便黑暗了〔纂註〕程子曰習謂重習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唯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纂註〕程子曰習坎坎中之陷處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〇愚謂小指陰言一陽居中而陰附比故有求小得之象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附録〕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有險也錄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此說倚著未安之意枕便如枕頭之枕〇愚謂險下險也且枕又枕乎上險也下坎將終而上坎繼之故有此象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附録〕樽酒簋貳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无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此不是某穿鑿却有古本若自從爲一云元來從陸不是豈有說其言如此亦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觀險之時不可直致也事就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則或問其大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似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道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是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亦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附録〕祇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是本平但將來必會平〇愚謂五雖是陷于險中畢竟是陽動得出如行有尚皆是此類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附録〕徽纆釋文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纂註〕徐氏曰叢棘獄也以陰柔居險之極陷之深者故三歲不得至於三年之久不得免也且比叢棘於今之棘寺云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附録〕離是麗著之義離中虛明物之所麗故離卦中爻取附麗之義亦取明象人多用做麗著底義不知物相離去也如坎是子宮黃不離其身而明也離中虛明之物占曰離卦取象陰占利畜牝牛〔纂註〕程子曰離麗也則爲明義易之象者但取其卦象爲馬坤爲牛於離取牝牛象固不同也後之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於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亦不必盡同於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爲文王周公之象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纂註〕徐氏曰履在下之象錯然交雜之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未錯未得其當爲能无咎惟能謹慎則其咎可免也

六二黃

離元吉 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特借中正為辭謂二中正故元吉五中而不正而包五耳 ○ 不正故雖吉而不可謂之元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蔡氏曰日離象昃昳也下體之終明將衰也 [illegible] 大耋之嗟 [illegible] 明智君子亦惟 [illegible]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illegible] 九四以剛迫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程子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 [illegible] 故其象如此 [illegible]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陰居尊 [illegible] 纂註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 [illegible]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周易上經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下經第二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正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正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纂註 程子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邪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邪佞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illegible] 未能 [illegible] 不言吉凶此卦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初六咸其拇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附錄 [illegible]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illegible]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 [illegible] 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天地聖人 [illegible]

物云爲有心只物矣故不言心程子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定性書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朱子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纂註】蔡氏曰脢无所感者無所感故无悔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附錄】【纂註】總論六爻蔡氏曰咸感也感速之理具於心一書也如人口中一心所存其寂然不動之體書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腳之象則感而遂通矣故無心者不能感而用心者不能感也初之拇二之腓三之股上之輔頰舌皆用於心以動爲感者也五之脢無心而不能感者也故皆不得感之正惟四當心位可得感之正者然有心於致感則所感非光大之感也故又以憧憧之思爲戒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爲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恒其占爲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附錄】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爲常也大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但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爲恒論其體則是常然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爲體之常恒能常而後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纂註】程子曰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常之道也爲有咎矣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徐氏曰聞之師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纂註】程子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爲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附錄】承如承奉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此象占者田无

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纂註】蔡氏曰四爲動主處位不中好動者也以好動之心應初之初必不能相有也故曰无禽田者奔馳无常所獲故取以爲象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附錄】問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爲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說爲婦人又爲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爲吉凶耳

上六振恒凶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其象占則凶也【纂註】總論六爻蔡氏曰恒常也一爲得而含二義主持自其不易者而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而觀之則寒暑晝夜而其變无常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无常知不已者則常皆得位之正也初本物常而過求乎高故凶上本居終之四位不正皆偏乎不已者也或狹常或亂常故凶且吝惟二五居中雖然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文柔乎故不能制義而凶二爻雖剛而位柔僅能久中无悔而皆非剛柔中正之正也治恒之正其惟九三乎程子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蔡氏曰上篇首乾坤言天地氣化之道下篇首咸恒言男女形化之道氣形之分雖有兩篇究其所自則一原耳形化即氣化也使形化或息則氣化復作矣積土之草木蟲之蠹魚皆自然而生者也又曰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深切論尊卑之敘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爲咸而震巽爲恒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附錄】在上者遠者爲善○學宗問小利貞是見其浸長故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與否初二兩爻義相似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附錄】遯尾厲是遲時節去不得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纂註】蔡氏曰遯剛退也以柔居下見四者遯亦從而遯凡從物者必居後故曰尾不當遯而遯故厲勿用有攸往以其質居其時不可遯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附錄】言有此象也說吐活反【纂註】蔡氏曰執固結之義程子曰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如執係之以牛革也○二取遯名初爲遯尾則厲二不言遯三四五上皆言遯是陰爻无取於遯之義也二以六三陰陽相得固結而不可解所以六二言執而九三言係未見其有遯之義也今本義謂二有必遯之志恐非取象之異也姑記其說如此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

吉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爾故其占如此 〔附錄〕 徐氏曰係戀也三比乎二宜遯而係故曰係遯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乎將剝陽故有危臣妾謂三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臣妾則吉施於大事則不可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附錄〕 否方九反 〔纂註〕 徐氏曰好猶情好契好也四與初應以剛居柔故又設小人之戒

九五嘉遯貞吉 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附錄〕 問九五以剛陽中正漸向遯極故爲嘉美未是極好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與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卻且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它貞正始得

上九肥遯无不利 以陽剛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蔡氏曰肥者疾憊之反君子所以處小人貴遯之遠而不貴近上九去柔最遠高而无應與而能決遯之最者也故无不利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纂註〕 徐氏曰趾在下 初象二剛在前未可進也趾謂進也征則進犯乎剛而其凶必矣○馮氏曰有孚謂必也

九二貞吉 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貞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纂註〕 馮氏曰用壯用罔之用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如此 〔附錄〕 ○ 〔纂註〕 ○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易言

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 〔附錄〕 〔纂註〕 徐氏曰六五爲剛所決故曰喪羊以柔居中易而无拒故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附錄〕 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纂註〕 ○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爲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纂註〕 徐氏曰晉進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 〔附錄〕 問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占者不明故又曉之 〔纂註〕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介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附錄〕 〔纂註〕 徐氏曰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 〔附錄〕 問六三

所信愈衆不中正衆方不信難云信之亦安肯悔亡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與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而亡〔纂註〕徐氏曰衆坤衆也蔡氏曰晉進也惟明故能進初二在下未能進故摧如愁如三順極明近與衆同志上行故衆允悔亡○愚謂三陰順之極由初之罔孚二之愁如以至於三則順之極而衆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纂註〕蔡氏曰九四下連二三有艮象故稱鼠鼠善穿窬故稱鼫鼠喜接衆未前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鼫鼠之象也此之貞危孰甚焉故曰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附錄〕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所以古聽其占爾 朱子曰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它得失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人當著此又則大抵已明那裏有所失得亦不必恤而自无所不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貞亦可吝矣〔附錄〕問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類惟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耳知惟用以伐邑故亦必能

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蓋剛而能自厲則不至於過矣又伐邑如師之類是也雖上九貞吝不在克治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事此吝字貞吝之義者義只云貞固守此主吝之〔纂言〕程氏曰雖伐其私邑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以上九之剛為之大氐易言伐邑者謂內治之私邑也愚謂晉其角與姤其角同義皆在上之象離於四上又言之則又為之象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其正而自晦其明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纂註〕蔡氏曰飛曰行曰往皆進之謂也曰垂翼曰不食曰有言皆傷之謂也言當明夷之初進而有傷也取之翼者以其與離飛鳥之象同故傷者必飛避矣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見事之幾故行去避難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君子明哲見幾而作其行也彌速而不顧其禄仕也知幾首當于此獨其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熟不疑怪故有所往則主人有言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禍已及而不能去矣此所以為明夷初爻所以不俟其去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纂註〕徐氏曰初傷其翼所傷猶淺二傷及股見害于行矣二在下故曰左股不能如右

便為左今人以下為左連夷于左股傷于下也馬壯則行速言救之道速則獲免於難而吉也程子曰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惟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纂註〕蔡氏曰南狩離明之狩也大首上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暗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附錄〕六四爻說者都以為是為小人之臣先蠱惑其君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闇主六五却不作君爻說六四之與上六說相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闇地而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于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門庭言君子去時尚遠可〔纂註〕劉氏曰微子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知以得其本心而去也其君之不可以匡存也又知宗祀之不可復興

也事之不可諫之不從且從之也尤殺於宗祀之滅其去也猶足以存什一於千百也故曰獲明夷之心象曰獲心意者微子續存宗祀之心意也腹坤象四與坤體故曰入其去上六猶隔六五故以四為左腹獲得也傷人之明者上也入其腹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一章而猶隔尚可避去故曰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附錄〕問商有三仁纂疏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去欲存宗祀比干也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又知其子主意側相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曾著紂之怒自不殺它殘它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无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它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它監繫在那裏不見得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象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它外雖狂而心則定也當文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耳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纂註〕徐氏曰下三爻離體明也上三爻坤體暗也上六暗極故為明夷之主也故不言明夷下五爻皆所以處明夷之道而有遠近深淺之殊者也故皆言明夷初明雖傷去上最遠要翼而已二則傷股而害已甚矣以其在下居中去上猶遠有可拯之道也三則與上為正應可以南狩而獲其大首矣四入地晦之門庭其暗尚淺有可去之道五則近於難義不可去亦惟艱貞自晦其明而已此紂之時聖賢所處之道不同

有如（）是謂下五爻皆如明夷是有所而見傷者也上一爻說不明傷是實宗此（）而不明者也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爲晦以爻言則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上獨爲晦各有不同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纂註】蔡氏曰女二也二居內而位正利女正也（）二稱貞吉則六二一爻尤重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纂註】程子曰初家道之始也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徐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得正而无所遂惟在中饋而已所謂无遂事也婦人无所專成惟在中饋而已所以爲貞也（）正國宋室貞之道所以吉也（）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爲循法度祭祀蓋婦事之大者婦无遂事惟在中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所謂利女貞者其六二當之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爲應故兩言之 【附錄】先生因說及家人卦曰如嗃嗃嘻嘻之甘者恐過於苦者似過則過於和一事之甚也如一事之是也如一箇道理如此則甘者過於苦

者過於分者過則得理如此也是一箇道理如此則事和順於學理而後知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纂註】介氏曰嗃嗃嚴也之象嘻嘻笑樂无節也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有嗃嗃之象比乎二四兩柔之間故又有嘻嘻之象治家之道易以情勝義故嗃嗃而不中雖過於嚴而有悔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爲家之吉而未失道也若笑樂无節而情實勝則法度爽禮失節亂家之道所由以家也豈不終可吝乎

六四富家大吉 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纂註】徐氏曰六四當位應剛又介二剛之間以柔處之而富者也此盛故曰富家大吉 【附錄】陰主富蘭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附錄】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且始成箇家有家有家是如此也 【纂註】…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纂註】徐氏曰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曰有孚然不以人不和威他律身是嚴故曰威如身修則家齊而家道始成也故曰終吉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附錄】喪馬勿逐自復大率睽之時所以須見惡人其義何也曰以初九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無咎見是人也不與之合則能行其是也要不見惡人則是不能行其是也 【纂註】程子曰馬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自復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程子曰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天合作而 【纂註】…

一作天 易氏曰天字之誤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纂註】… 非同德相信之事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己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很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污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載鬼一車等語所以極言其睽之甚也然往遇雨則吉睽極而合也 【纂註】余氏曰上九離之上九曰睽孤上九陽剛之上九之象而明之極也以極明之察其所疑則見其惡而不見其善者也……故疑而往遇雨則吉言疑往而和合而得吉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

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貞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附錄〕西南是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處入這坤卦來此自是換變例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纂註〕[illegible]來故是坤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往往只取坎艮變坤義方子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illegible]

初六往蹇來譽往遇險來得譽〔纂註〕[illegible]初陰柔无援往則入險[illegible]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纂註〕[illegible]氏曰王臣爲五之臣[illegible]

九三往蹇來反反就二陰得其所安〔纂註〕[illegible]氏曰九三[illegible]

六四往蹇來連連於九三合力以濟〔纂註〕[illegible]氏曰六四近君[illegible]

九五大蹇朋來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illegible]

〔附錄〕[illegible]九五尊位而居蹇中所以爲大蹇[illegible]〔附錄〕此之時[illegible]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illegible]〔附錄〕[illegible]六爻[illegible]往蹇來[illegible]〔纂註〕[illegible]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纂註〕蔡氏曰坎難震動[illegible]解之義也利西南者坎震[illegible]

東北之卦也難解於東北至西南則无不利矣无所往其來復吉往進也來復退歸也謂二難既解則居中以復其安靜[illegible]有攸往夙吉[illegible]者當急往而解之不可久擾也王外集言[illegible]

初六无咎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爲卜田之吉占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貞則无不吉矣〔纂註〕徐氏曰狐者隱伏之物坎象黃矢中直[illegible]以剛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累六五以陰柔居高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illegible]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illegible]二既當用以其能去小人[illegible]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illegible]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illegible]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拇指初[illegible]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illegible]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illegible]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減省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illegible]〔附錄〕[illegible]〔纂註〕蔡氏曰內本乾外本坤乾上爻往坤上爻來[illegible]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illegible]

子凶咎故特詳之曷之用問辭二簋享答辭下之本上與謂之享以損之重亦謂之享古者享禮以四簋爲中禮饌八簋爲盛當損之時二簋雖薄而亦可用享也程子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於損發明其義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遄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纂註】徐氏曰損者人情之所難而初爻最下不可過損損下太過則其本傷矣必斟酌其義之所宜而不失損己益人之道可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纂註】程子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諂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蔡氏曰九之情欲而陽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之戒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附錄】二人行損一人二陽損一人一人行得其友

乎當三上一陽上去損得一陰來則【纂註】蔡氏曰萬化不離於一一而已三則爲贅所當損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也【纂註】徐氏曰初遄爲喜然就之頤是也又以才柔當止而戒息於從善初剛在下下損雖於益己苟非自損其過自去其私及汲然以好善求益爲心則歷者雖而益者寡也能无咎乎凡言有喜有慶者皆由外相應之情然論諸爻而對於六四曰當損而不損過也不當損而損之亦非過也斷損之弗損益之者言不過損也所謂損一人損其疾者皆理之所當損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附錄】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爲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多損益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可曉見方有此理【纂註】蔡氏曰元龜直二十大貝貝曰朋十朋元龜也元龜有國之大寶六五之大也弗克違者不求而必至之意故元吉東谷鄭氏曰凡曰或益曰有之吉曰有損自天曰自上祐皆謂之不期而得之也徐氏曰雖國食皆志无應唯舟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此云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爲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己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貞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附錄】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爲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問程傳論損益卦陳埴說損益先生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般勢自住不得則是事勢去看做是如何曾是聖人能與得之勢去得之只得隨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會錯了壞了也自是亦不得虧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只【纂註】徐氏曰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謂求往剛來得三之應不安處乎下而應上之象也趙氏曰六爻蔡氏曰損之爲義損下益上聖人不得已而爲之故卦下之辭必曰有孚釋辭必言時文辭切曰所損二卦皆曰弗損但損其疾而已五則元損而大有慶益惟一當可損之時其大象言懲忿窒欲此則不嫌於損〇愚謂上與三爲正應何有攸往上應乎文辭無言益以不嫌言損意亦可見〇三也得臣无家謂得乎上也故六三曰得友上九曰得臣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附錄】利涉大川巽爲木是卦中取象處如震爲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蓋【纂註】鄭氏曰乾下交與坤上交往來剛來居內故曰益剛柔往來二五中正故利有攸往上巽下震木下動也故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爲

一于大吉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附錄】下手利吉是事好是道理是方事雖吉而理則亦否者是之謂吉而有咎謂初九在下爲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也【纂註】李氏曰初剛在下爲在下之人爲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則進有咎也人惟動之主當益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宜用之爲大有爲作之事然位卑志剛力卜任重則有所不堪故曰下不厚事也惟盡心當用之責大善而吉乃可无咎苟稍用職事无益有害皆爲有咎此先王所以重用民力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也【附錄】或益之十朋之龜句弗克違永貞吉句用享于帝吉只得卜帝則受福底道理相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附錄】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焉【纂註】蔡氏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也六三與上爲應故有凶事之象中行在一卦之中也故三四皆曰中行圭所以通其中之信告公雖見於外而所用者亦唯在通中之信而已徐氏曰三與上應而以爲有凶事者以上有或擊之凶而已位又多凶故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於中

行則告公而凡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爲遷國之吉占也 附錄 程以益下爲依字之訓 [illegible]

得此爻遷來[illegible] 纂註 徐氏曰四柔初爲往來之爻有下遷之象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動也古者建國有不便於民則必遷 [illegible]

有所依以立國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有

氏曰依謂近五也 纂註 蔡氏曰心一也 [illegible]

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illegible] 有孚而順 [illegible]

有不待形諸言語而後元吉也二亦以有孚 [illegible]

而順五之德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

心勿恒凶 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附錄 [illegible] 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 [illegible]

是不言非莫益 纂註 程子曰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公其心不失正理則與衆同 [illegible]

止之辭也 錄 [illegible] 利元凶 [illegible] 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

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 [illegible]

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 [illegible]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

有攸往 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

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附錄 [illegible] 故其辭如此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

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初九壯于前趾往

不勝爲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二惕號莫夜有

戎勿恤 [illegible]

[illegible]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

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illegible]

[illegible]

敘其事 附錄 [illegible]

類此 [illegible]

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且有慍焉[illegible]

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illegible]

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illegible]

有慍也自是不能[illegible]

何爲[illegible]

[illegible]

之正此類也 纂註 [illegible]

无咎雖君子能 [illegible]

之故稱君子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

信 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言而信則轉凶

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附錄 [illegible] 牽羊悔亡其說 纂註 [illegible]

[illegible]

也其行次且[illegible]

而進不暴可以免悔也聞言不信[illegible]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

其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附錄 [illegible]

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

用商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作象所以[illegible]

不[illegible]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

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方進之豕蹢躅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而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附錄 語錄 公章疏 石崩入于海某謂正是羸豕蹢躅之義當時[illegible] 已載得得這般物事在一處裏了故直至如今 纂註 徐氏曰今雖羸弱[illegible] 則羸豕之孚蹢躅也 羸豕之孚蹢躅 豕之為物陰躁而善動者陰雖微而其勢漸進不可止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眾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程子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包者苴裹也魚陰物故初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纂註 徐氏曰剛居不正之位而承乘皆剛後遇乎二前非乎四 ○ 夬九四與姤九三反對夬之九四在夬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四與初為正應而初下二[illegible]故有咎无魚之象其行次且之象 九五

易附錄纂註卷二　　十六　　通志堂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附錄 本義 二包有魚[illegible]不謹防而无得故曰包无魚起凶此失四既失所遇安與相守可也若妄動而求必行之必凶矣 [illegible] 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下矣 纂註 徐氏曰上九亦姤也與初无遇者故下无應陰不得其遇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上九最遠於陰以一柔遇剛而成亦无咎者也 項氏曰[illegible] 上六遇之而无遇者貴乎遠也 九五之含章杞包瓜主於防九四之无魚喪其民也 初六以陽遇陰以不遠而吝也 若九三遠而无遇者上九位中正也 陰最遠而无所遇而已 一 上九之吝比九四之凶已為不足 以上吉最遠而无咎也九四居下卦之中近初而不得其遇者也 而又遇之甚也 是不善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貞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附錄 聚於己則己之精神聚於廟令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

神聚於廟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與問卦取聚之意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而明占之意 纂註 徐氏曰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當萃之時利見大人則萃道可成也蓋必利於貞聚不以正其能亨乎大牲在祭之盛也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稱其萃之義也故吉時萃則動无不順故利有攸往程子曰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蓋萃生王之眾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眾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纂註 徐氏曰二五正應萃聚相求而安於下五以眾歸於四有位而固孚斯至則萃之情相求則合相持則萃二五本應相引而萃則吉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下比眾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纂註 [illegible]之意下得乎民上得乎君大之義也居臣位而萃有眾柔非萃之正者上下偏而乃為大吉可以无咎不然則田常季氏之徒耳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附錄 問九五以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如彼[illegible]民所歸也故悔亡之也 纂註 程子曰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是而後可以免咎也 纂註 [illegible]上 卑幼民曰上卦九五[illegible]也故悲而嗟故其象占如此 ○ 蔡氏曰 齎咨涕洟

易附錄纂註卷二　　十七　　通志堂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附錄 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 纂註 徐氏曰大人二也用見大人五當應二也恤憂也六五柔中之君用見九二剛中之臣以升于治勿憂勿退但當前進自獲吉也柔退多憂故戒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纂註 程子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上

承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
也允信從也初之柔巽惟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 **九二孚**
乃利用禴无咎 義見萃卦○愚謂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
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虛實雖不同而孚
則一 **九三升虛邑** 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纂註】徐氏曰九
二陽升進臨於坤前无疑礙如入无人之邑言至易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義見隨卦
【附錄】張洽問亨于岐山曰只是享字昨舉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人傑
王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易說祭享萃升二卦
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
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銖○岐山則王指文王言于曰
大王邑於岐山之下居 **六五貞吉升階** 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
高則文王亦居岐也 能貞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
階升之【附錄】通論萃九五爻升六五貞吉升階與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
易書 古皆相其有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
信雖有升階之象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以陰居升極昏冥
而不足以升矣 不已者也占者遇
此无爲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纂註】程子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
升之心施之於不息之貞而已 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君子於
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
其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善則何善如之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
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
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
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
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附錄】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
有數卦如此蹇卦有卜人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窮極不好
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利害喚皆曰是不好卦只是利明分明是
說卦所以分曉蹇是險阻進退不得所以困是窮極了亦有言不信
【纂註】徐氏曰兌口不言象坎耳中有
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
人誰信之困且窮而已故戒
歲不覿 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附錄】初六在困之下至困者也
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纂註】徐氏曰株木根株无枝葉之木在下初象幽谷
上且不安可知矣 幽深之谷坎陷象覿見也初柔本與四應困而
在下故有臀困于株木之象坎陷益下又有
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不覿知不見四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
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
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爲所困矣朱紱方
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
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爲无咎也【附

錄】困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
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困於好事如盛時花
鳥好底物逐時卻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困好物也酒食
厭飫亦是如此謂問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祀神則
神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之淵 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
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附錄】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
則上【纂註】程子曰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
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也不可犯也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
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 愚謂蒺藜
其不安也蒺藜則發蒺藜也艾草坎象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
吝有終 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
爲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爲可吝而必有
終也金車爲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纂註】徐氏曰來謂初來
應也徐徐疑懼貌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
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刖者傷於上下上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
爲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故
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
故也占具象中又利祭祀以久當獲福【附錄】通論六二九五皆利用祭
祀是如何曰它得中正又似祭
无應而心專一故有是象程傳以朱紱爲王者之服赤紱爲臣下之
服傳倣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卻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
似不○愚按赤紱則詩候人三百赤芾采菽赤芾在股天子所予車攻赤芾金
舃○禮記云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大夫以上赤
紱乘軒則赤紱爲臣下服亦若朱紱則采芑云方叔受其命服朱芾斯皇乃
方叔受命之服方叔周宣王卿士斯干云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所生子之服程傳
本如何據惟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紱註疏家亦云
天子者朱大夫士繫各有制但禮經本此但於經无證耳芾紱並通用
【纂註】徐氏曰劓刖謂一五中直同德相應始雖未應終則
應也蔡氏曰享敬而祭嚴君臣之位不同故所用亦異 **上六困于**
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
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
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纂註】徐氏曰葛藟纏繞之物臲卼危動之狀位高象危
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尸元祭者有悔一曰用之擬有悔則可出困而征
吉矣困窮而 愚謂葛藟以蔓之草許慎云一名巨荒似燕薁
通其謂是矣 蒙意冝如生叚孫朱象說且乘剛不安象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
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
其水故爲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
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
其瓶則凶也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附錄】
井是那擬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汔至是一句亦未繘井
羸其瓶是一句意只至而止如便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學蒙【纂註】

徐氏曰以卦體言初不爲泉眼二三剛爲泉實四柔爲井中空處五剛爲泉實已汲而出井也上柔爲井口處也有全井象崔子曰邑可改而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及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往來井井其用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矣 纂註 徐氏曰初六陰柔在井之下有泥象又曰人品卑下不能踐於爲善无用於世爲人所棄觀於此亦可以知所當勉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附錄 蒯沙隨以爲鮒井中有蝦蟆 纂註 徐氏曰井谷者井旁穴也射下注也九二剛中上无應與下比初六不上出而下注有井谷射鮒之象又爲泉實可及而存甕敝漏之象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故也當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棄甘爲下流之歸者皆可以進德善於陽剛之質實之美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无應與而爲下流之歸者也之明被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不停污也井渫而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可用汲以上一句是象下兩句是占 纂註 徐氏曰渫治也三以剛乘剛有井渫之象在下故又有不食之象有清潔之象而不見食其心惻然有感故爲我心惻可用汲者與上爲應亦有可汲之道王明謂五也三與五皆陽剛五之剛即三之剛者也五上出三陽上五爲剛三方食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脩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爲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纂註 徐氏曰甃砌累也四下乘井渫之剛雖才柔未能上出矣然无初之泥非二之谷上承井洌之剛……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纂註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則必有孚乃元吉也 附錄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纂註 程子曰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 熊氏曰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四井甃五井洌而泉寒上井收而勿幕功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附錄 問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滅息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少女故曰革 纂註 王氏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之道即日不可已日乃孚也徐氏曰革不可遽必已日而後革已日二日也徐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蓋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乃事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纂註 蔡氏曰一爻爲一日歷初故曰已日已日乃可革以時征則善之謂五剛爲應故吉而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附錄 這个是有當革之時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一番更商量又一番了又商量一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纂註 蔡氏曰鼎革之後猶征不已則凶若一於貞固而不變革之義則是就成也初未可革二則革之時三則有孚故曰三就有孚曰以卦之體火炎澤降征凶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纂註 蔡氏曰革則有悔而當也則人心孚之矣故可改命……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附錄 ……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附錄 總論六爻……

纂註 徐氏曰 [illegible]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纂註 徐氏曰 [illegible]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徐氏曰 [illegible]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纂註 [illegible]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纂註 [illegible]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纂註 [illegible]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附錄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纂註 [illegible]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

纂註 [illegible]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 [illegible]

若困猶而能行以去其不正之所則可以无眚矣【纂註】徐氏曰三去初雖遠而處位不當初震之來其勢懼未及己行而去之乃可无眚

九四震遂泥 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〇震有互體坎水象四爲坎中故曰震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無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纂註】[illegible]

此爻實與二爻相似而所以相反者二以[illegible]无喪有事所以[illegible]乘乎初之剛也五乘乎四之柔[illegible]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附錄】[illegible]【纂註】[illegible]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附錄】[illegible]

止也以至於父子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illegible]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一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以陰柔居艮初爲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以利永貞【纂註】程子曰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也[illegible]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illegible]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附錄】[illegible]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纂註】程子曰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爲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illegible]

六四艮其身无咎 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illegible]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附錄】[illegible]

上九敦艮吉 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附錄】[illegible]

九卦損益之大得志也艮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上下順也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者觀綸艮卦是簡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就人身取象上一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故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咸大【纂註】徐氏曰敦厚也乾上爻交坤而為艮皆有厚象易諸爻取厚象者三敦臨敦復敦艮皆上卦坤艮下无應與能自厚其終者為臨為復也艮之二與上皆艮之主三陽於乘而責業心惟上以厚終止於至善所謂止其所者也故獨吉蔡氏曰艮止也其時用在上上與三皆所以為艮也三上皆二柔不得為艮之體矣全艮之時用者獨在于上也○馮氏謂差一位咸九四為心而艮九三為心咸上六為輔而艮六五為輔也大要欲以九當心以六當輔故不能不差一位爾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纂註】程子曰卽卦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纂註】蔡氏曰小子幼稚也亦居初故稱小子程子曰若漸之初而用躁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

進而有咎必矣○易謂小子艮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纂註】徐氏曰磐石之安平者進於干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附錄】九三爻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是說夫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用兵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所向不同也【纂註】徐氏曰陸平原也又進于磐步步謂三婦謂四與小畜同義三四位皆不中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不以道而相求夫陽也征往也三說四陰往不以正故征則不能復也婦陰也孕得陽也四從三陽合不以正故孕則不能育也其凶宜矣蓋因卦有女歸之象故以夫婦言之禦寇也艮止象此爻占凶凡皆不利惟利用禦寇謂情好相比可以虞患難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纂註】程子曰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

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纂註】程子曰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卽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者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吉也以不正而間中正一時之為耳久其能勝乎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為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故其占為如是則吉也【纂註】程子曰羽鴻所用以進也上九在至高之位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而吉也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纂註】蔡氏曰娣女弟也謂媵居下位娣之象也无應不行跛之象也征吉者居位得當而近二故能履遂二而勝乎五謂娣之正也故征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為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纂註】蔡氏曰失位故眇居中故能視○謂

析小疏克從初象履也六二而九體故取象同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纂註】徐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者居位不當為說之主而上无應女之不正无從歸而未得所適也而自重欲速於進而甘為人娣也故歸為娣男女皆賤也大人之在於位而不得為人所不取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纂註】徐氏曰賢正之女也以其无應故愆期三為說主四為動主象傳謂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九四人而難於從聖教能行一與追歸待得人而以嫁故以歸妹也○馮氏謂三兌四震皆歸妹是也四男而二女而五男也至五又得四而以女言至於二爻極賢女而以五為不良之配則二女而五男也三又為男女其不可為與象類何女以下為歸妹之象則五又為女而二又為男矣其不可為典要如此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纂註】程子曰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惟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

女尚儉而不尚飾故其衣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幾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貴尊○愚謂君女之尊稱謂五娣謂貴之道也○初與二敵而文皆稱娣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爲无所利也 纂註 □氏曰震有虛筐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象○愚謂婦職助祭則以筐實蘋蘩之屬諸侯卿大夫皆親割牲取血以祭今无實无血是夫婦之禮不成而祭祀无主此約婚不終而无攸利者也爻非以士女稱之未成夫婦之禮可見左傳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无應所求不得故下刲无血上承无實不吉之義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附錄 問此卦後面爻不甚好曰是如豐大之時人事極盛必衰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戒謹自持方无傾側滿溢之患若纔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卦極難看聖中事臣則爲豐亨之時大凡當時其論豐人已當豐亨大之時而爲因恐其說者以上下動則以此爲日不見畫之事得志无所不爲而大抵起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纂註 蔡氏曰初四爻皆陽剛相敵理勢之常也惟豐之時事以明動相資故以陽剛同德而相遇雖均无咎往則有尚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爲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余氏曰三與上應上柔暗甚於四所見小於斗故取見沬爲象所蔽也右肱上也爲右者所用上之所附人也所用而最重者三欲用上亦如右肱也上闇甚失其所應如折其右肱无所賴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附錄 問豐其蔀日中見斗九四近暗之君所以有此象亦是它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只是如此看象 纂註 余氏曰夷主謂四與初皆陽剛德相應故初以四爲配主四以初爲夷主也○愚謂配者配合之義夷者等夷之義取義各異而皆言主者主謂賓也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六五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纂註 徐氏曰章謂二也二居文明之中有章美之才者也來謂來之也以六五柔中之君而能來六二中正之臣則有慶且有譽矣此一五同德相得處豐之道故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爲去其所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纂註 徐氏曰小亨謂五柔居尊位小者亨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瑣瑣猥細之狀初以陰柔在下是柔弱卑賤之人旣處旅困而卑猥瑣細无所不至斯其窮迫所向不通此所以自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即就也次舍也資財貨也六二居位得中旅即次也上得乎剛僕其資也下得乎初童僕也六二正而得位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爲義 纂註 徐氏曰二位高而近離有焚象童僕初也三位高而不中无以得童僕之心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纂註 ……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附錄 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上位極高鳥象離爲雉亦鳥象 ○ 愚謂鳥牛喪皆離象也上居高故爲鳥焚巢號咷喪牛于易與大壯五同喪羊于易同喪牛于易謂不順甚之凶也皆致凶之道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

其象爲風亦取入義進退爲主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纂註 蔡氏曰小亨陰柔也利有攸往專皆順乎剛也利見大人謂居二五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以陰柔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纂註 蔡氏曰進退巽弱不決也利武人之貞剛決也位剛故有此象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纂註 徐氏曰牀體上實下虛巽之象也九二雖剛然居柔用巽過於所安故曰巽在牀下人之卑巽而過於所安非恐怯則諂媚皆非正也史祝史巫巫覡也紛若丁寧煩悉之意愚謂巽非宜惟用史巫殷然其辭導達誠意以事神明非畏非諂乃得中道吉且无咎也 王輔若子體巽之事

九三頻巽吝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以其負爲无咎巽亦見大故好應事九三剛无伎倆只管令日巽了明日又巽自是可吝 纂註 蔡氏曰爻位皆剛故強爲巽者故屢巽屢吝豈不可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 禮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梁楨四年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之注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

一千百七十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附錄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又似以此爲卜樣樣盡也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舉日不見用處耳 纂註 蔡氏曰剛體近柔宜有悔位中正故吉而悔亡无不利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朱子論六爻言宇台曰巽以初與四爲上初進退四有獲何也初在下卦伏於甚焉四在上卦猶其擔揚矣凡巽不欲過二中吉五中正吉二爻皆中故吝上窮巽故凶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爲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附錄 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坎爲川塞爲澤坎水下流是水不流底卦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塞爲澤之象 纂註 程子曰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爲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

初九和兌吉 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蔡氏曰和者不爲邪也爻位皆剛不比於柔故其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故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爲戒深矣 纂註 徐氏曰兩間謂之介分限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將見從正則喜違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惑者一牽於人之說而喪其所守者多矣豈可不畏哉夫以陽剛之才就所說者无所不至故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之辨也凡人未有不戒其所說以求正道者疑而不決所以介其意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明示正道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纂註 徐氏曰上六以柔說居五之上五以剛信之將見剝矣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附錄 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而享之也萃卦則聚而享之渙卦則散而聚之 纂註 徐氏曰利貞不正而聚之義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爲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馬所用以行者馬壯則行速初六才柔而能順從九二得剛中之才以拯其渙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 附錄 九二渙奔其机是以卦變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爲安如机 纂註 徐氏曰奔者急也机安者謂二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纂註] 徐氏曰二與上應上血去惕出而能遠害三志在外故亦渙其躬之患害而无悔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附錄]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蘇說是渙了小小底羣併做一个東坡所謂合小以爲大大以爲一且如我太祖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道夫又曰六四一爻未見有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大皆不可曉

[纂註] 徐氏曰羣同類也丘聚之高也夷等夷也猶豐九四遇其夷主之夷四本居二與初三皆柔同類而等夷者也今來進居四散其同類之私羣而上聚乎五故元吉渙下聚上渙有丘也匪夷所思言非其等夷所能思及此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附錄]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於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于四體也又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如汗之出于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个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號令之出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而有不反底

一卦自一其意思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附錄] 雙論一卦渙卦亦未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己私其次便與衆共之其次便須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大便須要去患害人樣是渙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底

[纂註] 總論六爻之蔡氏曰渙散也以成卦言之則在二與四以治渙言之則惟五與四當位故九五以正位六四以得位四能渙其羣而上同五能正王位而出令所以濟渙也初與二救渙者也三則自治其渙上能避渙而已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不出門庭凶

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爲恬退守節者乃爲凶何也曰這般便易定不得若以占言之自有相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如何可失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三柔不中正而處說之極說而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己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六四安節亨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安節是安穩自在

[纂註] 徐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當位故安得五故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九五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是不辛苦喫力底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纂註] 程子曰過則凶○愚謂卦辭戒苦節之不可貞而上以苦節爲貞而在於凶也悔雖亡而凶不可免信夫苦節之不可爲貞也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附錄] 亦有說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好孚字與信字相似孚字却是就見於事說又曰孚字从爪从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亦是从孚意思因舉字說中孚

也一卦從孚字上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學業

[纂註] 蔡氏曰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以爲信中孚之義也程子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張子曰上以巽施之下以說承之其中有感化而出者爲孚者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

[附錄] 著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个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个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

[纂註] 徐氏曰鳴鶴在陰謂九居二其子和之謂五與二我有好爵謂五與二靡之謂二九二以實應所感實有以孚於五中自然相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附錄] 悲樂都无常也

[纂註] 不中不正所以歌泣无常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纂註] 徐氏曰月受日光望則與日敵矣四柔近五有月幾望之象馬己所乘者謂三○愚謂自二至四有震

故有馬象指三爲馬正與小象辭合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纂註】徐氏曰攣如固結之義位正而有孚是以誠實固結天下之心若拘攣然又下應九二之剛君道如此可謂不失其正矣○愚謂三四中虛二五中實同皆孚信之本然也體實能有何咎之有○單陰體虛不能有孚故二五有相孚之義三四則无取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附錄】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向信底去不知道得不得【纂註】徐氏曰翰音雞也音登于天虛聲遠聞也有信之名无信之實以此處極正固守則凶上居巽故爲雞又曰月令註雨中孚乳也說與中孚取鶴鳴雞音之象同意又曰鳥之孚卵皆如期不失信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附錄】問致飛鳥遺音之應是如何曰看來象辭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纂註】蔡氏曰卦

體有飛鳥之象由二爻象身上下四爻象翼小過柔爲主柔性下故宜下則大吉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附錄】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若占得者更无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以大【纂註】徐氏曰初柔本下而上與四應四動體初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進下爲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附錄】三爻四爻五便當此過祖而遇其妣是過陽而遇陰然初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卻反回來六二上面【纂註】程子曰陽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附錄】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過防之也亦當兩字爲絕句意亦皆是兩字爲絕句義更不可曉○愚謂弗過防之弗過遇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

言當弗能過也防之防當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被或得以戕我而凶矣二陰在下有上進之勢故當防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愚謂九四弗過與九三同義過之則過乎陰也上往則危厲必當戒其戒謹也陽性本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不以永久之貞自守也二陰在上有過之勢故當戒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附錄】密雲不雨大概是陰陽不和之象【纂註】徐氏曰柔盛居五陽和則成雨今陰在上不雨也弋射取也在穴謂六二在穴二爲居中象因卦有飛鳥之象故曰入在穴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附錄】問諸爻中孚小過中孚有卵象小過有鳥象中孚卵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纂註】蔡氏曰小過二陽在中是鳥身上下四陰是鳥翼象小過是過於恭之類大過是剛過聚象

五九今在五上故弗遇過之過乎五也離過之遠也過而不中故凶天災人眚俱有也【纂註】愚謂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過遇之者陰上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陽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遇四前有陽而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遇之期故四吉而上凶言弗遇亦无也飛鳥離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甚至凶莫甚焉此可爲小人過盛者之戒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亨小當爲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附錄】大事到那既濟時了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事亨如唐時正觀之盛更向那不好處去了只是小事亨如今能自得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了【纂註】蔡氏曰亨小所亨者小謂二也六爻獨二有亨之道離體柔故曰亨小利貞大抵當也初吉一也離明在內終亂上也既濟之終爲未濟矣又坎在外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附錄】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深了未敢便涉【纂註】蔡氏曰輪坎象狐有濡尾象亦坎象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

之後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纂註〕徐氏曰卦有六位七日得則變本變而失者復得矣與震六二同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復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附錄〕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證此爻之吉凶如此如箕子之明夷文和貞常也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時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横庚庚都是傳古人說話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爻 〔纂註〕余氏曰鬼方幽遠小國也書詩篇云鬼遠也近坎有鬼方象離體有伐象盡坎三爻而成既濟有三年克之象三當既濟之中以剛居剛欲兼斆剛外之治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 懸案鬼方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突厥而句如北部見唐高祖武德元年紀註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附錄〕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麤不解如此 〔纂註〕蔡氏曰繻帛之美者袽衣之敝者既濟過中時已變矣故四有衣袽之戒言繻雖美則必至於有袽事雖濟則必至於未濟必須以百戒懼乎此則事雖可懼而不至於敗亂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附錄〕問九五爻以言紂雖貴爲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薄祭却可以受福蓋時一般最自是如此曰揚子雲云十六日月雖然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必竟是漸缺去月初時小於生魄時以象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只得便宜 〔纂註〕程子曰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中正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實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附錄〕總論上三爻皆漸漸不好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以有所疑也便是不美之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太自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學崇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附錄〕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自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 〔纂註〕蔡氏曰狐坎象尾指初子象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於濟矣苟知緩濟之義則雖濡尾亦无咎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天下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多致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可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蔡氏曰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有才濟難者也然以剛居柔易生陵犯之心故能曳其所以行乃得正而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纂註〕劉青霞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又未進乎離凶可知矣烏能涉大難了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字上有不字為濟之大極未濟至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特未可進守貞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九居四不貞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纂註〕宋氏曰丁震乎坎有難未濟亦有伐鬼方之象事不豐不特剛以克敵至于三年之久還師論功受賞開國此其所謂（ ）懸謂象坎故亦有鬼方象離三爻入則未濟欲濟故有三年有賞之象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承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纂註〕蔡氏曰文明之主故為君子之光下得二以恭順剛明自效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附錄〕通論六爻大概未濟下卦皆是未可濟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六又不全好而論既濟未濟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尾在彼言首大概如是那日中則昃時候處了只何處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个爻象有這个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又曰它這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未濟則或吝或貞吉這也自不同且未濟與既濟諸爻雖反相以中間二四而受如損益橫渠詢斷之 〔纂註〕蔡氏曰五為濟主三四助之已成濟功矣已濡矣上九无所用力惟當飲酒自樂不安生事乃得无咎徐氏曰濡坎象首上象竇論既濟未濟旁氏之飲濟之後又復為氣故在未濟而身耶未濟之後必濟故未在上卦而事取在又曰坎者陰中陽而陽明離者陰中陽而陽明是坎雖為陽卦而陽不得用離陰卦而陽得用故既濟旁多義于坎以坎陽卦也其事主歸以離坎陰陽作用也劉齋一曰未濟下三爻未出險初濡尾二曳輪三征凶上三爻已出險知多吉四貞吉五有子吉上有孚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凶少蓋古來著不戒也侵陵上下經隆山李氏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无過差故聖人作易於剛之後繼之以坎離者陰陽之中所以救大過之弊也既之後繼之以既未濟者既坎離之中所以救小過之弊也厚齋馮氏曰過之大故繼之以坎離之全過之小故繼之以坎離之交西谿李氏曰上

篇首乾坤然後[illegible]下篇首咸恒然後未濟亦然辭也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周易下經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彖上傳第一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彖即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附錄】彖辭極精說得卦中情狀最分明是聖人所作 道夫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附錄】乾者萬物之始[illegible]對坤而言天地之首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illegible]萬物資始[illegible]事君之[illegible]訓取字[illegible]乾元統天曰乾元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耶[illegible]者貴惟一[illegible]運行故曰統天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纂註】蔡氏曰天道元行雖有元亨利貞之分而其所以無間斷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乾之亨也【纂註】[illegible]品物流形亨之見乎形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無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附錄】這段易傳欠得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卻分曉乃是[illegible]所錄云人能大明[illegible]天道之終始[illegible]下面人事是緊要字[illegible]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不以聖人而言[illegible]則人而非天矣惟其與天同其時則是以人言天也故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進退之在我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illegible]主心而言爾[illegible]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即元終即貞六爻之位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若是乘時以時不然皆四德之行也所謂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illegible]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illegible]四德之所以流行不窮也[illegible]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附錄】[illegible]今日立秋為變到那全然天[illegible]

[illegible]首出庶物萬國咸寧[illegible]

[illegible]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illegible]

[illegible]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illegible]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illegible]

[illegible]安貞之吉應地无疆[illegible]

[illegible]

也剛柔始交而難生[illegible]動乎險中大亨貞[illegible]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illegible]

[illegible]

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自也以下大要皆不越乎此矣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附錄】以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賽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四也[illegible]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附錄】問何以見其可曰下文所謂一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告以剛中也[illegible]【纂註】程子曰五之志應於二也[illegible]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此以卦德釋卦名義）【纂註】徐氏曰以剛健而遇險[illegible]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附錄】[illegible]【纂註】程子曰[illegible]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卦德釋卦名義）【纂註】[illegible]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附錄】問剛來而得中[illegible]【纂註】蔡氏曰剛來得中乾自外來交坤而為坎也[illegible]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無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illegible]）【纂註】[illegible]

比吉也（此三字疑衍文）比輔也下順從也（此以卦體釋卦名義）【附錄】比輔也[illegible]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也）【纂註】余氏曰[illegible]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四上下謂五陽）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纂註】蔡氏曰剛中五也志行五與四合而[illegible]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往也）【附錄】密雲不雨尚往也是說[illegible]【纂註】[illegible]

履柔履剛也（以二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以卦德釋彖辭）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纂註】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illegible]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

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附錄 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言之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无小人也遇夫救潰吾道无對不嘗與世俗較勝負此亦莫矣而亦非節意之所安也夫道實无對者也於其中却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出後方可然見得簡積神純粹无對一道若和月合水更一着箇无對包了切恐此无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二消不掩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以君子小人之際其嚴甚勝負无爲諱密言其未知无對之道邪益无對之也 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而小人退循環無窮初不害其爲无對也 若東宋陰陽各有一半 聖人於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之也意道之却爲害了然如舜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爲非後君子夫持得皆革面從外入了 蓋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其實象卦之意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无小人之國其不知易甚哉與小人禁紛相殺天地之化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雖雖本書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无也聖人作易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柔者常私剛者常明柔者常暗剛者未嘗不正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闇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 文集序 纂註 丘行可曰三陽三陰也卦凡二十而言卦變者十有二泰否隨蠱噬嗑賁咸恆損益漸節是也聖人首以往來言於泰否者所以發卦變之凡例蓋泰否者乾坤之體之往來而也卦者乾坤之一交由泰否而往來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附錄 某者人也須是剛難則是偏頗之甚了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底君子則是剛之類少陽卻不會接着只會困了 纂註 程子曰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無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篤誠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 蔡氏曰釋泰否陰陽者獨泰否兩卦而已否者氣之不交故又以陽言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同人曰 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附錄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

同人又上涉險阻 纂註 程子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 附錄 文是文章明是著見 多言文明文明是一 纂註 程子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言謙之亨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承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附錄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被擾亂了又曰天莫之爲而爲然亦何常有爲只是理自是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不如此夏寒冬熱便是失其常理又曰變盈流謙如尖物一般山上之高水需下來山便渡便高鬼神言福言禍是有此造化之柄如是言鬼神合其吉凶則是鬼神便說吉凶字說天道是說寒暑生殺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君自主人事而言時舉之爲義不知天地生物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天禧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物而不言所有可見矣 卑以尊而行謙 纂註 蔡氏曰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其道光明艮也艮有明其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 陽言天道虧盈謙以山谷川澤言害盈福謙以實福禍言惡盈好謙以予奪進退言程子曰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之所以戒盈而勸謙也鄭氏曰四者非有心如是其道自然故皆曰道 陽居上卦之下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三陰居下卦之上地道卑而上行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以卦德釋卦辭 纂註 程子曰天地之道萬物之理惟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附錄 刑罰以清民不服只爲舉動不當了故使民不服便是民不服了他亦不服豫之時義言豫時底道理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附錄 凡卦皆從內說出或動或說此之謂隨也 隨自家說他或動不成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 纂註 蔡氏曰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也聖人作又當隨天下之時此則天下之所從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子曰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附錄 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 剛在上而柔在下爲卦體下巽而上艮止所以爲蠱此卦德自賁井既濟來 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也大凡看易先看成卦之義巽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此所以蠱也 纂註 [illegible]而止曰是巽懦便止了更無些能爲如何治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附錄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皇帝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必須是大善亨通然後天下治 問易中言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何也曰是有所內外卦看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入於事蓋先止而後巽卻是有根蠱之方得將去故爲斯也大

臨剛浸而長 以卦體釋卦名 纂註 徐氏曰剛浸斷也浸漸也卦曰天地之道是以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氣不頓斷二陽長次下而漸

說而順剛中而應 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當是也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附錄 此陰柔剛反長已了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元亨字兼用說八月有凶者蓋要反那一陽也 纂註 徐氏曰聖人深言消長之機其來甚速吉凶悔吝相倚伏所常防也此易聖人所常當戒惕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纂註 徐氏曰大剛也一陽在上下四陰衆柔故曰大觀在上順巽以卦德言中正五也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釋卦辭 纂註 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觀二陽言謂上有精誠誠敬之德則可仰以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爲觀也 附錄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以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底觀感處如禘祫祭祀盥而不薦是欲其誠意之以觀示下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卻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卻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 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又以卦名卦體卦德卦象卦變釋卦辭 附錄 張洽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難解曰據某看來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爾(○)又曰是謂下體本坤分初爻上而爲五上體本乾分五下而爲初此剛柔分也柔得中而上行即節剛柔分而剛得中故於兩卦發其義

賁亨 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 纂註 蔡氏曰賁卦彖辭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 來而文剛一也坤下交乾而爲離也分剛上而文柔上也乾上交坤而爲艮也剛柔往來自然之文故曰天文

文明以止人文也 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極言賁道之大也 纂註 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天文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剝剝也柔變剛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爲柔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以卦體釋卦辭 纂註 此釋卦辭上不利有攸往以順而止之合二意言君子觀象而順止之所以防小人之禍然豈敢正哉 天道循環陰陽之象惟順時而止故天道往不復陽消而息陰盈而虛剝極於上則復反於下乃天運之當然也是以君子尚之此處剝之要道也

復亨剛反 剛反則亨 附錄 問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

動

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德而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陰陽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天運然也【附錄】……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利有攸往剛長也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附錄】問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心於此可見問天地之心靜却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天地之心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猶如一堆火自其初以至極皆隱過自盡為灰其間之未盡者因天地之心也然必自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所發不如那新生底親切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際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又曰這動在天地只是一分是在人則為善惡本不善本當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便是陰知與便是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固之時忽然一夕覺便是陽動……即見善端之

萌皆從善處做去始……事業何患不到……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便是復又如人之氣常道不得到極處忽小寧便是……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渾淪……且如人方窮物然……求其閒天理……心處……天理乃得……又如所謂……不行……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其生殺是畢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天地无心便是天地之心……有心又有日是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天之道答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无心處耳若果无心則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大地以生物為心……天地別无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无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又曰天地有箇无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面主宰相似……心者也……有主宰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也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生於內而為……復哉……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

……說寂然至无乃天地心曰他說无是亂說……寂然无不如下面一畫作甚底……可學問靜亦是心而心未見……又曰上五陰亦不可說无說无便死了无復生成之意如何見其心……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時萬物收斂寂然无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端則動之端緒於此處起於此起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无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為言……天地之心……聖人之心亦可見……聖人無復……其道……夫復之為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用固時而動……如陽是皆以天地之心為心者也……如天下皆君子而无小人皆天理而无人欲其善无以加矣……靜不可以无動……天下不可皆君子而无小人不能皆天理而无人欲……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至若聖人則无此故凡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乃不遠之……

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道夫竊記……其心……古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嘗……而不可見此謂聖人无復未嘗見其心……只為是……静……疑於物蓋變化是陽方生……如……白……是小而……其見天地之心……聖人之心……善而已……以……見……此一路……二字……是十月中……陰……五行者多不知……一陽……動……陽……難於……

……只見……動靜至……當見……靜……乃見……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不知……乃天地之心也……曰復其見天地心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佑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附錄】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斷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說但取其成體耳不必強分貞往 【纂註】蔡氏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初也乾交坤而爲震也非本體來往故曰外來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德釋卦名義 【附錄】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以卦變卦體釋卦辭 【附錄】能止健不□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乾是以艮之止止乾之健而 不家食吉養賢也 亦取尚賢之象○易謂艮剛嘗乾有養賢之象尚賢以上九一陽言養賢以乾三陽言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亦以卦體而言○易謂六五下與乾應故曰應天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釋卦辭 【附錄】觀其所養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極言養道而贊之

大過大者過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 棟橈本末弱也 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纂註】程子曰大過之時其事甚大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徐氏曰時字當玩自是時當如此遇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而不悖於道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授而謳歌獄訟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後后逕師之怨後所以成大功而齊於時焉苟非其時則舜禹亦臣僕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守臣節而不敢革夏革殷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天運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太亂之道而謂之剩且亨可乎

習坎重險也 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附錄】水流不盈纔一坎滿便流出去行險不失其信是說決定如此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纂註】蔡氏曰剛中二五也往有功動則出險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釋卦名義 【附錄】重明是五二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就大人繼世重明之義不同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以卦體釋卦辭 【附錄】六二中正六五雖中而不正今言柔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從這交較好故元吉六五雖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兩時舉

周易彖上傳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彖下傳第二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咸，感也。釋卦名義。【纂註】丘行可曰：咸非訓感，咸故感，凡物兩相對待而後感應之理生，故咸有感義。又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故感无心而爲咸。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纂註】蔡氏曰：柔上，上也，坤上交乾而爲兌也；剛下，三也，乾下交坤而爲艮也。馮氏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爲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感通之理。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固能亨且无咎，然必利於貞，乃爲久於其道；不貞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貞而已矣。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爲主也。【纂註】程子曰：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恒久之道。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以九五一爻釋亨義。【附錄】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何如？曰：此所以遯而亨也。唯當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偕，不然便是與時背戾。

小利貞，浸而長也。以下二陰釋小利貞。【附錄】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陰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退如此與否？初二兩爻相似以後。【纂註】程子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案語錄盤錯本義釋小利貞與程傳不同。朱子曰：若如程傳，則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下當云止而健，陰浸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退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有不容正之者。程傳雖善，而有不爾矣。

遯之時義大矣哉！陰方浸長，處之爲難，故其時義爲尤大。○愚謂遯以二陰之長成卦，而以四陽之避得名。易爲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爲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不以陽之能避爲大也。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附錄】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依舊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學者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道夫

晉，進也。釋卦名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纂註】丘行可曰：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柔進而上行，六自四上行而進于五也。大明之君，諸侯順附，被其寵錫，待遇之禮，而寵多榮顯也。

明入地中，明夷。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附錄】文王箕子大概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箕子晦其明，又曰艱貞，是地位狂蔽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對[illegible]【纂註】張子曰：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丘行可曰：內文明則不失己而說，隨外柔順則不逆時而干犯。文王盡全卦之義，故以二體言；箕子得一爻之義，故以六五言。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愚謂卦以二體言，故惟言利女貞，而說離分數多；彖傳兼二五言，故兼男女正，而內外交義兼備，又廣彖辭之言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亦謂二五。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纂註】趙氏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君？蓋母之不嚴，家之蠱也。責上下之分，啟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媛惟箕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家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以二象釋卦名義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極言其理而贊之纂註程子曰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愚謂往得中五也其道窮三也利見大人以下皆指五言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以卦德釋卦名義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以卦變釋卦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極言而贊其大也附錄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雨者蓋不極也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以卦體釋卦名義○愚謂損內卦乾九三之剛益上卦坤上六之柔而成損是為損下益上主剛而言故曰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附錄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本厚則末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纂註程子曰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以卦體釋卦名義纂註李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下卦坤也柔為民坤得乾之初故民說无疆上乾之下交于下為坤之下交自上下下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大光也故為益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以卦體卦象釋卦辭附錄問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某說有一例大凡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引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震為木方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也纂註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纂註蔡氏曰无疆以久言无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又言凡益之道當適乎時也程子曰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釋卦名義而贊其德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為純乾也附錄柔乘五剛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之言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小人不能无疑也纂註徐氏曰陽剛之長有未盡之陰也有所決之者自有其所以決之之道也君子於小人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而易之雖五陽之盛而一陰尚存不能无虞也聖人於夬設戒之意蓋深矣

姤遇也柔遇剛也釋卦名附錄人日用間識意下分為善惡或有一念之差便由邪徑以長姤一陰生五陽便在不可與長也凡於一事一念之微苟有不善之萌皆不可忽大抵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釋卦辭纂註程子曰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一陰生五陽便在不可與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以卦體言○愚謂以乾遇巽巽得坤初爻而成故有天地相遇之象又巽為東南以卦氣言物絜齊之時故有品物咸章之象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錄】孫不是對底卦然天地相遇以下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自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一爻謂以九二言非也 姤之時義

大矣哉 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附錄】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學者

【纂註】程子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王假有廟

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 釋卦辭 【附錄】順天命伊川說作時若不用大牲便是卻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適時節也不得那利用 【纂註】氏

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感則見其情之通恆則見其情之久聚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其理而贊之

柔以時升 以卦變釋卦名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易謂陽為大巽順不足以大亨必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大亨之功非剛中之九二上應六五則不能致也 用見大人勿恤

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困剛揜也 以卦體釋卦名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以卦體釋卦辭

剛中指二五口六象上六為兌之主居窮極之地欲有尚口乃窮之象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卦象釋卦名義 改邑不改井

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纂註】晁氏曰或謂彖主一陽言五井冽寒泉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敗不得水羸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者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纂註】金陵王氏曰澤火非如水火有陰陽相違之道然相遇目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

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以卦德釋卦辭 【纂註】程子曰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無不盡事無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 【附錄】革是更革之謂須是從頭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罅漏而已易大傳天應人是如此 【通論】兌卦彖言順乎天而應乎人蓋兌應天順人非也又曰順天應人革說革命之說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說得好〇管見曰易之革命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嘗應乎天從人何預對感而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應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但曰順乎天順乎天者循理也後世務名不務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非本而窺至以為尊號且失其旨矣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 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纂註】氏曰亨飪易之用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亨飪不過祭祀賓客二事而祭之大者无出於上帝賓客之重者无過於聖賢 巽而耳目

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

【纂註】程子曰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

震亨 震有亨道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

也 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

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子以為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 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亦以輝光言之 【附錄】行則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止也 【附錄】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則天光發是也〇易中艮卦多有光明之義易傳艮一陽見於二陰之上陽明著於外陰其下而進故也故艮便有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

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

咎也 此釋卦辭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晁

只云艮其止當【附錄】八純卦皆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外
兩卦辭作背【附錄】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其位剛得中也 以卦體言謂九五 止而巽動不窮也 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纂註】程子曰內艮止外巽順止爲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纂註】程子曰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又以卦德言之 【附錄】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惟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 【纂註】程子曰歸妹諸爻皆不當位又有乘剛之過是二五皆失中男女之正是不常之道如恒是也若不以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 貞日男行而女從得男女之正故亨利貞說以動爲歸妹則是陰反先倡而陽和女反先行而男從失男女之正故征凶无攸利柔乘剛 五謂二四皆陰得失位也

大全卷之□ 易附錄纂註卷四 七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以卦德釋卦名義 【附錄】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也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須明不行則明无所照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釋卦辭 【附錄】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是此極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備問君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 【附錄】問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天地是舉其全體而言鬼神是指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則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蓋聖人得極常須謹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仄了又曰一息去是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槃水方得又曰這便是慾所謂豐亨豫大之說須是徒地齊平方得所謂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宜照天下以虛爲富者久遠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學者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纂註】余氏曰柔在外而乘二剛之中是爲旅之人交於強有力者皆得其所止而不失己則不失其所止无私交无職事非賢不主非其主不與止而麗乎明之大如是內不失己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時爲難處

重巽以申命 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爲申命也 【附錄】巽是重卦故曰重巽八卦之象皆如此蓋申字是叮嚀反復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叮嚀告戒无所不至故象以此爲象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謂九五柔謂初四

兌說也 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附錄】說若不是剛中便是邪媚下之至於好學懼事是道理中 【纂註】徐氏曰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剛中而柔外則立已者正而說人者非邪矣程子曰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之道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也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

大全卷之□ 易附錄纂註卷四 八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以卦變釋卦辭 【附錄】渙卦是自漸卦來九來居二而不窮是居位得中若在四則窮矣卦變剛來而不窮是九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四二三又做得位一上做二此說有些不穩卻是六三本是柔爲二三卻未爲得位然五得位又何指柔本義以卦變自漸來故指柔爲四則四正得位外謂外卦上同謂上同於五似爲得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廟中 【附錄】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王於九五言宜在廟祭祀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以卦體釋卦辭○節卦下體本兌分三剛上而爲五上體本坤分五來下而爲三是剛上而得五之中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又以理言 說以行險當位

以節中正以通 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 [附錄]說以行險程說是也說去不得故有節止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坎為水在中間流而不止也 [纂註]程子曰人於所說則不知已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位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又曰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極言節道 [附錄]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特以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厮匝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節之節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儀禮之節教天秩有禮只是天地則和這箇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未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耳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附錄]柔在內而曰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曰中虛就一體看則中實也都見得有孚之意故字作中孚伊川此二句卻說得好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以卦象言 [纂註]吳氏曰先儒以豚魚為二物蓋一物耳蓋必異風豚魚生於澤而王風吉云江豚魚出而風今江湖行舟之人見江豚作則知風之至天下之物皆有自然之信風天機之暗天籟之鳴非物能然也皆天理之真天道之以正實通於物有不能違者大至於小大百物不正則廢乎天矣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以二五言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以三四言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以卦體言 [附錄]小過是過得些子之意 [纂註]徐氏曰卦體有飛鳥之象中二爻象身上四爻象翼上逆而下順陰之道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濟下疑脫小字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以卦體言 初吉柔得中也 指六二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纂註]程子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丘行可曰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憂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聖人於亂而傳曰於止則亂矣又止亂安從生玩止一辭則知夫子有功於贊易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 指六五言 [附錄]問未濟所以亨者便是有亨之理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了然學者便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附錄]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中不獨是說九二這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了以未濟學者不續終也只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協力以濟亦可事未濟者能濟矣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纂註]馬氏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所能

周易彖下傳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王樹公

通志堂 王樹公

周易象上傳第三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附錄】朱子曰易象說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illegible]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附錄】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今日行又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illegible]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謂九下謂潛見龍在田德施普也[illegible]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復重複踐行之意[illegible]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可以進而不必進也[illegible]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猶作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illegible]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illegible]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地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無所不載也[illegible]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illegible]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初陰後陽故曰大終【附錄】[illegible]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纂註 馮氏曰雲雷方作而未有雨有屯結之象君子觀象以治世之也猶治絲者既經之又綸之所以解其結而使就條理也○愚謂坎在上爲雲未下而成雨故爲雷屯言雷將起未通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纂註 程子曰陽居陰下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所歸從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纂註 程子曰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從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矣

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附錄 有山有水之象

纂註 合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遂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 正法所以正法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之德

纂註 程子曰二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也无親切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字韻 纂註 馮氏曰陽實陰虛四獨遠之困於蒙者也故吝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愚謂順以從上巽以下賢 (…)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附錄 上九一陽而衆陰附之如人皆順從於長

纂註 (…)故能禦寇須是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所以衆皆上下順也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無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

附錄 問需者飲食之道何也曰需是待也飲食宴樂之事當待而需之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

纂註 程子曰君子觀需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附錄 鎮問占外

之占何也曰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敗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 文蔚

纂註 丘行可曰三既迫坎則害已切己故曰致寇至夫坎險在外未嘗追人由人急於求進自迫於險以致害也占以敬慎自處則亦不禍敗象以自我推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需于血順以聽也 纂註 丘行可曰需之三四乾坎之會也三恃健之象以敬吉之能敬則不犯坎矣四之象以順吉之能順則不阱坎矣二者交盡其道此處需之要也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以陰居上是爲當位 附錄 (…)凡初上一爻皆無位二上之類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如父母老不任家事而退閑當家之不西堂之類

纂註 蔡氏曰敬故未大失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自取也

纂註 程子曰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無成功也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纂註 劉氏曰古者寓兵於農合之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伍兩軍旅之衆此兵民一致之法也故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君子觀象容之畜之於有事之日故曰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纂註 程子曰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聖人之戒深矣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閒建國親侯亦先

于所以比於天下而所附者也象息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附錄】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建使是也【纂註】程子曰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之道也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得正則不自失矣

【纂註】程子曰守己中正之道以應上比之匪人也上比无首而凶己乃應之亦可傷矣 [illegible]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纂註】[illegible]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始終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復自道其義吉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亦者承上爻義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纂註】程子曰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纂註】[illegible]

象也承畜之極成以然剛也[illegible]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纂註】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纂註】程子曰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纂註】徐氏曰上無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艱難阻絕之行自守以正而外物不亂所以吉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 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 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傷於所恃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附錄】[illegible]

[illegible]

【纂註】[illegible]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纂註】[illegible]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无平不陂天地際也【纂註】[illegible]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illegible]

小人之雜人不得以祿位榮之【纂註】蔡氏曰天地不交二氣鬱塞否之象也陰陽消長而晦爲窮約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言不亂於小人之羣 包羞位不當也【纂註】程子曰陰柔居否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纂註】程子曰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無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纂註】程子曰否終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辯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附錄】類族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是就人上說辯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他頭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作一類李姓作一類辯物如牛是一類馬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爲同也【纂註】馮氏曰類族辯物是知天之火之同睽之異處觀其所由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纂註】程子曰出門同人所同者廣無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疏之異過咎所由生也 同人于宗吝道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

三歲不興安行也 言不能行【纂註】蔡氏曰敵謂五安何也安往而不得實踐之安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直謂理直 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纂註】蔡氏曰未及于野未盡乎大同之道故曰志未得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旣大無以治之則釁蘗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附錄】天道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而已 揚善以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福善禍淫王者以賞罰之權奉之而代其補助其偶惰之所不及【纂註】蔡氏曰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纂註】程子曰民與財皆歸於公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 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 晢明貌【纂註】蔡氏曰居離明之始故能辯其理之所至 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 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太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附錄】問謙是損高就低使致恰好而平莫是周公亦損下益上之理否曰謙之大抵以稱物平施人能裒多益寡則萬事多物合宜曲直自是方其所以爲易簡之理如此故易象言稱物平施蓋言自其物之大小高下不易且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只聞其是非而不如一則是吾常不得伸何益之有反常而已以此爲卑乎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纂註】程子曰自牧自處也 蔡氏曰牧養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纂註】蔡氏曰萬民服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言不爲過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纂註】蔡氏曰不服者非無才力 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陰柔無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以治其私邑而已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旣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附錄】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謂和 崇德謂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纂註】程子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揜聞之一如大韶大武之類名曰是也 象其聲作樂而其聲寬和如雷出地奮之時如此其言其聲者謂上帝以配祖考是也 蔡氏曰作樂之義以象功德以配天之盛也先王觀雷出地奮和暢發生之象作樂以象其發揚之德而用之郊廟朝覲燕饗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之樂而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天以祖配上帝以考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謂滿極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 恒不死中未亡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纂註】蔡氏曰雷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澤中與時休息爲隨時之象日出於東方之震而入於西方之兌由震而兌自明嚮晦出於明者至晦而入也

者息矣所以用隨也天地之隨然晝夜爲寒暑爲古今君子之隨爲動息爲語默爲行藏一晝一夜之頃而動息隨也況夫消息盈虛之大者乎黃宗台曰封父敢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 [纂註]程子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故以成人從正當專一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 窮極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附錄]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亦[illegible]貞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illegible]是風薄山而返物皆散亂蠱之象也○山也養成材力也是謂育德山象[illegible]山下有[illegible]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纂註][illegible]氏曰子改父道始雖勞而終見吉蓋其事若不順而其意則在於承其父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裕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纂註][illegible]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纂註][illegible]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 [纂註][illegible]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在丈夫則爲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未忘也 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電當作電雷 [附錄][illegible] [纂註][illegible]

履校滅趾不行也 [illegible]

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illegible]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 [附錄][illegible] [纂註][illegible]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纂註][illegible]

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纂註][illegible]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illegible]

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

得志也【附釋】語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使是優游自得也錄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附錄】剝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人君厚下以得民則位亦安切天理所謂本固邦寧也【纂註】馮氏曰厚下坤象安宅艮象此言占剝之道謂五陰自下而上剝一陽將盡艮剝為坤山附於地矣山附於地之明有山崩為地之勢故名之以剝為人上者觀象而知所以厚下安宅則又善處剝者也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言未大盛【纂註】程子曰陰之剝陽得以益盛者以陽不有與故也小人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五行可曰與應也凡陰陽相應則為有與臣九四有六五言有與是也陰陽不應則為無與井九二不應九五為無與是也成亦然文皆應則謂感應以相與良六爻皆不應則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是言當剝之時在上未有陽以應陰也以此陰之進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為應以遏止之則其心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使雖為更未至如是之甚也惟其未有與此剝道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聖人於此不謂之無與而謂之未有與蓋不忍陰邪之害正而猶冀夫人以止之也其意深矣亦速

上下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

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附錄】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交了豈不壞事實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附錄】易中言復者是知不善而復改以從善之謂也所謂不遠而復者是乎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纂註】何氏曰仁謂初爻陽復夫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之端也初不遠復以從初而復故曰以下仁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考成也【纂註】程子曰五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可以无咎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纂註】劉氏曰動靜之復上天道之復也人道之復也出人道之復也皆言善者復其善也以從道回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不如一之休上六位高柔也居復之極身之復雖居極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何氏曰上六之美固遠而失善之後厚極而有難悔之甚故是之如此而獨致迷之身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富如非富天下之富之富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有猶守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附錄】言畜聚是古人言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道夫只言小畜象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所以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成其德小畜只懿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纂註】程子曰天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輹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

大行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附錄】或云語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是【纂註】程子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馮氏曰慎節主動言語飲食主動象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初上皆非其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附錄】澤在上木在下澤水高漲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纂註】氏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

凶不可咎也【附録】不可咎是他做得是了不可咎他 朱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纂註】蔡氏曰常德行坎剛中象習教事重坎象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中无功也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附録】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朱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附録】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頭須明便是指日而言 朱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易象上傳第三

後學成德挍訂

周易象下傳第四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註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附録】有澤上下相感之象【纂註】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咸其拇志在外也【纂註】胡氏曰外謂四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纂註】程子曰二居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也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其象所自從在下者也所執謂所隨者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纂註】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人以私而反偏

咸其脢志末也 志末謂不能感物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用【纂註】程子曰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纂註】丘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一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一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而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之所以不同也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纂註】程子曰不常之人无所容其身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纂註】谷氏曰以順為正者婦人之道婦人當從一而終夫子制義者也從婦則凶矣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附録】問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小人如山相近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去不遠者以上交在上而下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為遯也惡在之地推得好【纂註】蔡氏曰遠小人不惡而嚴象

遯尾之厲

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自勝者強【附錄】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爲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爲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纂註】程子曰人自勝之謂強壯莫如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蔡氏曰禮者正大之交以天而動取一象 壯于趾其孚窮也言必困窮【纂註】程子曰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必其窮困而凶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小人以壯勝君子以罔困藩決不羸尚往也【纂註】蔡氏曰尚往者前无阻也可以上進也故曰尚往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纂註】蔡氏曰詳審也不詳謂不審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昭明之也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裕无咎未受命也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纂註】余氏曰居无位之地以寬裕自處不汲汲於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者之分卻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纂註】程子曰上行下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附錄】臨衆不要察察若晦而不明則讒得及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又須明乃好學叢【纂註】蔡氏曰涖明夷之象君子于行義不食也義當不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照四國以位言後入于地失則也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身修則家治矣【附錄】火中有風如一爐火光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纂註】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恆也物謂事實恆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閑有家志未變也預防之志未變而閑【纂註】程子曰志之放亂家人志意未變之前閑之以未亂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附錄】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爲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理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伊尹之不同而其歸則一孟子所言大事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不同而同歸於理講學文字爲說不同而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似又卦睽卦无王應而同德相會者何也曰无正應所以爲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故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卦下句皆是教人事之近處不必深去求也此錄伊說【纂註】程子曰睽異之象君子觀上下二象之合而必明其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禮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本其正應非有邪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纂註】程子曰有終者終必與上九遇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睽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纂註】程子曰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易之謂反身即思不出位之義艮象修德即常德行之義坎象坎在艮上爲蹇而稱君子以反身修德蓋反身如山止而修德如水行有常事雖不濟亦無可尤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

從貴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纂注]蔡氏曰赦宥解義通。愚謂上爲雲在下爲雨方雲雷而爲屯則陰陽之未通今雷雨作解則陰陽之已通矣屯其爲難之始解其散屯之難者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纂注]蔡氏曰[illegible]剛得中柔交[illegible]雖必解者也故曰義无咎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 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纂注]蔡氏曰悖逆也解悖謂解三之悖逆而帝得其順也

山下有澤損 君子以懲忿窒欲 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附錄][illegible]

[illegible]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纂注][illegible]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風雷益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illegible]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illegible] 或益之自外來也[illegible]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illegible] 告公從以益志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 惠我德大得志也 莫益之偏辭也 或擊之自外來也[illegible]

澤上於天夬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illegible] 不勝而往咎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纂注][illegible]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附錄][illegible]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天下有風姤 后以施命誥四方[纂注][illegible]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illegible] 包有魚義不

及賓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illegible] 九五含章中正也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illegible] 姤其角上窮吝也

澤上於地萃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illegible]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illegible] 往无咎上巽也[纂注][illegible]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illegible]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地中生木升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illegible] 允升大

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蔡氏註）蔡氏曰萃者聚聚於下故九五之大…升者木升於上故六五大得志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

（附錄）…君子道窮之時…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

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木上有水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也）

（附錄）…

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言爲時所棄）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附錄）…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

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審）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

（附錄）…

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而顚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有實而不愼其所往則…）

鼎耳革失其義也（蔡註）…

覆公餗信如何也（言失信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蔡註）…

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中謂中心）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正字羨文…）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二者皆當以漸而進…）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纂註】蔡氏曰居德艮山象善俗巽入象居德以漸而進善俗以剛而入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纂註】程子曰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也又曰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恒謂有恒久之德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取其威照並行之象【纂註】程子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其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蔡氏曰折獄離明象致刑震威象豐卦言折獄致刑者君子所以懼小人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故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藏謂障蔽【附錄】天際翔也是言其屋高大至於天際卻只是自障蔽又曰似是說如翬斯飛集于其屋之大蔽陰自閉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慎刑如山不留如火【纂註】蔡氏曰火行山上而不留旅之象也明離象慎艮象用刑艮象不留獄火行不處之象 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隨相繼之義【附錄】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命猶是也 如【纂註】蔡氏曰申命重巽象行事風象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乎凶言必凶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纂註】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 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莫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無得曰為學亦將枯燥生疎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豈終能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於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滋之

實和兌說往矣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纂註】蔡氏曰初未有所係故所行未有疑也 孚兌之吉信志也【纂註】程子曰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與履九五同 上六引兌未光也【纂註】馮氏曰小人欺蔽其君蒙蔽其陰柔以悅為道明之害者皆其心之未光者為之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皆所以合其散【纂註】徐氏曰風行水上其渙散也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求諸仁孝之至幽無不格散無不萃故於渙象見之 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纂註】蔡氏曰澤容水而有限節之象也制數度節乎外也兌見象議德行節乎內也坎心象 程子曰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也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

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 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纂註】蔡氏曰塞謂二陽在前 不

出門庭凶失時極也【纂註】丘行可曰前無剛塞可以有行之時也極中也知守位之中而不知失時之中故凶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

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附錄】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於風若渙爲之木其性亦就下風又不奈也何【纂註】蔡氏曰議獄緩死象離死[illegible]以乎言刑獄者五卦 噬嗑賁旅豐中孚離爲戈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刑罰不當也中孚豐 旅離實噬嗑象取震賁旅象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威其決 豐旅[illegible] 故非震以動之無以威衆也 賁過於文 旅不留獄 則民少而[illegible]刑也蓋 獄乃人命所繫 一成不可變 聖人[illegible]刑 設五卦 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 八卦象 盡意而致其謹審如此 此處之風也 賁次噬嗑 旅次豐 離明 不易之象 首 反爲旦 旦夫 蓋明貴無時不然 威則有時當止 至於中孚則合體以爲也 [illegible] 良而文 光以議之 巽以緩之 聖人卽象垂戒 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 何其仁哉 五卦中文王惟於噬嗑取象 夫子則噬嗑賁豐旅中孚以五卦取象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

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絶類上

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 山上有雷其聲小過 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 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 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 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附錄】聲在高 過之義 【互論大過卦義】小過大事是過得不多 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 小過只說恭 行喪用度 都只是小事 又曰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 大過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所以不及其君而遇其臣者 以臣不可過故也【纂註】程子曰過之時事無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以君臣不可過 不可過者臣之分也 從或戕

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

長也 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太高也 弗遇過之已亢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纂註】蔡氏曰思患豫防是既濟 象離明 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

也【附錄】用兵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 是方其不勝其憊矣 蓋言兵不可輕用也 學履 終日戒有所疑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

其首厲何可久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 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纂註】蔡氏曰慎辨象離 居方象坎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字未詳 考上下韻亦不協 或恐是敬字 今且闕之【附錄】恐作極字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 以中故得正也 未濟征凶位

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象下傳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繫辭上傳第五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附錄〕繫辭并彖爻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分繫於逐爻云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本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考其二上文皆專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爲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亦繫辭之一也其一爲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日當占之卦辭之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用當占之卦非卦辭則不當其爲繫辭也之語甚爲精密是易中一个凡例做公却疑繫辭非孔子作謂繫辭文書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竊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但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周子曰字大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勸入耳〔纂註〕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附錄〕此只是說乾坤之在易則有乾坤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觀天地然見易也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皆以列貴賤者存乎位問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剛柔言不得以陰陽言矣故柔剛多言剛柔不言陰陽曰是也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自有好物事之羣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只以人事言之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各以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者凶吉凶之所由生爾只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變是自陰而陽自靜而動化是自陽而陰自動而靜此處最親切又前說變化非因象形而後有也變化本行非象形所以見故因象形而變化之跡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答正是〔纂註〕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問爲其物則是因天地之自然而著之於書後來人說又只從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是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是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觀天尊地卑以下上

一截皆說前面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纂註〕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人理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附錄〕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挼底意思亦相交底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挼推盪不問什自兩儀生四象以至自八卦而生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動每一卦生八卦以前畫是八卦以後爲十四卦生來事畫是有漸八卦了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畫是相摩又畫此摩便闔了所謂推盪只是相摩又畫比摩便闔了皆是一字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變化之成象者〔附錄〕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附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質但成男成女是兩人物而言十牛雜種物亦有牝牡之類皆離陰陽二字不得又曰從男女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般所錯看上面一段說上文數句兩者相摩八卦相盪夕是說做造主做這卦了那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摠手段動搖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摹寫他這箇物事幾箇成質者生人物之萬

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立天地之大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得氣之偏感生人物之萬殊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附錄〕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知者主也爲知管之知猶言主管也又曰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知縣便是主此一州一縣乾主始物坤作成物乃是物之大始至成物乃是一截有所作爲故有爲之時物乃成之也乾主始物而陽方成之所以陰方成物而陰之氣動而陽與陰之氣動靜自其氣而言之陽先陰後陽施陰受只是陽之一氣纔動便生而不包陰但自其氣之動而言乾之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全陰半陽能兼陰而陰不能兼陽陽皆此意也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非陽不能自見必得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附錄〕乾惟健故行得易坤惟順故能簡時便順其所能自見易而不得人倒健者亦如此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健則自是易造化生長則可見只而風生雨毛之皆順風巨無之蟄大率都不費力坤最省事即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便是得是順若不順如何能陽而生物簡只順從而已本之乾使不底自推坐於他物都无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

剛无許多紛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蓋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易簡只健順可見且以人論之有人甚健則遇事自然易易是不難又如人柔得甚順及其作事便自然簡簡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然不曾做上一截事只做了那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是做起頭能是做了雖是兩箇然亦可見易簡之理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附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知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就本義看知則人心從則協力如何曰易知底人人心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做事不費許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頑項多做得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事可久可大則為賢人之德業而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是這裏偏僻不闊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者着工夫方始得有親可久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然德者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孝則為孝之德是做得成緒有次第方然之事只是做事无可守處也大學生謂明之曾子所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便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耳全然不仔細然以易知者就是至健事做便當直是易坤是至順循理而為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易簡有幾多事在其中〔易〕簡之云乎人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附錄 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只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附錄 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無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而言則如井鼎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 貴孫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 附錄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剛柔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附錄 問本義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切謂人之本善物各有理若凶之所變却吝而不知悔是自吉而向凶先生曰然吉凶悔吝正是剛柔之變化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又是冬去曰此以配陰陽只算當如此然人事上也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是吉中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有不生於極治者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繫戀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驚是氣吝是吝氣又曰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憂患故心常警懼中以得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生出吝來這便是吝吝便是凶之兆矣又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又柔了便是自然循理不已 蔡氏曰象者有其象而未形也謂其辭之吉者曰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曰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悔吝者曰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易之而裁得矣此言上文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之義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附錄 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說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之已成者 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 [illegible] 箇到一半所以謂之變 [illegible] 分是 [illegible]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 [illegible] 陽化為陰 [illegible] 聖人設卦觀象 [illegible] 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 [illegible] 文自變化而剛柔所以 [illegible] 極者未至極處方成這物必大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附錄 序謂卦及爻之初終如乾初潛二見其序則安爻之辭謂在 [illegible] 所以可樂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附錄] [illegible]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何曰[illegible]常理會得此道理動時則可以此占決也大蓋易有象然後有辭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違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也 [illegible] 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 [附錄] 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而已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附錄] [illegible] 兩箇只是爻又者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明是以[illegible]一片卦書卦於爻上所以為卦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卦爻辭之通例 [附錄] [illegible] 所以謂之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有要善之理吝只是知下不是又不肯說只管[illegible]遮護得分曉然未子決過故曰小疵 [illegible]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附錄]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為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為事者此所以為貴也 [illegible] 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叫作如何猶之義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illegible]

憂悔吝者存乎介 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

震无咎者存乎悔 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附錄] 問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 [illegible] 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耳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附錄] 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便是好人昏昧迷暗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便平易小卦辭便艱險即此可見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附錄] 彌若今所謂封彌之彌是[illegible]地縫合之使无縫罅底意思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又曰綸謂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則有包合之意綸有條理之意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不綸則空疏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處 [illegible] 知天地之化[illegible]无有縫罅而其中萬事萬物无不各有條理此易彌綸之理然也聖人用易彌綸天地之道亦是如此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天地有未生底易卻能彌綸得他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附錄] 觀察天地之文理是就造化上言[illegible]鬼神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illegible]天文則有晝夜上下[illegible]地理則有南北高深[illegible]

[illegible]

口鼻噓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地便是魄將冷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有精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事萬物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横渠將屈伸說得貫通有招魂說精氣自无而有其魂自有而无其說亦自分曉以上質疑問魂為變問有為妖孽者是如何伊川云游字是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只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亦有不得其死者又之亦散又如其聚積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貫非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仁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旣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附錄】知是先知得較盡故推之天下其所為表裏如此【附錄】質者民疑陽之地人當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凡其不違以其與天地相似若此入有外為其與天地不相似矣又曰與天地相似者且先於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外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道濟天下能為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又曰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人旁行而不流旁行是可以權乃推行處又曰知不行小變而不失大常又大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皆不未便是仁也不流是本實行是不憂處无本則不能無憂能安能仁而无本則流入變詐細分之則旁行為知不流為仁其實此二句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人當安土者隨寓而安敦是敦篤其愛己私渾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便是敦厚於仁底意思只是便只是敦於仁體樂天知命主知言是那說意事安土敦仁主仁言是處事事又上文二陽上文易與天地準是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是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以下數句皆言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一段句皆是與天地準之事人與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便是有人時行為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若至旨

○為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以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相知仁與天地相似云貫知不過對不違而言惟其相似月配合无間所以不違惟其周萬物而又濟天下則兼大无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以濟天下之仁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以十地之不憂者能愛而各惟知與天相似則知其高明矣惟其所行无應曲當此動而樂天之事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博厚矣隨其所處而不違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所不愛之有此聖人小智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若其如此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

也首段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附錄】範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潘氏曰化不息聖人則天地之化而不過以天地之化窮而无窮如使陽中道也人當天地之化本不可測聖人之範為成器使歸準範如範金範土如鑄範如用範米之類以人裁一箇模範如一歲分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之類以人物與天地之化恰如用範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陽而此皆是範圍使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又問上看如何以事事物物无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其所當喜怒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隨事物之分量元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人物範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模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人曲成是逐事上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如通乎晝夜皆知也又是鬼神无方而易无體一能範圍之不過能曲成之而不遺無通而无所不知方是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了一圍了曲成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不遺而不過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而易有體了此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在陽在陽底又在陰不可以形體拘也人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方往來自是无定如為春又為夏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人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故不可以上下四方言却在此又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无體與易无體之易其體質則物之有形體者易是變化无定則不時有之閒【纂註】蔡氏曰天地之化而陽類常而常化也易者事理自各是箇謂而目瞭而

人之則能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靜不行其道一物一物能皆曲成而使之不遺是知人之聖人能盡其道月於此則又非有至大之理道也○此道者无所不通全體非陰陽之外别有道理所謂道是一本一物皆然也又曰陰陽是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是道也若陰陽之理也若子事曰此相開而无窮其理則一無以一翼一闢謂之變語意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此言道字是二物又言一陰一陽理對道也然自一端言之日為陽月為陰自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又一端以往來言之陰陽自古至今只是一氣中就分對待處則陽動者陽之始也陰靜者陰之終也是以陰陽交錯其中自有理在陰陽循環各有一箇物事之體而止耳上于此又如天地動靜非陰陽之所以然乃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以陰陽為之理也所以見其立而說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者此謂道也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當以陰陽為之形而上者陽对陰陽者乃道體之所為也善而之所以為一陽而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附錄】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且從那動處說起者說那動以前又有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是那動之頭若只一闢一闔而无繼便是合殺了又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動靜是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若不生來何便都息了蓋是且不復生已无窮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藏若不是那動以前又有靜若无生長到此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謂陽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意易中繼說化去就到了可成之者性為以人物而言善者猶氣之始如此義剛謂之者善也成之者性只是這箇理在人物則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

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以五行於造化處是善繼成於我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就成那主之意太極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爲成性繼善是動處成性是靜處繼善是流行出來成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穗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 附錄 周子通書誠上第一章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朱子釋之曰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資乾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木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純不雜也粹無疵也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illegible] 之與性固不可謂有二物也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以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據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人物[illegible]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 [illegible] 明道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亦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處于人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 [illegible] 于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人 [illegible] 纂注 [illegible] 氏曰陰陽非道陰陽之所以然者道也 [illegible] 陰陽迭運而不滯乎陰陽者道也繼善是陽動之始成性是陰靜之[illegible]凡人之性皆具有善之長是也成性陰也陰靜之關物各有受各正性命是也凡人之性皆具是道但其稟受之際有清濁之偏昏明之異故仁者稟陰之多而其所見則謂道止於仁知者稟陽之多而其所見則謂道止於知至於百姓則又昏昏由之而不知其爲仁爲知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一節言道之在人自生知安行以下不能不有所偏必如上章窮理乃能盡性至命此學易者之極功而作易者之本意也又曰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陽也知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爲陽者皆動而元[illegible]也陰之所以爲陰者皆靜而有體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以禮屬乎地此以[illegible]動靜言之以仁知之分[illegible]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故不同 附錄 朱子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見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

[illegible]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illegible]

天地之德業也其盛大又有非聖人所能至者故曰至矣哉 附錄 [illegible] 先說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中庸[illegible] 孟子曰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 [illegible] 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之謂大業以人言之富是天下事無不理會方得若才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置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 纂注 [illegible] 氏曰富有廣大不禦日新久無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一而無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理與書皆然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附錄 [illegible] 象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則是[illegible]是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者便只箇象而已象只是方做未成之象便如日月星辰才有實體只是一箇此效陣雲也一似說效事然大底做又言效了許看如效勞效忠效力之效有形狀底日言陰出許多物事盡是一成已定之法可以形狀者必便略坤便備以大大乾身底只是一成得這箇大象到坤底日新文得一齊[illegible]始有生於此可見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附錄 [illegible] 占出通變便依他[illegible]便是變而定看來聖人說這般事在占上去郎此書分明是要占矣學者將下席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口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時生殺輕重[illegible]

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理要做這　纂註……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附錄……

……八十四爻許多變化，卻只是這一箇物事……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不禦，言無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無所不有。附錄……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附錄……

……人便靜時亦有箇要收斂底意思……又曰……天之性情……

……一箇物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

……是為四月陽氣……十一月冬至……自下而上第一層生起……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此第六章。附錄……

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廣大配天地以下以易配天……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知崇如天而德崇，……禮卑如地而業廣……附錄……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此第七章。附錄……

……天地設位……知崇禮卑……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附錄……

……自六十四卦……是故謂之象……

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謂象只是卦畫便是象自說得好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附錄】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言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觀會通以行典禮只是就道觀他會通處卻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去處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會便是四邊合聚來處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且如一卦一爻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屯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能知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卻是通處也學者會是眾理聚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爾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卻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筋骨叢雜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卻只見得一偏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卻自有箇通處便如脈理相似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亦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觀會通而後可行典禮典禮只是常禮觀會通是觀眾理之會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所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母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達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皆是又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猶厭也

【附錄】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之不可惡賾只是箇雜亂冗鬧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粗本末無不盡也○賾義則云惡字有三音或惡或如字或烏故反曰烏故切方義為近只是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厭惡賾是說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看來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卻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又云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道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事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附錄】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於理便是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凶悔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

【附錄】鶴鳴子和許多處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卻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問言行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第我有好爵二句

【纂註】蔡氏曰感化不窮感應一機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得乎天矣故曰動天地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附錄】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破也斷是將去斷是斷做兩段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

【纂註】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以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

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釋解六三爻義〇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纂註]蔡氏曰自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無窮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誠要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辭又指發其端耳學易者當觸而有得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附錄]此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之數此亦行說完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而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圖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聖人亦非人之所能作爲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整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纂註]來儀看蒙蔡須先看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卦卜筮若不是卦卜筮卻是說一箇無頭底物今人[纂註]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蓋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不知易可學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附錄]相得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如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又曰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

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附錄]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而成之又曰大衍之數五十蓋取河圖中宮之數天五乘地十而得之……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日……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

[附錄]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蓋揲蓍之法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且以陽爻之爲老陽者指乾策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少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之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陰六子皆爲少陰少陽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

乎之合其數以參若乾坤之爻而皆得少者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若程迥著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無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策數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禮曰倒策側龜為君而有謀儀策等乃揲之可以既揲蓍數不為策也以大此只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蓍數而言歟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亦為策也書卦考誤〔纂註〕蔡氏曰天地之間大小皆極於二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其所以準與天相似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其數〔附錄〕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合有此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附錄〕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之一變都不可走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纂註〕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積十二營三變而成一爻六爻乃成一卦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積之為十八變即成六爻而為一卦也合四十九蓍如前經營以為一變積十八變即成六爻而為一卦也

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附錄〕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為這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道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纂註〕德行是人事祖做底只是人為若是之以鬼神為行便神其事此謂蓍龜之用也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卻須取決於蓍既知吉凶然後可以酬酢事變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假易始著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纂註〕蔡氏曰顯道也知吉凶可以應變而助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嘆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之也○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附錄〕隸問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曰然事之所以然者此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乎不害〔纂註〕此者所事之極故陰變陽化而其為之在神在故曰則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亦得之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附錄〕問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擧不俟日走之类求之差之類否曰是擧業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擧業問辭也是一類動制器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

至變合變象說曰然辭占是一類者曉得辭方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是他言語方見他胸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學業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乃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附錄〕問焉而以言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則是命筮之辭占人亦大段重蓍但而以言三字義則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但其無咎不占而已又以其言文於上下文義而意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附錄〕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伍非是為參為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又曰若其他數猶可易參伍之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為言又因揲蓍參數伍數之去只看文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三二為六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考互究亦未嘗不用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如乾對坤坎對離則是交錯縱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如屯與蒙是卦錯縱是往來交錯之義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交錯陰陽上七八生九九又須挨一陰是一低一昂作綜錯綜各由看是象也不得更當挨上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挨一陰是一位一昂〔纂註〕有從相為用之意綜者條而理之也如機上線底經緯之上去一蓋下來陽上去其陰後下來數爲日映相以為緯底是是下九六九八便是東西相借七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入為陰九六上下為四義相錯皆是兩事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者也事而不能以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畫是也定天下之象者若物象皆有定理足以斷天下之事也人傑○思按楊倞荀子註證參伍之也伍參猶雜也使聞詳意參之或伍之以驗聞而盡知其實史記云又舍之以信之論三卿五大夫欲更其也周書曰又當而伍之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附錄〕蓍卦有何思有何為但只是知者便應无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判自自晉神仙萬古之外也皆作易是箇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

以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也□時未易乎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顯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爲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神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无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是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不能不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也又曰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毫之不仁也若伏夫寂是體感是用當其寂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爲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爲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學問程氏說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然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中然有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无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且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汩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何可見若无聖人能存之道至此發處如何會得如聖人中節宜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只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耳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附錄】問如何是極深曰聖人都曉得至深精見底道理都在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事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其幾都研出來又問如此只是就本義所謂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指發明卜筮言之通夫易便有那未有形象聖人便用占出那[illegible]所以研幾也[illegible]已有底事揣是物也那未有底事研究將來[illegible]至知極深能索[illegible]便是研究幾[illegible]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

【附錄】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微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是通人所以蘊蓄底爲他開物[illegible]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illegible]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附錄】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

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乎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无不在然考之文意則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云者言在易象在書蓍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精變神矣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附錄】物是人物務是事務冒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面又曰開物如何是成務又知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蓋易之爲書大抵皆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此是說蓍龜若不指蓍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而下大聖人作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所謂通志定業斷疑者即此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附錄】蓍以七爲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卦以八爲數是圓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者何哉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之心事只是退藏神知易自[illegible]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夫 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齊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附錄〕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吾而言之，凡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叔器問齊戒只是敬否？曰：也是敬，但齊戒較於嚴。謂其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義剛。聖人於卜筮，其所成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卻只是退聽於鬼神。學者問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到得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從兩處看，方看得出而無虧。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皆是物了切，故曰是事，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卻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理會，始得道夫。問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概明得這道理耳，孟子所言明察物理，易明於天道，察於民故，同。聖人見得天道，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神靈之靈，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因卜筮皆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吾教夫。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都知。前時民皆事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曰：民用之則民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只須是聖人也。爰神明是兼本是一箇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戒，為卜筮以為民之用事。聖人於此又要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然通神德行便以道神字，猶言占吉若有神塵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卻待若神之所為。學業也。一節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聖易之事也。吾●夫論上一節心意退藏言知來藏往言，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用出來。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出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是前段必結之以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蓍龜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卻存此神武而不殺也。蓍龜已下占皆已具此理，但未用之於卜筮。至明於天之道已下，方說卜筮，乃是發用處。是無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已具此理，復蓍龜上發明此，使民亦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又即卜筮之齋戒神明之以大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且及其遠，故則又以齊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要人之亂山若西山先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與我占驗事而敬也，不待齋。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卦爻辭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其人本自然推著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蓍之德，卦之德，聰明叡知。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附錄〕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問易中多言變通之意如何？曰：如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道夫。見乃謂之象，只是就動而未形有形之間者，幾先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利用出入者，使民生日用都離他不得，民之所以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出而不窮，所以謂之神。學案。

〔纂註〕俞氏曰：道有動有靜，指戶之闔闢也。陽之象也，戶之闢也，動由之而作也，是謂之乾；陰之翕也，戶之闔也，靜由之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者，靜而動也。一闔一闢，交易是謂之變。往來不窮者，往來相代久，是謂之通。物生之初，微而可見，則謂之象；物成之後，實而有形，則謂之器。聖人因象器之自然，修道之教，制器利用，有不容違之則，是謂之法。民生日用，出而作利也，入而息亦利也，是法也，即易之形象變通乾坤闔闢之妙之理，或出或入，民咸用之，是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啟蒙。

〔附錄〕此太極卻是為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偶，無所不有。及畫一奇一偶，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偶，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偶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偶上加一偶，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偶，便是八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自太極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自不離乎陰陽也。太極便是一箇得來，兩儀時便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便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便太極便在八卦中。道夫。所謂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離坎艮兌則交易。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要切矣。此乃學易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其說且以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說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而上，又放此而生之，於六畫則八卦相重而為六十四卦矣，亦本於此。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序八卦列於一經，為萬世文字之祖。更若上文闔闢往來，乃是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兩言所以往來闔闢而元所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略見，故聖人因而重畫為八卦，以形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占其吉凶。通論說卦數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序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附錄〕八卦書既立，便有吉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卜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

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 附錄 賾是雜亂不是好字本從口是言語賾有從臣亦然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出來方可索他隱底則問定吉凶成亹亹莫大乎蓍龜如何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只是卜筮成大也又大 纂註 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迹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而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爲明皆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爲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惟聖人爲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鉤之致之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修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類物成務是三者各有所合也蔡氏曰在字下當有象字是故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神物謂蓍龜則之而四十九之用成變化謂陰陽老少之而卦爻動靜日月星辰循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皆作易之本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七章之末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附錄 立象盡意不獨是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思故立卦以盡情僞不是聖人有情又有僞自是卦上有這情僞看來古語只是當好與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是不好底情便是僞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爭又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又變因其變便有通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元初變通盡利鼓舞盡神是言立象設卦繫辭皆爲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趨吉避凶鼓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以期鼓之舞之使无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鼓舞前古上分數多自是樂會得而又自知因樂觀樂云鼓瑟其鼓舞之盡神者與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舞神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於神明僭體鼓舞現是張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道夫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附錄 問縕衣縕也縕是襖絮胎今看此縕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只是此理乾坤則是體骨也大戴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兌二至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无這卦便无這易了又曰此段以乾坤爲主非書易之謂只是一箇陰陽奇偶千變萬變自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只是奇偶只是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自易而言則是陰陽動靜乃其縕也自乾坤成易而觀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蓋如此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附錄 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便有作用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所謂始終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又必言其乃爲道耳若只有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事物皆有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其實於事物上見得這道理然後於己有益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非著道非器器非道不立如變化是漸漸化盡化去有漸底意如天只其化也進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化去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了以後是秋便是變又曰既則化中截斷便是變通大化是因其自

化而裁是人爲 變是變了 他且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 到這三十日便截斷做一月 明日便屬後月 便是變 又如今年三百六十日 須待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 這便是化 自春而夏 夏而秋 秋而冬 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 這便是變 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 人之進德亦如此 三十而立 不到那三十時 便立 自從十五志學 漸漸化去方到 又如星辰運行 无頃刻停息 若逐時記之 自不勝其記 以曆日記之 則一日是一度 然亦記不得 所以只分這月數段 [illegible] 便是化 到這一月處便是變 [illegible] 得恰好處便是通 推而行之 便是就這上行將去 且如亢龍有悔 是不通了 處得來无悔 便是通 變是就時說 事上說 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 故曰通其變 只要常教流通不窮 [illegible] 行乎富貴 行乎貧賤 [illegible] 行乎夷狄 行乎患難 至方无入而不自得 便是通 [illegible] 化而裁之屬前半截事 [illegible] 化去 [illegible] 制 成變則謂之變 推而行之 [illegible] 則一卦了則通行无礙 [illegible] 通 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 便只是定天下吉凶 成天下事業者 无 如陰陽 [illegible] 此之 [illegible] 若不截斷 則豈有定體 通是通其變 [illegible] 推而行之便是通 如古時 [illegible] 便是九三 如 [illegible] 不息 則 [illegible] 以此而措之於民 則謂之事業 也 [illegible]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 須推而行之 便是見於事 如 [illegible] 分命羲和許多事 便是化而 [纂註] 張子正蒙曰 化而裁之存乎變 存四時之變 則周歲之化可裁 存晝夜之變 則百刻之化可裁 推而行之存乎通 推四時而行 則能存周歲之通 推晝夜而行 則能存百刻之通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重出以起下文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即象也 辭即爻也 [附錄]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 [illegible] 卦主體之中 備陰陽變易之形容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illegible] 這天下之動 如鼓之舞之相似 如初九當潛 則辭之以勿用 九二當見 則辭之以見大人 若无辭 則激發不出了 [illegible]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 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此第十二章 [附錄] 化而裁之謂之變 化而裁之存乎變 如何分 曰 上文化而裁之 [illegible] 下是說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 [illegible] 上字多相對說 [illegible] 知 [illegible] 則有鬼神 [illegible] 平 變化相對說 則 [illegible] 段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 既自形而上之道說至變通事業 是自至 [illegible] 說入至 [illegible] 極天下之賾存乎卦 [illegible] 神而明之 又自至粗上說入至約處 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 則說得又微矣 [illegible]

周易繫辭上傳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繫辭下傳第六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成列 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 象謂卦之形體也 因而重之 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 爲六十四也 爻 六爻也 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附錄] 八卦所以成列 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 以至於此 畫成之後 方見其有三才之象 非是聖人因見三才 遂以己意思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 因而重之 亦是因八卦之已成 各就上面接次生出 爻則更加三畫 [illegible] 若時生全卦 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 [illegible] 有遠近之不同 然皆自然 漸次生出 各有行列次第 畫成之後 然後見其可 [illegible] 天下之變 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 然後別生計較 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 此等皆是作易妙處 方其畫時 雖是聖人 亦自不知 [illegible] 有許多巧妙 [illegible] 可待 [illegible] 是聖人 [illegible] 心 [illegible] 不可草草立說 [illegible]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 無不可見 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 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 亦不出乎此矣 [附錄] 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 [illegible] 占者 [illegible] 如二爻變 [illegible] 者以上爻爲主 [illegible] 一爻變便是動 如五爻變 一爻不變 則占者以不變爻爲主 則須不變底便是動處也 [illegible]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 皆辭之所命也 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一剛一柔 各有定位 自此而彼 變以從時 [附錄] [illegible]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 正也 常也 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 天下之事 非吉則凶 非凶則吉 常相勝而不已也 [附錄] 問 貞勝 [illegible]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

奎120-371

貞夫一者也 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附錄 天地之道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 文蔚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 附錄 問效此像此 [illegible] 變化而分六爻像此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 [illegible] 便是乾坤之理象只是像其奇偶 [illegible]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 附錄 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如何是 [illegible] 曰陰陽老少在分蓍揲蓍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 [illegible] 是如此然內外 [illegible] 吉凶後顯微 [illegible]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 [illegible] 功業字以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 [illegible]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眾罔與守邦○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 [illegible] 附錄 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 [illegible] 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聖人亦只以生物為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德曰生而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只是以生為道 [illegible] 後世只為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有位底無以有為無位則事事做不得理財言 [illegible] 是 [illegible] 底是 [illegible] 正辭言 [illegible] 不是 [illegible] 所謂正名 [illegible] 人君臨天下大事小事只是理財 [illegible] 如何 [illegible] 理財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 [illegible] 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如在正辭裏面了 [illegible]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illegible] 取不 [illegible] 不是以 [illegible] 陰陽有自 [illegible] 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 [illegible] 文蔚 [illegible] 先生易中 [illegible] 伏羲作易 [illegible] 陰陽消息兩端而已 [illegible] 比喻最要 [illegible] 陰陽雖是兩箇字卻是一氣之消息 [illegible] 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 [illegible] 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 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龍脊上有八十一鱗不但身鯉自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又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

[illegible] 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 [illegible] 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 [illegible] 另是氣在背處陽氣在腹 [illegible]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 [illegible] 所謂 [illegible] 自然之分限節度與得陽以奇得陰以偶凡物皆然 [illegible] 圖書特 [illegible] 而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 [illegible] 動而止皆健底意思 [illegible] 故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 [illegible] 故曰類 附錄 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附錄 蓋取等字乃 [illegible] 纂註 徐氏曰離體中虛兩目相承而物麗 [illegible]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附錄 問本義上入下動 [illegible] 是於取象有所未 [illegible] 耜乃今之鍬 [illegible] 耒乃鋤 [illegible] 下入之意是上面用力手 [illegible] 只是一个卓 [illegible] 民字如取諸益 [illegible] 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罔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 [illegible] 聖人亦只是見 [illegible] 以取之象 [illegible] 物事 [illegible] 得耕種 [illegible] 土地硬 [illegible] 物事 [illegible] 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象又只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 [illegible]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纂註 [illegible] 之民不同至天下之貨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之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變化而无為 附錄 黃帝堯舜氏 [illegible] 聖人 [illegible] 如此 [illegible] 易窮則變 [illegible] 理亦如此要去 [illegible] 衣裳而天下 [illegible] 以前底事了 [illegible] 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聖人 [illegible] 如何 纂註 蔡氏曰乾上坤下 [illegible] 衣裳而 [illegible] 之義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下動上說 纂註 [illegible] 服乘皆 [illegible] 之義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備之意 附錄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卻須待用互體推艮為門闕為震于外之意 [illegible] 為 [illegible] 木為 [illegible] 只是 [illegible] 故有取天下之象亦必待有聖人出會得其卦中推出制器之義 [illegible]

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所以孔子各以蓋取諸其卦言之初亦不過謂具大意云耳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
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下止上動 弦木為弧剡木為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然後以威之 上古穴居
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壯固之意〔附錄〕蔡氏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
柔義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明決之義○此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附錄〕上古結繩而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
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无者凡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世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卻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
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无年號所以事多統紀難記如云某年某月箇箇相似更无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

各有所紀屬而今有年號猶有義為自出若只寫一年兩年三年則官司亦只憑文書何而反少間更无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
家賣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其手甲家遂將一字改作嘉字乙家又將出文字來看乃是嘉祐之田甲家遂又將嘉祐字改作皇祐字都無理會自漢人如此元
後如何〔?〕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也蔡氏曰上古有所不月於時以三八馬蠟草之數皆刻板為記初不相亂〔纂註〕能知書者則道書以
記之事有所不能信者則為契以信之取明決之義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以〔附錄〕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說陰陽之象不可得見故易者象也是此說起言易不過是陰陽之象下云象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則皆是
說象上面彖字只是 彖者材也彖言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效放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悔吝本微因此而著○此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
卦多陽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
耦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附錄〕問陽卦多陰至陰卦偶曰陽卦五畫所以多陰陰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為之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多陰陰
卦宜多陰而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以四偶數也偶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所能參也
生引足○易因歸揲而推八卦奇偶之畫乾坤卦離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為六數學家坤合為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適符老陰揲扐之

用數總之則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與少老陽之數矣然以陽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偶之合又皆老陽揲扐之用數故乾坤合為九震
巽合亦九坎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悉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為老陽過揲之數為此乾坤用九用六其數既見於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出於偶然其實亦莫
非自然之妙也豈可以人力參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
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附錄〕二君一民之說亦一箇
民如何有兩箇君看是甚麼樣〔纂註〕徐氏曰君謂陽民謂陰君子之道以陽統陰小人之道以陰統陽 易曰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
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附錄〕咸九四之理本不消得思一虛空費思量空費只教人貴安排只要其自然而已〔纂註〕蔡氏曰天下萬殊何思何
慮之以其成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其心而言則一而慮則百然其百慮皆附其自然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 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附錄〕
曰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illegible]往來自不妨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皆是常理只著箇憧憧便鬧了
〔纂註〕程子曰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朱子釋之以往則感得來來則感得往月往則
感得日來事到了又感得那暑來暑往了感得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又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亦有動皆為感以
以有情者言之人能感物物亦感人〔附錄〕不干事附感得那人能理會得只一般又曰凡在天地之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時暘雨小成
只管雨便感得晴來晴中只管晴又感得雨來是所謂感復有應所感復為感寒暑晝夜皆然非此理字如人睡眠亦成只管睡不起至曉
須著起來一日運動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如古人云有感即有應聖人在上統御萬民以曰得否及
至萬感雖只是此意不可不成一何如此又有與他時節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伸之極也然乃所以
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附錄〕尺蠖若不屈則伸不得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雖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

進理過微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而動作得其理則自崇
天下萬事萬變無有不感通往來之理學者只如此便要卜神龍蛇蟄便要存
身精研義理與毫釐辨別也是入神妙處便是利用之用所以積累云精義入
而安身乃所以入來自崇此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外而用得利
神事業吾內求利合外利用安身最利吾如致養吾內精義入神工與利用
安身為樹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備以利其用以安身耳
辭諸長者所謂義無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
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之者
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處
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所無不利也因上義至於
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皆頭從面出來
以從可而順件件都件件兩邊去實作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已
也各有大雅間利者義之知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
于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
者君子之常孔子觀變以之渾身不安

往來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附錄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過此以

章闡起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人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自是窮神知化之盛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知得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而明問乎常所而至者得斯得矣至神不可知難知故急辭不足以盡化如何是急辭耳神自是急辭化是漸而化若是形容之不可化是長些子將去成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此時全體在此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謂之神橫渠說兩故化又上面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說問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說天下何思何慮此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至何思何慮之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此釋困六三爻義 附錄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要指困于石石是據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曰自是如此又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學者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附錄 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問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據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又曰孔子自是發出卦外意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附錄 屨校當或曰不以不仁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見利而後勸於畏威而後懲於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

校滅耳凶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釋否九五爻義 附錄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危亡者以其存為可保而不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故亂曰保守說得好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

開爲闢幾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爲字誤當上引此句然幾

凶乎附錄名動之從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

亦是方舍惡從善亦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

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處夫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也這下面說幾最要看蓋幾乃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

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指幾皆動之微何

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

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與瀆切今如此此便是知幾偶上交若

些取奉之心下交便有傲慢之心這事雖知有[illegible]底言語行事那臨這處行言

適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

話此便是諂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所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

四件事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 纂註 程子曰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

又知剛所以爲民之望也學蒙 道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

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

恭巽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

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見而未

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附錄 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illegible]

[illegible]

意思學蒙直是顏子天資好

知至清之水纖芥必見蓋如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附錄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

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程先生說初與二二與上四與五皆兩兩

相與自就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兩相與 學蒙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釋益上九爻義

此第五章 附錄 夫子云不學詩无以言此篇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曰易其心而後語也蓋類此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附錄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扇門扇開

便是闔開只是一箇陰陽故云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只是說易之所爲又曰

只是說地 纂註 徐氏曰陽畫爲乾陰畫爲坤門猶闔戶之義一闔一闢而

做出[illegible]易之門也變化皆由此出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

合剛柔有體謂成卦之體也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事而其至著者也形可擬故曰體

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夫造化之事也其至若者也神明之德陰

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

理而極於天也蔡氏曰乾坤合而後成衆卦爻之體如剛柔而上下則上

而卦下此雖皆由乾坤相合而成

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萬物雖多無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

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 附錄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

文王與紂之時也 言曰他後面三節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

[illegible]

[illegible]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illegible]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纂註

[illegible]

之而其所繫辭總編錯綜皆有當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曲而中也八表曲其文若未必皆由乎理易則言雖曲而理不中也肆陳也凡數陳其事若無有隱而不能易則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也報猶應也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濟其所行有以明著其吉凶之應也○愚謂此一節上六句皆是仰揚說易書所載名雖小而類則大旨雖遠而辭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與書直而意寬而隶節語同意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附錄】郎仲履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只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意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旨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附錄】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矜誇自高以被人厭惡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之類其處困而通則可以驗其是困而不通則可以驗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遷善改過益是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只是隨心下事度其宜如以權衡稱物便是要切當井居其所而遷人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源出來而不竭德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亦不窮也德之地也是那不動底頭腦蓋以為質所以多作斷制之義若非順於理則不能以制事巽是入細入底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截到底只到底了方可以行權也【蔡氏】節齋蔡氏曰履所以為基地是兼根基址底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上立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培累而上故曰德之基復而反善也義人非貴人不能不求諸己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其本也人處困窮出處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益可觀德尚義則為君子違理則為小人明於此所以自驗其所守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附錄】履之和卦君臣上下各得其所而不亂是乃所以為至其和者也和則能於乎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是乃所以為至也又曰履和而至以下皆是反說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然謙則尊而又光復是一陽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白而辨也復雖一陽生然而與衆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衆惡却遏他不得今人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得寇賊方得之若輕可地說得不濟事如子産爲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頌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事理順人心服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制斷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爲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肅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此皆收斂許多生意又無所底滯其雜者乃所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是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因卑而消以困窮而不失其所享其惟君子乎蓋致命遂志之非所以困而不失其所享只是一箇能說也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蓋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雖然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義之方處而底物事如井是不可動底物事水却可以流行而往如義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箇不當所以爲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義之方處而遷巽稱而隱是箇卑異底物事如九月而巽人也巽是箇低伏底物事皆是一箇在下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有得個道理了不待顯而方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人待發露出來又曰稱而隱是其順宜將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其它露形者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權之才有所閃鑠不得稱量則不見如屋之動物

光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所以動○雙湖胡氏曰此以下皆九卦之用也此遠其大也不曰自稱而光不可謂其謙亡之而已彼形著之為用者恐其有之勿不可謂之謙亡之勿可謂之謙不可謂其謙亡之而已有遠防長之心而有所防遏○又曰知而不能之為所以害夫之以者何也蓋民曰知而不能以至而質之和則能有尊者不能以光而損之事於心心而為後之後便到易之遠小則能辨物者一般之而不能而處實則多能所以德之和則遠乎遠則仲因後處小則長以實則多能此如卑之九卦言其處也至於羣則易者而實者而後自而言其義則是至多而後可辨而行也
以下由此如卑之九卦各言其處實而言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附錄】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履是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以行若不和順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是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卑而尊人謙是自卑而尊人又曰禮以卑下謙之所以制禮也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但井以辨義辨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心先定方能應事至於是非自家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邪亦問井以辨義是大凡事多寡所施各當知上文居其所而遷是否曰然又曰此說可先見而巽伏擅長隱然做底物事若漸漸地做起不欲行權如何巽只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眾順如何行得蓋卑巽是以行權如此說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問至誠在九五之後某看八卦大方可以行權卦之變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聖人說

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遠裏說然見得有此理便就愚謂三陳九卦自有次第凝裏說出聖人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之一字言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著一以字以明其用易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附註】謂易之所書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　曰是易之易人具有定於本乎陰陽之爻而吉凶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个是有許多變所以如此那大傳說上下無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底難道二五是中卻其體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揚雄太玄皆排定了第幾爻吉第幾爻凶以便是死了這實殊【附錄】蔡氏曰易之為書以下總言爲書為道以起下文而節不覺變動不居者也言易道之屢遷也剛柔之位而剛柔交書往來如等作實有此故以爲言揀來卦易之變動初無定體而遍流乎六虛之位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上下無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相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此句未詳疑有脫誤【附錄】問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曰是如此中書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雖无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纂註】蔡氏曰其出入以度至如臨父母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出謂自內往外入謂自外來居於內度節度也或謂易之為書其出其入皆有度不差或內或外皆使人知所懼又明其所以憂患與所以然之故此一書自有如此易之可親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此第八章【附註】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却道其人方能行此蔡氏曰此總言書與道者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纂註】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承爻分說而申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爲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其時而爻亦无定用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初上二爻【纂註】徐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謂卦中四爻【附錄】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不可廢○愚謂雜物謂陰陽二物雜撰自其中四爻錯而互之又自成兩卦之德也故謂之撰是非著當位不當位由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既足以示人矣然自互體而攷之則是是非非於是乎益可見焉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附註】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曰四之所以多懼者以其近君也二之所以多譽者以其得中也若柔居遠而得中則吉若小人居遠則其要只欲无咎而已是亦要无咎之義亦作平聲讀則要是其歸之之意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此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此第十章【纂註】徐氏曰三才之道也指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不居而爻以變動故謂之爻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剛或柔或小或大有等差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陰陽兩物交相錯雜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吉由是而生則可以動變知占而見其交之著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附錄】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使之平安慢易者使之傾覆【纂註】徐氏曰知易之道而有所恐懼可使安平也不由其道而有所慢易必至傾覆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栽者

培之體者德之[illegible]亦自然之理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附錄 問[illegible]健不息之物[illegible]難[illegible]險[illegible]足為[illegible]難[illegible]易[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以[illegible]險[illegible]阻[illegible]易[illegible]險[illegible]自高臨下[illegible]卦中皆如此[illegible]易[illegible]若[illegible]是[illegible]一箇易之道也[illegible]聖人作易之[illegible]。大率[illegible]書大[illegible]聖人[illegible]易[illegible]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又曰若[illegible]有甚[illegible]思量看來聖人[illegible]別有一箇路去如[illegible]知乎天下[illegible]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便[illegible]以簡以[illegible]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illegible]却高底。

大全[illegible]思自上面下來至險處去不得處便是險[illegible]嘆因登山說山上得其說自上而下[illegible]故以[illegible]知言。**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附錄 說諸心只是見得了便說[illegible]研諸慮[illegible]了[illegible]是[illegible]為[illegible]事[illegible]自[illegible]是[illegible]物[illegible]是[illegible]諸[illegible]是都理會得[illegible]之吉凶是剖判得[illegible]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illegible]。**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附錄 變化者陰陽[illegible]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illegible]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然變化云為自象之而知已有之器[illegible]事有祥自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器字[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易中器字是[illegible]是明吉事有祥是[illegible]

人事占事知來是[illegible]事知器是人[illegible]事占事知來是[illegible]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illegible]易書中有許多變化云為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illegible]。**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附錄 [illegible]聖人成其功[illegible]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illegible]是小小底[illegible]功[illegible]百姓與能[illegible]人謀[illegible]士謀及[illegible]。**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附錄 問易之情[illegible]不相得則凶或害[illegible]悔且吝如何先生云此說是[illegible]而[illegible]古人占[illegible]見得[illegible]不相得則[illegible]害[illegible]又[illegible]不能為害[illegible]。

動[illegible]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illegible]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四相應也[illegible]與九三相資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illegible]近相取如[illegible]九五以[illegible]四也[illegible]六[illegible]也六四[illegible]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illegible]成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illegible]之變動本皆[illegible]然不免吉凶[illegible]分者由情而遷也情有善有不善[illegible]至是不[illegible]之由也吉凶悔吝利害[illegible]因於情偽相感[illegible]分也相攻則事之已極吉凶之不可移也[illegible]情以[illegible]既[illegible]不相得[illegible]然[illegible]相攻是以凶耳[illegible]之大要[illegible]吉利隨之[illegible]夫變動之利[illegible]遷之道[illegible]如此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卦爻之辭亦由是也。附錄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就人占時上說。

何先生[?]徐氏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慚則發於辭自然慙怍也枝曰然〔纂註〕如木之有枝開而岐疑者可否未決則其辭不直截成兩岐也躁善者謂誘善為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旨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吾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厚齋馮氏曰六辭與易全不相關恐斷簡錯見於此或曰諸如此類易各卒其情而為辭與誣善失守疑不入卦爻王介甫曰易之辭必不然枝葉屈也王介甫郭子和愚謂六辭與易誠不相關竊意者指前占命策之辭上傳蓋書疑之不能強通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皆夫子於此又發其情以見命筮之際本諸中形諸外自有不可掩者神物之著辭不能前知吉凶以告之乎亦使人謹其事而重其筮也

周易繫辭下傳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易附錄纂註卷八 十六

通志堂

周易文言傳第七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纂註〕蔡氏曰文飾也言辭也文飾彖象之辭以盡彖象之意乾坤為眾卦之首故特詳之而餘卦之說亦可以類而推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眾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眾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附錄〕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自這裏來仁義禮智亦皆是善而仁則為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元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故曰元者善之長嘉美也會聚也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共長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此嘉字却虛會字却實文言只說利者義之和是指了那不善是不利和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到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只事然裏所合以利便萬物所以說利者義之和是義便兼得和字只理會和卻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下又只理會得後面一截君子却從頭來推以理一以分義自然安和處底狀義有所不可得求似不和然實大和蓋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却是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和處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却是這意思只是當依本分若依本分時係得亦然義理底則自然和而自利若上下交爭利則上下相擾相爭便是不義人為便不和矣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卑於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莫不得其所亦只是義之和耳此只是說義由便有箇和議幹猶身之有骨故貞為事之幹謂之幹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附錄〕以仁為體體謂身便是仁也而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箇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道理須有這人做得他骨子比而欲之也說都貫得來是當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此

易附錄纂註卷九 一

通志堂

之體哉之體便都是仁也 個會是禮發見之後也卻在事發見之前嘉會未說到那禮上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會字說萬物一齊發見在這裏處事當是謂之嘉會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爲嘉會到那萬物[illegible]小大相合之謂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義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有和尚利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人會貞固二字與仁義禮智之文不同貞比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以夫自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是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非立骨子所以爲事之幹然事而非此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 胡氏曰乾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故曰君子體仁以下則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 纂 徐氏曰嘉會謂嘉其所會致美於動容周旋之際[illegible]百之[illegible]無一不中於理故足以合禮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貞乃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而以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 附錄 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 朱子曰 生是元收斂是利藏是貞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 是仁義禮智以氣言之爲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爲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爲仁義禮智以方言之爲東西南北以五臟言之爲肝肺心脾腎不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土又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

大從其四字分出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吻合無間不貞則無以爲元也非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這知便起這仁不得乃氣無始無終是從元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闕時又曰貞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也 附錄 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不遷不改其所守可奪知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 纂註 程子曰初九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徐氏曰遯世无悶若安於樂天也樂行憂違有決出世之意物無所係不私其人也 從容無礙日用 間知非此道之所行爲志尚從而物所以不失於己憂則違之之意也樂行憂違物不累於物所以立己者蓋確乎其不可拔非守道之固者能之乎此其所以爲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無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君德也 附錄 朱子曰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了猶自戒謹之如此所以爲盛德也 閑邪 非是閑邪有在外之邪 謂閑邪則誠自存 附錄 庸言庸行雖未嘗設防也有君德以下皆君德不當君位都是大人 此是大人之事故以大人當之 有君德所以爲大人即此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附錄

忠信如[illegible]實其善之意能實其爲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之條食自不可已學者[illegible]著持三日體不立卒然爲學是心如此方會有長進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如忠信則無事不誠實纔有一念之不誠者便是有不實如捕風捉影更何由進德若有不實如捕風捉影只是其中方會日新大抵以忠信爲本實如此方爲有得今日有一事在[illegible]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空虛無實底物事放在裏面如何會有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僞方是實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illegible]說過者其事忠信所以爲實[illegible]如何會進一日若不實如何會是有方[illegible]得[illegible]一日進一日若實如何會進去明日使[illegible]能熟日日方見得有[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者[illegible]修辭立誠以居業者就言語上說[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業了[illegible]所[illegible]守可見[illegible]居者[illegible]進前去居如引[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是也庸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凡人多因言語上便不忠信首先是言語將修辭只是顯行修言之意又曰出辭氣便要忠信是修辭立其誠之意忠信所謂有言辭便是要立得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了不住了實知至至之處忠信進德處是思量是見得在那裏如此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幾也進字貼著幾字至字貼著知終終之屬修辭立誠居業底事思量已在這裏做便做到那裏所以曰可

存義者是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力行方可以存義也居字貼着存字終字貼着居字擴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見其道之極至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歸宿之地也朱謂知至知終不是言修為先後之序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見至誠以進德身則修辭以居業又曰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止可與存義工夫次第程也一段只是說如何乾乾而已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是幾前那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說附本義云說文言皆以聖人明之但九二一爻又以為學者事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上然後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無餘蘊矣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變論九二九三之九二處得其中却不費力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人能閑邪存誠與修辭立誠相似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大段費氣力信本誠是裏面工夫辭是信進纂註程子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又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為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大小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附錄此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事變何止下无常進退无恒非為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安果安在哉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修業之實也 纂註張氏曰上為君子進德修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而進耳 此無釋義下與是釋在淵義无常无恒釋或義非為邪非離羣釋无咎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附錄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孽使而今無沙觸出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雲也 纂註文言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蔡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附錄問王輔嗣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祿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非是聖賢地位之道理也故乾上爻自天子以至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莫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以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其義而明之是交而以聖人之進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精義無非自然之文而以聖人而君子之心確然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本意亦甚分明未曾過與深巧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象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皆甚危然甚矣九三則雖於危地而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覩之也上九則亢極而不知退故有悔矣若以德言則愈盛愈高豈有可悔邪人當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修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是交欲此不是言德學之節次是居位高處大亦文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此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若是聖人之德已 ……人位所以恰好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忠信進德修業乾乾不自已此便是伊尹地位九四位便高不以九二安閒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明之便是舜禹事變中無一時閑古凶悔吝一息不得停如大事時了上九又是亢了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古凶悔吝一息不得停如大事輪一般一是做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便是奧處之那事則將此道理處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言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 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 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不過乎剛則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附錄九是天德健中使自有個用之則天下亦如下文乃見天則便是天德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當然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即天位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明之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始則必亨理勢然矣

利貞者性情也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附錄】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了方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性情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用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利貞時方見得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箇誠之復處如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那已收斂在內也又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遷了面氣去蔭他及到利貞處自不用恁地著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附錄】不言所利明道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乾則無所不利坤則只利牝馬之貞則有所不利矣【纂註】程子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蔡氏曰不言所利此所以為大也如言利建侯利涉大川則言所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則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附錄】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純粹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純粹精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爾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纂註】近日趙善譽著一件書說這只說

坤一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從與他看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本義中便是底也說出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皆此意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旁通猶言曲盡也【纂註】蔡氏曰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純粹精則不雜既備此德一也不備者惟九五為之其用六爻以發揮其義者欲旁通以盡夫事物之情耳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附錄】問行而未成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曰即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且如伊尹（）尚是耕莘謂德行以在身者而言見之行以在外行事矣但其時位方當潛隱故其德行雖可見之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處初九德成行立固自可以見行而時位未能成其所行也是以文辭以勿用言之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附錄】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纂註】徐氏曰德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雖我之所固有然亦未嘗不散在事事物物之間苟不務學則無以會聚衆理而有諸己也學而弗問亦無以辨別衆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矣問辨矣必有涵畜寬裕之意自有中道之妙故積累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與此心為一矣仁者心之全德生生而不窮也德至於仁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則吾之所居者洞非徒大而無實亦非固守而不化者也此仁以行之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誠正中所以為九二之大人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重剛謂陽爻陽位【纂註】蔡氏曰天五也田二也上未至乎五下已離乎二進德修業乾乾行事因其時而惕則雖危而可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附錄】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以人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纂註】蔡氏曰重剛謂乾也以六爻之卦言之則二四居中以重剛三爻之卦言之則二五為中三四非中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無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附錄】問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中間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只合天運不差毫釐所謂與天同時也【纂註】胡文定公云舜先天而天弗違者盡性也孔子後天而奉天時者窮理也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乃後天而奉天時者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先天而天弗違者如何曰先天而天弗違者正言其形容天地感格之意雖天地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纂註】程子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也○按朱子曰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謂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illegible]
其無形而下者言傳曰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illegible]
德則所言人者以道言也 [illegible]
大人之與合亦合其道而已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 [illegible]

以舉言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附錄 坤只是承天如一氣 [illegible]

[illegible]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 纂註 [illegible] 含萬物而化光 復明亨義 纂註 [illegible]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復明順承天之義 附錄 [illegible]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illegible] 纂註 程子曰天下 [illegible]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illegible]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纂註 [illegible]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

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illegible]

君子黃中通理 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 正位居體 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美在其中復釋黃中 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illegible]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illegible]

周易文言傳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說卦傳第八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illegible]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 [illegible]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illegible]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和順從容無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此第一章 [illegible]

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與那所得於天者蓋性是我之所至者命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至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又大窮理盡性至命本是對易上說易上說窮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也至如上便窮理是知之如盡性是仁之說言能造其極也至先蔡氏曰如且至命事言從造化一般用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

兼三材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此第二章【附錄】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出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命中有這箇物事所以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爲道曰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事明陰陽以氣言剛柔以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剛柔者陰中之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雲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爲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卻主於收斂仁卻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陽與人自是和說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是義當陰衰陽伸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又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蓋蕃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强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楊子雲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據乎此而論之耳蓋惻隱仁義禮知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知則義之藏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唯問兼三材而兩之三材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對各自看則上與三爲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聞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是人之義四是地之

天地之間不過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五行是兩箇便是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材而兩之便都是如此義例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附錄】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相對通氣不相射不相厭射或音石或音亦射是厭射之意言水火本相滅息也問水火不知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雷風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克之物今卻相應而不相悖乃不相射也相厭射乃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文相須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了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且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悖也又問八卦相錯曰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轉如此相錯相錯底一章說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各生此而生之至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添此而生之至十二畫則六千九十六卦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此第三章【附錄】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此第四章【附錄】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兌乾坤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纂註】蔡氏曰動散潤晅者言生物之功也止說君藏者言成物之功也上章言物生長收藏之事也是章則以卦位相對而言上章言成物之功也又曰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則開此章自言八卦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附錄】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他出萬物出時又從上面出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纂註】蔡氏曰帝者以主宰乎物爲言也出者發生之時也齊者絜齊而整齊也相見者物形明盛而相見也離居南方於時爲夏坤居西南方於時爲夏秋之交也說言者物形至此充足而說也兌居西方於時爲秋戰者陰陽之交也戰者陽氣始萌陰疑而戰也乾居西北方於時爲秋冬之交也勞者陽方勞乎坎故勞坎居北方於時爲冬成言者

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愚謂自巽至兌皆陰卦惟與乾
艮居東北於時爲冬春之交也。通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此第五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附錄] 陰文

離中虛明可以爲南方之卦直夫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 [illegible] 王八卦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這兩段就言文王卦問何以知爲文王卦曰鄒子說如此且夫羲文卦位間付細看此數段前兩段第二事何者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就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下有兩段

是第六章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爲伏羲者于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猶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所恐文義如此說得分明曰如是則其縣如在伏羲上經地說也好但後兩段事事都除了乾坤何也答曰爲恐著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 [纂註] 蔡氏曰帝出入不可見而爲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之 [illegible] 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 [illegible] 良一氣流行之序也 [illegible] 成之功也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皆以方以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象者大而所備者 [illegible] 人足以見其未嘗相離之義也俗氏曰坎離乎地乾天所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方巽陰才也故巽居東南已之位也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以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巽木巽亦陰木震陽木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兌金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居西北多陰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旺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木火土金水之序也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無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愚謂邵子以此兩段爲之文王八卦其本之文王卦辭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北兩段之方位也蹇解卦辭亦然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 [附錄] 此兩段卻除了乾坤並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便喚做神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逆火水火不相逮一段又以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義又自是伏羲卦蓋謂上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爲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爲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文王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也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若上用伏羲卦次剛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孔子創易之而作序卦耶亦自文王周公而變之也更以羲之序 [纂註] 俞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義耶 [illegible] 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此第七章 [附錄] 八卦謂之性者言其本性如此謂之情者言其發用如此 [illegible] 乾坤以動靜言之 [illegible] 皆健底意思 [illegible] 八卦而震以動坎以陷艮以止巽以入兌以說 [illegible] 纂註 [illegible] 八卦只此數字盡之 [illegible] 萬物之理陽存乎上者 [illegible] 震爲動以陽在下自動 [illegible] 在上 [illegible] 柔故順震中一陽居二陰之下所以動艮二陰之下 [illegible] 則無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也陽在二陰之中則 [illegible] 陰陷於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陰在陽之中以麗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愚謂自第七章至此章以來皆言先天對待之易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遠取諸物如此 [附錄] 乾爲馬而乾之象卻以龍坤爲牛而坤之象卻以牝馬蓋易象難合不得如坤爲牛而乾無牛之象亦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爲牛不可見也只如離爲雉一畫是牛腹乎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也須有此理但恐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然且從先儒之說 [纂註] 蔡氏曰馬行而健牛性順而壯也牛性順而從龍善變而動雉知時而伏豕內剛外文明狗外剛內柔羊內狠外說此以八卦取諸物也。○愚謂王周公象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諸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其小之例周公於大畜乾又稱馬大壯似兌稱羊

手與足雖皆至於卦稱象至若坤非震龍豈狗彖夫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動聖人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象文也卓畫[illegible]後世襲於數聖人取象各有所得不至無所不通也

乾為首坤為腹[illegible]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此第九章【附錄】問艮何以為手曰手是動底物[illegible]提定那物便是艮【纂註】蔡氏曰首會而居上腹虛而容物足居下而善動股居下而善隨耳以陽在內而聰目以陽在外而明手[illegible]在上而能止口在上而能說（）愚謂夫子於此章取象坤為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為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兌為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此第十章【附錄】震一索而得男是一索得男又曰一說是乾坤上索是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蓍求卦求得一陽後方知是震卦未得一陰後方知是巽卦[illegible]不當作揲蓍看[illegible]便說不通大凡是乾坤求於乾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illegible]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illegible]【纂註】蔡氏曰乾坤交而[illegible]時也[illegible]曰是乃有此卦了就此卦中說[illegible]故以能生者為父母而所生者為子[illegible]而取以長少之序[illegible]之象亦夫子所自取[illegible]坤得乾中爻而生坎[illegible]為震入坤之長女而為巽[illegible]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荀九家此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纂註】韓康伯注曰荀爽有九家集解[illegible]氏曰精陽故為天陽體動故為圜尊而上故為君性剛故為玉為金純粹故色為大赤健故為良馬陽之極故又為老馬為瘠馬為駁而在上故為木果寒冰駁未詳○愚謂夫子取乾卦象稱馬本之大畜爻外餘皆所自取如或以純陽之反又曰駁馬其色中正相半也

乾天地也類亦皆夫子大象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纂註】蔡氏曰積陰故為地動闢而廣故為布為均虛而聚物故為釜翕而斂故為吝嗇性順故為子母牛載物故為大輿有形而承順故為文數偶故為眾有形可執故為柄純陰故其色為黑○愚謂夫子取坤卦象稱與本之晉六三之文餘皆所自取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荀九家有為玉為鵠為鼓【纂註】徐氏曰陽動於陰下故為雷陽始交故為玄黃陽氣始布故為旉又為大塗動於下故又為馬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顙的白色而顙在上也剛反動於下故反生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為蕃鮮蒼筤竹萑葦蕃鮮未詳）徐氏曰馬後左足白也作足足行也）愚謂夫子取象震卦象稱雷本之豫卦象稱百里稱長子本之師五爻互體稱馬本之屯卦諸爻餘皆所自取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荀九家有為楊為鸛【纂註】蔡氏曰下一陰而上升故為木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為風二陽上達故為繩直為工為長為高陰而下故為進退為不果陰氣伏而不散故為臭陰在陽下故其究為躁卦[illegible]故其究為躁卦蔡氏曰陰多陽少故為寡髮陽在上故為廣顙白眼近利市三倍皆未詳）愚謂夫子於巽卦取象稱風本之六四爻利市[illegible]餘皆所自取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纂註】蔡氏傳曰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坎內陽外陰故為水而不盈故為溝瀆陽陷陰中故為隱伏一陽藏於二陰故為矯輮為弓輪陽陷陰中故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陽卦故其色為赤剛在中故為美脊為亟心上柔故又為下首下柔故又為薄蹄剛在中故為曳柔故為多眚心有維故為通內明外暗故為月陽陷陰中故為盜剛在中故於木為堅多心為血卦未詳）徐氏曰血陽也陰之精言血者皆於象

○

愚謂夫子取坎卦象如輪本既未濟爻如心本坎卦象如血本需卦爻如馬本屯卦爻如輿本睽卦爻如盧本紫黃等卦爻此外皆所自取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illegible]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illegible]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illegible]

周易說卦傳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序卦傳第九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總論序卦 [illegible]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illegible]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

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附錄］問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意矣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附錄］問序卦中六十四卦獨不言咸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曰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見乾坤可見否曰然道夫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附錄］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旣壯盛則必進晉物進而愛至於壯盛旣壯盛則衰且竭之矣今曰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曰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其義自有不同此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爲夬夬之爲乾此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又問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道夫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附錄］問緩字恐不是懈緩之緩乃是解惡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字是散意道夫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

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旣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右下篇

周易序卦傳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雜卦傳第十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總論雜卦]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否泰大中 [附錄] 剛柔雜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全矣其爻位亦無過不及者如乾坤六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實有所偏於二卦之義及二五之爻有不遇者否泰大中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 [附錄] 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一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互有與求之義[纂註]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等自上或曰二卦中皆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遇坎震動而為物之始是主所專也故見坎險不行而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纂註] 蔡氏曰屯物之始生故見主初也未得位而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稚而生故雜二爻為蒙主而能治之使明故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纂註] 蔡氏曰震陽起於下艮陽止於上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萃聚而升不來也 [纂註] 蔡氏曰剛健者難畜畜而止之時故能畜大也吉莫非災也无妄之災乃所謂災也曰萃聚而下木升而上

謙輕而豫怠也 [附錄] 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豫則自樂小之義故豫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白受采 [纂註] 蔡氏曰頤中有物故食賁則其色不常故无色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剝爛也復反也 [纂註] 蔡氏曰剝則陽爛復則陽反

晉晝也明夷誅也 誅傷也

[纂註] 蔡氏曰晉離在上而明往而不窮故為晝離在下而明傷故為誅

井通而困相遇也 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 [纂註] 蔡氏曰井往來井井故通困則剛揜與柔相遇也

咸速也恆久也 咸速恆久 [纂註] 蔡氏曰有感則應故速常故能久

渙離也節止也 [纂註] 蔡氏曰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

解緩也蹇難也 [附錄] 散緩意如睽乖之類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止謂不退 [纂註] 蔡氏曰大壯陰止遯陽退徐氏曰雜卦言止者二艮止也謂陽升於上止而不進天之道也節止也謂有所限節而

不進也大壯則止謂四陽方壯止而不進亦天道也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纂註] 蔡氏曰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小者能過當常理故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信出乎中心之所能致哉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既明且動其故多矣

離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不處行進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 [纂註] 徐氏曰本末弱故顛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附錄] 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 [纂註] 蔡氏曰六位皆當故定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附錄]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記之不知此語大據未見有據故伊川不曾看雜卦所以被他說動了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 [纂註] 蔡氏曰自剝爾錯雜以前皆以反對為序而此則以韻協為序云以其能明其所以...[illegible]...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大哉易之為書也君子之道長小人之道憂也 [纂註] 雜卦以乾為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為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易為君子謀大哉言矣

周易雜卦傳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本義五贊第十一

朱子系述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原象

愚按五贊大要皆敎人以象占之學首篇原象之由也次篇述作者之旨爲占而作也三篇明筮以發其占四篇稽類以考其象五篇以警學者欲人讀易之際常如卜筮之時假象辭以爲憑用而以斷於吉凶又會象占而一之也先生嘗曰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今五贊皆以象占示敎其旨深矣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覩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

附錄 貞悔出洪範自[illegible]

交易爲體往此來彼

附錄 [illegible]

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无文民用弗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

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敎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敎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

附錄 左傳昭公十二年[illegible]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无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没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无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雷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附錄聖人作易只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甚麼事來湊所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无謂理之體該萬物初無形迹可見故無了云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指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周易本義五贊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本義筮儀第十二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擇地潔處為蓍室南戶置牀於室中央（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皂囊納之櫝中置於牀北（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為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為底半為蓋下別為臺函之使不偃仆）附錄（蓍固非蓍所亦循是其類若以木為行算至錢擲之則其去蓍益遠矣蓍皆三累）設木格於櫝南居牀二分之北（格以橫木板為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為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置香爐一於格南香合一於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洒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於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兩手奉櫝蓋置於格南爐北出蓍於櫝去囊解韜置於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爐上（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於神於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於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於左手之小指間（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無名指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

而以左手四揲之（此第三營之半）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為奇九以兩其四而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於格上第一小刻（以東為上後做此）是為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是為二變（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為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刻是為三變（三變餘策與二變同）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版（掛扐之數五四為奇九八為偶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為老陽其畫為口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為少陰其畫為一一所謂拆也掛扐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為少陽其畫為一所謂單也掛扐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為老陰其畫為乂所謂交也）附錄（重者單之積故為老陽交者拆之聚故為老陰）如是每三變而成爻（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研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周易本義筮儀第十二

後學成德　校訂

經120 39b

周易本義圖錄第十三

新安後學胡一桂學

愚按易有卦象爻象有卦序有卦互體本義皆未有圖今為圖并論及有文言辨十翼論各一篇不敢列于九圖悉附五贊後云

卦象圖

易大傳曰包犧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卦即象也至文王周公孔子象益著焉而其所謂象亦不過天文地理人事鳥獸草木數端而已朱子嘗謂四聖之易各自不同不可作一例看故今列為此圖天地人物之象具如彖爻文周孔取象之同異皆於此可見云

伏羲卦	文王彖	周公爻	孔子大象文言說卦
☰ 乾	大川（需訟取乾 同人取乾健兼坎 大畜取乾健兼互震）	龍（乾六爻） 馬（大畜九三良馬） 輿（大畜二 大壯四 小畜三） 車（大有二）	天 圜 寒 冰 玉 金 君 父 首 馬（良馬老馬瘠馬駁馬） 木果 大赤
☷ 坤	康侯（晉坤上彖） 行師（謙坤豫彖） 廟（萃坤下彖又互艮 渙坎木在上彖） 馬（坤牝馬 晉錫馬） 大牲（萃）	王母（晉二） 腹（明夷四） 師（謙上爻） 征（謙上） 邑國 邑 國家（師上） 國 城隍（泰上） 輿（剝上） 龍（坤上） 玄黃（坤上）	地 臣 母 妻 腹 衆 輿 釜 柄 牛 文 布 吝嗇 均
☳ 震 頤（以全體取）	震（震百里以雷也） 言（復全體取象） 大川（益震巽木象） 侯（屯豫建侯） 口	言（震二） 九陵（震二） 侯（屯初） 長子（師五） 馬	雷 大塗 長子 足 龍 馬（善鳴 馵足 作足 的顙） 竹 萑葦 稼 玄黃 旉 健 決躁 蕃鮮
☴ 巽 井（巽兼坎象） 鼎（巽過離象）	雲（小畜巽一陰在乾上） 大川 女 棟 豚魚	月 雨 號 婦 臀 棟 林 資 翰音 木 楊	風 長女 寡髮 廣顙 白眼 股 工 市 利 木 白 臭 長 高 繩直 進退 不果 躁卦 雞
☵ 坎	大川 濡 心 廟 狐	雨 濡 大川 泥 塗 穴 窞 幽谷 石 弟子 寇 酒 車 輿 輪 弧矢 刑 徽纆 馬 狐 豕 株木 蒺藜 叢棘	月 雨 雲 泉 水 溝瀆 中男 加憂 心病 耳痛 血卦 盜 弓 輪 輿 馬 豕 木 赤 隱伏 矯輮 通

離

日 晉革豐
明 明夷
光 需 未濟
南 升 南征 明夷 南狩
女 家人
獄 噬嗑
牝牛 離

日 豐 光 未濟
南 夬 焚
婦
征 伐
牛
隼 雉
鳥 鶴
飛 鼈 龜

日 明
火 電
中女 目
大腹 甲冑
戈兵 鼈
蟹 蠃
蚌 龜
雉 木
乾卦

艮

旅 艮遇離為旅

童蒙 蒙
背 艮
飛鳥 小過艮遇震全體取象

大川
丘 石
金身 童蒙
童僕 廬
牀
牛
豶豕 牿
鼠 碩果

山 徑路
小石
少男 手
指
門闕 閽寺
狗 鼠
黔喙
木 果蓏

兌

歸妹 兌遇震象

八月
西郊
女
號
言
二簋
豚魚 中孚

雨濡
西郊 西山
女 虛筐
臀
眇跛 羊
虎 羊

地 澤
少女 妾
巫 器
毀折 附決

爻象圖

陽爻

上九：大 君子 天 天衢 郊 耳 玉鉉 角 何 朋 富

九五：天 王 大君 夫 膚 國 朱紱 杞 含章 中行

九四：丈夫 乾姊 金矢

九三：日夕 日昃 高陵 公 夫 頄 股 賁 墉 莽 終

九二：田 沙 大人 丈人 子 夫 幽人 門庭 机 金柅 赤紱 黃矢 中

初九：郊 孚 元夫 女妻 履 趾 徒 門 戶庭 尾 茅

陰爻

上六：小人 小 野 公 老婦 頂 首 前禽 宮人 不富 血 魚 終 君子

六五：天子 大君 國君 王 王母 婦人 輔 黃 金 乾肉 來章

六四：公 妻 身 出門庭 括囊 中行

六三：從王 公 武人 女 墉 腊肉 含章 中行 終

六二：臣 臣妾 女子 婦 中饋 鼻 腓 宗 黃

初六：霜 子 童 小子 武人 妾 趾 拇 臂 尾 豕 茅 瓜

世儒言象尚矣率多祖說卦子彖爻孫卦體其有不合說卦者則委曲牽合傅會以幸其中而斁聖人取象之意胥失之矣何則卦者象之原也彖者言象之始也爻者言象之衍也說卦者總彖爻取象之例也然夫子夢周公而心文王參包羲於未畫其於說卦明象不特括彖爻之例又自有出於彖爻之外者不可不察也姑即數卦論之坤爲馬離爲牛文王之彖也乾稱龍馬(乾稱龍見乾六爻稱馬見大畜爻)震坎稱乘馬(見屯卦)周公之爻也自文王取象觀之乾何嘗稱馬坤何嘗稱牛震何嘗稱龍周公雖於大畜之乾稱馬而於乾本卦但稱龍坤亦未嘗稱牛震亦未嘗稱龍也夫子則直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是豈故欲異於文王周公哉又自有見於卦爻之象而取之也或者不察但見乾馬坤牛載於說卦舉凡卦爻之言馬必求之乾言牛必求之坤如王輔嗣所謂定馬於乾案　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漫者自漢儒以來不能不惰此弊矣然輔嗣雖知非先儒之失實自未嘗勘破夫子取象本不必同於先聖是以卒無一說以爲之剖決但謂不必泥象至有忘象之論是亦甚未爲得也近世西蜀大儒隆山李先生優於明象者也其論坤卦直曰乾既稱馬坤不得不稱牝以別之殊不知彖文王所作文王

彖乾何嘗稱馬而顧於坤乃稱牝以求別於乾也此亦祖說卦以爲論而其失殆有甚焉者然則說卦不足據與曰由文王而周公由周公而孔子故彖而後有爻爻而後有說卦其人非一時其書非一手其取象非一端故朱夫子嘗謂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周公自是周公易孔子自是孔子易各有不同於其不同之中而求其同可也遽謂孔子易即文王周公之易而以彖爻大象盡求合於說卦不可也蓋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混而同之其患故如此愚嘗妄謂說卦之言象其有合於彖爻者則括彖爻之例也(如震坎稱馬之類)其有不合於彖爻者則又夫子之所自取也(如坤牛震龍之類)其有彖爻所未取而取者則又夫子所以括大象之例(如乾天坤地之類)而亦有出於大象之外者也(如乾父坤母之類)以此求之其亦庶乎不至於膠且泥矣雖然彖爻所取之象猶略耳如乾爻雖象以龍而彖於元亨利貞之外象則未之聞(文言亦乾無所取象)坤彖雖象以馬而自牝馬之外他象則未之見至吾夫子以八物窮卦爻之情以八德狀卦爻之性而六十四卦大象如乾則統象於天坤則統象於地象屯以雲雷象蒙以山泉直曲盡卦爻之妙而發文王周公不言之祕又爲之說卦以旁通之微夫子則天

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德終莫能以自著何以致用於天下此萬世而後決嫌疑定猶豫謀之卜筮皆有所觀玩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者夫子之功實倍三聖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泯滅者也或疑八物之象見於左傳謂夫子之前已有者非也焉知非於文言撰述之說矣世儒但區區文字間以求其言象之合莫究其施於實用功在生民德侔天地是豈足與論夫子之盛哉朱夫子易象說既深足以破古今忘象泥象者一偏

晏亞夫之錄以爲非圖無以見凡例愚不敢謹遵遺訓而以彖爻大象文言說卦凡言象者分八卦爲圖而以天文地理人事鳥獸草木爲次列八卦於其上位四聖於其左按圖而觀取象之同異庶乎其可見矣前說

聖人取象非一端有取之全體者有取之各體者有取之互體者有取之似體者有取之應體者有雖無其象而取卦名義者有取之逐爻者有取之遠近取之陰陽之爻者如頤如井如鼎此伏羲取之全體者卦即象也如大過棟橈小過飛鳥如剝之牀咸艮之身如六十四卦之大象此文王周公孔子取之全體者如屯豫建侯則侯屬震大畜良馬則馬屬乾說卦八物各屬八卦此皆取之各體者如同人　畜　取互體震巽中孚貞稱馬

兼取互體震坎頤　大壯似兌而稱羊明夷互坎無應而稱喪馬二簋益無其象而義取諸損此皆取之互體似體應體與夫卦名義者悉見彖爻中至於逐爻取義而分遠近陰陽則文王周公彖爻雖以槩舉愚既分八卦爲圖各疏羲文周孔之尤而逐爻取象則別爲圖以該之庶幾不至混殽以便觀玩非敢自謂有得於易也嘗試論之羲之象在卦中文之象取其大綱周公雖本之文王已多其所自取夫子雖本之文王周公然其同者間見而其所自取者抑不止如周公之多於文王矣然則易之取象實至夫子而大備也微夫子

之象不可也但讀易者毋執周公之象以求之文王又毋執夫子之象以求之文王周公同者自同異者自異要皆各明夫伏羲之卦可也必欲牽合傅會　強而同之是亂數聖人之象也亂數聖人之象而象終不可悟其亦弗思之甚也續說

卦序圖

䷀ 乾
䷁ 坤
䷂ 屯（蒙）
䷄ 需（訟）需訟對晉明夷
䷆ 師（比）
䷈ 小畜（履）
䷊ 泰（否）泰否對損益
䷌ 同人（大有）
䷎ 謙（豫）
䷐ 隨（蠱）
䷒ 臨（觀）
䷔ 噬嗑（賁）
䷖ 剝（復）
䷘ 无妄（大畜）
䷚ 頤 似離
䷛ 大過 似坎
䷜ 坎
䷝ 離

䷞ 咸（恆）
䷠ 遯（大壯）
䷢ 晉（明夷）
䷤ 家人（睽）
䷦ 蹇（解）
䷨ 損（益）
䷪ 夬（姤）
䷬ 萃（升）
䷮ 困（井）
䷰ 革（鼎）
䷲ 震（艮）
䷴ 漸（歸妹）
䷶ 豐（旅）
䷸ 巽（兌）
䷺ 渙（節）
䷼ 中孚 中孚似頤 即坎離體
䷽ 小過 小過似大過 序書分體
䷾ 既濟（未濟）既未坎離之交不交

愚按易緯書曰易六十四卦文王以上下經分之邵子震巽首乾坤中坎離終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又曰乾坤坎離上篇之用兌艮震巽下篇之用頤中孚大小過二篇之正又曰天有二正乾離地有二正坤坎共用二變以成八卦也一變下經震巽兌艮反爲艮巽兌巽反爲泰否四正卦爲八卦天有四正坤坎兼頤中孚小過以頤中孚序大過地有四正乾坤坎離以坎小過頤中孚坎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也十八卦反覆爲五十六通上八卦爲六十四是以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共六卦也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共三十六卦也六十六指上下經各十八卦而言二十六是天地間象數天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亦理數之極至者環溪李氏曰經分上下見於大傳大衍章二篇之策之語兼序卦至坎離別起文義而上經首乾坤是二老對立下經首咸是二少合體故序卦上經

隱乾坤之名下經獨隱咸之名以[redacted]見者上經需訟對下經晉明夷需訟變之畫爲[redacted]爲需上經泰否對下經損益泰否乾坤之交不交損益咸恆之交不交也上經自屯蒙至臨觀下經自遯大壯至革鼎此屯蒙變之畫爲革鼎臨觀變之畫爲遯大壯也上經頤與大過偶而在坎離之前下經中孚與小過偶而在既濟未濟之前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濟未濟而既濟未濟者坎離之交不交也頤似離大過似坎而中孚序書小過序書以坎而既未濟之比坎離又爲既坤需巽艮兌無用也上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以此觀之信知經分上下必有至理

惜乎其說不傳未能究其所以然者愚謂序卦至理雖不可以淺窺然諸儒之論亦得其略矣故不敢復贅爲之說云

卦互體圖

乾互體凡十二卦 凡十六乾與坤卦爻陰陽相對

乾 夬 大有 大壯 同人 革

姤 大過 鼎 恒 遯 咸

兌互體凡十六卦 凡十六兌與艮卦爻陰陽相對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離 豐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旅 小過

離互體凡十六卦 凡十六離與坎卦爻陰陽相對

小畜 需 履 兌 睽 歸妹 家人 既濟

巽 井 訟 困 未濟 解 漸 蹇

震互體凡十六卦 凡十六震與巽卦爻陰陽相對

大畜 泰 中孚 節 損 臨 賁 明夷

蠱 升 渙 坎 蒙 師 艮 謙

巽互體凡十六卦 凡十六巽與震卦爻陰陽相對

萃 否 小過 旅 咸 遯 困 訟

隨 无妄 豐 離 革 同人 兌 履

坎互體凡十六卦 凡十六坎與離卦爻陰陽相對

豫 晉 謙 艮 蹇 漸 解 未濟

震 噬嗑 明夷 賁 既濟 家人 歸妹 睽

艮互體凡十六卦 凡十六艮與兌卦爻陰陽相對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坎 渙

屯 益 震 噬嗑 隨 无妄 節 中孚

坤互體凡十二卦 凡十六坤亡與乾卦爻陰陽相對

坤 剝 比 觀 師 蒙

復 頤 屯 益 臨 損

易大傳曰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本義曰此謂卦中四爻語錄曰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占得觀卦處亦舉得䷓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兩

卦皆有互體之艮故言山今分八卦爲圖揭中四爻以明卦位爲次圖成而卦爻陰陽各各相對莫不有 若以六十四卦橫圖觀之尤有可言者自第二畫至第四畫陽儀中互四乾四兌四離四震四巽四坎四艮四坤陰儀中亦互四乾至四坤兩以四卦數之而周六十四卦自第三畫至第五畫陽儀中前十六卦互二乾至二坤後十六卦亦互二乾至二坤陰儀中互體亦然四以二卦數之而周六十四卦然後合全體觀之自初畫至三畫一箇乾一至坤八而該六十四二畫至四畫兩箇乾一至坤八而該六十四四畫至上畫八箇乾一至坤八而六十四卦成矣加倍而生以交而位乾一坤八之序一皆順數之而不紊焉此又其自然之妙也至若乾卦中四爻自互二乾幷二體爲四乾坤卦中四爻自互二坤幷二體爲四坤是乾皆互乾坤皆互坤陰陽 而不雜也三男之卦各聚三男三女之卦各聚三女如震卦自二至四互艮自三至五互坎坎卦自二至四互震自三至五互艮艮卦自二至四互坎自三至五互震各幷本卦而三男備巽離兌三女之卦互體亦然陽皆互陽陰皆互陰女不紊男男不紊女此又自然而然不加人力有不容言之妙者其他亦有一卦備三男三女者

小畜備三女而臨之以父豫備三男而臨之以母節備三男而少女間之旅備三女而少男間之如革如鼎此父之臨三女也如蒙如屯此母之臨三男也如豐如井則長男中男間三女如賁如噬嗑則長女中女間三男此皆父母男女雜居而不純者也謂互體非易中一義斷斷乎其不可也讀易者其可忽諸

易十翼論

易之有十翼猶天之有日月人之有耳目輕重之有權衡長短之有尺度誠易之門庭象數之機括也十翼不作易之名且不立卦畫於誰乎吾不得而知也辭繫於誰乎吾不得而知也卦辭將何用乎吾不得而知也乾烏知其爲天乎坤烏知其爲地乎震巽坎離艮兌烏知其爲雷風水火山澤乎十翼作矣易之名立矣卦然後知其爲羲之畫也辭然後知其爲文之繇也卦辭然後知其爲卜筮之用也乾然後知其爲天坤然後知其爲地震巽坎離艮兌然後知其爲雷風水火山澤也不特此爾讀仰觀俯察章則知伏羲從觀易之寓讀神物變化章則知伏羲默得易之要讀極儀象卦成列因重章則知伏羲之位與六十四卦之次是伏羲之易非十翼無以自　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其爲文王之興易矣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至九卦之陳盡本全卦之序吾又知文王爲憂患而作易不徒繫以辭而序易亦出於文王矣帝出乎震齊乎巽以下後天八卦方位之序不一言之是文王之易非十翼亦無以自白於世也其曰聖人作易生蓍倚數立卦生爻以和道德以順性命此言聖人不徒畫爲一定之卦而用易有著如此其曰大衍之數五十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後掛此明揲蓍之法以垂萬世而本末曲盡無遺者又如此其曰繫辭焉以明吉凶又曰繫辭焉以斷吉凶又曰繫辭焉以盡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明聖人繫辭亦無非所以爲尚占之用　此羲文之易非十翼亦無以闡其用於世也以至八卦不徒　八物之象而天之健地之順雷風之動入坎離之陷麗山澤之止說必毫分而縷析之唯恐斯人知其象而莫知其德及夫六十四卦之大象論象之後必示人以　易之方不啻耳提面命之教是卦爻之性情非十翼亦無以發其蘊於世也吾故曰易之有十翼猶天之有日月人之有耳目輕重之有權衡長短之有尺度誠易之門庭象數之機括者此也猶未也蓋至於崇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尊卑之分貴賤之等與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凡可因以發明性命道德之蘊以淑身心者纖悉畢言之於是易始不徒局於象數卜筮之　至精至變至神之妙天下萬世皆由之以識太極　道而盡事物之情雖不假卜筮亦自足以爲吉凶之前知矣十翼之作其有功於萬世固如此哉不然如爻辭先儒以爲繫於周公至引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爲證亦可

謂有據矣然夫子於十翼所未明言後世遂不免一紛紛之疑卒莫能有一定之說雖以朱夫子亦不過曰是先儒之言且得從之則亦莫能必其作於周公也而況卦也彖也卜筮也八卦之性情也微十翼欲其不憒然於人心不可也嗚呼易之不可無十翼審矣近世歐公乃不能不致疑於其書童子問中直以繫辭與文言爲非夫子作是何其無見於易一至此邪猶幸而朱夫子之論昭如也本義啓蒙不作如之何其可也

文言辨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者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皆大象取者今考文言彖辭自震雷之外震卦震驚百里即雷也離雖取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漸四爻離火豐卦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物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於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者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已前元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於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髣髴其文多出於自爲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

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決知非出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密遽以夫子所作之辭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redacted]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於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并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於經可乎

愚是以知文言大象眞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辨

本義啓蒙論

有天地矣可無易乎不可也有易矣可無本義啓蒙乎不可也金聲玉振集大成衆言殽亂折諸聖朱夫子其聖人之徒歟蓋自漢儒始變亂古易至有流爲術數之歸而卒大亂於王弼且雜以虛無之論吾易遂晦蝕於天下寥寥千載孰覺我人太極有圖易通有書發往古不傳之秘開萬世理學之源斯道始有係屬迨夫易傳寫胸中之成書皇極具經世之大法正蒙闡象數之條目是雖古經變亂未就整正而術數虛無之學爲之一洗吾易粲然復明未幾隨儒妄作異論接踵起易置圖書 指 邵子 林栗 冒僞著述 袁樞 易之類 易道又幾晦蝕朱夫子勃興探前聖之精微破俗學之繆妄本義啓蒙有作而後吾易復明於後世愚嘗謂孔聖以來朱夫子有功於易斷斷乎其不可及者蓋以本義之爲書也圖書位定而天地自然之易明先[redacted]羲文之易辨二篇十翼不相混雜易經始爲之復[redacted]三百八十四爻兩言以蔽之曰象占而觀玩不涉虛無至於崇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發於坤初六之爻者不過數語而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紀易之要領直包括無遺恨此本義不可少於天下也啓蒙之爲書也本圖書則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太極章而易之

位列明明著策則發明大衍章而揲扐之法定考變占則博取左氏傳以明斷例而吉凶趨避之見審合四篇大旨壹皆寓尊陽之微意而小人盜賊不得竊取而用此啓蒙不可少於天下也語錄成書如麻衣劉牧與夫林栗袁樞之徒所以惑世誣民者莫不黜其僞折其悖摧陷廓清羽翼數聖人之易於天下此愚所謂自孔聖以來朱夫子有功於易斷斷乎不可及者豈誣也哉或曰是則然矣易者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今斷然斷之以卜筮得毋局於一偏而不免漢儒術數之弊乎且繫辭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本義惟以象占分之而不及辭變得毋四者之目遺其二乎吁是皆未之思也易固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而卜筮者正將使人盡仁義之道參陰陽剛柔以順性命以和道德耳豈徒託之空言而不見諸實用乎又況卜筮之頃至理無乎不在正得聖人作易本意朱子已嘗言之奈何以此疑吾易乎至於聖人之道雖有四實不離乎二有象而後有辭有占而後有變不得於象則玩辭爲空言不由於占則觀變於何所故有象辭有占辭占而後有卦變爻辭舉象占則辭變在其中若惟舉占則象辭變在其中此四者之序由輕歸重辭變統於象占象又統於占所以本義舉象占而統論易旨一以貫之曰占謂之有遺可乎哉或又曰易之所重在占固也人之於易必占而後可用不占則易竟無用矣乎曰不然也朱子嘗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辭義之所歸以爲凶吉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求其理之所以然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所用初未嘗不示人以學易而用之方也必曰占乎而後用之朱子之志荒矣

周易本義圖錄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易纂言外翼十二卷

（元）吳澄撰

元刻本

易纂言外翼八卷、永樂大典本

元吳澄撰。澄所著易纂言義例、散見各卦中、不相統貫。卷首所陳卦畫、亦粗具梗概、未及詳言。因復作此書以暢明之。纂言有通志堂刻本、久行於世。此書則傳本漸罕、近遂散佚無存。朱彝尊經義考云、見明崑山葉氏書目、載有四冊、而亦未睹其書。今惟永樂大典尚分載各韻之下。考澄所作小序、原書蓋共十二篇。一曰卦統、以八經卦之純體合體者爲經、六十四卦之雜體者爲緯、乃上下經篇之所由分。二曰卦對、以奇偶反易成二卦、成上下篇相對。三曰卦變、言奇偶復生奇偶、其用無窮。四曰卦主、因无妄傳而推之、以明一經之義。五曰變卦、言剛柔交相變、而一卦可爲六十四卦。六曰互卦、言中四爻復具二卦、以爲一卦。七曰象例、凡經之取象、皆類聚之、以覩其通。八曰占例、言元亨利貞吉凶无咎、其義皆本於天道。九曰辭例、乃象例占例所未備、而可以互見者。十曰變例、言揲蓍四營十八變之法。十一曰易原、明河圖洛書先後天圖。十二曰易流、備舉揚雄以下擬易之書。今缺卦變變卦互卦三篇、易流缺半篇、易原疑亦不完。然其餘尚首尾整齊、無所遺失。自唐定正義、易遂以王弼爲宗、象數之學久置不講。澄爲纂言、一決於象、史謂其能盡破傳注之穿鑿、故言易者多宗之。是編類聚區分、以求其理之會通。如卦統卦對二篇、言經之所以離爲上下、乃程朱所未及。象例諸篇、闡明古義、尤非元明諸儒空談妙悟者可比。雖稍有殘缺、而宏綱巨目、尚可推尋。謹依原目編次、析爲八卷、俾與纂言相輔而行焉。

纂言者何臨川吳澄憂後之人舍經之言以
釋羲文周孔之易也外翼者何纂言之未備
未明者輯成類例經之所擇繹得之後猶
爲翼之傳身外而爲之左右也
羲皇卦畫先後一定自然而然文王分八
八卦爲上下篇改移其次八經主之純體
合體者爲之經四十八卦之雜體者爲之
緯述卦統第一
六畫卦之不反易者八其反易者二十八
爲五十六卦奇陽偶陰无獨必有對或上
下二篇相對或上下各篇自對二體之互
易者亦然述卦對第二
羲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體既
成而推其用則无窮焉乾坤變而爲六子
十辟六子十辟變而爲四十六卦述卦變
第三
每卦以一畫爲主无妄之傳所謂剛自外
來而爲主於內也述卦主第四
易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畫變則化柔
柔畫變則化剛而一卦可爲六十三卦述
變卦第五
重卦有上下二體又以卦中四畫交互取
之二三四成下體三四五成上體述互卦
第六
羲皇所畫之卦畫謂之象文王所名之卦
名謂之彖彖辭爻辭況取所肖之物亦謂
之象述象例第七
聖人畫卦以明天道生蓍以前民用彖爻
之辭爲占設也述占例第八
辭有象辭有占辭象之中亦有占占之中
亦有象既互見矣猶有遺者復掇拾之通

謂之辭述辭例第九

揲蓍十八變而成一卦以動者尚其變謂蓍之變也述變例第十

羲皇心契天地自然之易將畫八卦而爲龍馬負圖出於河此易之原也洛書後出神禹因之敘九疇其河圖之配與述易原第十一

邵子著書五言无一不本於羲皇之卦圖揚氏自三才之三起數而譔太玄司馬氏自五行之十起數而譔潛虛蔡氏自九疇之九起數而譔洪範皇極內篇皆易之流也然邵子從容乎羲畫之內三家則奔迸乎羲畫之外矣邵其正流之流揚馬蔡其支流之流與述易流第十二

凡十二篇是為易纂言外翼云

卦統第一

經卦十六

乾 坤	父母之純	統緯卦八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父母之合	統緯卦十六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中男中女之純	終上篇
咸 恆	少男少女長男長女之合	統緯卦八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少男少女長男長女之合	統緯卦八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長男少男之純	統緯卦四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長女少女之純	統緯卦四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中男中女之合	終下篇

六十四卦分屬上下二篇。蓋有意義。朱子但云以其簡帙重大而分。豈其然哉。以今考之。有經卦。有緯卦焉。八卦正體對體自重者爲經卦。八卦各體錯綜相重者爲緯卦。上下二篇經卦十六。緯卦四十八。上篇以乾坤二卦爲經。而二十四卦爲緯。下篇以震艮巽兌四卦爲經。而二十四卦爲緯。坎離者乾坤二卦之用。震艮巽兌四卦之管轄也。故以爲二篇之終。上篇始以乾坤之純統八卦。次以乾坤之合統十六卦。而終之以坎離之純。下篇始以震艮巽兌之合統十六卦。次以震艮巽兌之純統八卦。而終之以坎離之合。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獨不反易。得坎離者也。故置二篇緯卦之後。而附坎離純體合體之前。上篇經卦始純次合而終於純。下篇經卦始合次純而終於合。純體統卦八。而合體所統倍之。上篇純體二專統八卦。下篇純體四分統八卦。上篇合體二專統十六卦。下篇合體四分統十六卦

此以文王六十四卦之次序。明經卦之統緯卦

先天方圖

上篇乾坤純體合體之爲經卦者四。幷坎離純體二爲經卦六。下篇震艮巽兌合體純體之爲經卦者八。幷坎離合體二。爲經卦十。邵子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水火相射既濟未濟。雷風相薄恒益起意者。即此十六經卦也。其在先天方圖自中間千達于四維。東隅諸卦各居東西南北一方。每一方十二卦。四方共四十八卦。爲緯卦。而此十六卦爲之經也。後天之書。其有異於先天之圖者若此

此以羲皇六十四卦之方位。明經卦之統緯卦

上篇始二老之純次二老之合而終於二中之
純下篇始少長之合次少長之純而終於二中之合
卦少長相合為反易之卦者四頤大過中孚小過
是也長貞居上篇少貞居下篇長少相合為反易之
卦者四隨蠱漸歸妹是也長貞居上篇少貞居下篇
二陽四陰二陰四陽反易者四卦臨觀遯大壯是也
二陽居上篇二陰居下篇一陽又陰一陰又陽反易
者四卦剝復夬姤是也一陽居上篇一陰居下篇中
男合乾父中女合坤母反易者各二卦需訟晉明夷

是也男合父居上女合母居下長少二男合乾父少
長二女合坤母反易者各二卦无妄大畜萃升是也
男合父居上女合母居下長少二男合中男少長二
女合中女反易者各二卦屯蒙革鼎是也男居上女
居下長少二男合中女少長二女合中男反易者各
二卦噬嗑賁困井是也二男居上二女居下
上篇自對者中男合坤母中女合乾父反易者各二
師比大有同人是也長少二女合乾父少長二男合
坤母反易者各二小畜履謙豫是也按上篇自對者

此八卦皆三男三女從父母之卦也然男從母女
從父各與其類故為上篇自對之卦其它三男三女
從父母而男從父女從母各同其類者八卦則分屬
上下二篇
下篇自對者長少二女合中女少長二男合中男反
易者各二家人睽蹇解是也長少二男合中女長少
二女合中男反易者各二豐旅渙節是也按下篇自
對者惟此八卦皆三男三女自相從之卦也然中貞
長悔少貞中悔各逆其次故為下篇自對之卦其它

三男三女自相從而長貞中悔中貞少悔各順其次
者八卦則分屬上下二篇也
此明上下篇義上下篇義諸說頗多牽強附會今
摭其可推者如此要過求之則鑿矣

卦對圖一

乾坤　屯　蒙　需　訟　此四卦與下篇對

師　比　小畜　履

同人　大有　謙　豫

泰否　隨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此八卦與下篇對

坎離　頤大過

咸恒　損益　鼎　革　晉　明夷　此四卦與上篇對

家人　睽　豐　旅

解　蹇　渙　節

震艮　巽兌　漸　歸妹　遯　大壯　井　困　夬　姤　升　萃　此八卦與上篇對

既濟未濟　中孚小過

卦畫奇偶正對　二篇共二十對。上篇七，下篇七，上

下篇六○正對不反易者四上篇三下篇一共八卦
○正對兼反易者四上篇二下篇二共八卦○反易
取正對者十二上篇二下篇四上下篇六共四十八
卦

上篇○正對不反易三乾坤一坎離二頤大過三也
凡六卦○正對兼反易二泰否一隨蠱二也凡四卦
○反易取正對二師比同人大有一小畜履謙豫二
也凡八卦

下篇○正對不反易一中孚小過也凡二卦○正對
兼反易二既濟未濟一漸歸妹二也凡四卦○反易
取正對四咸恒損益一震艮巽兌二家人睽解蹇三
豐旅渙節四也凡十六卦

上下篇○反易取正對六屯蒙鼎革一需訟晉明夷
二臨觀遯大壯三噬嗑賁井困四剝復夬姤五无妄
大畜升萃六也凡二十四卦

此各卦奇偶一畫之對

乾坤坎離比四卦爲上篇之綱
屯蒙小畜履隨蠱臨觀噬嗑賁无妄大畜頤大過屯蒙至大過十四卦與下篇之卦互易
需訟 比師 泰否 同人大有 謙豫 剝復
震艮巽兌此四卦爲下篇之綱
解蹇 姤夬 歸妹漸 萃升 豐旅 大壯遯 小過 中孚解蹇至中孚十四卦與上篇之卦互易
咸恒 損益 晉明夷 家人睽 鼎革 困井 節渙 既濟未濟

卦體上下互易○二篇共十八對上下篇八上篇五下篇五純卦八爲上下二篇之綱者又與上下篇○不反易卦二體自易二頤小過一大過中孚二也凡四卦○反易卦二體相易六屯蒙解蹇一小畜履姤夬二隨蠱歸妹漸三臨觀萃升四噬嗑賁豐旅五无妄大畜大壯遯六也凡二十四卦上篇○反易卦二體自易四需訟一師比二泰否三同人大有四也凡八卦○反易卦二體相易一謙豫剝復也凡四卦下篇○反易卦二體自易二晉明夷一既濟未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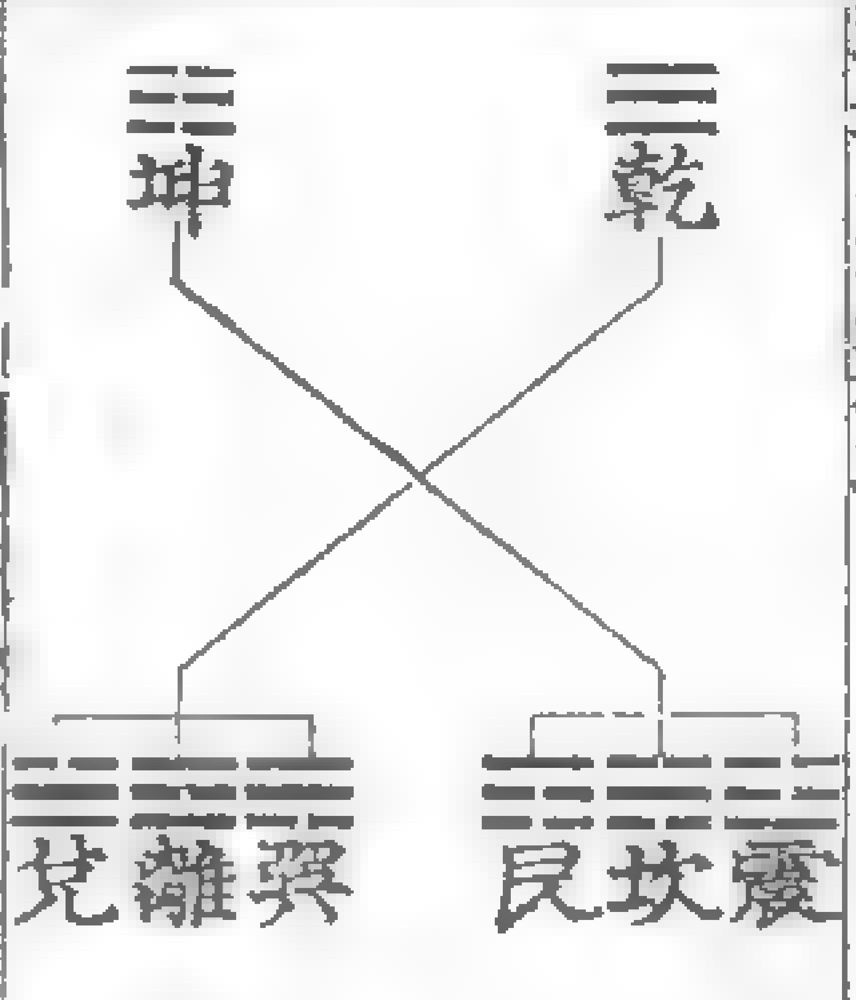
也凡四卦○反易卦二體相易三咸恒損益一家人睽蹇革二困井節渙三也凡十二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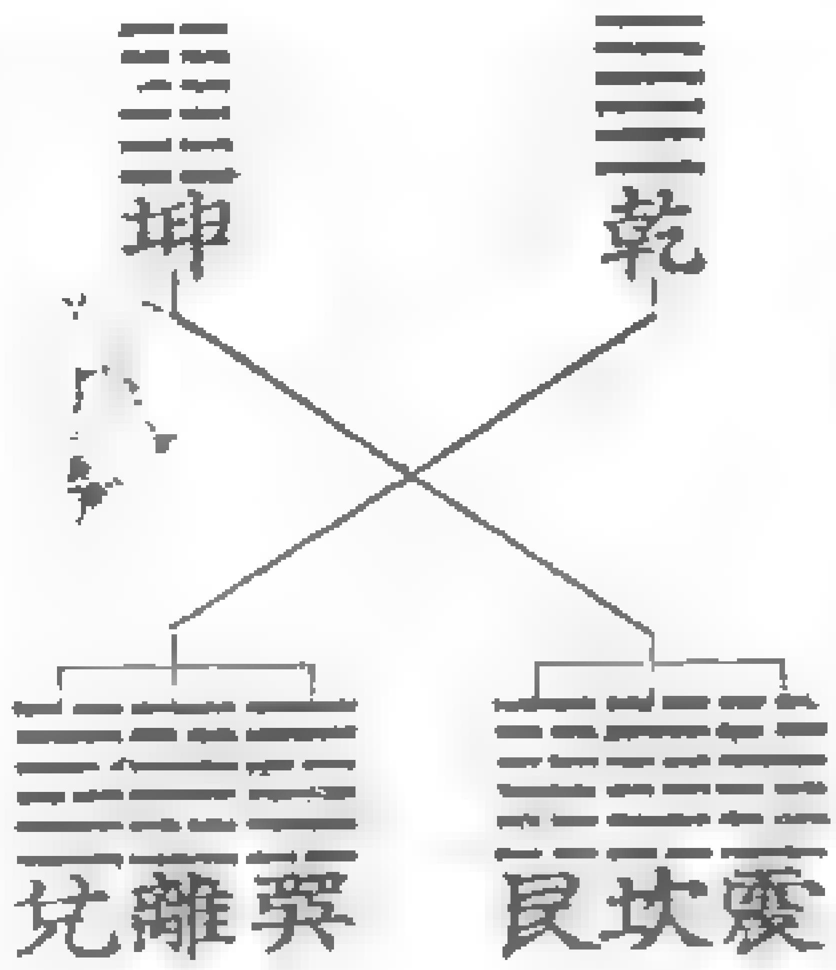
此各卦上下二體之對

或曰夫子之十傳終於序卦雜卦之十二翼始於卦統卦對何也曰卦統者序卦傳之餘意也卦對者雜卦傳之遺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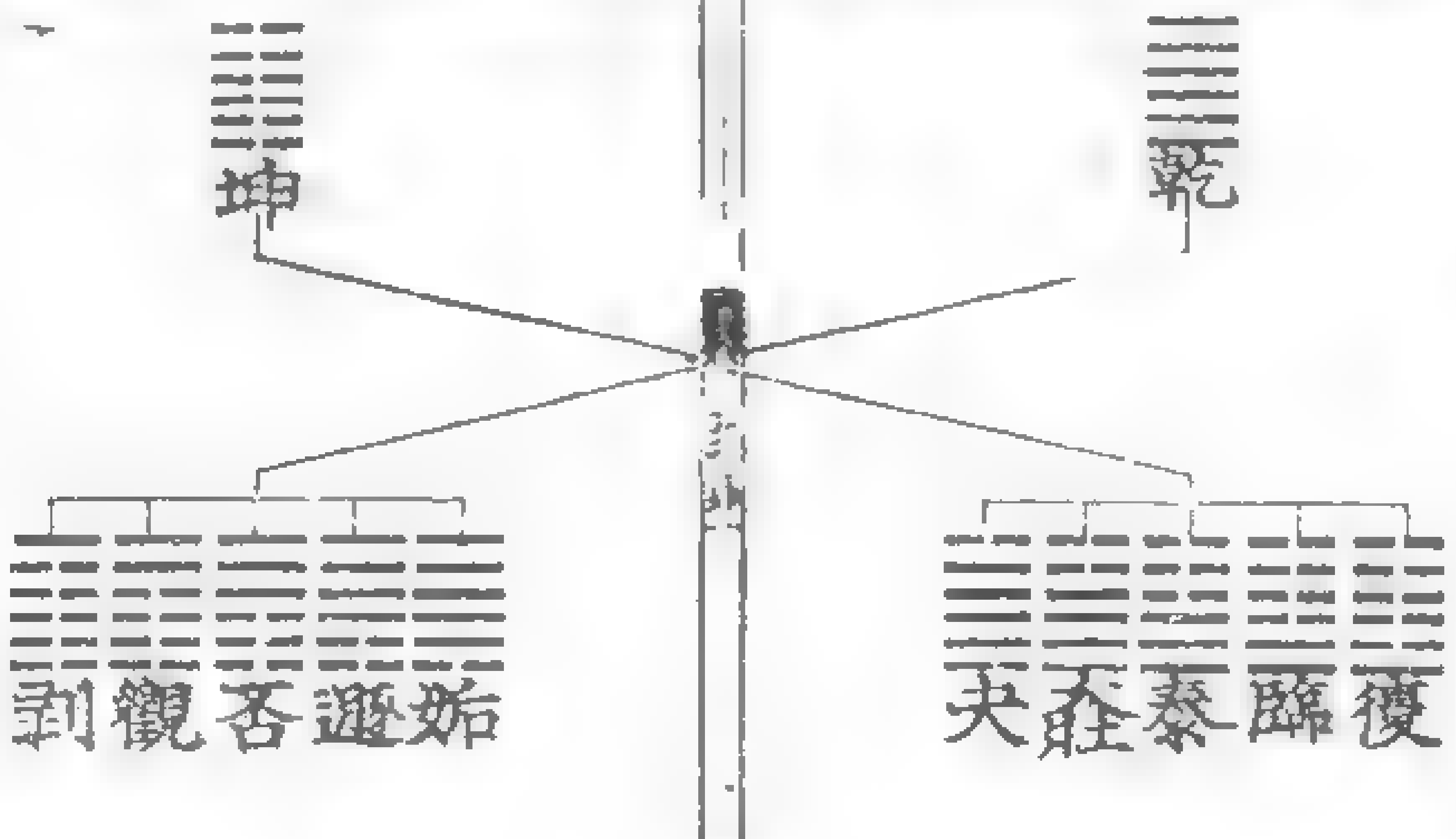
卦變第三

乾坤二卦變六子





乾坤二卦變十辟



乾坤者諸卦之父母也乾坤變而生六子重乾重坤變而成十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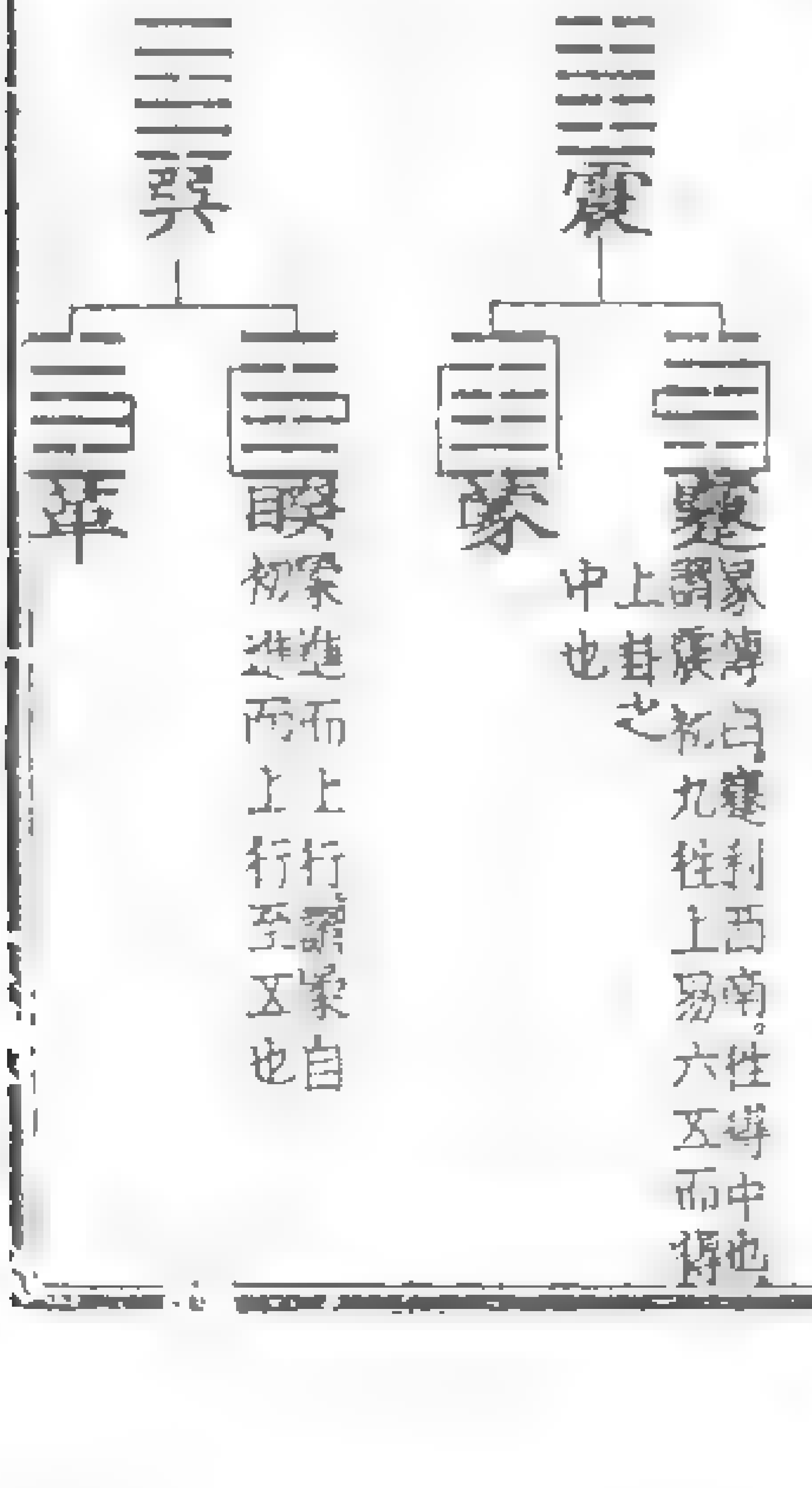
乾下畫易坤下畫而生震坤下畫易乾下畫而生巽乾中畫易坤中畫而生坎坤中畫易乾中畫而生離乾上畫易坤上畫而生艮坤上畫易乾上畫而生兌是謂父母變而生六子震坎艮自坤而變者也巽離兌自乾而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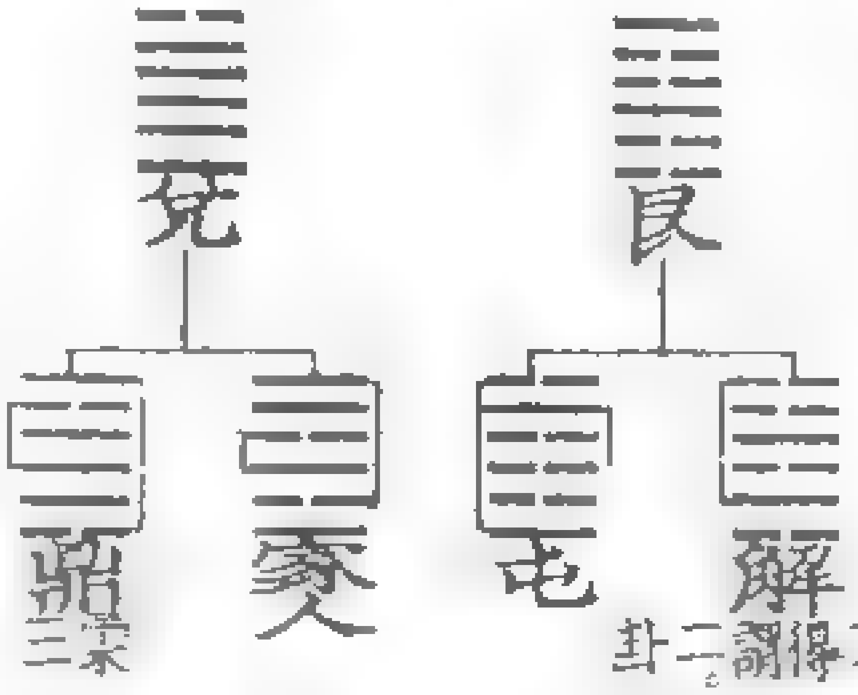
重乾之內下易坤之一畫而成復重坤之內下易乾之一畫而成姤重乾之內下內中易坤之二畫而成臨重坤之內下內中易乾之二畫而成遯重乾之內下內中內上易坤之三畫而成泰重坤之內下內中內上易乾之三畫而成否重乾之內下內中內上外下易坤之四畫而成大壯重坤之內下內中內上外下易乾之四畫而成觀重乾之內下內中內上外下外中易坤之五畫而成夬重坤之內下內中內上外下外中易乾之五畫而成剝是謂父母變而成十辟復臨泰大壯夬自重坤而變者也姤遯否觀剝自重乾而變者也

此以上六圖乾坤變爲六子十辟者也皆以一卦劃策之畫彼此兩相易而變

此以下十六圖則六子十辟變爲四十六卦者也皆以一卦劃策之畫上下自相易而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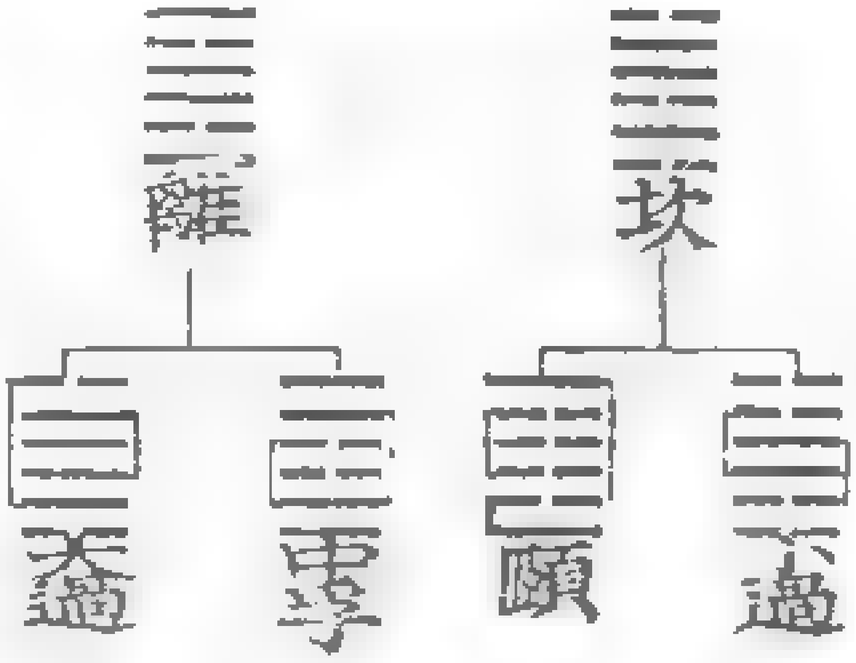
六子變十二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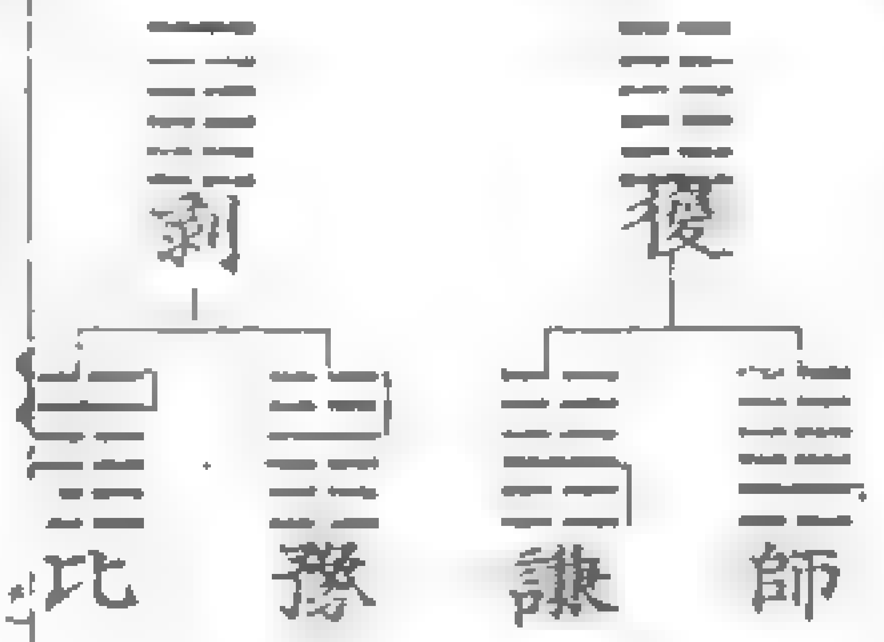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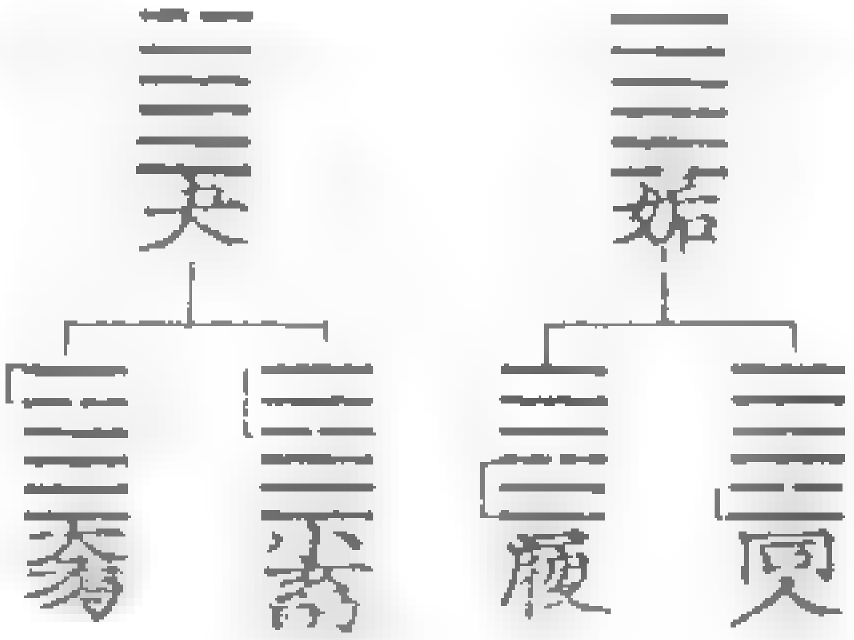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謂艮[illegible]三往上易六四則下卦成坤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謂艮上九來復于下而易六二乃得下卦之中也

睽彖曰柔進而上行謂二柔進而上行至五也



十辟變三十四卦





臨

- 升
- 明夷

觀

- 晉：柔進而上行謂柔自四進而上行至五也
- 萃

七

遯

- 無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剛在下卦方畫之外自三來初居中畫之內而為下卦之主也
- 訟：剛來而得中謂剛自三來二也

大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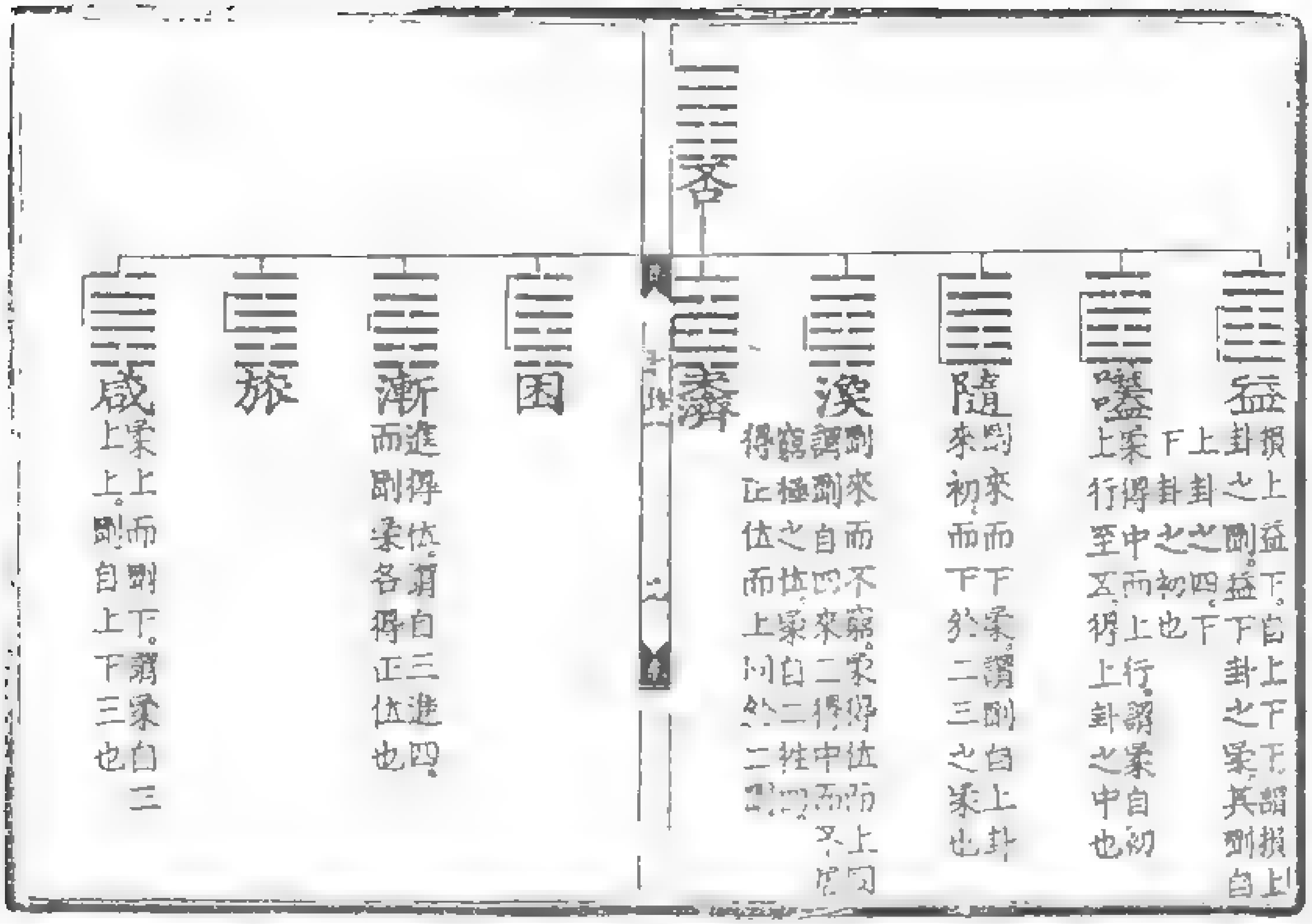
- 需
- 大畜：剛上而上賢謂剛自四上上以其為賢而尚之俾居二柔之上也

泰

- 恆：剛上而柔下謂剛自初上四柔自四下初也
- 井
- 蠱：剛上而柔下謂剛自初上上柔自上下初也
- 豐
- 既濟

八

- 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謂上之柔來二而文下卦二剛分二之剛往上而文上卦二柔也
- 歸妹
- 節
-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損下卦之剛益上卦之柔其剛所由之道自三上行至上也



六子所變凡十有二卦皆二男相同二女相同者也
主變者六卦震巽艮兌坎離也受變者十二卦蹇
蒙睽革解屯家人鼎小過頤中孚大過也
一陽一陰二陽二陰四陽四陰五陽五陰八辟卦所
變凡十有六卦皆男女從父男女從母者也三陽三
陰二辟卦所變凡十有八卦皆一男一女相同者也
主變者十卦復剝姤夬臨觀遯大壯泰否也受變
者三十四卦師謙豫比同人履小畜大有升明夷
晉萃无妄訟需大畜恒井蠱豐既濟賁歸妹節損
益噬嗑隨渙未濟困漸旅咸也
震巽得乾坤之下畫也重震之內下易外中外下易
內上而為蹇內下易外上外下易內中而為蒙重巽
之內下易外中外下易內上而為睽內下易外上外
下易內中而為革
艮兌得乾坤之上畫也重艮之內上易外下外上易
內中而為解內上易外中外上易內下而為屯重兌
之內上易外下外上易內中而為家人內上易外中
外上易內下而為鼎

坎離得乾坤之中畫也重坎之內中易外下外中易
內上而為小過內中易外上外中易內下而為頤重
離之內中易外下外中易內上而為中孚內中易外
上外中易內下而為大過

凡十有二卦六子所變也

復剝一陽五陰也復坤在外不易內之下中相易而
為師下上相易而為謙剝坤在內不易外之上下相
易而為豫中上相易而為比姤夬五陰一陽也姤乾
在外不易內之下中相易而為同人下上相易而為
履夬乾在內不易外之下上相易而為小畜中上相
易而為大有
臨觀二陽四陰也臨坤在外不易內之下上相易而
為升中上相易而為明夷觀坤在內不易外之下中
相易而為晉下上相易而為萃遯大壯二陰四陽也
遯乾在外不易內之下上相易而為无妄中上相易
而為訟大壯乾在內不易外之下中相易而為需下
上相易而為大畜
否泰三陽三陰也泰乾內坤外內下外下相易而為
恒內下外中相易而為井內下外上相易而為蠱內
中外下相易而為豐內中外中相易而為既濟內中
外上相易而為賁內上外下相易而為歸妹內上外
中相易而為節內上外上相易而為損否坤內乾外
內下外下相易而為益內下外中相易而為噬嗑內
下外上相易而為隨內中外下相易而為渙內中外
中相易而為未濟內中外上相易而為困內上外下
相易而為漸內上外中相易而為旅內上外上相易
而為咸

凡三十有四卦十辟所變也

六子內外體同故相易者再十辟內外體異故相易
者一六子所變之卦三陽三陰所變之卦內外互相
易二陽二陰一陽一陰所變之卦內自相易而外不
易四陽四陰五陽五陰所變之卦外自相易而內不
易
一陽五陰一陰五陽之卦十有二自復剝姤夬而變
二陽四陰二陰四陽之卦三十其十有二自臨觀遯
大壯而變其十有八則六子及六子所變十有二卦

也三陽三陰之卦二十自泰否而變六陽六陰之卦
二乾坤是也
彖傳以卦變為說者凡十八卦上訟隨蠱噬嗑賁无
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損益鼎漸渙也各附見前
圖卦名之下繫辭傳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无常剛柔相易此言卦變也
朱子曰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
也如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推說非謂先
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
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无能生卦之理若如文
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

卦主第四

乾上
坤上
震四蹇五家二
巽四睽五革二
艮上解二屯五
兌上家二鼎五
坎五過四頤上
離五車四畜上
復初師二謙三　剝五豫四比五
姤初同二履三　夬五小畜四有五
臨二升初巽二　觀四晉五萃上
遯二妄初訟二　壯四需五畜上
泰三恒初井五蠱初豐二歸二賁二濟三節五損三
否三益初噬五隨初渙二濟二困二漸三旅五咸三
小成之卦八震巽下為主坎離中為主艮兌上為
主此因乾坤交易而生也震一陽巽一陰下為主
兌二陽艮二陰中為主乾三陽坤三陰上為主此

因陰陽消長而定也艮兌或主上或主中者以乾坤之交而言則主上畫以陰陽之長而言則主中畫故遯二陰主二剥五陰主五艮之中畫為主也臨二陽主二夬五陽主五兌之中畫為主也

大成之卦六十有四復姤一陽一陰主初臨遯二陽二陰主二泰否三陽三陰主三大壯觀四陽四陰主四夬剥五陽五陰主五乾坤六陽六陰主上

乾坤為主之卦四乾坤主上否泰主三

乾坤父母也其尊无上故自主其重卦合卦而不復為它卦主者猶黃鐘大呂二律之獨尊但自為宮而不復為它律役也

易卦主 二

坎離為主之卦二十有八坎離屯鼎需晉比大有蹇睽井噬嗑節旅十有四卦主五蒙革訟明夷師同人解家人困賁渙豐未濟既濟十有四卦主二

坎離得乾坤中畫自主其重卦合卦而又各主十二卦所主倍於震巽艮兌四卦者貴中也故卦之有坎離者必以坎離為主唯无坎離者然後震巽艮兌為主也

震巽艮兌為主之卦十有六震巽大壯觀小過中孚豫小畜八卦主四復姤无妄升益恆隨蠱八卦主初艮兌為主之卦十有六艮兌頤大過大畜萃六卦主上謙履咸損漸歸妹六卦主三遯臨二卦主二剥夬二卦主五

震巽艮兌四卦自主其重卦合卦而又各主六卦半於坎離之所主也

乾 泰
坤 否

坎 屯 需 比 蹇 井 節 蒙 訟 師
解 困 渙 未濟
離 鼎 晉 大有 睽 噬嗑 旅 革 明夷 同人
家人 賁 豐 既濟

以上乾坤坎離四正不易之卦為主者凡三十有二卦

震 復 无妄 小過 豫 大壯 恆 隨
巽 姤 觀 中孚 小畜 升 益 蠱
艮 遯 剥 頤 謙 大畜 咸 漸

兌 臨 夬 畜 履 萃 損 變

以上震巽艮兌一變反易之卦爲主者凡二十有二卦

主五之卦十有六坎離各七艮兌各一

主二之卦十有六坎離各七艮兌各一

主四之卦八震巽各四

主初之卦八震巽各四

主上之卦八艮兌各三乾坤各一

主三之卦八艮兌各三乾坤各一

卦有一主者二十卦不兼主而專主或主內或主外何也曰坎離水火之重旣濟未濟水火之合震巽雷風之重恒益雷風之合艮兌山澤之重咸損山澤之合重者悔爲主合者貞爲主也頤大過中孚小過隨蠱漸歸妹雷風山澤之互相合者四卦无反對四卦有反對无反對者悔爲主有反對者貞爲主也

變卦第五

六畫卦變

初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上變

初二變　初三變　初四變　初五變　初上變

二三變　二四變　二五變　二上變

三四變　三五變　三上變

四五變　四上變

五上變

初二三變　初二四變　初二五變　初二上變

初三四變　初三五變　初三上變

初四五變　初四上變　初五上變

二三四變　二三五變　二三上變

二四五變　二四上變　二五上變

三四五變　三四上變　三五上變　四五上變

初二三四變　初二三五變　初二三上變

初二四五變　初二四上變　初二五上變

初三四五變　初三四上變　初三五上變　初四五上變

二三四五變　二三四上變　二三五上變　二四五上變　三四五上變

初二三四五變初二三四上變初二三五上變初二四五上變初三四五上變二三四五上變

六畫俱變

變卦者一卦六畫或一畫變或二畫變或三畫變或四畫變或五畫變或六畫俱變一畫變者六二畫變者十五三畫變者二十四畫變者十五五畫變者六六畫俱變者一合之為六十三并本卦不變者共六十四一卦變而成六十四六十四卦變而成四千九十六此圖即朱子啓蒙三十二圖反覆之為六十四圖者今以一圖該之

朱子曰一卦各具六十四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爲先儒所未發者焉

互卦第六

乾夬	大有大壯	小畜需	大畜泰	履兌	睽歸妹	中孚節	損臨
乾	夬	睽	歸妹	家人	既濟	頤	復
乾		既濟		未濟		坤	

同人革	離豐	家人既濟	賁明夷	无妄隨	噬嗑震	頤屯	益復
姤	大過	未濟	解	漸	蹇	剝	坤
乾		既濟		未濟		坤	

姤大過	鼎恆	巽井	蠱升	訟困	未濟解	渙坎	蒙師
乾	夬	睽	歸妹	家人	既濟	頤	復
乾		既濟		未濟		坤	

遯咸	旅小過	漸蹇	艮謙	否萃	晉豫	觀比	剝坤
姤	大過	未濟	解	漸	蹇	剝	坤
乾		既濟		未濟		坤	

互卦者以六畫之二三四五互成二卦也二三四爲一卦三四五爲一卦文辭取象或以上下二正體之卦或以中間二互體之卦繫辭傳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二三四五也說者云二爲下卦之中五爲上卦之中固可言中爻矣三四非中而亦謂中爻何也或謂以其居六畫卦之中或謂三爲下互卦之中畫四爲上互卦之中畫故亦曰中爻春秋左氏傳所載占筮間取互體漢魏以來諸儒說象每取互體蓋亦易中取象之一端不可廢也

然自晝言互體者不過以六畫之四畫互二卦而已未詳其法象之精也今以先天圖觀之互體所成十六卦皆隔八而得縮四而一圖之左邊起乾夬歷八卦而至睽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既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圖之右邊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體只成十六卦又合十六卦互體只成四卦乾坤既濟未濟也周易始乾坤終既濟未濟以此

變卦以一卦衍而為六十四六十四卦又衍而為四千九十六也

互卦以六十四卦縮而為十六十六卦又縮而為四也

象例第七

天

乾五飛龍在天○大有上自天祐之○大畜上何天之衢○明夷上初登于天○姤五有隕自天○中孚上翰音登于天

卦象乾為天卦位五上為天凡以天為象者皆五上之位陽剛之畫也明夷以反體言所謂天者指晉之上九亦剛畫也以應位言指九三亦剛畫也

日

乾三終日乾乾○豫二不終日○既濟四終日戒○蠱象巽五三日○震二既濟二七日○大畜三日閑輿衛○革象二巳日○離三日昃○晉象晝日○豐象二四日中○訟上終朝○解象夙○乾三夕○夬二莫夜○豐初旬

卦象離為日乾九三變為象豫六二變為剛則二三四成離夬九二變為象則初二三成離訟解巽皆有互離既濟下體有離又三四五互離震初二三四蠱大畜二三四五上皆成四畫之離卦位五為

天上爲天之上三爲人四爲人之上二爲地初爲地之下故上之位爲朝日上天之時或上言朝朗矣上言初登于天是也解彖言夙指上六言也五之位爲晝日中天之時晉離在上體離中畫當五之位故彖言晝日指五而言也豐離在下體與明夷同二當下卦之中日當天中其影在地故亦曰日中蓋五爲日中震一畫陰被于五之下故曰中而黑暗如明夷日入地之時也豐三四言日中者皆指六二而言也或謂三四在六畫卦之中故亦

曰日中者非也四爲人之頭上日過中之時三爲人所居之処下近於地爲日昃將夕之時故既濟四乾三皆言終日益自日過中至將夕爲終此一日乾三言夕離三言日昃是也二之位爲昏夜日入地之時故夬二言暮夜豫二言不終日豫之三四五互坎爲𡰪二近三四不于坎之𡰪不居四不居三而居二故曰不終日晝者日中午午前偶中巳午後昳昃未辰者早食辰亦曰早晡者晩食申亦曰晩朝者日出卯亦曰夙夕者日入卯亦曰暮

旦者平旦寅昏者黄昏戌子夜人定亥子後雞鳴丑夜者夜半子初寅丑二子亥（豫曰不終日 夬曰暮夜）三戌卯（乾曰終日 離曰日昃）四申未（既濟曰終日）五午巳（晉曰晝日 豐曰日中）上辰卯（蠱曰終朝 解曰夙）十日自甲至戊爲半巳者後五日之始改革之時也離納巳故革言巳日乎日也豐初納離己卯二納離己丑己卯至己丑過一旬故豐初言旬

月

小畜上歸妹五中孚四月幾望○臨彖八月

卦象坎爲月納甲震爲生明之月兌爲上弦之月乾爲望之月巽爲既望之月艮爲下弦之月坤爲晦之月幾望之幾孟音一行作既幾字亦旁既音左氏傳庶可幾乎日日以幾是也京作近晁氏曰近讀爲既詩往近王舅是也案按此實當作既月既望巽之象參同契曰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小畜中孚上體巽歸妹五變成巽日常盈月常虧月既望則盈而與日敵小畜歸妹中孚皆陰爲主之卦陰盛得時故以月既望爲象卦氣復爲一陽

之月臨爲二陽之月姤爲一陰之月遯爲二陰之
月自復一陽歷八月至遯二陰與臨正對

斗

豐二四曰中見斗

北斗七星在中宮星之最大者豐上離虛如仰盂

有斗象

沬

豐三曰中見沬

沬斗杓下小星也震象斗三在震下象沬

雨　雲

小畜彖不雨上既雨○睽上往遇雨○夬三獨
行遇雨○鼎三方雨○小過五不雨○小畜彖

小過五密雲

卦象坎爲水爲雲爲雨小畜二三四互兌小過三
四五互兌兌變坎下畫水雖寒而不流雲密藏而
不雨也象小畜上變則成坎故云既雨睽三四五
互坎夬九三鼎九三變爲栄則三四五亦成坎故
云遇雨方雨也

霜

坤初履霜

霜者露之所結露者土氣所爲自下而上地上有
陽則坤土之氣爲露能滋養萬物及九月五陰陽
消將盡則露凝爲霜

冰

坤初堅冰至

冰者水遇盛陰之氣而凝其堅如石也十月始冰
十一月以後則冰堅矣坤六畫純陰爲十月之卦
霜凝於坤體將成之時冰堅於坤體既成之後聖
人於坤初言陰氣漸長之可畏故履霜而知堅冰
之必至當其未成坤也在上一陽未盡滅已又能
敵陰而霜始凝及其既成坤也在下一陽雖已生
亦未能勝陰而冰益堅其示戒之意深矣

自天日月至此象之取於天者

地

明夷上後入于地

象坤爲地又伍初二爲地四亦爲地明夷坤地

在上離曰在下曰入于地之下也

田

乾二見龍在田○師五田有禽○恆四田无禽○解二田獲三狐○巽四田獲三品

田地上也乾解以二為田恆巽以四為田師五與二應亦以二為田

淵

乾四或躍在淵

淵在地下龍之所潛謂初也詩曰魚潛在淵又言

或潛在淵言與在淵而潛也詩曰魚躍于淵此言或躍在淵言其在淵而躍也謂今是在淵今自淵而躍出非謂其先在淵方自他処而躍入也龍一躍則向乎天矣豈復在于淵也哉四之位與初應故言自初所潛処而躍出以至于四四近乎天而非淵也漢上朱氏曰四變成兌兌為澤淵也朱子以四之位高出人上遠近乎天遂釋淵為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程子謂淵者龍之所安在淵者在所安爾淵字但為設譬則與田字天字文一例

而在字與在田在天之在亦不同三家說皆不通者蓋泥於四為淵而不知以初為淵故也

川

需彖同人彖蠱彖大畜彖頤上益彖渙彖中孚彖未濟三利涉大川凡九○謙初用涉大川吉

○訟彖不利涉大川○頤五不可涉大川

繫辭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以渙二三四五有舟象也中孚之象與渙之象同故象傳曰乘木舟虛益之初二三四五

師之初二三四五上大畜蠱之三四五上皆有舟象需三四五互離訟二三四五互離同人下體離謙初六變為剛成離未濟二三四五互離又上體有離亦皆舟之象也凡涉大川舟之進而前者利舟之退而後者不利以需訟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八卦觀之需蠱大畜益渙中孚之舟皆進而前者也唯訟同人之舟在後然同人離火應乎乾而上同故進而利訟坎水違乎乾而下行故退而不利謙之舟亦在後然初變柔為剛剛能上進變則有應

經120 159

在前故君子陽剛之人用之以涉則吉用訟動而
進也若非陽剛又不動進則不吉矣頤自𧶠變二
與上相易剛進前柔退後故上利涉又與初相易
剛退後柔進前故五不可涉未濟六三之象與訟
之下體同然九二為訟之主而无應則无援也於
前者矣未濟六三柔陽剛之應在上又上體之離
象舟後舟與前舟二舟相繼而進非如訟之不前
進而退入于淵也故未濟利而訟不利蔡氏則曰
未濟六三爻辭利上疑脫不字

河

泰二用馮河

馮徒涉也涉河流水之大者泰九二變為柔二三四
互兌為水三四五互震為足不用舟而徒涉之象

谷

困初入于幽谷○井二井谷

水之下注者谷也困初坎下畫為谷初地之下為
幽井之二三四互兌水雖為澤之象九二變為柔
則兌下畫變坎下畫如水之通其下流而不壅塞
而井水不上出而下注之象故曰井谷

井

井卦初二三四成四畫之坎水在井中之象上體
坎水在巽木之上汲水上出井口之象

泉

井五寒泉食

泉水之初出也坎之中畫象泉出地中井之九五
則象汲泉上至井口

泥塗

井初井泥○需三需于泥○震四震遂泥○睽
上見豕負塗

坎之中一剛畫為水上下二柔畫為水旁之土水
濕其土而軟則成泥故凡言泥者皆坎之下畫井
初四畫坎之下畫也需三變為柔與上卦坎之下
畫連接而待于濕水之泥也震四之剛畫自卦主為
雷解其體不能上騰六五而但能下墮六三六三
互坎之下畫也遂泥抑于泥者也塗亦泥也禹貢
荊揚二州厥土塗泥睽上與三正應三為互坎之

下畫坎象之負泥塗者也

沙

需二需于沙

沙小石在水旁水透入其中。剛畫石也陰位小也與坎之中畫應中爲水也

石

豫二介于石○困三困于石

說卦傳艮爲小石艮之剛在坤地之上山頂之小石也坎之剛在坤地之中土中之大石也說易者皆知艮爲石而不知坎之爲石蓋不能舉隅而反隅艮小石也坎石也凡單言石者皆坎象介猶介界介賁介之介疆界義亦同後人加田字以別之豫三四五互坎石也二近接其疆域故曰介于石困六三坎之上畫在石之上故曰困于石

磐

屯初磐桓○漸二鴻漸于磐

漸六二互坎下畫而變剛水中大石近岸者也屯初九應坎下畫以剛而居互坤之下猶磐石桓木之在地中牢固不可動也

干

漸初鴻漸于干

干水厓也二三四互坎爲水初與之近猶水之厓

山

隨上西山○升四岐山

西山岐山皆指地名非象山也故不就艮取象二山皆在正西故就兌取象

林

屯三唯入于林中

平地有竹木曰林也二三四互坤坤平地也前有艮木後有震竹故曰林坤之中土最故曰中

鹿

屯三即鹿

陸氏曰王肅作麓虞氏曰鹿古文麓山足也屯三四五互艮爲山三艮之下畫山之足也

丘

賁五賁于丘園○頤二拂經于丘頤○渙四渙

紹2110 131

有丘

丘之高得山之半。故艮之中畫為丘。賁六爻渙六四皆艮之中畫頤六爻艮中畫也。一與爻之位相應拂者上厓之義六二仰拂以求養于上九必經過六爻之丘故曰拂經于丘頤經如陶淵明所云崎嶇而經丘之經

陵

同人三升其高陵○震三躋于九陵○漸五鴻漸于陵

陵取象與丘同同人九三漸九五變為巽皆得艮中畫震六三亦互艮中畫自震六二躋于六三也

陸

夬五莧陸夬夬○漸三鴻漸于陸

陸者高平廣大可以通行之地。夬九五變為巽成震為大塗漸九三變為巽成坤為平地夬之五爻皆變唯五不變。為觀之夬則亦下履坤之平地漸之五爻皆變唯三不變。為大壯之漸則亦前向震之大塗故皆取陸象

道

小畜初復自道○履二履道坦坦○隨四在道以明○復象反復其道

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之一達而无它岐者也震為大塗小畜五畫俱變唯初不變為復卦下體之震故曰復自道履九二變為陰則下體成震故曰履道隨之四履下卦大塗之上故曰在道復之一陽反于下為震復於其道也震之大塗平廣之正路也艮之徑路狹小之山蹊也

行

泰二復四益三四夬五中行○无妄三行人上行有眚○明夷初君子于行○震三行无眚○艮象行其庭

行道也詩言周行易言行是也震為大塗泰復无妄明夷益夬艮皆有震體豫言行師亦是有震

衢

逵

大畜上何天之衢○漸上鴻漸于逵

衢路之四達者天之衢謂雲霄中之路也。上之位

為天上九變為巽則成坤天上猶平地故曰天之衢何與噬嗑何校之何同詩曰何天之休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吉何作荷謂以首戴之也上為首何天之衢猶莊子言背負青天也

逵廣雅逵與衢通漸上鴻漸于陸胡氏曰此卦以鴻漸為象初漸于干二漸于磐三漸于陸四漸于木五漸于陵至上復言陸疏說謂上九九三皆處一卦之上故皆言陸陸者高頂也偏觀九高頂曰陸之文陸地之高平者陵大阜也安有地而反高於山阜哉陸氏言高過即反下故上九迎極高之地反為陸也按漸卦自下而漸於上自卑而至於高大陵未為極高之地豈有反下之義考經文陸當為逵陸逵字體相類而誤逵者雲路也言鴻之飛高至於雲路程子從之朱子曰以韻讀之良是澄按三先生所見審矣但據爾雅路之九達者曰逵杜氏謂路容九軌者曰逵未聞釋逵為雲路者

易

大壯五喪羊于易○旅上喪牛于易

易陸績作埸疆埸也晁氏曰易乃古文疆埸字大壯旅皆以上畫為易在外境疆盡之処故曰易

野

坤上龍戰于野○同人彖同人于野

地與天際者曰野古詩云天似穹廬籠四野坤為地五與上為天乾為天二與初為地坤下體坤地上接五與上同人上體乾天下接二與初故曰野

郊

需初需于郊○同人上同人于郊○小畜彖小過五自我西郊

國門之外曰郊以六畫卦言二三四五為國中初上為郊小畜小過之西郊皆謂四以二體言內卦為國中四在內卦之外為郊四為西方又互兌兌正西也四為兌之上畫在正西之位故曰西郊

國

師上開國○謙上邑國○觀四觀國之光○復上國君○益四遷國○未濟四大國

坤為國邑師謙觀復皆有坤益二三四互坤未濟

四變爲豪成坤

邑

謙上邑國○訟二比五无妄三邑人○泰上自邑告命○晉上伐邑○夬彖告自邑○升三虛邑○井彖改邑

比泰謙晉升有坤。訟二變爲豪成坤无妄三坤上畫人位爲邑人初震動大塗爲行人夬自坤變坤下又畫已上皆變爲剛僅存坤上一畫未變邑削衆散故告自邑不利即戎井五泰之初往又改坤爲坎改其邑也

城隍

泰上城復于隍

掘地爲隍取其土以築城故城高而隍深乾畫連亘城之象坤畫斷闕隍之象坤在上壘高起者變爲平地矣乾在下其畫實皆城土下復而實其隍矣

墉

同人四乘其墉○解上高墉之上

離有垣墉之象同人四在離上爲乘墉解二三四互離四爲八當離之上畫五于高墉之上也

藩

大壯三上羝羊觸藩四藩決不羸

當羊所觸者爲藩四當三之前奇畫連象藩又當四之前偶畫斷象藩決上偶畫當五之前變爲奇。亦爲藩

巷

睽二遇主于巷

又離之中虛處爲巷

穴

坎窞

需四出自穴上入于穴○小過五公弋取彼在穴○坎初三入于坎窞

坎之偶畫在內者爲穴小過複坎也坎窞與穴同義

廟

萃彖渙彖王假有廟

艮爲廟萃二三四互艮渙三四五互艮

家

蒙二子克家○師上開國承家○大畜不家食○家人初三四五○損上得臣无家○豐上蔀其家

離外爲垣墉中虛可居家之象蒙二三四五上成離師上變爲剛則二三四五上成離二三四互震爲諸侯爲坤土開國也又爲長子居內之中承家也大畜二四五上成離二三四互兌兌口在外不食於內以外爲家者也家人內離爲在上之家三四五互離爲在上之家損二三四五上成離上最在外是得臣於外上變則不成離故曰无家豐上變則又爲離中虛家也震之剛畫在其下蔀蔽之

宮

剝五以宮人寵○困三入于其宮

剝之宮爲國者之宮也坤爲國一剛畫在外宮之墻也又陰在內宮中之人也困之宮爲家者之宮也二三四互離爲家

門

同人初同人于門○隨初出門交有功○明夷四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節二不出門庭

艮爲門闕同人初變爲艮成艮隨初節二出則及門矣明夷三四五艮之倒體

戶

訟二其邑人三百戶○豐上窺其戶○節初不出戶庭

艮爲門者二偶畫爲出入之所戶門之半也故一畫之偶爲戶豐之戶五也節初變爲坎爲戶度人之家有戶无門故計民數以一家爲一戶訟二變爲坎爲坤三偶畫皆爲戶坤之數十十爲百三畫之偶三百戶也

牖

坎四納約自牖

凡室東戶西牖四爲西偶畫虛而通明牖之象也

椽

大過象三棟橈四棟隆

棟者屋之脊檁也大壯象宮室之上棟下宇四剛

象自下承上之棟二爻象曰上覆下之宇故大過三四二剛畫亦象棟

屋

豐上豐其屋

大壯象宮室以中二剛畫象棟前一爻畫象宇豐之三四五上如之屋之象也凡剛變而爻為減損而小之爻變而剛為增益而大之豐上爻變為剛是增大其屋也

廬

剝上君子剝廬

艮為廬象艮之上畫奇變而偶則上无蓋覆矣是剝其廬也

庭

明夷四出門庭○夬彖揚于王庭○艮彖行其庭○節初不出戶庭二不出門庭

艮為門為門外之庭為門內之庭明夷四艮倒體之外畫艮上艮正體之外畫二者皆門外之庭也節三四五互艮三艮體之內畫門內之庭也二近三而不即三故曰不出門庭節初變為爻為戶二在初之外戶外之庭也初不即二故曰不出戶庭夬五王之居也上在王居之外故為王之庭

背

艮彖艮其背

背北堂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艮二三四五象堂初在堂之後象背上在堂之前象庭背與庭為對皆就宮室取象因爻辭五句皆就人身取象故讀者誤從爻辭之例解作人身之背其義迂回不通且與下句其庭非一類

階

升五升階

地勢有高卑坤土三畫自下而上階之象也

次

師四師左次○旅二旅即次三旅焚其次

次謂權暫止息之地非常居之地也故軍師之所宿行旅之所舍皆曰次左傳師一宿為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旅以廬仕為次六二者六五之次上

九者九三之次
自地田淵至此象之取於地者
人
蒙初利用刑人○履彖三咥人○睽三其人而
且劓○損三三人一人○艮彖不見其人○豐
上闃其无人
卦位三四爲人。二五亦爲人
大人
乾二五訟彖蹇彖上萃彖巽彖利見大人凡七

○升彖用見大人○否二大人否亨五大人吉
○師彖困彖貞大人吉○革五大人虎變
大人者皆陽居二五陽爲大二五爲人位乾五訟
彖蹇彖上萃彖巽彖否二五革五皆謂九五在上
之大人也乾二升彖困彖謂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師彖貞大人吉。今本作丈人崔憬李鼎祚皆云子
夏傳作大人與困彖同
幽人
履二幽人貞吉○歸妹二利幽人之貞

幽人者隱晦不求顯見之人凡在天上而不可見
曰冥冥豫冥升是也在地下而不可見曰幽困初
幽谷是也履歸妹九二皆有剛中之德二之位當
六畫卦之地。又當三畫卦之人故曰幽人
君子
乾三君子終日乾乾○坤彖君子有攸往○屯
三君子幾不如舍○小畜上君子征凶○否彖
不利君子貞○謙彖三君子有終初君子用涉
大川○觀初君子吝五上君子无咎○剝上君

子得輿○遯四君子吉○大壯三君子用罔○
解五君子惟有解吉○夬三君子夬夬○革上
君子豹變○未濟五君子之光
凡君子者皆謂陽畫然有指本爻之陽畫而言者
乾三小畜上謙三觀五上剝上遯四大壯三夬三
是也有指本卦之陽畫而言者否彖是指上卦三
陽謙彖是指主爻九三解五未濟五是指應爻九
二有本卦雖有陽畫而本爻所言非有所指只是
泛言者屯卦雖有二陽畫而六三所謂君子非指

初九九五也觀卦雖有二陽畫而初六所謂君子非指九五上九也革卦雖有四陽畫而上六所謂君子只是對小人立文亦以其變爲陽與謙初同也坤卦純陰无陽畫彖辭所謂君子只是泛言亦因卦之所不足者而言也

天子

大有三公用亨于天子

王

坤三訟三或從王事○師二王三錫命○比五王用三驅○離上王用出征○隨上王用亨于岐山○升四王用亨于西山○益二王用亨于帝○萃彖王假有廟○家人五王假有家○豐彖王假之○觀四利用賓于王○夬彖揚于王庭○井三王明○渙五王居

大君

師上大君有命○履三武人爲于大君○臨五大君之宜

天子王大君皆謂君天下者其位則卦之第五畫也訟比履隨觀家人夬益萃井渙皆九五以剛中正居尊位舜禹湯武王是也坤師大有臨離升豐皆六五以柔中居尊位夏啓商中宗周成王是也

君

復上以其國君○小過二不及其君

公

大有三公用亨于天子○解上公用射隼○益三四中行告公○鼎四覆公餗○小過五公弋

侯

屯彖初利建侯○豫彖利建侯行師○晉彖康侯用錫馬蕃庶

君公侯皆謂有國者凡卦之六畫二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故二四爲諸侯國君之位大有之公三也鼎之公四也解上小過五所謂公亦四也小過二所謂君亦二也坤爲國土震以一陽宅坤土之內故震象國君屯豫言建侯皆有坤有震益兩言公復一言國君亦有坤有震晉有坤无震者

晉言有土之諸侯坤有安靜之象故曰康侯也

王侯

蠱上不事王侯

王五也侯三也

臣

蹇二王臣蹇蹇○損上得臣无家○小過二遇其臣

蹇者臣道也二居下卦之中臣位也蹇六二小過六二皆柔中在下損上所謂臣指六三而言亦以柔居下者也

宗

同人二同人于宗○睽五厥宗噬膚

宗字從宀從示廟中之室神示所居離之中畫虛如家廟之室凡嫡長子主宗廟之祭者謂之宗子宗子統衆兄弟同人之二睽之五皆為卦之主猶宗子之統衆兄弟也故謂之宗

家人

家人三家人嗃嗃

家人謂家之長家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家人指嫁女而言或以為泛指一家之人非也離為家九三離之上畫陽剛在一家之上而治外者家之長也

父 母

蠱初三五幹父之蠱四裕父之蠱○蠱二幹母之蠱

居一卦極尊之位者上與五也上陽畫為父五陰畫為母

考

履上考祥其旋○蠱初有子考无咎

蠱初所謂考即上畫之陽也生稱父死稱考履上畫之陽當乾父之終故曰考祥

祖 妣

小過二過其祖遇其妣

小過之三以陽畫如二之上父也四亦陽畫又如三之上二視之猶祖也五陰畫居尊位猶祖妣也二之位與五應越四而與五遇故曰過其祖遇其

妣

王母

晉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五陰居尊之位以家而言。王母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九三以陽在二之上父也。六四以陰爲三之配母也。六五陰也。又在父母之上。故曰王母。二之位與五應。猶祭而感格于五。五降介福于二而二受之也

夫士

蒙二見金夫○隨二失丈夫三係丈夫○恒五夫子凶○暌四遇元夫○比彖後夫凶○大過二老夫得其女妻五老婦得其士夫○歸妹上士刲羊

蒙二之金夫九二也。隨二之丈夫九五也。隨三之丈夫九四也。恒六五陰柔非夫之道。故凶。元夫後夫皆因婦人之再嫁而有是名。元夫者初所嫁之夫也。後夫者後所嫁之夫也。暌之元夫謂初九也。比之諸陰所從惟一夫而已。无二夫也。故占者若

是後夫則凶。老夫士夫以年之老少言。二變爲柔爲年少之妻。故視五爲老夫。五變爲柔。爲年老之婦。故視二爲士夫。士謂男子之未娶者。暌上所謂士指初九也

婦妻

蒙二納婦吉○小畜上婦貞厲○漸三婦孕不育○五婦三歲不孕○旣濟二婦喪其茀○恒五婦人吉○大過五老婦○大過二女妻○困三不見其妻

蒙二之婦六五也。小畜之婦六四也。漸三之婦六四也。漸五之婦六二也。旣濟六二爲九五之婦。恒五夫也。然柔中乃婦之德。故婦人則吉。老婦女妻見前。困三居陽位。以上六爲妻。在外而不在宮。又不相應。故曰不見

夫妻

小畜三夫妻反目

九三夫也。六四妻也

婦子

家人三婦子嘻嘻
婦六二也子初九也

子

蒙二子克家○蠱初有子考无咎○鼎初得妾以其子。師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隨二係小漸初小子厲

蠱之初六女也九三互震之初畫為子。鼎初六妾也九四乃其子。師二三四互震長子也初二三坎體為中男弟子也弟子貞其子之弟。隨二隨三之小子。艮謂初九漸初艮少男之下畫故曰小子

女

也二女子貞不字○蒙三勿用取女○咸彖取女吉○家人彖利女貞○姤彖女壯勿用取女○漸彖女歸吉○歸妹上女承筐

咸上六少女也家人六二中女也六四長女也漸六四長女也彖而正占之吉而利也安哉也六二女之无初者歸妹上六女之无終者非女德之有疵乃時命之不齊也蒙六三以利之所致而從義姤初六以陰之方長而消陽處皆非正女之不可取者也

妹

泰五帝乙歸妹以祉○歸妹五帝乙歸妹四歸妹愆期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初歸妹以娣

泰卦互得歸妹卦帝乙商王紂之父羨嘗有嫁妹之事。緯書因此遂帝乙非商之令主遂以帝乙為湯謂湯始制為嫁妹之禮又載其戒命之辭曰毋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下之義也從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意雖善疑後人傅會為之也經言帝乙歸妹則是以兄嫁妹非以父嫁女明矣而說易者以震兌為夫婦而不以為兄妹失之矣卦義以外卦震長男為兄內卦兌少女為妹。兄為主而歸其妹於夫家也爻義以震下畫之陽為兄中畫之陰為妹。六三兌上畫為娣為須娣者女君之女弟也須與顉同女之賤者又在娣之下也歸妹自泰變六三即泰之六四在六五之下。女弟承女君也變為歸妹則四來居三是共

君未行而先行歸于夫家不隨女君則非娣矣故
降而稱須若反于四待女君同行則為娣歸而以
須娣也

宮人

剝五以宮人寵

剝卦五陰畫六五居尊位象后下四陰象宮人宮
人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屬
也以者后以之也

妾

鼎初得妾以其子

初陰在下而賤者妾也四陽在上而貴者其子也

臣妾

遯三畜臣妾吉

初六居陽位臣也六二居陰位妾也

童僕

旅二得其童僕三喪其童僕

車上之御曰僕以其五當車轔也故凡親近服役
之人皆假借僕之名童者年幼之稱童僕僕之年
幼者也初六下賤居陽位艮少男之下畫也故為
童僕

隨

隨三隨有得四隨有獲○咸三執其隨○艮二
不拯其隨

隨猶從也隨從之人也隨六三九四之隨也咸艮
六二九三之隨也前此解者只以隨字作虛字解
誤矣咸象傳所謂隨人猶曰從人也

婚媾

屯二賁四睽上匪寇婚媾○屯四求婚媾○震
上婚媾有言

二姓締男女之好謂之婚媾取婦者以初昏成禮
故曰昏冓者交冓之義後人各加女字于左畔也
六二六四賁六四睽上九皆以正應之畫為婚媾
震上六雖无應然與六三同位故亦曰婚媾

同人

同人象同人于野初同人于門二同人于宗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上同人于郊

同人者同心之人也非曰同於人也六二爲九五所同之人九五爲六二所同之人也二五皆居人位故曰同人

朋

坤彖得朋喪朋○泰二朋亡○豫四朋盍簪○復彖朋來○咸四朋從○蹇五朋來○解四朋

至

友

損三人行則得其友

鳳飛而羣鳥從之曰朋凡曰朋者從我者也兩手相助曰友凡曰友者助我者也易之言朋者七卦言友者一卦坤彖之朋謂以陰比陰以陰爲朋也泰二之朋謂初陽也[illegible]臨泰大壯夬之陽也咸四之朋謂九[illegible]二也解四之朋謂九二也此[illegible]陽爲朋也[illegible]九四之朋盍簪謂五陰爲朋[illegible]陽而居陰陰性多疑故戒以勿疑則雖[illegible]之同類從之也損六三之得其友謂上九此陰以陽爲友

交

隨初出門交有[illegible]有初无交

朋者陰陽同類相[illegible]交者勝己爲助陽助陰也交者[illegible]也隨初九與九四爲交睽九[illegible]初九亦以九四爲交九四挾[illegible]无交

尚

小畜上尚德載○泰二得尚于中行○坎彖行有尚○豐初節五往有尚

尚謂在己之上而相配合者故人臣取天子之女謂之尚主小畜六四在九三之上泰六五在九二之上坎九五在六四之上豐六二在初九之上節九五在六四之上所謂尚也坎節以陽爲尚猶女配上男也小畜泰豐以陰爲尚猶下男配上女也

彙

泰初否初以其彙

疇

否四疇離祉
彙疇皆類也如蝟之毛刺同時奮與者曰彙如田之疆畎相並作伴者曰疇泰初之彙乾三陽也否初之彙坤三陰也否九四之疇乾三陽也

仇

鼎二我仇有疾
仇匹也詩曰君子好仇鼎九二六五正應也故曰仇

敵

中孚四得敵
與己同等者曰敵中孚六四與六三皆陰也故曰敵

鄰

小畜五富以其鄰○泰四謙五不富以其鄰
震上于其鄰○既濟五東鄰西鄰
鄰謂相比近者也小畜九五以六四為鄰泰六四以六五為鄰謙六五以六四為鄰震九四以六三為鄰既濟東鄰六二也西鄰九五也三為東二與三鄰故曰東鄰四為西五與四鄰故曰西鄰

主

坤彖後得主○明夷初主人有言○睽二遇主于巷○豐初遇其配主四遇其夷主
凡卦之六畫有一畫為主爻坤之主爻在上六故占者後乃得主蓋主在卦之終也明夷之主爻六二也故初九往則主人有言睽之主爻六五也九二正應故遇主于巷巷謂離之中畫也豐之主爻六二也與初九陰陽相配故曰配主九四變則成

明夷明夷亦以六二為主爻豐之主即明夷之主也故曰夷主

賓　客

觀四利用賓于王○姤二不利賓○需上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乾為賓賓之位在西北乾西北之卦也觀四變成乾賓者朝聘于王而為王之賓也姤二所謂賓者指九四乾下畫而言也需上所謂不速之客三人者乾三陽也

旅

旅彖旅貞吉旅初旅瑣瑣二旅即次三旅焚其次四旅于處上旅人先笑後號咷

旅者出外而不在家也旅之卦艮下離上所止之地附麗于外食病起火在外而附麗于山上故為旅

行人

无妄三行人之得

行人謂初九震之主爻也无妄下體震震為大塗初自三之人位而來初足履大塗故曰行人

邑人

訟二比五无妄三

說已見前

官

隨初官有渝

官者主其事者也隨初九為一卦之主故曰官

虞

屯三即鹿无虞○中孚初虞吉

虞者澤山澤之官屯三四五互艮為山三艮之下震為山之麓三无應比四而不相得是无人引導于其前也故曰无虞中孚初二三為兌三四五互艮初九在兌澤之內艮山之下山澤之虞也

史巫

巽二用史巫紛若

史作策以告神巫歌舞以事神皆通誠意於鬼神者二三四互兌兌為巫書契所以誥大史亦取兌象

武人

履三武人為于大君○巽初利武人之貞

武人彊勇之人履六三巽初六皆以柔居剛而外比於剛柔質柔志剛內柔外剛恃血氣之勇者故曰武人巽初取二之剛為己之剛故得稱人

師

師初師出二在師三師或輿尸四師左次五長子帥師○泰上勿用師○同人五大師克相遇○謙上利用行師○豫彖利建侯行師○復上用行師

坤為衆震為將帥師泰謙豫復五卦皆有坤有震同人之乾若變坤之衆而為富實剛彊故特言大師大謂陽也

戎

同人三伏戎于莽○夬彖不利即戎二莫夜有戎

離為甲冑戈兵同人九三離之上夬九二變剛為柔成離夬未變離則无甲冑戈兵故彖辭曰不利即戎

寇

屯二賁四睽上匪寇○需三解三致寇至○蒙上不利為寇利禦寇○漸三利禦寇

坎為盜謂以剛破柔而據有其中也屯蒙需賁睽解漸七卦言寇者皆有坎也

小人　匪人　惡人

師上既濟三小人勿用○否二小人吉○大有三小人弗克○觀初小人无咎○剝上小人剝廬○遯四小人否○大壯三小人用壯○解五有孚于小人○革上小人革面○比三比之匪人○睽初見惡人

小人之稱與大人君子為對或以位言或以德言庶人无位在民為農工商賈在官為府史胥徒則謂之小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有位則謂之大人君子此以位言也然古者有德然後有位无位必是无德然是无德者雖有位亦稱為小人此以德言也易之言小人蓋皆以位陽為君陰為民稱小人者以陰畫也師上六否六二觀初六解六五革

上六是也若大有九三剝上九遯九四大壯九三既濟九三五爻則陽畫也爻辭所謂小人非指本爻謂設使小人得之則其占如此也比六三柔而不正為匪人睽九四剛而不正為惡人

我

蒙彖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小畜彖小過五自我西郊○觀三五觀我生○頤初觀我朵頤○益五惠我德○井三為我心惻○鼎二我仇有疾不我能即○旅四我心不快○中孚二我

有好爵

凡卦以主爻為我蒙以九二為主彖辭稱我者九二也小畜以六四為主彖辭稱我者六四也觀上體巽六四為主六三九四所稱之我六四也頤上體艮上九為主初九所稱之我上九也益以初九為主九五惠我德指初九為我也井以九五為主九三我心惻指九五為我也鼎旅皆以六五為主九二我仇九四我心皆指六五為我也中孚上體巽六四為主九二所稱之我謂六四也小過上體震九四為主六五所稱之我謂九四也

爾 而

頤初舍爾靈龜○咸四朋從爾思○中孚二吾與爾靡之○解四解而拇

而亦爾也

它

比初有它吉○大過四有它吝○中孚初有它不燕

它者在彼之稱在此者為我在彼者為它比大過中孚所謂它皆指應爻而言也

首

乾上比上无首○離上折首○既濟上未濟上濡其首

頂

大過上過涉滅頂

面

革上小人革面

頄

夬三壯于頄

頰 輔

咸上咸其輔頰舌○艮五艮其輔

卦象乾為首爻位上為首故首頂面頄頰輔並見於上爻之辭輔在口內與牙車相依頰者兩臉輔之外也夬九三所謂頄指上六而言也艮六五所謂輔指上九而言也

舌

咸上

咸卦兌上兌口爲舌

頤

頤象初二三四上

上下二畫連中四畫虛頤口之象

須

賁二賁其須

賁二三四五上爲頤之象六二在頤下須之象也

目

小畜三夫妻反目

離爲目。小畜二四五互離

耳

噬嗑上何校滅耳

坎爲耳噬嗑三四五互坎

鼻

噬嗑二噬膚滅鼻

荀爽九家逸象艮爲鼻面之有鼻猶地之有山也

噬嗑二三四互艮

肱

豐三折其右肱

震爲足而巽爲股艮爲手而兌爲肱豐三四五互

兌爻位則肱當爻

心

坎彖有孚維心亨○明夷四獲明夷之心○益

五有孚惠心上立心勿恒○井三爲我心惻○

艮二其心不快三薰心○旅四我心不快

五爲心之位六卦言心者八皆指爻而言先儒以

四爲心之位者非也坎之維心維爻也明夷之獲

心維爻也益之惠心惠爻也艮之薰心薰爻也井

三之惻爻惻之也艮二旅四之不快爻不快也井

旅之爻主爻也則稱我心艮之爻非主爻也則但

稱其心益之九五在上九之內上九之心也立如

三十而立之立謂固守之也立心勿恒者言上九

之執守其心勿常久如此而不變也冀其能改之

辭也

脢

咸五咸其脢

背肉前與心相對

腹

明夷入于左腹

卦象坤為腹爻位四為腹

身

躬

艮象不獲其身四艮其身○蒙三不有躬○蹇二匪躬之故○震上震不于其躬○渙三渙其躬

躬

膈以下股以上皆身也膂所在處廼生身之所主

起故以此為身前有心後有背呂肉為膂背身四畫之位艮六四象傳釋身為躬者此改艮躬之處艮卦所謂身蒙蹇震渙所謂躬皆指四而言也蒙六四得正而遠於陽女之能保有其躬者也六三不正而比二不能如六四之保有其躬故曰不有躬蹇二往應五而三四隔之所以蹇也蹇蹇者二之為也蹇而又蹇者四之為也六二不以此尤人乃曰蹇蹇非四之故躬謂四也象傳曰終无尤也言六二終不以此而尤人也九四震之主又六三

者九四之鄰也而位與上相應震未至于四方至于三之時上六已知畏故象傳曰畏鄰戒也

夤

艮三列其夤

夤背呂肉也與膂相連在四畫之位

限

艮三艮其限

限上下之際謂身下接股股上連身處為限

臀

夬四姤三臀无膚○困初臀困于株木

臀尻也亦當卦之第四肉之聚者為膚夬姤四皆乘剛故象臀无膚夬四臀也以三為膚姤三膚也以四為臀困初六與九四為正應九四臀也正當巽木中畫為木之株故曰臀困于株木

股

咸三咸其股○明夷二夷于左股

股身之下膝之上也故當三畫之位

腓

咸二咸其腓○艮二艮其腓
腓足肚也膝之下足之上故當二畫之位

趾 拇

噬嗑初屨校滅趾○賁初賁其趾○大壯初壯于趾○夬初壯于前趾○艮初艮其趾○咸初咸其拇○解四解而拇
趾當初畫之位足之大趾為拇趾合一足而言拇分一趾而言

膚

剝四剝牀以膚○夬四姤三无膚
二為牀四當人之身臥於牀則下者為膚三在四之下膚也夬姤所謂膚亦指三而言臀之膚也噬嗑睽噬膚見後食物類

尸

師三師或輿尸又弟子輿尸
人死曰尸四人位而陰畫死人之象故四為尸師下卦坎也坎為輿在四之下故曰輿尸

鬼

睽上載鬼一車
鬼自坎取象離日之魂為神坎月之魄為鬼睽三四又互坎凡天地之氣屈而歸曰鬼人死之靈曰鬼物魅亦鬼之屬
自人大人至此象之取於人者

龍

乾初潛龍二見龍又飛龍上亢龍用九見羣龍○坤上龍戰
乾體皆為龍坤上變為陽亦乾之體也震為龍得乾之下畫也

馬

坤彖牝馬○屯二四上乘馬班如○賁四白馬翰如○大畜三良馬逐○晉彖康侯用錫馬蕃庶○明夷二渙初用拯馬壯○睽初喪馬○中孚四馬匹亡
乾震坎三陽卦皆有馬象坤為牝馬者乾六畫偶變而偶也乾為馬者性健而行不息也大畜九三良馬取乾象也賁明夷渙隸取震坎象明夷渙皆

以坎下畫之馬極中畫之人前方震二陰爲二馬與之同力故壯中孚取震象晉睽取坎象晉彖曰蕃庶者坤象也艮亦陽卦而不象馬者陽止於上而不行也

牛

无妄三或繫之牛○大畜童牛之牿○離畜牝牛吉○遯二執之用黃牛之革○睽三其牛掣○革初鞏用黃牛之革○旅上喪牛于易○既濟五東鄰殺牛

坤爲牛離爲牝牛无妄大畜遯革四卦取坤象无妄大畜坤牛也遯革兌牛也无妄之四大畜之上遯之三若是偶畫則成坤革之初已變爲柔若革之三是偶畫則亦成坤今无妄之牛人繫之於其前大畜之牛牿加於其首遯革之牛其皮去毛爲革故於坤體二畫皆變其外一畫也革初九變爲柔與遯同離睽旅既濟四卦取離象睽二三四互離旅離上既濟離下

羊

兌

大壯三上羝羊觸藩五喪羊于易○夬四牽羊○歸妹上士刲羊○夬五莧陸夬夬

兌爲羊大壯夬歸妹皆有兌項氏曰莧音丸山羊也

豕

大畜五豶豕之牙○睽上見豕負塗○姤初羸豕孚蹢躅

坎爲豕大畜上卦變坎中畫之剛爲柔變坎外畫之柔爲剛坎中方陽而去其陽豶其中也坎外无剛而益以剛牙其外也故曰豶豕之牙睽之三四五坎也初二三兌也坎居兌上豕在澤也上九臨之見其負泥塗也故曰見豕負塗姤之三若是偶畫則下卦爲坎今三乃奇畫是坎豕變其亡爲其形者也豕肥腯則肉豐而柔豕羸瘠則骨見而剛豕之外形雖變而其中與內未變則雖孚而蹢躅者自若故曰羸豕孚蹢躅

牲

萃彖用大牲吉

馬牛羊豕犬雞為六牲祭禮所常用者牛羊豕三牲也三牲並用曰太牢是為用大牲也萃卦下坤為牛上兌為羊三四互上肖坎為豕

虎豹

履彖三四履虎尾○頤四虎視眈眈○革五大人虎變○革上君子豹變

荀九家逸象以艮為虎先儒或以乾為虎之皆非也虎者離象離於飛類為雉於走類為虎皆外有文明而中則陰質也履二三四互離頤六畫全體肖離革離在內卦九五離之應爻虎之文見乎外也上六亦離之應爻九五陽也上六陰也陽大陰小豹亦有文而小於虎故上六為豹

狐

解二田獲三狐○未濟彖小狐汔濟

坎為狐解未濟皆取坎象

鼠

晉四晉如鼫鼠

艮為鼠

禽

師五田有禽○比五失前禽○恒四田无禽○井初舊井无禽

禽者飛類走類之通稱取坎象師卦坎在下五應二二為田故曰田有禽比卦坎在上坤三畫三驅之象坎在前故其前去失前禽之象恒初二三四五離有坎象故四與二非相應之位則田无禽矣井初居至下污濊不治為舊井坎在上而不下為禽不下飲于井之象

鳥

旅上鳥焚其巢○小過彖飛鳥遺之音初飛鳥以凶上飛鳥離之凶

鳥亦取坎象旅二三四互成坎小過六畫成從坎故彖傳曰有飛鳥之象焉

隼

解上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上畫為天初二三坎也三四五又互坎兩坎相比為鳥飛之疾者而上居于天隼之象也

鴻
漸初鴻漸于干二鴻漸于磐三鴻漸于陸四鴻
漸于木五鴻漸于陵上鴻漸于逵
韵九家逸象巽為鸛今按鸛當作鴻
鶴
中孚二鳴鶴在陰
逸象震為鵠今按鵠當作鶴
雉
鼎三雉膏○旅五射雉
離為雉中陰質而外文明也鼎九三變為象成離

翰音
中孚上翰音登于天
禮記曰雞曰翰音言有羽翰而能鳴也巽為雞一
陰隨二陽雞之行首先動足次動而身隨之陰在
後隨前二陽而動雞之象也
龜
頤初舍爾靈龜○損五益二十朋之龜
離為龜中虛者肉外剛者甲也頤之六畫損之二

三四五上益之初二三四五皆肖離
貝
震二億喪貝
貝亦介蟲取離為象震之初二三四離也
魚 鮒
剝五貫魚○姤二包有魚四包无魚○井二井
谷射鮒
巽為魚剝五變成巽巽下畫之陰與下卦陰畫相
聯貫魚之象鮒小魚也井初巽下畫之陰為鮒井
二之水下注而射之

豚魚
中孚象豚魚吉
豚魚江豚魚也中二陰魚之質外四陽形貌剛躁
似豚澤將有風則出舟人謂此魚為風信故中孚
取以為象唐人詩云江豚吹浪夜還風
尾
遯初遯尾○既濟初未濟象濡其尾
初畫在後象獸之尾

晉

明夷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謂獸之大首者詩曰牂羊墳首陽爲大三與上爲應上爲首

牙

大畜五豶豕之牙

剛在外者牙也謂大畜之上九

角

大壯三羸其角○晉上進其角○姤上姤其角

彖例 五六

大壯九三姤上九皆變爲柔成兌羊之角也晉上九與坤上畫爲應牛之角也

革

遯二革初黃牛之革

革初九變爲柔與遯下體皆坤而變其外一畫象牛而變其外之皮也

翼 羽

明夷初垂其翼○漸上其羽可用爲儀

小過彖飛鳥初上象其飛之翼故明夷初畫亦象翼

漸上畫象羽

自龍馬牛至此象之取於動物者

木

困初臀困于株木○漸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

巽爲木按字書一在木下爲本本之根也一在木上爲末末之枝也一在木中爲朱朱之幹也後人假借爲顔色之朱遂加木於旁以別木朱之朱困三四五互巽四當巽之中畫木之身也故爲株木漸卦上巽屋椽之方者爲桷木柯之橫臥而平者

彖例 五七

旁但方楞故曰桷

桑

否五繫于苞桑

楊

大過二枯楊生稊

杞

姤五以杞包瓜

桑楊杞皆巽木否五互巽之下又有一陰爻象根之多也

棘

坎上寘于叢棘

坎中剛象棘身上下二偶象刺。二坎相重爲叢

蒺蔾

困三據于蒺蔾

坎中剛象其實上下二偶象其刺

果

剝上碩果

艮爲果蓏。上一陽爲果中下二陰爲蓏

瓜

姤五以杞包瓜

艮中下二陰爲蓏姤之初六即艮之下畫瓜也。九二即艮之中畫變爲陽象杞葉包初六之瓜在其內

茅

泰初否初拔茅茹○大過初藉用白茅

茅巽象下根白象巽下一陰。上莖象巽中上二陽泰初九變爲巽成巽否三四五互巽初二與三否茅之根

莽

同人伏戎于莽

莽者草之多震爲專爲蕃鮮草之類皆象震同人九三變爲巽成震

葛藟

困上困于葛藟

困之三四五巽木也上六以柔而纏繫於木上葛藟也

自木条楊至此象之取於植物者

簪

豫四朋盍簪

字書作兂簪即笄也笄以收髮故初喪被髮則去笄纚先儒謂豫九四一奇畫横貫於五偶畫之中。如笄之收髮。一奇象笄。五偶象髮六冕二升皆用笄。又非收髮之笄也

帛

賁五束帛戔戔

坤為帛坤之上畫連束之於外也

繻

既濟四繻有衣袽

繻繒帛也春秋時紀國有臣名裂繻字子帛漢制裂帛邊為符信曰繻終軍棄繻是也出入關門皆以傳傳欲速因裂繻頭合以為信

衣

既濟四衣袽

乾為衣在裳之上猶乾位坤上也包裳之外猶乾

包坤在內也既濟六四若是圖畫則三四五成乾體虞翻云袽敗衣也以繒帛為衣終有敝壞之時故曰繻有衣袽乾之中畫變為柔成離乾體虧損象衣之敗

袂

歸妹五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袂衣袖也乾為衣一衣而二袂乾三奇變其外一奇為偶者袂之象下卦六三娣之袂也六五變奇則上六為女君之袂然因六五變而後成不如下卦六三之袂固有而自成也

裳

坤五黃裳

坤為裳兩開又廣也

帶

訟上或錫之鞶帶

鞶帶革帶也訟三四五互巽為股上畫連而繫於股之上鞶帶也

紱

困二朱紱方來五困于赤紱

困之二三四互離三四五互巽離牛也巽股也以牛革蔽巽股而垂過股紱之象也

屨

離初履錯然

履形如舟納足於其中故履之字從舟而上乾兌之卦為履卦中一畫虛有舟之象離中虛亦有舟之象其它如坤履歸妹言履者履行之履皆虛字唯離初九爻辭為履舄之履是實字

自饕餮至此象之取於服物者
酒
坎四尊酒○未濟上有孚于飲酒
食
訟三食舊德○泰三其孚于食○剝上碩果不
食○大畜家不家食○明夷初三日不食○井
初井泥不食三井渫不食五井冽寒泉食○鼎
三雉膏不食○需五需于酒食○困二困于酒
食○漸二飲食衎衎
坎爲酒兌爲食坎未濟言酒者有坎泰大畜言食
者有兌需困漸言酒食者需困兼有坎兌漸有互
坎六二變則成兌剝明夷无兌口井之初三鼎之
三皆兌口在上故不食井五正當兌口之上故食
德
訟三食舊德○恒三不恒其德五恒其德○益
又有孚惠我德
得食於人曰德言恩惠所及也詩曰既飽以德凡
曰德者皆有巽風之施命及下又兌口之反也兌

口向上食於人者也反兌口於下食人者也
羞
否三包羞○恒三或承之羞
俎所薦爲正饌豆所羞爲加饌羞者牛臛羊臛
豕羊豕牛胾羊胾之類雖美味而非牲體之正饌
三非中位否三坤牛之上體恒三兌羊之下體故
爲羞
胥
否二包承
承胥古字通用而讀者誤其音讀者誤其義胥牲
之正體否六二變爲剛得坎中畫豕之正體也
血
益
坤上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屯上泣血漣如○
需四需于血○小畜四血去惕出○歸妹上士
刲羊无血○渙上渙其血去逖出○泰二包益
坎爲血卦也上六坎上畫需六四坎下畫皆血象
小畜渙四五皆得坎半體坎體不全故雖有血皆
去之而出小畜六四猶在坎半體之內則雖出而

猶暢渙上九已在坎半體之外則出而相遠者也
坤歸妹上六所言龍之血羊之血也不取坎象衁
亦血也泰九二變爲晏得坎下畫故謂衁左傳引
歸妹之辭云士刲羊亦无衁也

膏

屯五屯其膏○鼎三雉膏不食
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脂謂牛羊膏謂
犬豕也九五坎之中畫豕之膏也鼎九三變爲未
得離之中畫雉之膏也

膚

噬嗑二噬膚滅鼻○睽五厥宗噬膚
膚豕體之在外而柔者禮有膚鼎噬嗑六二互坎
下畫之下睽六五互坎上畫皆豕體之在外者故
爲膚

肉 胏

噬嗑三噬腊肉五噬乾肉四噬乾胏
噬嗑三四五互坎故皆取豕肉之象上卦離爲日
腊肉肉之日乾而久者也六三在離日之下故爲

腊肉離爲乾卦四五皆離體故爲乾三五皆柔故
爲肉胏肉之連骨者也四剛故爲胏
自酒食至此象之取於食物者

鼎

初畫偶象鼎足二三四象鼎腹實牲體五偶象耳
上奇象鉉

匕鬯

震象文匕鬯
震爲匕坎爲鬯

簋

坎四樽酒簋貳用缶○損彖曷之用二簋
坎二三損二三四象簋坎四五損五上象其蓋

樽

坎四樽酒
坎二三四象樽初象其足

缶

比初盈缶終來○坎四用缶○離三鼓缶
缶亦坎之象所受多於尊爾雅小罍謂之坎比坎

五上離三四互象缶

瓶

井象巽其瓶二離瓶敝漏

井之二三瓶離實水之象初爲偶在下故爲瓶底

離漏之象

筐

歸妹上女承筐无實

震下奇中上偶爲筐之象

牀

剝初剝牀以足二剝牀以辨四剝牀以膚○巽

二上巽在牀下

下偶承奇牀之象

几

渙二渙奔其几

初偶二奇几之象

車

大有二大車以載○賁初舍車而徒○睽上載

鬼一車○困四困于金車

坤爲大輿大有之下卦乾也以坤之大輿而實其

中以載也坎爲輪爲輿賁睽困皆以坎爲車

輿

小畜三大畜二輿說輹○剝上君子得輿○大

畜三曰閑輿衛○大壯四壯于大輿之輹○睽

三見輿曳

剝上九一陽在坤大輿之上故曰君子得輿大畜

九三變爲家大壯九四變爲泰皆成坤之大輿睽

三四五互坎爲輿而九二曳之於後

輹

小畜三大畜二大壯四

輹者伏兔輹在輿下加於軸上以承輿者也坤爲

輿則其下畫爲輿之輹大畜九三當坤之下畫小

畜九三變爲家九二當坤之下畫而二爻皆不變

則坤无下畫矣是輿而說去其輹也

輪

既濟初未濟二曳其輪

坎爲輪其於輿也爲曳既濟二三四互坎而初九

曳之未濟與睽三四　互坎而九二曳之故曰曳
其輪

柅

姤初繫于金柅

九三當坎之前一畫連而不偶柅其輪也

茀

既濟二婦喪其茀

茀者車後之蔽也既濟之二三四互坎為輿六二
當坎之後一畫如車蔽然之九二一變為家則失坎

之後一畫如車之喪其茀也

弧

睽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坎為弧象睽三四五互坎

矢

噬嗑四得金矢○解二得黃矢○旅五一矢亡

離為矢象噬嗑旅上卦離解二三四互離

斧

旅四得其資斧○巽上喪其資斧

巽木貫離兵為斧

律

師初師出以律否臧

律截竹為管或鑄銅為管以候氣定聲也逸象曰
坎為律上下空而陽氣行乎其中也

圭

益三中行告公用圭

逸象震為玉今按當作圭

玉

鼎上鼎玉鉉

乾為玉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鼎上九畫陽位陰
剛柔適中故為玉

金

蒙三金夫○噬嗑四金矢五黃金○姤初金柅
○困四金車○鼎五金鉉

乾為金凡諸卦之爻辭言金者皆剛畫也蒙之金
夫九二也噬嗑之金矢九四也黃金六五變為剛
也姤之金柅九三也困之金車九四也鼎之金鉉

上九也

資

旅二懷其資四得其資斧○巽上喪其資斧

巽為近利市三倍其下畫之象者為資

載

小畜上尙得載○大有二大車以載

載者車舟所載之物才再切詩所謂輸爾載書所謂與脫載是也今之讀易讀書者皆讀為再易唯睽上載鬼一車是音再坎為輿坎之上畫虛小畜之上其畫實以物載坎輿之上而實之也坤為大輿三畫皆虛大有下卦乾體三畫皆實是有載物實大輿之中也

囊

坤四括囊

坤為囊柔而虛可容物也六四變為奇畫在下坤之上括結囊口也

包

蒙二包蒙○泰二包盇○否二包脅三包羞

姤二包有魚四包无魚五以杞包瓜

愚意言囊包謂貢物不可露致者包裹之禮記言以包苴簞笥問人包謂包裹魚肉以遺人也盇脅羞與瓜皆食物之可包裹者凡爻辭言包者皆謂在外之陽畫泰九二變為柔盇也而九三之陽包之於外否六二之柔脅也而九五之陽包之於外否六三之柔羞也而九四之陽包之於外姤之魚與瓜皆指初九之柔而言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不能包其魚而為近比之九二所包初與五非比應九五不自包其瓜而以應伍之九二包之蒙則以九二之陽包初六陰柔之蒙者也

冂

井上井收勿冂

冂亦作冪以巾覆物也井上六偶畫開而不蔽勿冂之象

蔀

豐二四豐其蔀上蔀其家

蔀以草為障蔽之具也豐九四一畫障蔽于六五

之下部之象也

豐三豐其旆

今本作沛陸氏曰本或作旆旆幡幔也九四象部九三又以奇畫重陸殺其下有如幡幔也

桎梏 校

蒙初用說桎梏以往○噬嗑初屨校滅趾上何校滅耳

桎足械梏首械象之二三四互震震足也震足在桎之外初爲桎初桎在足之下偶畫分而不合足已說桎之象蒙之下卦坎坎耳也四爲梏坎耳在梏之下四梏在耳之外偶畫分而不合皆已說梏之象校即桎梏也橫木爲械在足曰桎在首曰梏皆謂之校噬嗑初上二奇畫如木之連亘不開校之象也初爲足之趾足校在脛不當趾也今校其足而校木之庳前過其趾趾爲校所遮掩而不見故曰滅趾首校在項不當耳也今校其首而校木之庳上及其耳耳爲校所遮掩而不見故曰滅耳

象例　七二

徽纆

繫 維

坎上繫用徽纆○隨二繫小子三繫丈夫上拘繫之○无妄三或繫之牛○遯三繫遯○姤初繫于金柅○隨上乃從維之○坎彖維心○晉上維用伐邑○解五君子維有解

徽纆繩索之約物束物者以繫罪人即論語所謂縲絏也徽纆繫維皆以坎取象坎上下二柔畫如徽纆之柔而繫纆維絡乎中之一剛畫也

自鼎匕鬯至此象之取於用物者

象例　七三

章

坤三姤五含章○豐五來章

發生萬物發越有章者陽之爲也然非陰成之則不可坤以陰含藏陽氣於內陰外陽內有衣錦尚絅闇然日章之美坤六三變爲陽四含之於外姤九五變爲陰含三陽於內故曰含章豐六五下柔求九四之章故曰來章

玄

坤上其血玄黃

巽蒼之色為玄玄天之色也上天之位也

黃

坤五黃裳○上玄黃○噬嗑五黃金○離二黃離○遯二革初黃牛○解二黃矢○鼎五黃耳

黃中央之色凡言黃者皆二五也黃地之色也故坤上六亦曰黃

朱

困二朱紱

赤黃之色為朱

赤

困五赤紱

赤南方之色坎為赤陰陽互藏其宅也朱赤皆月坎取象

白

賁四白馬上白賁○大過初白茅

白西方之色巽為白兌亦為白巽兌同體也賁二三四互坎三四五互震馬也六四變為剛成巽白也故白白馬泰上六下二文剛九三上上文柔而成賁文極反質賁復為泰則二三四成兌得西方之白上與兌之中畫應故白白賁凡八卦之色乾坎赤坤離巽震艮者巽兌白

東

坤彖蹇彖東北○既濟五東鄰

西

坤彖蹇彖解彖西南○小畜彖小過五西郊○隨上西山○既濟五西鄰

南

坤彖蹇彖解彖見上○明夷三南狩○升彖南征

北

坤彖蹇彖見上

以八卦之方而論離南也坎北也震東也兌西也乾西北也坤西南也艮東北也巽東南也以六畫之位而論初東三南四西上北二五中也初東者陽之稱也三南者陽之極也四西者陰之稱也上北者陰之極也麻衣易以五為南二為北三為東

非也凡彖辭爻辭所謂東西南北惟隨上六西山是專取兌象小畜小過之西郊指主爻之四而兼取兌方其餘皆是取卦畫之位坤西南得朋謂三四相比近為得朋乃得與其類同行也東北喪朋謂初上相隔遠為喪朋乃終有慶者至上則終也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謂因震初往五得上卦之中故震四來三而三四得以相往來於西南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上乃上卦之窮処初乃下卦之窮処也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謂三往四則下卦成坤坤為衆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謂三若來復於二則得下卦之中也明夷以臨二往三為南狩升以臨初往三為南征也南亦指三而言旣濟東鄰謂二三比於初東之鄰也下卦離為牛故曰殺牛西鄰謂五五比於四西之鄰也

左

師四左次○明夷二左股四左腹

右

震為左師二三四互震明夷三四五互震

豐三右肱

兌為右豐三四五互兌

上

解上高墉之上○小過彖不宜上

艮為上解自艮而變上與二易二與四易小過下卦艮

下

巽二上牀下○小過彖宜下

巽為下小過二三四互巽下謂巽之下畫六二也

上謂艮之上畫九三也

內

比二比之自內

外

比四外比之

凡畫卦自下而上在下者為內在上者為外

前

夬初壯于前趾

前者位之在前也先者時之在先也

先

坤彖先迷○否上先否○同人五先號咷○睽上先張之弧○旅上先笑

後

坤彖後得主○否上後喜○同人五後笑○明夷上後入于地○睽上後說之弧○震初後笑言啞啞○旅上後號咷

上中下內外以位言先後初中終以時言凡彖爻之辭曰中者因位之中爲時之中也

初

明夷上初登于天○睽三无初○既濟彖初吉

中

訟彖師二中吉○泰二復四益三四夬五中行

終

坤三謙彖三睽三困四有終○需二上訟初三履四蠱初賁五家人上鼎三終吉○坎四終无咎○比初盈缶終來○訟彖終凶○夬上終有凶○復上終有大敗○家人三終吝○既濟彖終亂○革初不終

以三畫卦言初四爲初二五爲中三上爲終以六畫卦言初二爲初三四爲中五上爲終

甲

蠱彖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庚

巽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治蠱自內卦之初始主爻初六東甲也故數曰用甲重巽申命自外卦之下始主爻六四西庚也故

數曰用庚生明之月震也昏見庚故震納庚上弦之月兌也昏見丁故兌納丁望之月乾也昏見甲故乾納甲生魄之月巽也旦沒辛故巽納辛下弦之月艮也旦沒丙故艮納丙晦之月坤也旦在乙故坤納乙坎爲月戊者月之體望日午時月在壬與日相正對故坎納戊又納壬離爲日己者日之體朔日子時月在癸與日合爲一故離納己又納癸蠱下巽納辛先甲三日也三三四五兌納丁後甲三日也巽二三三四五兌納丁先庚三日也三四

五互離納癸後庚三曰也

己

革彖革二
革下卦離中畫六二爲主爻離納己故曰己曰

大

大有○大畜○大過○大壯○屯五大貞○泰
彖大來○否彖大往○同人五大師○豫四大
有得○家人四萃四升初小過彖大吉
凡曰大者皆謂陽也蠱三姤三之无大征復上之
大敗朙夷三之大首亦是言陽惟大有二之大車
大壯四之大輿自坤取象

小

小畜○小過○屯五小貞○需二訟初小有言
○泰彖小往○否彖小來○蠱三小有悔○噬
嗑三小吝○賁彖小利有攸往○遯彖小利貞
○萃三小吝○旅彖巽彖小亨○既濟彖亨小
凡曰小者皆謂陰也

一

睽上一車○損三一人○萃初一握○旅五一
矢
凡一者艮與坎也損卦艮上萃二三四互艮睽旅
皆三四五互坎

二

損彖二簋
凡二者離與兌也損卦兌下

三

需上損三三人○訟二三百戶上三褫之○師
二三錫命○比五三驅○晉彖三接○解二三
狐○革三三就○巽四三品○同人三坎上困
初豐上三歲○既濟三未濟四三年○蠱彖朙
夷初巽五三日
凡三者坎與震也坎既濟未濟皆坎也需比坎上
訟師解困坎下晉三四五互坎巽初二三四肖坎
同人革九三變爲某成震蠱朙夷三四五互震

七

復彖七日來復○震二既濟二七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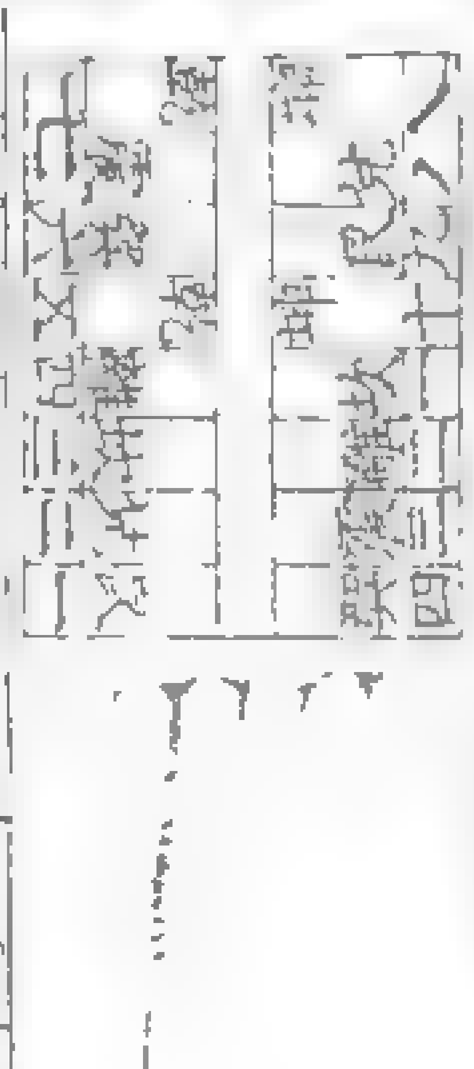
凡七者震與乾也震復皆爲也既濟六二變之爲
剛成乾
八
臨彖至于八月有凶
凡八者兌與坤也臨兌下坤上
九
震二躋于九陵
凡九者艮也震二三四互艮
十

屯二復二頤三十年○損五益二十朋
凡十者坤也復卦坤上屯益二三四互坤頤二三
四及三四五皆互坤
邵子曰方意象方言象方象象方數象一數屬艮
坎二數屬離兌三數屬坎震四數屬巽離五數屬
乾六數屬巽七數屬震乾八數屬兌坤九數屬艮
十數屬坤每卦之數各兩艮九一坎一三震三七
乾七五巽六四離四二兌二八坤八十而象爻之
辭无四數五數六數

卦數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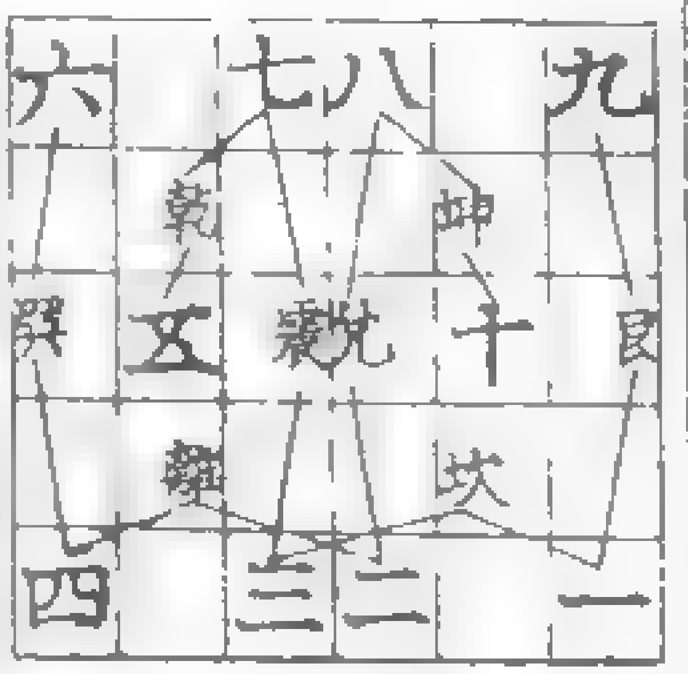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艮少	兌半	坎半	離太		巽全	震太	兌太	艮全	
坎太	離半	震半	巽少	乾全		乾少	坤少		坤全

横圖陽順而基於一稺於三中於五劇於七究於
九陰逆而基於四稺於二中於十劇於八究於六
五十數之中九六數之究故專屬一卦其餘數皆
分屬兩卦



從圖陽順行自左一而上踰七趨右而究於九始

二少次二仲二長復終於二少。陰逆行自右四而上踰八趨左而究於六始二長次二仲二少復終於二長



方圓兌橫圖陽右陰左中五左中十右者與蘊其宅也

圓圖如從圖陽左陰右乾天氣也震雷巽風皆天之氣故上附於天離坎在天為日月象也象者氣之已著故上附雷風之氣坤地形也兌澤艮山皆地之形故下附於地坎離在地為水火質也質者形之未凝故下附澤山之形天與雷風之氣在上地與澤山之形在下坎離之象之質介乎氣形之間故在中。地形之重濁者山自左而升以漸融釋為水之質為火之象為雷之氣至上則輕清之極為天天氣之輕清者風自右而降以漸顯見為日之象為火之質為澤之形至下則重濁之極為地此圓圖之順行者也陽氣自左降則起中五而究於九陰形自右升則起中十而究於六此圓圖之逆行者也

一數析為四分十數凡四十八分每卦占五分乾得五之全七之少震得七之太三之半坎得三之半一之太艮得一之少九之全坤得十之全八之少。兌得八之太二之半離得二之半四之太巽得四之少六之全

百
訟二三百戶○震爲百里
百者十其十亦取坤數訟九二變爲柔成坤震以
乾之下一陽易坤之下畫主坤之邑國諸侯之家
其地方百里也
自章玄黃至此家之取於柔色方位時同名數者
乾乾
九三
謙謙

初六
坎坎
六三
蹇蹇
六二
夬夬
九三九五
井井
家

以上家爻之辭直用卦名者凡六卦
屯
二屯如邅如○五屯其膏
蒙
初發蒙○二包蒙○四困蒙○五童蒙○上擊
蒙
需
初需于郊○二需于沙○三需于泥○四需于
血○五需于酒食

訟
二四不克訟○五訟元吉
師
初師出○二在師○三師或輿尸○四師左次
○五長子帥師
比
初二三四上比之○五顯比
履
初素履○二履道○三跛能履○三四履虎尾

○五夬履○上視履

否

二否亨○五休否○上傾否先否

同人

初同人于門○二同人于宗○五同人先號咷
而後笑○上同人于郊

謙

二上鳴謙○三勞謙○四撝謙

豫

初鳴豫○三盱豫○四由豫○上冥豫

隨

三隨有求得○四隨有獲

蠱

初三五幹父之蠱○二幹母之蠱○四裕父之
蠱

臨

初二咸臨○三甘臨○四至臨○五知臨○上
敦臨

觀

初童觀○二闚觀○三五觀我生○四觀國之
光○上觀其生

噬嗑

二噬膚○三噬腊肉○四噬乾胏○五噬乾肉

賁

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賁如濡如○四賁
如皤如○五賁于丘園○上白賁

剝

初二四剝牀○三剝之○上剝廬

復

彖反復來復○初不遠復○二休復○三頻復
○四獨復○五敦復○上迷復

无妄

初无妄往○三无妄之災○五无妄之疾○上
无妄行

頤

彖觀頤○初朵頤○二四顛頤○二丘頤○三

拂頤○上由頤

大過

上過涉

習坎

初習坎入于坎窞○二坎有險○三入于坎窞
○五坎不盈

離

二黄離○三日昃之離

咸

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五咸其
脢○上咸其輔頰舌

恒

初浚恒○三不恒其德○五恒其德○上振恒

遯

初遯尾○三係遯○四好遯○五嘉遯○上肥
遯

大壯

初壯于趾○三小人用壯○四壯于大輿之輹

晉

初晉如摧如○二晉如愁如○四晉如鼫鼠○
上晉其角

明夷

初明夷于飛○二明夷夷于左股○三明夷于
南狩○四獲明夷之心○五箕子之明夷○上
不明晦

家人

初閑有家○三家人嗃嗃○四富家○五王假
有家

睽

四上睽孤

蹇

初三四上往蹇○五大蹇

解

四解而拇○五君子維有解

損

初酌損之○二上弗損益之○三損一人○四

損其疾

益

二或益之○三益之○上莫益之

姤

上姤其角

萃

初乃亂乃萃○二萃如嗟如○五萃有位

升

初允升○三升虛邑○五升階○上冥升

困

初臀困于株木○二困于酒食○三困于石○四困于金車○五困于赤紱○上困于葛藟于臲卼

井

彖文改井○初井泥○二井谷○三井渫○四井甃○五井洌○上井收

革

初黃牛之革○二已日乃革之○三革言○上

革面

鼎

初鼎顛趾○二鼎有實○三鼎耳革○四鼎折足○五鼎黃耳○上鼎玉鉉

震

彖震驚○初二震來○三震蘇蘇震行○四震遂泥○五震往來○上震索索震不于其躬

艮

初艮其趾○二艮其腓○三艮其限○四艮其身○五艮其輔○上敦艮

漸

初鴻漸于干○二鴻漸于磐○三鴻漸于陸○四鴻漸于木○五鴻漸于陵○上鴻漸于陸今作逵

歸妹

初歸妹以娣○三歸妹以須○四歸妹愆期○五帝乙歸妹

豐

二四豐其蔀○二豐其沛○上豐其屋
旅
彖旅貞吉○初旅瑣瑣○二旅卽次○三旅焚
其次○四旅于處○上旅人先笑後號咷
巽
二巽在牀下○三頻巽
兌
初和兌○二孚兌○三來兌○四商兌○上引
兌

渙
二渙奔其机○三渙其躬○四渙其羣渙有丘
○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上渙其血
節
彖上苦節○三不節若○四安節○五甘節
小過
二過其祖○三弗過防之○四弗過遇之○上
弗過過之
未濟

彖小狐汔濟○三未濟征凶
以上彖爻之辭用卦名者凡五十五卦
師
泰上勿用師○同人五大師克相遇○謙上利
用行師○豫彖利建侯行師○復上用行師終
有大敗
師一陽五陰。以震統坤衆也。謙豫復皆一陽五陰
亦是震統坤衆。泰亦有坤衆。三四五互震統之。同
人師之正對。師以五陰一畫爲衆。同人則五陽一畫爲

大故曰大師
履
坤初履霜○離初履錯然○歸妹初跛能履
初畫地也。二爲人履之
否
遯四小人否
遯九四變爲否。與三相易則成否。師初以律否臧
鼎初利出否。並音鄙。否惡也。遯四亦有讀爲鄙者
今兼存二義

隨

咸三執其隨○艮二不拯其隨

隨

咸之三與初相易。艮五畫變而六二獨不變皆為

觀

頤彖觀頤初觀我朶頤

觀與頤皆二陽之卦頤之初與五相易則為觀

噬嗑

睽五厥宗噬膚

睽之六五與九二應九二變為柔則成噬嗑

剝

兌五孚于剝

上六一陰剝陽者也九五孚于上與之易位而処則將盡消九四九二初九三陽而為剝矣

復

訟四復即命○小畜初復自道二牽復○泰三无往不復上城復于隍○睽初喪馬勿逐自復○解彖其來復吉○漸三夫征不復

凡言復者皆謂自上而反于下自外而反于內也

離

否四疇離祉○小過上飛鳥離之

否三四相易成離小過上六變為剛成複體之離

咸

臨初二咸臨

臨初九九二與六四六五交感相易而成咸上體以臨其下矣

恒

需初利用恒○豫五恒不死○益上立心勿恒

需初九變為柔得恒下體豫卦震上即恒上體益與恒上下二體互易

壯

明夷二渙初用拯馬壯○夬初壯于前趾三壯于頄○姤彖女壯

明夷六二變為剛成泰壯四陽自泰三陽而息矣初九九三變為柔渙初六變為剛則四陽二陰皆得壯之變體壯之初九變為柔六五上六變為剛

則占以姤彖故姤彖亦以壯爲辭

夷

豐四遇其夷主○渙四匪夷所思

豐之九四變爲柔。渙之五畫俱變而六四獨不變

皆成剛矣

家

蒙二子克家○師上開國承家○大畜彖不家

食○損上得臣无家○豐上蔀其家

離家人之家豐卦離下。師上六變爲剛。及蒙損皆

二三四五上皆離大畜三四五上皆離

益

損二五上益之

益損之反體

夬

履五夬履

夬與履二體互易

升

同人三升于高陵

同人二三四五得升下體巽

困

蒙四困蒙

困與蒙下體同上體正對

革

遯執之用黃牛之革○鼎三鼎耳革

革自遯初上相易而變鼎者革之反體

震

未濟四震用伐鬼方

未濟九四變爲柔二三四成震

歸妹

泰五帝乙歸妹以祉○漸彖女歸吉

歸妹自泰而變漸者歸妹之反體

以上彖爻之辭用他卦卦名者凡二十一卦

孚

需彖訟彖比初小畜四五隨四觀彖習坎彖大

壯初家人上解五損彖益三五革初革三四五

豐二中孚五未濟五上有孚凡二十五○泰三

其孚于食四不戒以孚○大有五厥孚交如○
隨五孚于嘉○睽四交孚○解四朋至斯孚○
夬彖孚號○姤初羸豕孚○萃二升二孚乃利
用禴○革彖已日乃孚○兌二孚兌五孚于剝
○晉初罔孚○萃五匪孚
中孚之卦兌下巽上互震互艮合而肖離故凡彖
爻之辭言孚者必有此五卦之體兼得四卦之體
者二損有艮離震兌益有巽艮離震也得三卦之
體者八小畜有巽離兌隨有兌艮震晉坎有艮離

占例第八

元

元亨利貞　乾彖○[illegible]彖○革

彖

元亨　坤彖○大有彖○[illegible]彖

元吉　坤五○訟五○[illegible]○大

畜四○離二○損彖[illegible]井○渙

四

元永貞　比彖○萃五

元首也父人上為元在人一身之上為眾體之長
凡大德大位長於人者曰元至若國之公族官之
正長家之宗嫡皆是也元亨元者亨也元吉元者
吉也元永貞元者長永主其事也衛靈公之立占
曰元亨蓋孟縶廢疾不可為後則靈公當立者為
元又其名曰元其占元者當亨也南蒯之叛占曰
元吉蓋君為元首臣為元德得之則吉臣位非元首
德非元德則吉轉為凶矣

蒙彖○小畜彖○履彖○否二○同人彖○謙
彖○噬嗑彖○賁彖○復彖○大畜上○大過
彖○習坎彖○離彖○咸彖○恒彖○遯彖○
萃彖○困彖○震彖○豐彖○兌彖○渙彖○
節彖四○小過彖○未濟彖

元亨

小亨　旅彖○巽彖○既濟彖

吉亨　萃彖○否初

光亨　需彖

亨者嘉之會亨字與獻享之享同享謂備物以獻也
字與烹煮之烹同烹煮既熟則以獻神故由烹煮
而借爲獻享之享天神曰祀地示曰祭宗廟曰享
蓋祀天祭地皆不如宗廟之備物故宗廟得享之
名朝聘之後有享蓋朝聘之禮皆圭璋特達以簡
爲敬既朝既聘而後享則束帛加璧庭實旅百凡
其國所有无一不致諸物備具故曰享禮賓有燕
有食有享燕則飲多於食食則食多於飲惟享禮
酒食俱富既醉且飽其禮豐厚故曰享易經所謂

亨者文明極盛之時禮記所謂百順之備董子所
謂諸物畢至是也衆美之聚如備物之享燕故又
因獻享而借爲元亨之亨初益同音皆作許羹切
讀坤彖傳品物咸亨與无疆協詩商頌莫敢不來
享與來王協則元亨之亨獻享之享同音也明矣

利

利貞　蒙彖○大畜彖○恒彖○大壯彖○明夷
五○損二○鼎五○漸彖○渙彖○中孚彖○
既濟彖

亨利貞　咸彖○萃彖○兌彖○小過彖

利貞亨　離彖

小利貞　遯彖

利牝馬之貞　坤彖

利君子貞　同人彖

利幽人之貞　歸妹二

利武人之貞　巽初

利女貞　觀二○家人彖

利于不息之貞　升上

利永貞　坤用六○艮初
利居貞　屯初○隨三
利艱貞　噬嗑四○大畜三○明夷彖
无不利　坤二○屯四○大有上○謙四五○臨
二○剝五○大過二○遯上○晉五○解上○
鼎上○巽五
利見大人　乾二五○訟彖○蹇彖上○萃彖○
巽彖
利有攸往　賁彖○復彖○无妄二○大畜三○

大過彖○恒彖○損彖上○益彖○夬彖○萃
彖○巽彖
利涉大川　需彖○同人彖○蠱彖○大畜彖○
頤上○益彖○渙彖○中孚彖○未濟三
利西南　坤彖○蹇彖○解彖
利建侯　屯彖初
利建侯行師　豫彖
利禦寇　蒙上○漸三
利執言　師五

利用行師　謙上
利用侵伐　謙五
利用刑人　蒙初
利用獄　噬嗑彖
利用恒　需初
利用賓于王　觀四
利用為大作　益初
利用為依遷國　益四
利用禴　萃二○升二

利用享祀　困二
利用祭祀　困五
利己　大畜初
利出否　鼎初
无攸利　蒙三○臨三○无妄上○頤三○恒初
○大壯上○萃三○歸妹彖上○未濟彖
不利君子貞　否彖
不利有攸往　剝彖○无妄彖
不利涉大川　訟彖

不利東北 蹇彖
不利爲寇 蒙上
不利卽戎 夬彖
不利賓 姤二
利者宜於其事如刀之剡未順易而不難也元亨利貞者元者能致亨而又利於貞也亨利貞者旣能致亨而又利於貞也亨在利之前利貞亨者利於貞而後致亨也亨在利之後

貞

貞吉亨 否初
貞吉 需彖五○比二四○履二○否初○謙二○豫二○隨初○臨初○頤彖○咸四○遯五○大壯二四○晉初二○家人二○蹇彖○解二○損上○姤初○升五○旅彖○巽五○未濟二四五
貞凶 師五○隨四○頤三○恒初○巽上○節上○中孚上
貞吝 泰上○恒三○晉上○解三

貞厲 訟三○小畜上○履五○噬嗑五○大壯三○晉四○革三
貞疾 豫五
利貞
可貞 坤三○无妄四○損彖
不可貞 蠱二○節彖
安貞 坤彖○訟四
居貞 頤五○革上 餘見前利居貞
永貞 賁三○益二○小過四 餘見前元永貞利永貞

餘見前利艱貞
艱貞 泰三
蔑貞 剝初二
疾貞 明夷三
大貞 屯五
小貞 屯五
君子貞
女子貞 屯二
女貞
婦貞 小畜上

童僕貞　旅二三
幽人之貞
武人之貞
牝馬之貞
不息之貞
貞大人　師彖○困彖
貞婦人夫子　恆五
貞者正主其事也書云予二人共貞蔡辭傳云貞觀貞明貞勝貞夫一其字從卜正主其事而問於卜筮曰貞故周官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又云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又云貞來歲之美惡文言傳曰貞者事之幹也蓋古字通用貞與楨幹之楨通楨幹木之正身枝葉因之而生又借用以爲築牆之木皆取正立之意幹事者正主其事之謂彖傳象傳皆釋爲正正之爲言是也當也而有主之之意焉猶官正酒正之正官之名爲正者蓋主其事非正不能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敗事矣故但言正而主事之意在其中利貞者利於正主其

事也師傳言能以衆正謂能以衆而正主其事者湯武則然故曰可以王矣大壯傳言大者正也謂陽剛大人正主其事也正主其事者以陽剛大人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凡彖爻之辭言元亨者謂元者亨也言利貞者謂利於貞也元者言其人也貞者言其事也亨者利者言其占也文言傳釋乾彖四字之訓而繫言曰四德蓋推廣而言非文王彖辭本意也後又因之以配四時春夏秋冬以配五常仁義禮智辭理極精而謂乾之元亨利貞爲四德屯臨隨无妄革之元亨利貞爲二者不同則非也如邵伯溫釋皇極經世書之名而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精之謂經至變之謂世亦分釋其字義云爾豈眞以皇極經世爲四字也哉以乾彖之辭與屯隨等卦之辭爲一例者是矣但曰大亨者言其亨之大而不曰大者亨曰利於正者言其理之正而不曰以正主其事亦微有未盡者焉
吉

乾用九○屯五○蒙二三五○訟四○比彖五○小畜初二○泰彖○同人四○大有五上○謙初三○隨五○臨二五上○噬嗑四○復二○大畜五○頤四○大過四○離彖五○咸彖○遯三○大壯上○明夷二○家人五○睽上○蹇上○解彖○益二○萃二○升四○革四○鼎二○震初○艮上○漸彖二五上○歸妹五○豐二四五○巽二五○兌初二○渙初○節五○中孚彖初○未濟五

有它吉 比初

大人吉 師彖○否五○困彖

君子吉 遯四

小人吉 否二

婦人吉 恒五

小事吉 睽彖

元吉

大吉 家人四○萃四○升初○鼎上○小過彖

初吉 既濟彖

中吉 訟彖○師二

終吉 需二上○訟初三○履四○蠱初○賁五○家人上○鼎三

貞吉

居貞吉

永貞吉

安貞吉

艱貞吉

小貞吉 屯五

居吉 咸二

往吉 屯四○无妄初○晉五

征吉 泰初○升彖○困上○革二○歸妹初

厲吉 頤上○晉上○家人三

吉謂休祥也

悔

有悔 乾上○豫三○困上

小有悔 蠱三

无悔 同人上○復五○咸五○大壯五○渙三

○未濟上

无祇悔　復初

悔亡　咸四○恆二○大壯四○晉三五○家人初○睽初五○夬四○萃五○革彖四○艮五○巽四五○兌二○渙二○節上○未濟四

悔　豫三悔遲○家人三悔厲○困上動悔○鼎三虧悔

悔謂可追恨也吉凶悔吝四字吉凶吝只一義悔有二義以占而言者與吉凶吝爲類有悔无悔悔亡是也單言悔者與貞字爲對非言占也貞者於理是而正主其事也悔者於理非而欲改其事也豫三之悔遲困上之動悔皆謂欲改悔者上言有悔乃是占也家人三之悔厲鼎三之虧悔亦是悔遲動悔之悔同

凶

師初三○比三上○履三○豫初○噬嗑上○剝初二四○復上上○頤初○大過三上○坎初上○離三○咸二○恆上○益上○困三○

井彖○鼎四○漸三○豐上○旅上○兌三○節二○小過初三上

後夫凶　比彖

夫子凶　恆五

見凶　姤初

起凶　姤四

有凶　臨彖○夬三

終有凶　夬上

終凶　訟彖

貞凶

征凶　頤二○大壯初○損二○困二○革三上○震上○歸妹彖○未濟三

君子征凶　小畜上

凶謂禍災也

吝

蒙四○同人二○賁五○姤上○困四○巽三○未濟初

君子吝　觀初

有定吝　大過四
見吝　蠱四
小吝　噬嗑三○萃三
終吝　家人三
貞吝
往吝　屯三○蒙初○咸三
吝謂可憐可少也
吉如時之春陽稺而未老。中而不過物初而美事初而善故吉邵子所謂歲之初春日之早晨花之

半開飲之微醉時也
悔如時之夏陽極而陰生。治平之久蕃盛之巨闌敗由是而起故有悔邵子所謂花之離披飲之酩酊時也
凶如時之秋陰長而陽消天地肅殺萬物凋瘁故凶
吝如時之冬陰極而陽生凶之餘烈也比之凶則殺矣。故名吝
或問子言悔有二義何也曰悔之為占辭與吉凶

吝三字為類者既言之矣悔之不為占辭而與貞之一字為對者今詳言之貞如木之有楨幹。一定不易者也悔如事之有改悔更易不定者也。故筮者既下子而復欲改移謂之悔重卦之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蓋以是內之一卦為主以其一定故曰貞外之八卦為客。而更迭重於內卦之上以其屢更故曰悔若以元亨利貞吉悔凶吝八者為之占擬之則元配春亨配夏利配秋貞配冬吉配春悔配夏凶配秋吝配冬。春者動之中秋者靜之中唯南

方之夏乃動之極故悔為至動北方之冬乃靜之極故貞為至靜也
无吝
乾三四○坤四○需初○師彖二四五○比彖初○小畜四○履初○泰三○否四○同人初○大有初二四○豫上○隨彖○蠱初○臨三四上○噬嗑初二三五○賁上○剝三○復彖三○无妄四○頤四○大過初五上○習坎四五○離初上○恒彖○晉初上○睽初二四○

解初○損彖初四上○益初三○夬三五○姤
二上○萃初二三四五上○升二四○困彖二
○井四○革二○鼎初○震上○艮彖初四○
漸初四○豐初三○巽二○渙五上○節初三
○中孚四五○小過四二○既濟初○未濟上
无大咎 蠱三○姤三
君子无咎 觀五上
小人无咎 觀初
何咎 小畜初○隨四○睽五

匪咎 大有初
爲咎 夬初
繫辭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
悔謂本當有咎以能改悔備補其過故得无咎故
无咎之辭所以善其能補過也各如意義雖或小
不同葵大槩如是而已獨王弼以節卦六三之无
咎爲无所歸咎與諸爻无咎之義不同程子又因
王氏若大過上姤上萃上困二豐三皆從節六三
之例令不敢從也

有孚
有孚之占二十五單言孚十三罔孚一匪孚一
詳載彖例
此以實感彼以實應曰孚凡言有孚者謂有人來
孚於己彼以信應此也單言孚者謂自己往孚於
人此以信感彼也
易之爲占曰吉曰凶而已悔吝凶之微者也无咎
吉之濟者也又者占之大凡也故繫辭傳以此五
占並言又者之外唯有孚一占最多蓋吉凶悔吝

无咎之占專於己有孚占徵於人空配五占而
爲六其餘福祉喜慶占吉无咎之屬也厲害書
災等占凶悔吝之屬也

福
泰三有福○晉二受茲介福○井三並受其福
○既濟五實受其福
祉
泰五以祉○否四離祉
喜

否上後喜○无妄五損四兌四有喜

慶

豐五有慶

福祉喜慶占之同於吉者无妄損兌以疾愈爲有喜蓋疾則可憂愈則可喜此喜之一事尒

譽

坤四大過五无譽○蠱五用譽○蹇初來譽○豐五慶譽○旅五譽命

命

訟四卽命○師二錫命○師上否四有命○泰上告命○革上改命

賞

未濟四有賞

譽者受其名賞者受其實命者使之賢賞者使之寵其占亦與福祉喜慶相近

厲

乾三○蠱初○復三○頤上○遯初三○晉上○家人三○暌四○姤三○震二五○艮三○漸初○旅三○小過四○旣濟上

有厲　大畜初○夬彖

貞厲　訟三○小畜上○履五○噬嗑五○大壯三○晉四○革三

厲者危也居高者危六畫中三居下之上爲危地故厲之占二十六而三居其十上雖危然已在一卦之外而時亦終矣不如三之危爲甚也

害

大有初无交害

害者利之反也易中但以不利无攸利爲利之反唯大有之初以害爲占

眚

无眚　訟二○震三

有眚　无妄彖上

災

无妄三○旅初

災眚　復上○小過上

眚謂過眚眚雖內有而非己故爲其過適然者也

无妄心雖无私事不合正理則為過上九身雖无
妄行不合時宜則為過故曰有眚訟九二逋而安
小弱之邑震六三行而避震動之威皆无過者也
故曰无眚
災謂禍災災雖外至而由己自召其禍皆災者也
无妄六三不幸而遇禍則曰无妄之災旅初六瑣
瑣而取禍則曰災也
易言災眚書言眚災一者不同眚災者己偶過失
而遂罹災其災也非己所致之災也與天災之災

異矣帝典云眚災肆赦周誥云眚災適亦是也災
眚者己招禍災而遂成眚其眚也由己所致之眚
也與適災之眚異矣復上六有災眚小過上六是
謂災眚是也復上六迷途至終而圖復小過九三
鳥飛衝上而離网其凶皆自取禍災而有此過眚
也故曰災眚
厲害眚災占之鄰於凶者

疾

无妄五○損四○豐二○兌四

无疾 復彖
有疾 遯三○鼎二
貞疾 豫五
疾貞 明夷三
人之正氣屬陽邪氣屬陰邪氣中人則為疾故凡
彖爻之辭所謂疾者多是指陰柔而言豫五陰柔
乘剛自為疾復諸陰皆將變為陽故曰无疾无妄
九五以應六二之陰為疾遯九三以比六二之陰
為疾明夷九三以六二之陰為疾兌九四以六三

之陰為疾豐六二陰柔自得疾與豫六五同唯損
之初九陽也為有餘之疾鼎之九二陽也為中滿
之疾
疾者人身不康寧也其占亦與厲害眚災不殊

愠

夬三有愠
有愠者有喜之反也

惕

乾三惕若○訟彖窒惕○小畜四去惕出○夬

二惕號
惕者敬懼息也聖人作易敎人懼以終始而危者使平乾之爻辭首及惕字莊敬曰彊惟陽剛能之彼陰柔則安肆曰偷矣惡能惕乾九三夬九二之惕皆乾剛也訟之惕主爻九二也小畜之惕主爻六四變爲剛而又上從九五之陽也

戒

比五邑人不誡○泰四不戒以孚○小過四必戒○旣濟四終日戒

戒者知所儆也比五戒字從言告戒之戒泰四戒字如郊祭戒百官鄕飮戒賓介之戒而亦兼有儆戒之義焉不戒者不待戒之也小過之四旣濟之四則專取儆戒之義

恤

泰三晉五家人五夬二萃初勿恤凡五

憂

臨三旣憂之○豐彖勿憂

疑

豫四勿疑○豐二得疑疾
勿恤勿憂勿疑者占之敎辭也事固不可以不憂然徒憂恤而不思所以處之則不可疑而不決則爲之不果或至廢事

問

益五勿問
問謂問筮勿問者言毋煩問筮而其占固元吉也革九五之未占亦然言雖未占筮而其占已有孚也

言

需初訟初明夷初困彖震上漸初有言凡六○師五執言○夬四聞言○革三革言○震初笑言○艮五言有序
有言聞言人之言自外而至者如流言讒言之類執言革言笑言言有序己之言自內而出者

事

坤三訟三王事○訟初所事○蠱上不事其事○睽彖小過彖小事○損初已事○益三凶事

○震五有事○小過彖大事

功

隨初有功

事在功之先功在事之後

獲

隨四有獲○離上獲匪其醜○明夷四獲明夷之心○解二獲三狐上獲之○巽四獲三品

得

坤彖得主得朋○小畜上得載○泰二得尚○

豫四大有得○隨三有求得○噬嗑四得金矢五得黃金○剝上得輿○大過二得其女妻五得其士夫○坎二求小得上三歲不得○晉五失得○明夷三得其大首○解二得黃矢○損三得其友上得臣○井彖无得○鼎初得妾○震二既濟二勿逐七日得○豐二得疑疾○旅二得其童僕四得其資斧

獲得皆得也而微不同所謂獲所謂得於內又自有不同者焉

喪

坤彖喪朋○大壯五喪羊○睽初喪馬○井彖震五无喪○震彖不喪匕鬯二喪貝○旅二喪其童僕上喪牛○巽上喪其資斧○既濟二喪其茀

失

比五失前禽○豫二失丈夫三失小子○晉五失得○未濟上失是

亾

泰二朋亾○否五其亾○旅五一矢亾○中孚

四馬匹亾

喪失亾皆失也而微不同所謂喪所謂失於內又自有不同者焉

敗

復上有大敗

敗者崩壞之謂

成

坤三訟三无成○豫上成有渝

成者完全之謂

虧

鼎三虧悔

虧者缺折之謂

渝

訟四復即命渝安貞○豫上成有渝○隨初官

有渝

渝者更變之謂

自元亨利貞至此皆占者所值之占

入

復彖出入无疾○屯三惟入于林中○需上入于穴○坎初三入于坎窞○困初入于幽谷三入于其宮○明夷四入于左腹上後入于地

出

復彖出入无疾○小畜四去惕出○渙上去逖出○隨初出門○明夷四出門庭○節初不出戶庭二不出門庭○師初師出○離五出涕上出征○需四出自穴○鼎初出否

入者自外而入內也出者自內而出外也大傳云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言用易者凡入內出外皆以法度而知危懼也復彖謂人之或出或入皆无疾病遇此占者善也其他所言入字出字不專為占設

來

解彖其來復吉○復彖朋來无咎七日來復○蹇初來譽三來反四來連五朋來上來碩○震初震來虩虩二震來厲五震往來厲○比彖不

寧方來初盈缶終來○困二朱紱方來四來徐徐○需上不速之客三人來○泰彖大來○否彖小來○離四其來如○咸四憧憧往來○井彖往來井井○豐五來章○兌三來兌

來者自彼而來此也解彖復彖上占占來則善其他所謂來亦不專為占言也

往

坤彖屯彖大有二賁彖剝彖无妄彖二大畜三大過彖恆彖遯初明夷初解彖損彖上益彖夬

彖姤初革彖巽彖有攸往凡二十○屯四无妄初晉五往吉○睽上往遇雨則吉○屯三咸三往吝○蒙初以往吝○蠱四往見吝○履初革初三往无咎○睽五往何咎○損初已事遄往无咎○夬初往不勝爲咎○震五往來厲○小過四往厲○豐初節五往有尚○豐二往得疑疾○蹇初三四上往蹇○解彖无所往○泰彖小往三无往不復○否彖大往○咸四井彖往

來

往者自此而往彼也往之一占比他占爲多唯泰否咸井所謂往來往復則非言占也

去

小畜四去惕出○渙上去逖出

去謂昔在此而今去之如孔子去齊去魯之去

行

詳載彖例

入出來往去皆行也唯无妄之行有眚震之行无眚剛夬之君子乎行是人行動之占艮之行其庭

征

雖是行動之行而非占也其他行字乃道途之名

泰初困上革二歸妹初征吉○升彖南征吉○頤二大壯初損二困二革三上震上歸妹彖征凶凡八○小畜上君子征凶○未濟三未濟征凶○漸三夫征不復

此征行之征也

征

謙上征邑國○離上出征

此征伐之征也用兵以正其罪曰征

伐

謙五利用侵伐○晉上維用伐邑○既濟三未濟四伐鬼方

聲言其罪而加兵曰伐

侵

謙五利用侵伐

不名其罪而加兵曰侵

行師

謙上利用行師○豫彖利建侯行師○師初師出五長子帥師師四師左次三師或輿尸○泰上勿用師○同人五大師克○復上用行師終有大敗

即戎

夬彖不利即戎

禦寇

蒙上漸三利禦寇

此三者亦用兵之事也

狩

明夷三于南狩○屯三即鹿○比五王用三驅○巽四田獲三品○解二田獲三狐上公用射隼○旅五射雉○小過五公弋

狩者冬獵之名亦四時田獵之總名也先王因狩獵以用衆以習兵事焉

建侯

屯彖初利建侯○豫彖利建侯行師

遷國

益四利用為依遷國

大作

益初利用為大作

此三者亦用衆之事大作者築城邑浚溝池營宮室凡土木之功皆是

亯

大有三公用亯于天子○觀四利用賓于王

此朝亯之亯也朝用圭既朝而亯則備物賓于王亦朝亯也

亯

益二王用亯于帝○隨上王用亯于西山○升四王用亯于岐山○損彖可用亯○困二利用亯祀五利用祭祀○既濟五西鄰之禴祭○萃二孚乃利用禴○萃彖王假有廟○晉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萃彖用大牲吉

此祭亯之亯也周禮人鬼曰亯天神曰祀地示曰祭此則鬼神示通謂之亯亦通謂之祭亦通謂之祀帝所亯之天神也西山岐山所亯之地示也王

毋所亯之人鬼也禴者夏亯人鬼之名廟者亯之
之処也大牲者亯之之物也

取女

咸彖取女吉○姤彖勿用取女○屯四求
婚媾往吉○蒙二納婦吉○漸彖女歸吉○泰
五歸妹五帝乙歸妹○歸妹初歸妹以娣三歸
妹以須四歸妹愆期○大過二老夫得其女妻
五老婦得其士夫○漸三婦孕不育五婦三歲
不孕

求婚媾者納采以前取女者納吉以後納婦者男
昏之曰女歸者女嫁之時

凶事

益三用凶事○履上考祥其旋

凶事者初喪至既葬祥者再期之祭名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祥者除凶而即吉也孝子之心未
忍純吉又服禫服兩月禫祭之後乃純吉也

獄

噬嗑彖利用獄○蒙初利用刑人

此用刑而問之於筮也

蒙求

蒙彖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此教學而問之於筮也

吉凶悔吝生乎人之動或入或出或來或往曰去
曰行皆動也聖人於天下之動觀其會通以行其
典禮繫之以辭而教人趨吉避凶典者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也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也
征伐行師田役動衆軍禮也賓客賓禮也祭亯吉

禮也取女嘉禮也凶事凶禮也此五禮者施之於
五典之間者也凡有是事使人問之於筮而決其
可否至若施刑於人施教於人亦必問筮則不特
以教曰用不知之百姓雖聰明睿知之超羣亦不
敢自用而一以天為師此聖人所以齋戒洗心而
神明著卦之德者夫

耕穫 菑畬

无妄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此皆者之事而象其事以為占之教戒辭无妄六

二爻應則有係累未盡虛則不富富不夠不宥者
欲其无係累也擭富者欲其能富實也

億

震二億喪貝五億无喪
後漢書梁冀傳意錢之戲注云詭億即攤錢也滋
按今博徒爲此戲謂之數攤一人持錢在手一人
以意億度其多寡持錢者乃以手中之錢置于席
上攤而數之億而中則爲勝億不中則爲負
聖人作易以占筮之法前民用將以濟民行也至
如詭億之戲豈民行所宜有而取象亦及之可見
易書之廣大於人事悉備而周公之于藝於小物
靡遺如此雖非民用所占之事姑附載于末云
自入出來往至此皆占者所作之事

用

乾用九○坤用六○蒙初用說桎梏○比五王
用三驅○泰二用馮河○大有三公用亨于天
子○謙初君子用涉大川○隨上王用亨于西
山○蠱五用譽○復上用行師○離上王用出
征○大壯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晉彖康侯
用錫馬○明夷二渙初用拯○解上公用射隼
○損二王用享于帝○益三用凶事○萃彖用
大牲○升彖用見大人四王用亨于岐山○巽
二用史巫紛若

勿用 乾初坎三勿用○師上既濟三小人勿用
○頤三十年勿用○屯彖遯初勿用有攸往○
蒙三姤彖勿用取女○泰上勿用師○小過四
勿用永貞

可用 損彖可用享○井三可用汲○漸上其羽
可用爲儀

利用 蒙初利用刑人○需初利用恒○謙五利
用侵伐上利用行師○觀四利用賓于王○噬
嗑彖利用獄○益初利用爲大作四利用爲依
遷國○萃二升二利用禴○困二利用享祀五
利用祭祀

用號物 大過初藉用白茅○坎四貳用缶上繫
用徽纆○遯二革初用黃牛之革○損彖曷之

用二益○益三告公用圭

用之字從上讀之下並而為所事也勿者禁止之不令用事可者許其粗可利者保其全利也用器物之用假借此字亦漸上之用為儀亦是假借非用占之用也

可

可貞○可用　並已見前

小過彖可小事

不可

不可貞　已見前

頤五不可涉大川○蹇彖三不可疾貞○小過彖不可大事

宜

臨五大君之宜○豐彖宜日中○小過彖不宜上宜下

勿

勿用○勿恤○勿憂○勿疑○勿問　並已見前

无妄五勿藥○睽初震二既濟二勿逐○益上勿恒○井上勿幕

可者僅可而已不可者直不可也可未至於全不可與於勿

匪

大有初匪咎○萃五匪孚○屯二賁四睽上匪寇○比三匪人○大有四匪其彭○蹇二匪躬○渙四匪夷

罔

晉初罔孚○大壯三君子用罔

匪非也罔猶无也

无

无不利○无攸利○无悔○无咎○无譽○无眚○无疾○无得○无喪○无成○无所往

並已見前

乾用九比上无首○夬四姤三无膚○豐上无人○損上无家○大有初无交○睽三无初○家人二无攸遂○夬上无號○歸妹上无實无

亖○恒四井初无禽○姤四无魚

无者本有而今无之如春秋書无冰无麥苗无麥

禾之類

有

有悔○有凶○有孚○有福○有喜○有慶○

有命○有賞○有厲○有眚○有災眚○有疾

○有慍○有言○有事○有功○有攸○有得

○有大咎○有渝　並已見前

坤三謙家三睽三困四有終凡五○離上有嘉

○歸妹四有時○艮五有序○革五有位○鼎

二有實○解五有解○困五有說○姤五有隕

○坎二有險○渙四有丘○萃家渙家有廟○

家人初五有家○蠱初有子○坎家豐初四五

有尚○比初大過四中孚初有它○夬二有戎

○中孚二有好爵○需上有不速之客○既濟

四有衣袽○師五有禽○姤二有魚○蒙三不

有躬

有者本无而今有之如春秋書曰有食之有星孛

有蜚有蜮有鸜鵒來巢之類

或

乾四或躍在淵○坤三訟三或從王事○訟上

或錫之鞶帶○師三師或輿尸○无妄三或繫

之牛○恒三或承之羞○損五益二或益之○

益上或擊之○漸四或得其桷○小過三從或

戕之

或者非必之辭亦有時而然之辭也

乃

屯二十年乃字○萃初乃亂乃萃○萃二升二

孚乃利用禴○困五乃徐有說○革家已日乃

孚二已日乃革之

說春秋者曰乃者難辭也

或曰文王之辭占多象寡周公之辭象占中半曰

不然文王卦名即象也六十四象之下繫以占辭

而象辭中取一物以為象者則比爻辭中為差少

介

辭例第九

習

坎彖初習坎○坤二不習

習重也坎下坎上二坎相重故曰習坎以後重離重震重艮重巽重兌皆習也卦序重坎在六子之先故加習字以例後五卦唯乾坤雖重不可言習蓋重坎二水也重離二火也重震二雷也重艮二山也重巽二風也重兌二澤也重乾則非有二天重坤則非有二地也坤之大不習者有形之最大唯一坤而已不再有一物如坤之大者也故曰不習

獨

復四獨復○夬三獨行

復五陰之卦唯有一陽而六四獨與初之一陽為應夬五陽之卦唯有一陰而九三獨與上之一陰為應故皆曰獨

敦

臨上敦臨○復五敦復○艮上敦艮

敦厚也至厚者坤臨上復五皆在四畫坤之上艮上變為象亦居坤之上畫故皆曰敦言上履厚地也

休

否五休否○復二休復

入說艮於木有為休否三四五互巽為木復之下體震為竹為萑葦皆有庇蔭可依以息者

嘉

遯五嘉遯○隨五孚于嘉○離上有嘉

遯五隨五皆以剛中正與彖中正為應如妃耦之曰嘉耦嘉禮也曰嘉禮離上之有嘉則占也如有福有慶之比

安

節四安節○坤彖訟四安貞

安靜者陰之德坤純陰至靜故安節四陰得正位故安訟四之剛渝而變為柔則亦陰得正位也

甘

臨三甘臨○節五甘節

甘者坤土之味臨二坤之下書兌體之終婦說之
極故為巧言之甘節五剛變為柔成坤以柔濟剛
而得中其剛不過節之不苦者也故為中節之甘

富

家人四富家○小畜五富以其鄰○泰四謙五
不富以其鄰

陽實為富陰虛為不富小畜五陽也故曰富泰四
謙五陰也故曰不富家人上體九五為王家九陽
實象也富者六四以柔承剛猶后之承王柔變為

剛實是家之富與王同也

實

頤象自求口實○鼎二有實○既濟五實受其
福
頤之初畫剛實能自實其口鼎之二既濟之五皆
剛實者也

裕

蠱四裕父之蠱○晉初罔孚裕无咎

裕有寬緩自足之意陰柔不能勇於進為故亦蠱

六四以父蠱之後而若是何望其能治蠱哉晉之
初六亦奚人罔孚而恬不以為意遑值斯時不當
急進所以得无咎也

碩

剝上碩果○蹇上來碩

碩大也陽為大剝上蹇五皆陽畫也

光

需彖光亨○觀四觀國之光○未濟五君子之
光
光者天之光需下體乾觀四變以剛未濟五變為
剛則上體皆成乾

濡

賁三濡如○夬三獨行遇雨若濡○既濟初未
濟彖初濡其尾○既濟上未濟上濡其首
濡取坎象坎為雨為水能濡賁二三四互坎夬三
變為柔三四五上成四畫之坎既濟未濟皆有正
體互體二坎

至

臨四至臨○坤初堅冰至○需三解三致寇至
○解四朋至○井彖汔至○臨彖復上至于
說文以鳥飛從高下至地爲至。陽當在上而下臨
陰初之陽當在四。今下而在初。是從高而至于地
也。故曰至臨。需解皆以坎爲寇。需之坎在上體。解
之三四互坎。寇四寇三者。其寇皆自外而至。自
外而至内者。自上而至下也。解九四之朋。謂九二
也。卦自艮變。艮之上九下易二而爲九二。朋之自
上而至下者也。坤初之堅冰。由天氣降於上而後
冰凍凝於下。亦若自上而下。巽井彖之汔至。至猶
極也。言幾及井口而未極于上也。臨復之至于。至
猶言比及也。與從上而下之至不同

永

坤用六。比彖。賁三。益二。萃五。艮初。小過四。永貞
凡七。○訟初不永
陽能永。陰不能永。坤之純柔。其利者以其變爲純
剛。而能永也。比以九五爲主。爻及賁之九三。萃之
九五。皆陽剛。故能永也。益之六二。艮之初六。則戒
之以勉其所不足也。小過之九四。則戒之以勿盡
其所爲餘也。訟初陰柔。是以不永所事

引

兌上引兌○萃二引吉
永者。自然長。陽之爲也。引者不長而延之使長
陰之爲也。引之字。引弓也。假借爲五度之引。度之
十尺曰丈。已可爲長之。展乃復增加五倍。是長而
曰引。長而復加其長。猶引弓者滿而愈求其滿也
兌上六之說。極矣。又延而長之。故曰引兌。萃六二
之應九五。非能久者也。延之使長。庶幾得吉。故曰
引吉。二爻皆陰柔也

牽

小畜二牽復○夬四牽羊
牟爲牛芊。之牽行。牽聯而進。故牽之爲義。彖牽小畜
二三四五之兌。夬四變爲彖。二三四成兌。故皆爲牽
彖進前也。謂牽反下也。謂復如其進前也。勢五牽
聯以反于下。是謂牽復。夬之牽羊。則牽而進前者
也

曳

睽三輿曳○旣濟初未濟二曳其輪

曳者掔而進前。曳者曳而退後坎之象其於輿也為曳睽三四互互坎三輿也為曳之於後者而不能進旣濟二三四互坎輪也初在其後曳之未濟三四五互坎輪也二在其後曳之

逐

大畜三良馬逐○頤四其欲逐逐○睽初震二旣濟二勿逐

逐者進於後而追其前者也

允

升初允升○晉三衆允

說文引升初六爻辭允作粇以此例之晉三衆允亦當作粇其字從屮從本。詣允聲屮者上徹也本者進趨也二字皆有進之義故粇字訓進今易文作允蓋從省也

在

乾二在田四在淵五在天○師二在師○隨四在道○巽二上在牀下○小過五在穴

在者即此而居也

自

需四自穴○小畜初自道○小畜象小過五自我西郊○大有上自天

自者由彼而至也

由

豫四由豫○頤上由頤

豫之四頤之上皆卦主也以卦辭言豫由四而成

卦頤由上而成卦以卦象言震之大塗可由者也

居

屯初隨三頤五革上居貞凡四○咸二居吉○渙五王居无咎

居者但可靜而居於內不可動而行於外也

処

小畜上旣雨旣処○旅四旅于処

処者止也陽行陰止。小畜之上旅之四剛變為柔則巽風為坎雨而風之行者暫止之時。離火為艮

山而旅之行。有暫止之地也

即

也三即鹿○訟四即命○夬彖即戎○鼎二不
我能即○旅二即次

即者就之也

遇

同人五相遇○睽二遇主四遇元夫○睽上夬
三遇雨○小過二遇其妣遇其臣四遇之上弗
遇

遇者冥之相値也

假

家人五王假有家○萃彖渙彖王假有廟○豐
彖王假之

假至也。退朝而適燕寢至于家也。有事而見先王
至于廟也。王巡守而至諸侯之國。所謂王假之也

反

復彖反復其道○蹇三往蹇來反

反還也。自外而還內也。十月陽盡于上而十一月
微陽生于下。若自外而反還于內。然其反也。由其
故道而復也。蹇卦自震變。震之初九上往易六五
而為九五。震之九四下來易六三而為九三。是蹇
之九三不往外。以陥于險。而來內。以還于下也

頻

復三頻復○巽三頻巽

頻水厓也。字本作瀕。世俗從省去水。至水之厓不
可進而止曰頻。復三變為剛。一二三四成坎。巽三變
為柔。初二三成坎。三當下卦之終。水之盡処也。故
復巽之三皆以頻為象

滅

噬嗑初滅趾二滅鼻上滅耳○大過上滅頂

水浸出物之上。物沒入水之中。是之謂滅。過涉滅
頂是也。手持大臠之膚。以噬而膚之大掩過其鼻
足校在脛。首校在項。而足校之厚下掩及其趾。首
校之厚上掩及其耳。其鼻其耳其趾之被遮掩。有
似物被水所浸沒。故亦曰滅

癸

蒙初發蒙之豐二發若
發者開啓之也撤去幂巾為發蒙剖除障隔為發
蔀蒙初豐二皆偶畫疏通而不窒塞蔀有九二九
三九四之陽以開啓於其外也故曰發

擊

蒙上擊蒙○益上或擊之
擊者艮手所擊蒙艮上益有互艮皆以上九擊六
三也

執

師五執言○咸三執其隨○遯二執之
三爻言執亦取艮手之象師五變為剛三四五成
艮咸遯皆艮下

說

小畜三大畜二輿說輹○遯二莫之勝說○睽
上後說之弧○困五乃徐有說
二物昔相合而令相離為說

舍

屯三幾不如舍○賁二舍車而徒○頤初舍爾
靈龜
棄而弗用止而弗為去而弗顧均謂之舍

何

噬嗑上何校滅耳○大畜上何天之衢
何者以首戴之也卦位上為首故二卦皆於上爻
言何

勝

遯二莫之勝說○夬初往不勝為咎○漸五終
莫之勝

三爻勝字皆平聲讀任也堪也或有作去聲讀而
解為勝負之勝者勝負之勝易中云克不云勝也

克

蒙二子克家○訟二四不克訟○同人四弗克
攻五大師克○復上不克征○既濟三克之
克能也勝也勝亦兼能義春秋書克段穀梁傳以
為能勝也

見

乾二五訟彖蹇彖上萃彖升彖巽彖見大人凡

八○乾用九見羣龍○蒙三見金夫○睽初見
惡人三見輿曳上見豕○豐二四見斗三見沫
○困三不見其妻○艮彖不見其人○蠱四見
吝○姤初見凶
見謂目所覩也離爲目巽爲多白眼見兼取離目
巽眼之象乾二五變爲案則下上二體皆成離訟
困皆二三四互離蹇巽皆三四五互離睽離上豐
離下蠱艮三四五上成四畫之離蒙二三四五上
成五畫之離姤升巽下萃三四五互巽巽二體重
巽又互離唯乾用九卦之全體六畫俱已變故見
字不於卦體取象

視

履上視履○履三歸妹二眇能視○頤四虎視
○震上視矍矍
視謂以目覩之也故於離目取象履歸妹二三四
互離頤全卦六畫之離四變爲剛則上體成離震
初二三四四畫之離又上變爲剛則上體成離

闚

觀二闚觀○豐上闚其戶
闚者於門罅中竊視也觀三四五互艮爲門六二
在三四二偶畫之內自內而闚三四雙扉之門也
豐震上艮之倒體上六在六五一偶畫之外自外
而闚六五單扉之戶也

泣

屯上泣血漣如○中孚三或泣或歌
泣者離目出涕也屯初二三四五五畫之離中孚
全卦稷體之離也屯上云泣血故項氏云於坎水
取象

涕

離五出涕沱若○萃上齎咨涕洟
涕淚也目之液也而鼻之液亦或謂之涕目鼻之
液皆人身之水故取坎象離二三四又萃三四五
上皆成四畫之坎又萃三四五互巽爲多白眼二
三四互艮爲鼻益目鼻之液自上而流下至三也
或曰目涕曰淚鼻涕曰洟皆言涕者目涕也離五
出涕是也合洟而言者鼻涕也萃上涕洟是也涕

泣涕盡滂也淺也凡言泣者聲細而有淚涕者但
有淚而无聲哭者聲大而有淚號者但有聲而无
淚

號

同人五先號咷○夬彖孚號二惕號上无號
○萃初乃亂乃萃若號○渙又渙汗其大號
號自兌口出聲。夬萃兌上旅三四五互兌同人又
變爲家三四又成兌渙又巽風也號亦兌倒體也

嗟

齎咨

離三大耋之嗟又戚嗟若○萃初嗟如○節三
嗟若○萃上齎咨
嗟亦兌口也歎聲萃兌上節兌下離三四五互兌
齎咨二字與嗟字音同而聲轉義與嗟同

笑

同人五後笑○萃初一握爲笑○震初後笑言
啞啞○旅又先笑
笑者喜樂而口開兌中也奇畫坼而偶則成震兌
口也開也故震有笑言也象同人萃旅皆有互兌

歌

離三不鼓缶而歌○中孚三或歌
歌聲亦自兌口而出離有互兌中孚兌下接中孚
之卦巽上二三四互震全卦爲複離六三爻辭曰
或鼓者震也動也曰或罷者巽也憊也曰或泣者
離目也出涕也曰或歌者兌口也出聲也

鳴

謙二上鳴謙○豫初鳴豫
震爲雷爲鳴鳥發聲曰雷鳴。又爲馬也善鳴者豫震上

謙三四五互震雷也鳴聲由下也剛畫謙二比震
也剛畫謙上豫初應震也剛畫故皆曰鳴

告

泰上自邑告命○夬彖告自邑
告亦是兌口告也夬兌上泰二三四互兌

求

屯四求昏媾○蒙彖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隨三有求得○坎二求小得
求者陰陽相求也或以應而求或以比而求也之

初四相應故初九求六四陽求陰也蒙之二五相
應故六五求九二陰求陽也隨之三四无應而相
比故六三求九四而有得坎之二五同陽不相應
必也九二變爲蒙以陰小而求九五乃有得也

錫

訟上或錫之鞶帶○師二王三錫命○晉彖康
侯用錫馬
錫與也上之與下下之與上皆謂之錫王之錫命
上錫下也康侯之錫馬下錫上也鞶帶之錫而曰
或不知其誰何也

拯

明夷二渙初用拯馬壯○艮二不拯其隨
拯救也以陽之强救陰之弱也明夷之六二九三
拯之渙之初六九二拯之艮六二爲九三之隨從
而九三不拯之也

艱

泰三噬嗑四大畜三明夷彖艱貞凡四○大有
初艱則无咎○大壯上艱則吉
艱謂以艱難處之不可忽易也

顚

頤二四顚頤○鼎初顚趾
顚者人之首頂首頂倒而居下謂之顚頤之二四
在上而求養於初初在下而致養於上是上者下
下者上也故曰顚頤鼎之顚趾賁諸所謂首顚居
下足反居上者也

迷

坤彖先迷○復上迷復
迷昏惑也陰柔晦昧故於坤純陰倡始則迷復上
六至終而迷者也

冥

豫上冥豫○升上冥升
凡卦之上爲冥天上之位也故豫升上爻之辭皆
曰冥

幽

履二巽二幽人○井初幽谷
凡卦之初爲幽地下之位也井初幽谷是也履二

巽二中居人位而鄰於初之幽以其志在退隱乎下故曰幽人

卦位五上為天初二為地然五亂而上冥二見而初幽五乃人目所觀之天上則高出人所觀者之上青霄玄遠故曰冥二乃人足所履之地初則深入人所履者之下黃泉奧暗故曰幽

磐桓

屯初

磐石也已見象例桓木之植於地中者連二字為

義以言其不可動也

次且

夬四姤三

次且行不進也夬四姤三則畫化為象互巽上畫

蹢躅

進退不果者也

姤初

足不受羈絆跳踉欲走之意

臲卼

困五上

一作倪仉臲或作隉或作臬䰂或作兀或作杌人在高処五而不安也困九五為互巽之上畫下在互巽之上巽為木為高猶去於高木之上也

凡辭之以連字為義者四卦共六

坦坦

履二

愬愬

履四

翩翩

泰四

戔戔

賁四

眈眈 逐逐

頤四

憧憧

咸四

嗃嗃 嘻嘻

家人三

徐徐 困四

虩虩 啞啞 震初

蘇蘇 震三

索索 矍矍 震上

衎衎 漸二

瑣瑣 旅初

凡辭之以重字為義者十卦共十七其義各具經注卦名之重字者已見象例

象例占例辭例之說有繫言之所已言而推廣餘意者有繫言之所未言而兼存別說者故間有微不同者焉

筮例第十

筮儀

天子之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大夫以上其蓍長皆是大筮今準儀禮大夫大筮儀行之而士之坐筮者可推而用也

蓍在韇餘于廟門外西塾之墉下南順所卦者在蓍西主人盛服門内之東西面五旁司東面五筮人於外西塾之墉下取蓍韇以左手執之以右手抽上韇兼于左手韇下韇執之進門東東面受命

于主人主人命筮人竟筮人退適門外之西西面五一人在筮人前之右東南面五一人在筮人前之左東北面五卦者一人西面坐于筮人之南少西筮人以右手取左手所執上韇執之幷取左手所執下韇以右手兼執之以左手取下韇中之五十蓍執之而以右手所執上下韇兼左手所執之蓍述命曰假尒泰筮有常某以某事昭告尚貴鑒之乃以右手所執二韇授右人又以右手取左手五十蓍之一蓍幷授之右人受之納一蓍于下韇

中奉韇置于外西塾復位五如初

變之一

筮人以左手所執四十九蓍兩手合執之乃以右拇指閒分其蓍為二右手之蓍以授右人左手之蓍以授左人乃以右手於右人手中取一蓍掛于左手小指无名指之閒乃以右手取右人手中之蓍執之于左手而以右手四揲之所揲過之蓍每四以授右人四以下為餘所餘或四或三或二或一扐于左手无名指將指之閒

又以右手取左人手中之蓍執之于左手而以右手四揲之所揲過之蓍每四亦以授右人四以下為餘所餘或四或三或二或一扐于左手將指食指之閒乃以右手并取左手二扐一掛之蓍或五或九以授左人左人受之以畀卦者

是謂一變四營而成易者此也

卦者受第一變掛扐之蓍從委之于地

第一變兩手所揲之餘

右餘一左必餘三

右餘二左亦餘二

右餘三左必餘一

二扐并一掛之蓍得五者凡三除掛一有四者一是為天一之奇

右餘四左亦餘四

二扐并一掛之蓍得九者凡一除掛一有四者二是為地二之偶

變之二

筮人於右人之手取揲過之蓍或四十四或四十

兩手合執之分而為二一授右人一授左人於右人手中取一蓍掛于左手小指无名指之閒乃取右人手中之蓍執之于左手而以右手四揲之以揲過之蓍授右人所餘或四或三或二或一扐于左手无名指將指之閒乃取左人手中之蓍執之于左手而以右手四揲之以揲過之蓍授右人所餘或四或三或二或一扐于左手將指食指之閒乃以右手并取左手二扐一掛之蓍或四或八以授左人左人受之以畀卦

蓍是謂一變通第一變凡八營
卦者受第一變掛扐之蓍横委之于第一變掛扐
之上北本
第二變兩手所揲之餘
若餘一左必餘二
若餘二左必餘一
二扐并一掛之蓍得四者凡二不除掛一爲
四者一是謂天一之奇
若餘三左必餘四

若餘四左必餘三
二扐并一掛之蓍得八者凡二不除掛一爲
四者二是為地二之偶
變之三
筮人於右人手取揲過之蓍或四十或三十六或
三十二兩手合執之分而為二授右人一或
左人於右人手中取一蓍掛于左手小指无名
指之間乃取右人手中之蓍執之于左手而以
右手四揲之以揲過之蓍授右人所餘或四或

三或二或一扐于左手无名指將指之間乃取
左人手中之蓍執之于左手而以右手四揲之
以揲過之蓍授右人所餘或四或三或二或一
扐于左手將指食指之間乃以右手并取左手
二扐一掛之蓍或四或八以授左人左人受之
以畀卦者是謂三變通第一第二變凡十二營
卦者受第三變掛扐之蓍又從委之于第二變掛
扐之上少南
第三變兩手所揲之餘

若餘左餘並同第二變
二扐并一掛之蓍得四者凡二不除掛一爲
四者一是為天一之奇
二扐并一掛之蓍得八者凡二不除掛一爲
四者二是為地二之偶
一變二變三變凡三掛六扐
得天一奇數者以三數倚之謂之參天
得地二偶數者以二數倚之謂之兩地
一變得五二變得四三變得四是謂三奇參天者

三爲九畫奇畫曰老陽
一變得五二變得八三變得八或一變得九二變
得四三變得八或一變得九二變得八三變得
四是謂一奇二偶參天者一兩地者二共爲七
畫奇畫曰少陽
一變得九二變得八三變得八是謂三偶兩地者
三爲六畫偶畫曰老陰
一變得九二變得四三變得四或一變得五二變
得八三變得四或一變得五二變得四三變得
八是謂一偶二奇兩地者一參天者二共爲八
畫偶畫曰少陰
卦者畫初畫畫畢乃以左手取所委三變掛扐之
蓍以右手執之以授左人左人以右手受之
變之四
左人以所受掛扐之蓍或十三或十七或二十一
或二十五以授筮人右人以所受揲過之蓍或
二十四或二十八或三十二或三十六以授筮
人筮人受左人右人之蓍共四十九兩手合執

之分二掛一揲右一扐揲左再扐以其掛扐之
蓍授左人左人以畀卦者並如第一變通前三
變凡十六蓍
變之五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合執之分二掛一揲右
一扐揲左再扐以其掛扐之蓍授左人左人以
畀卦者並如第二變通前四變凡二十蓍
變之六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合執之分二掛一揲右
一扐揲左再扐以其[illegible]授左人左人以
畀卦者並如第三變通前二變凡二十四蓍
卦者畫二畫畫畢取所受掛扐之蓍以授左人又
如前
變之七
左人以所受掛扐之蓍右人以所受揲過之蓍授
筮人筮人分掛揲扐又如第一第四變通前六
變凡二十八蓍
變之八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分掛揲扐又如第二第
五變通前七變凡三十二營

變之九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分掛揲扐又如第三第
六變通前八變凡三十六營

卦者畫三畫得八卦中之一卦為六畫卦之下卦。
八卦而小成者此也畫三畫畢取所受掛扐之
蓍以授左人又如前

變之十

左人以所受掛扐之蓍右人以所受揲過之蓍授
筮人筮人分掛揲扐又如第一第四第七變通
前九變凡四十營

變之十一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分掛揲扐又如第二第
五第八變通前十變凡四十四營

變之十二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分掛揲扐又如第三第
六第九變通前十一變凡四十八營

卦者畫四畫畢取所受掛扐之蓍以授左人又
如前

變之十三

左人以所受掛扐之蓍右人以所受揲過之蓍授
筮人筮人分掛揲扐又如第一第四第七第十
變通前十二變凡五十二營

變之十四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分掛揲扐又如第二第
五第八第十一變通前十三變凡五十六營

變之十五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分掛揲扐又如第三第
六第九第十二變通前十四變凡六十營

卦者畫五畫畢取所受掛扐之蓍以授左人又
如前

變之十六

左人以所受掛扐之蓍右人以所受揲過之蓍授
筮人筮人分掛揲扐又如第一第四第七第十
第十三變通前十五變凡六十四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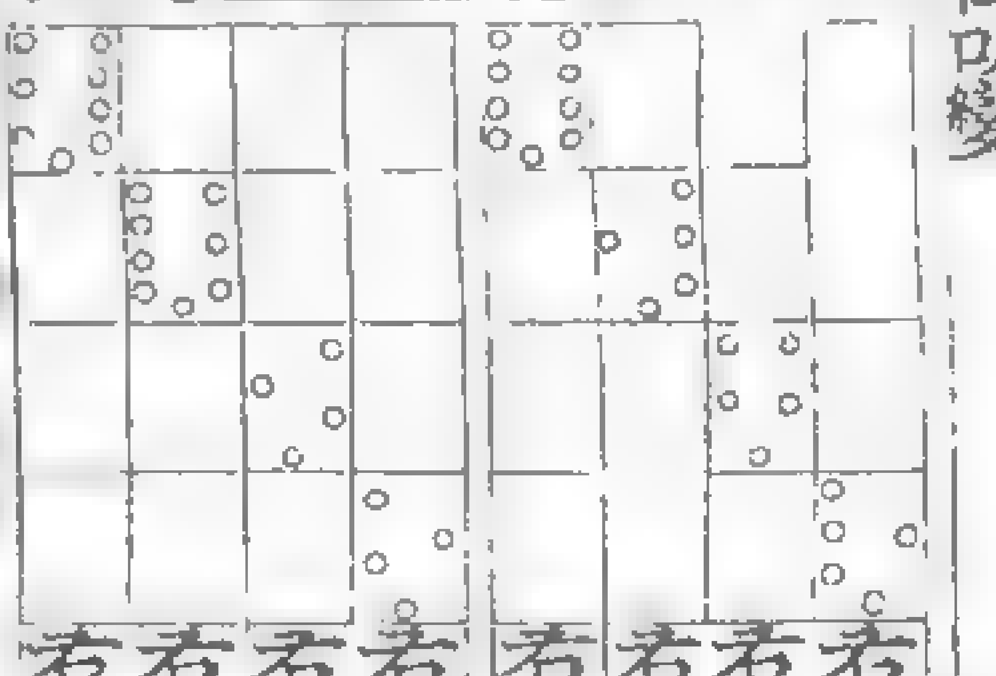
變之十七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分掛揲扐又如第二第
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變通前十六變凡六十
八營

變之十八
筮人取右人手揲過之蓍分掛揲扐又如第三第
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變通前十七變凡七十
二營

卦者畫上畫又得八卦中之一卦爲六畫卦之上
卦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此也卦者取所委掛扐
之蓍授左人畫卦于版以授筮人先復有司位
筮人以卦進門東東面示主人還就有司位東面
旅占右人以其所受揲過之蓍左人以其所受
掛扐之蓍於有司位授筮人筮人受之右人於
西塾取上下韇授筮人筮人受之以所受右人
左人之蓍納于韇中蓋之執以右手卻卦于左
手進以示主人曰從乃退蓍及所卦者各藏于
[illegible]

參伍以變

第一變　　第二第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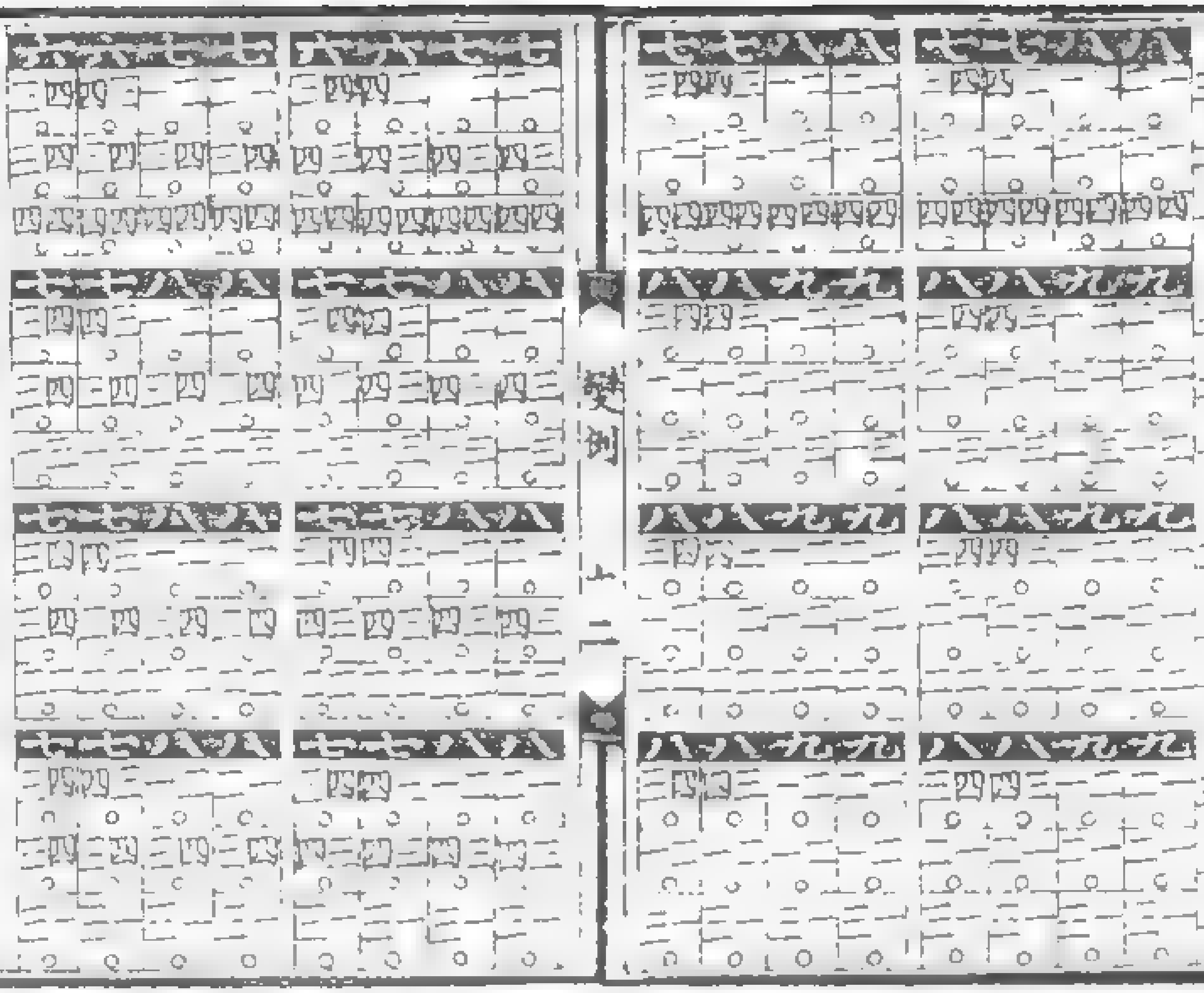


右餘一　右餘二　右餘三　右餘四　右餘一　右餘二　右餘三　右餘四

并左餘掛一而爲五者三　并左餘掛一而爲九者一　并左餘掛一而爲四者二　并左餘掛一而爲八者二

揲法先揲右故以右餘爲主而以左餘及掛一足
其數餘數爲五爲四者天一之奇爲九爲八者地
二之偶前一變屬陽陽者陽饒陰之故天奇得三
地偶得一後兩變屬陰陰者陰陽齊等故天奇地
偶各得其二前一變天奇三後兩變天奇二凡五
所謂伍以變也前一變地偶一後兩變地偶二凡
三所謂參以變也天奇之伍地偶之參凡八八者
在三變之中通而用之則天奇之文地偶之文俱
完全而无虧欠故曰遂成天地之文

錯綜圖數



第一變之爲五者三爲九者一第二變之爲四者

二爲八者一第二變之爲四者亦二爲八者亦二以此第一變之三五一九第二第三變之二四二八更迭錯綜以至盡処極於六十四老陽之九者十二少陰之八者二十八少陽之七者二十老陰之六者四其間有乾之象有兌之象有離之象有震之象者各十二有巽之象有坎之象有艮之象有坤之象者各四故曰遂定天下之象

凡十二者三其四也凡四者一其四也乾兌離震陽儀之卦故三其四巽坎艮坤陰儀之卦故一其四

陽三陰一也蓋陽之一老一長在陽儀中其數二十四一中一少在陰儀中其數八則四陽之數共三十二陰之一老一長在陰儀中其數八一中一少在陽儀中其數二十四則四陰之數亦三十二

此又陰陽之數齊等者也

老陽老陰之數四其四而爲十六陰陽各八一老主動老陽動之動也老陰動之靜也動之耗者益四動之廢者損四故老陽十二老陰四也

少陽少陰之數四其十二而爲四十八陰陽各二十

四二少主靜少陽靜之動也少陰靜之靜也靜之駁者損四靜之純者益四故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也

老陽之掛扐十三三其四也其過揲三十六則九其四三與九共為十二少陰之掛扐十七四其四也其過揲三十二則八其四四與八共為十二少陽之掛扐二十一五其四也其過揲二十八則七其四五與七共為十二老陰之掛扐二十五六其四也其過揲二十四亦六其四六與六共為十二

邵子曰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蔡氏元定曰四十九蓍去掛一之蓍則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四與十二十二與四究轉相因為四十八四十八者蓍之所以變故其數之成四與十二自然相為經緯也

沈氏筆談曰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之偶少為陽之奇三少乾也九揲而得之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七揲而得之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六揲而得之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八揲而得之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朱子曰諸家揲蓍說唯此簡而盡

朱子易贊五其二曰明筮今略加更定其辭曰衍數

之元一二三四以四衍之五十而備是謂大衍大一為體其為實用四十九亦信意平分右左俱奏取右一蓍掛左小指左執右揲先揲右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邊次揲左策扐將指焉再扐之奇并掛之一不五則九為一變說去所掛扐用揲過著復四營之為二變也三變亦然掛扐四八三掛六扐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五四為少九八為多三少得九九曰老陽三多得六六老陰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一多兩少八

少陰四既畫初畫總合其數四十有九如前之儀
變三畫一遍十八變六畫大成卦名乃見老極而
變少守其常六畫无變占以彖辭變占爻辭一專
二爻變也畫三兩卦彖占變四變爻視彼所存存
二爻斷存一專論首變而它薦廢新說所占彖辭
舍此用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叢大往姤喜來

復

揲蓍法本諸繫辭傳自唐劉禹錫畢中和以來承用
至今宋儒如邵子之明吾郡阜沙隨程氏之考訂

周密益无異說至朱子易學啓蒙發揮尤極精詳
程子張子云再變三變不掛蓋因仍世俗之誤朱
及審思而正之亦白雲郭氏新安程氏董之認誤
為是也又何足責乎朱子蓍卦考誤一書辨之悉
矣今一循朱子蔡氏所用古法一二小節略有更
定

其一舊法分而為二之後先揲左策後揲右策今則
先揲右策後揲左策蓋纔分為二即取右一策掛
左小指間既取動者一策必畢揲右之策歸右之
餘於左手无名指間與所掛右一策比近乃揲左
之策歸左之餘於左手中指間其初扐與掛一相
近者右手策也其再扐與掛一相遠則左手策也
或五或九之數皆定於右策一掛初扐之時其左
策再扐者不過湊足成數而已若先掛右一策乃
奪置右策不揲裁次揲左策而後畢揲右策於理
不順且依古揲儀則先揲左後揲右於勢不便

其一宋蔡氏云左手執左策而以右手揲之可也纔
云右手執右策而以左手揲之儀使左手指間不

受一掛與初扐之策但空手揲右策已不能捷利
如右手之揲況已受一掛與初扐之策於二指間
又使之揲右策其為勉彊生澀甚矣大槩人之兩
手右手便於用左手不便於用施之它事皆然如
用斤斧以斲木用匕箸以進食並任右手為用又
如絲樂取聲皆用右手彈弦左手不過按弦蓋左
屬陽而尊右屬陰而卑尊者象君之逸而无為卑
者象臣之勞而有為故揲蓍所分之二皆當用左
手執之右手揲之揲畢而歸餘於左手有臣任其

勞君受其成也象右手之掌揲過揲之策左手主受
掛扐之策勞逸不相済亂理順而勢復繇樂則左
手按而右手彈著策則左手執而右手揲其道一
也
先儒所定先揲左策後揲右策右手執右策用左手
揲之二說皆非旁所按擬故今可得而更定焉
唐張轅周易啓元揲著法一變掛二變三變不掛揲
左策不揲右策凡三變左餘一則取右三策左餘
二則取右二策共足成四左餘三則取右五策左

餘四則取右四策共足成八
唐莊綽揲蓍新譜三變皆用四十九蓍皆亦設掛一
而不用亦揲左不揲右左餘一則取右三左餘三
則取右一共足成四左餘二則取右六左餘四則
取右四共足成八
宋楊忠輔揲蓍別譜亦皆掛一而不用亦揲左不揲
右左餘一則取已揲過之三策歸之左餘三則取
已揲過之一策歸之二者皆成四數之奇左餘二
則取已揲過之六策歸之左餘四者不白餘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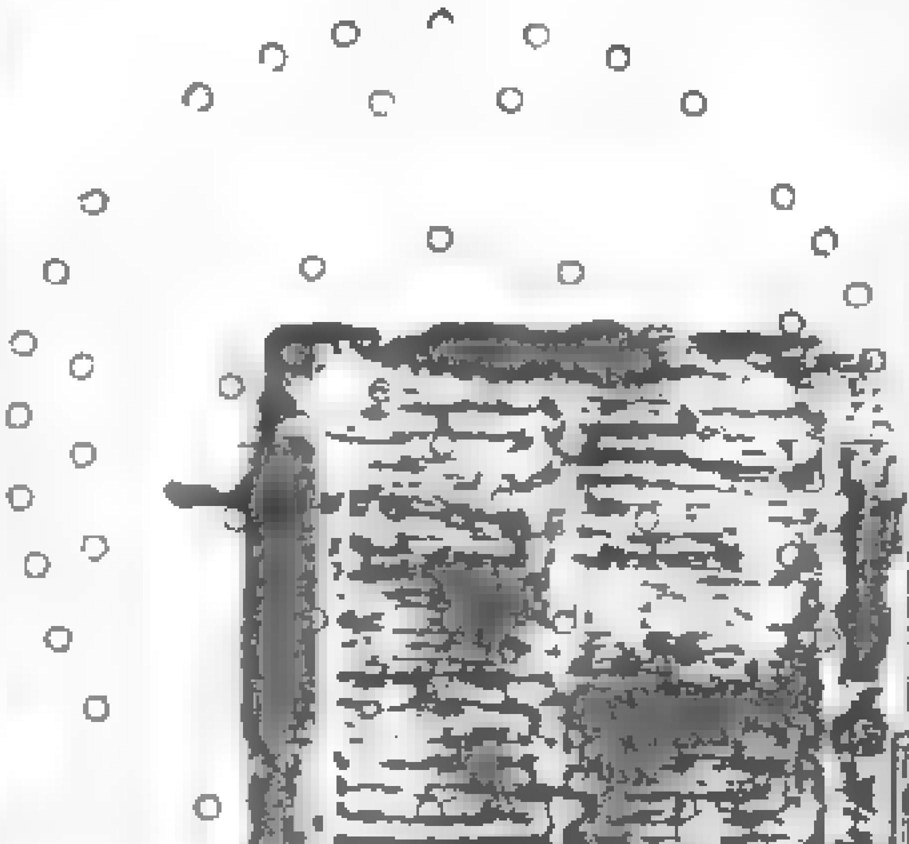
白无餘无餘則取已揲過之八策雖无所歸而强
白歸之二者皆成八數之偶其右手不揲之策全
不用以上三家自出意見撰新改舊緯之謬過於
韓忠輔之謬過於緯而丁易東獨取忠輔以為千
載不易之法迥異先儒反忽視朱蔡之所發明而
以聖人繫辭傳之古法為非人之无識一至此極
哀哉
宋趙以夫易通揲蓍法以四十九蓍中分之右手取
左手一蓍掛於左手小指間乃以右手揲左手之

策或餘一或餘二或餘三或餘四右手之蓍不揲
但就右策中取四策并所掛之一共為五以合
左手所餘之策左餘一者合此五為六而畫老陰
左餘二者合此五為七而畫少陽左餘三者合此
五為八而畫少陰左餘四者合此五為九而畫老
陽畫初畫訖又總四十九蓍如此揲之六揲而六
畫成矣不須十八變也其意蓋以掛左一策為一
變揲左所餘策為二變取右四策足之為三變
張莊楊趙皆廢十八變七十二營之煩欲甚簡省

易畢故但揲左策不揲右策各以己意增減多少
足成左餘之數不任其天然而出於人為謹繹傳
聖憂妄莫甚焉張莊揚[illegible]十八變趙
則并十八變而省其十[illegible]也本不
足辨詰然世俗嘗聞[illegible]而釋甚是
者故詳載其法之謬以[illegible]云

[seal]

河圖



河圖者羲皇畫卦之前河有龍馬出而馬背之旋毛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五奇五偶相配羲皇平日觀於天地人物无非陽奇陰偶兩相對待見河圖之數而有契焉於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偶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加而倍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謂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以背毛之旋文如圖星者之圓圈故名之曰圖

易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
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夫子以河圖之數而言也
周書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
河圖天所降之嘉瑞故傳寫其圖入于天府與國
之寶器藏寶重之也
禮記禮運篇曰天不愛道故河出馬圖
此記叢孔門七十子之徒所作亦以河圖為盛世
文明之祥

論語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子傷不遇時而歎道之不行也
右河圖

洛書

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洛有神龜出而龜背之拆文
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前九左三右七右前二左前四
右後六左後八中五四方四隅中央其位有九位平
曰默計天道人事之大要其類有九見洛書之數而
有數焉於是以天道人事分為九類畀其綫拿後
之次以配龜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是洪
範九疇所謂大禹因洛書而叙九疇者此也以背甲
之拆文如畫字者之模畫故名之曰書
周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次二次三次

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
此舉子以洛書之數而言也
莊子外篇曰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蓋言禹因洛書敘九疇終於六極始於五行五常即五行也九洛者謂九疇因洛書之九數也治成德備者謂九疇所敘載於國家之治无不完成人身之德无不具備也
大戴禮記明堂篇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註云九室法龜文故取此數

按戴記明堂篇秦以前之書也隋經籍志以為安南太守劉熙註註之人在鄭玄王肅郭象之後自秦以漢興以來河洛圖書不傳於世人所罕見而註云法龜文其言蓋有所傳授也
漢許慎說文解字一二三亖㐅
皆黃帝之史倉頡制字文始於數一二三亖皆積其畫之數而為文至㐅則變其文然中央交處四隅盡處其數亦五也六七八九之字乃秦李斯小篆我與古通今不復得見古文之為何如竊意之文一為一二為二三為三亖為四㐅為五二為六二為七三為八亖為九並如倉頡一二三亖之積畫五之文亦同
右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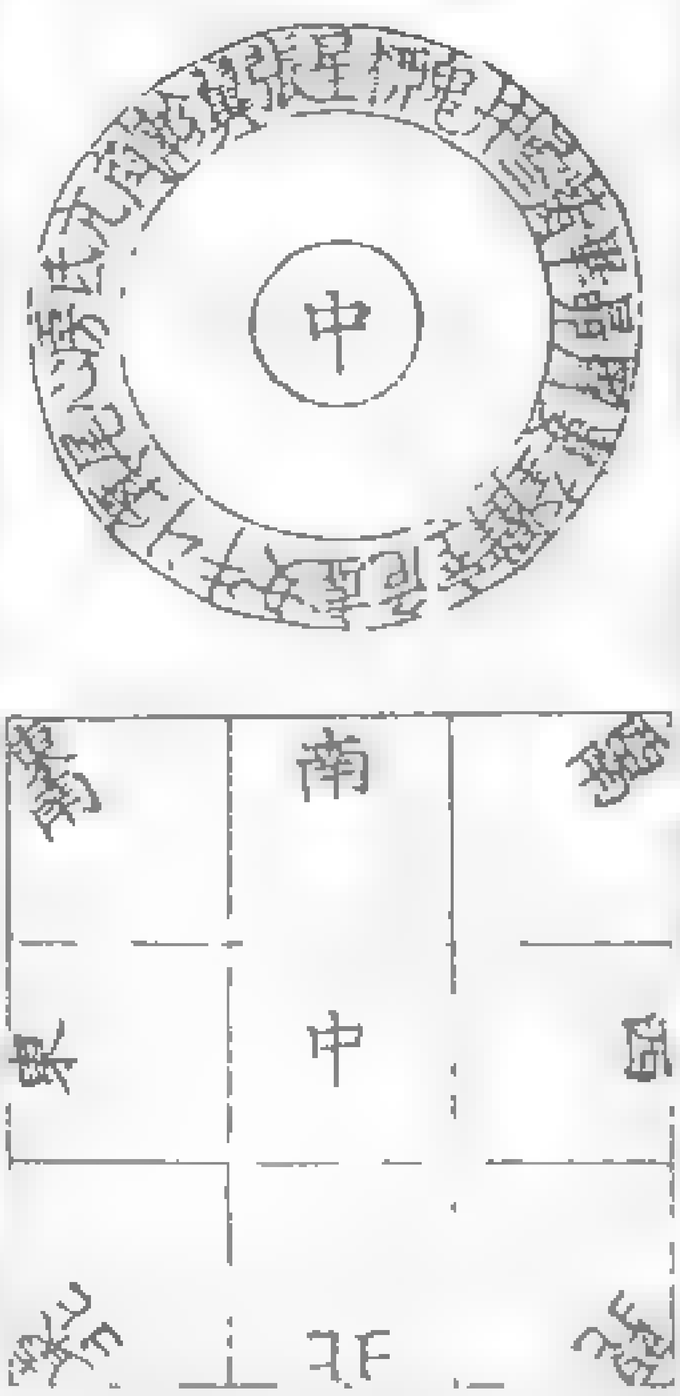
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
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
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何謂也曰天之
垂象五宮東宮蒼龍北宮玄武西宮白虎南宮朱
鳥中宮紫微垣是也五者有中央四邊而无四角
无四角故圓歷紀之數皆以五起五者五行之一
周也五日為一候二其五者十干之一周也十日
為一旬三其五為一氣六其五為一月九其五為

一節十二其五者干支相乘之一周也十八其五
為一時七十二其五為一歲每歲木火土金水各
王七十二日是為五辰凡此歷紀之數皆起於天
星五宮之五故曰其肇於此乎
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何謂也曰
地之土有九區正東正南正西正北西北東北東
南西南及中區是也九者有中央四邊而又有四
角有四角故方畫州井地之法皆分為九以中國
方三千里分為九州比畫州之九也以農田九百

畝之地溝之作井字分為九夫此井地之九也凡
此所畫所井之法皆放效地域九區之九故曰其
放於此乎
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何謂也曰河圖洛
書者天地所呈自然之瑞河圖之數亦是五位合
於天星五宮之圖一六居北者玄武之星也二七
居南者朱鳥之星也三八居東者蒼龍之星也四
九居西者白虎之星也五十居中者紫微垣之星
也洛書之文亦是九位合於地土九區之方前戴

九者正南之土也後履一者正北之土也左身三
者正東之土也右身七者正西之土也右肩二者
西南之土也左肩四者東南之土也右足六者西
北之土也左足八者東北之土也中脊五者中區
之土也
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何謂也曰河
圖之位五每位各有一奇一偶數雖十而位止五
故羲皇則其奇偶之數並奇偶之畫一其奇偶而
為初畫倍而二之則為二畫又倍而四之則為三

畫又倍而八之則為四畫又倍而十六之則為五畫又倍而三十二之則為六畫而卦成矣此則其一奇一偶之數若然也初三四上象東南西北二五象中央此則其中央四旁之位者然也東西南北各一而中旁二者旁位之奇偶合中位之奇偶分象北極見南極不見而皆為中宮之星也洛書之位九每位或一奇或一偶數旁九而位亦九故大禹則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位數而定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之次第也造易者羲而并言文作範者禹而并言箕文之易即羲之易箕之範即禹之範也



星也五宮圓河圖佀之土也九匹方洛書佀之

洛書五行志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河圖洛書者天降其祥人傳其象周之時河圖與天球寶玉同藏於王府其寶重之也至矣秦漢以來官府既不收附學者亦不復見觀劉歆所云本孔安國蓋亦祖述相傳之辭爾非曾親見圖書之象者也後漢鄭玄註禮記則不識河圖之為何物及魏何晏集論語註晉人作尚書孔傳顧命洪範兩註雖皆用孔劉之說而頗失其意蓋孔劉雖不見圖書而謂伏羲則河圖畫八卦禹法洛書陳洪範則圖書自圖書卦範自卦範猶知其為二而不誤認為一也若魏儒晉儒則其意直謂周易八卦即是河圖洪範九疇即是洛書矣唐孔穎達易書禮記疏宋邢昺論語疏亦然且襍取偽書恠誕之說皆由不曾見圖書十數九數之象故也

易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韓康伯无註孔疏曰孔安國以為河圖八卦是也洛書九疇是也鄭康成擬春

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
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
書顧命河圖在東序註曰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
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疏曰[illegible]孔
之時為此說必有書也五行志劉歆亦如此說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註曰洛神龜負文而出
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疏曰
劉歆以為伏羲則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法洛書
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此說龜負洛書經无其事
中候及諸緯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
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僞起哀平[illegible]未始有
禮記河出馬圖註曰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疏曰伏
羲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法之畫八卦按中候握
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
論語河不出圖註曰孔云河圖八卦是也邢疏曰孔
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
負而出中候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
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紀錄興亡之數

周後漢初儒流專門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
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无文辭不可記誦者无傳
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
獨笙詩之六篇亡蓋以无文辭非可記誦故也若
先天古易止有卦畫河圖洛書止有圖象則儒家
亦不傳是以漢魏晉隋宋初之儒不見圖書義易
圖書不傳於儒流而方伎之家賴此竊窺造化乃
秘而寶之然歷代方伎之人不過泥小術數鮮或
探大本原雖秘此寶特小用之逮唐亡宋興之際
異人挺生有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負豪傑之才[illegible]
孔老之學從方伎家得此三寶當時有种徵君放
遊其門故穆得其古易种得其圖書穆傳李之才
再傳而至邵雍种傳李溉許堅范諤昌四傳而至
劉牧邵得圖書蓋亦穆所傳也其源微緒與蓋以
加矣劉亦不發揮圖書而識者未之可焉別論乎后
宋祥符間王欽若蠱惑眞宗欲以人力僞作天書眞
宗頗入其言一旦忽問老儒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
洛出書果何事耶鎬對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爾

澄按杜鎬一時謾對眞宗因此遂從欽若所教而成天書之僞蓋若臣謂對之言皆是不曾見河圖洛書而又不明其義直以爲馬負一片之圖而出於河龜負一卷之書而出於洛又疑其未必有是事而以爲人之所爲也

歐陽文集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伏羲八卦非人所爲天之所降也又云包羲氏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若河圖之說信然乎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包羲始作之也

歐陽氏文人臣擘唯是不見河圖洛書而承用註疏之說以爲八卦卽河圖也故其立言之謬誤爲如此者

王臨川文集河圖洛書義曰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必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必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

歐陽氏王氏二文人皆不見河圖洛書然歐陽氏直以河圖洛書爲无不信圖書故并疑繫辭非孔子所作王氏雖以河圖洛書爲有而未嘗見其圖象故以意臆度懸空立言又誤以龍馬之龍爲眞龍也

關子明易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關子明易者宋仁宗時阮逸之所作也稱擬得河圖洛書於希夷之家阮逸同時人蓋亦因二家之所傳而得見圖書之象故其言云然

劉牧易象鉤隱圖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

河圖洛書邵所傳原於穆劉所傳原於种皆得自希夷者也然邵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與夫子[illegible]

子所言合而劉則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按劉之資識雖凡下而為人亦質實非敢固易圖書之名也蓋其初所傳但得二圖不曾分別何者為圖何者為書是致混淆而不免差互非劉之罪也今觀鉤隱圖下卷其河圖四象篇於北圖一點一之下圖又點并一而成六於南圖二點二之上圖又點并二而成七於東圖三點三之左圖又點并三而成八於西圖四點四之右圖又點并四而成九則是又以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者為河圖也其龍圖龜書論取孔氏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至於九之言則是又以從一至九者為洛書也總是圖九數書十數之說為所不安殊前後自相牴牾如此劉牧差互於初傳之時蓋不足怪最是後來朱蔡辨析明白而陋儒猶或循襲遷儒猶或執泥以劉牧之誤者為是斯其空侗顓蒙蓋巽塗塞耳目者哉又按臨川王氏謂劉之學稱其為饒州錄事推官時師郡守范文正為兗州觀察推官時從孫復石不學春秋而未嘗稱其易

圖蓋求試纂時不以此圖聞於王乎抑王見其圖之不足取而不稱之乎今圖之卷端偽作歐陽脩序劉君子人也決不自作偽或是其子若弟託人求序而所託之人謬此偽文欺之俞歐陽與阮逸同是一時之人然阮及見圖書而歐陽未及見竊意當時雖有一二人得所傳而所傳未廣也歐陽不信圖書豈肯為劉牧作序況其文卑猥的然可知其非歐陽之筆乎劉之鉤隱圖至宋南渡後頗有傳之者故鄭樵漁仲通志圖譜略具載劉牧鉤隱之名朱震子發易傳亦依劉牧九數之圖十數之書列于易圖之首邵子之學直至乾道淳熙間朱子始推尊之然信從者寡亦未盛行於世也蔡氏元定曰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言天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

洛書

朱子曰天地間一氣分而二則為陰陽河圖之伍一

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一陰一陽兩其五行而已洛書之位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縱橫皆十五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处其方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河圖以生數爲主而六七八九十者因五得數以附于生數一二三四五之外中者主而外者客也洛書以奇數爲主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一三七九之側正者君而側者臣也河圖運行則北水生木東木生火南火生土

中土生金西金生水左旋一周而水又生木也洛書運行則一六水克火七二火克金九四金克木三八木克土中五土克水右旋一周而水復克火也

河圖洛書者天地自然之文包括造化之妙無窮蔡宋子推衍之其說詳矣今擇取其要附著焉

河圖之馬不異於凡馬洛書之龜不異於凡龜初非恠事至今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點特其旋无此十數爾至今龜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畫特其坼无此九數爾聖人者出亦不異於常人特其心之所知能異其性身之所行能踐其形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爲異爾

或曰馬毛之旋如星點之圓圈者曰圖龜甲之坼如字畫之從横者曰書是矣然傳自希夷者圖書皆作圓圈何也曰三代以後圖書隱晦千有餘年幸而方伎家藏之得不泯絕至宋復出亦天也不愛道也然方伎家之所取用不過以其數之多寡而已故傳寫洛書與河圖通作圓圈取其省易也如後世以隸書代篆以擲錢代蓍之類亦取省易

云爾但曰圖曰書立名既異二者自應不同若洛書是圓圈則亦圖也何以謂之書哉且龜甲之上豈應現出圓圈之形鄭樵漁仲通志序曰河出圖有自然之象洛出書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聖人使百代憲章必本於此而不可偏廢者也鄭氏雖非精於河圖洛書之學然其所謂通志有六書略有圖譜略蓋謂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象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故曰自然之象自然之理象猶天象之象理猶地

理之理也有窺暗合有見於圖書二名之異哉眞
言亦精當使龜書如舊作字畫而不作圓圈則圖
自為圖書自為書二種不相紊亂又安有誤以書
為圖誤以圖為書者哉
右總論河圖洛書

易派第十二
邵子皇極經世書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
乾之乾
壹
元之元　一
乾之兌
拾貳
元之會　十二

乾之離
叁伯陸拾
元之運　三百六十
乾之震
肆阡叁伯貳拾
元之世　四千三百二十
乾之巽
拾貳萬玖阡陸伯
元之歲　十二萬九千六百

乾之坎
壹伯伍拾伍萬伍阡貳伯
元之月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乾之艮
肆阡陸伯陸拾伍萬陸阡
元之日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乾之坤
伍億伍阡玖伯捌拾柒萬貳阡
元之辰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兌之乾
壹伯陸拾柒億玖阡陸伯壹拾陸萬
會之元　十二
兌之兌
貳阡壹拾伍億伍阡叁伯玖拾貳萬
會之會　一百四十四
兌之離
陸萬肆伯陸拾陸億壹阡柒伯陸拾萬
會之運　四千三百二十

兌之震
柒拾貳萬伍阡伍伯玖拾肆億壹阡壹伯貳拾萬
會之世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兌之巽
貳阡壹伯柒拾陸萬柒阡捌伯貳拾叁億叁阡陸伯萬
會之歲　一百一十五萬五千二百
兌之坎
貳兆陸阡壹伯貳拾壹萬叁阡捌伯捌拾億叁阡貳伯萬
會之月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兌之艮
柒拾捌兆叁阡陸伯肆拾壹萬陸阡肆伯玖億陸阡萬
會之日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兌之坤
玖伯肆拾兆叁阡陸伯玖拾玖萬陸阡玖伯壹

拾伍億貳阡萬

會之辰 六十七億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離之乾

貳萬捌阡貳伯壹拾壹兆玖伯玖拾萬柒阡肆伯伍拾陸億

離之兌

運之元 三百六十

叁拾叁萬捌阡伍伯叁拾叁兆壹阡捌伯捌拾捌萬玖阡肆伯柒拾貳億

運之會 四千三百二十

離之離

壹阡壹拾伍萬伍阡玖伯玖拾伍兆陸阡陸伯陸拾捌萬肆阡壹伯陸拾億

運之運 十二萬九千六百

離之震

壹京貳阡壹伯捌拾柒萬壹阡玖伯肆拾捌兆貳拾萬玖阡玖伯貳拾億

運之世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離之巽

叁拾陸京伍阡陸伯壹拾伍萬捌阡肆伯肆拾兆陸伯貳拾玖萬柒阡陸伯億

運之歲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離之坎

肆伯叁拾捌京柒阡叁伯玖拾萬壹阡貳伯捌拾兆柒阡伍伯伍拾柒萬壹阡貳伯億

運之月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離之艮

壹萬叁阡壹伯陸拾貳京壹阡柒伯叁萬捌阡肆伯貳拾貳兆陸阡柒伯壹拾叁萬陸阡億

運之日 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離之坤

壹拾伍萬柒阡玖伯肆拾陸京肆伯肆拾陸萬壹阡柒拾貳兆伍伯陸拾叁萬貳阡億

運之辰 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巽之乾

肆伯柒拾叁萬捌阡叁伯捌拾壹京叁阡叁伯

捌拾陸萬貳阡壹伯陸拾壹兆陸阡捌伯玖拾
陸萬億
世之元　四千三百二十
震之兌
伍阡陸伯捌拾陸萬伍伯柒拾陸京伍伯玖拾
捌萬伍阡玖伯肆拾兆貳阡柒伯伍拾貳萬億
世之會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震之離
壹拾柒垓伍伯捌拾壹萬柒阡貳伯捌拾壹京
柒阡玖伯伍拾柒萬捌阡貳伯捌兆貳阡伍伯
陸拾萬億
世之運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震之震
貳伯肆垓陸阡玖伯捌拾萬柒阡陸伯捌拾壹
京伍阡肆伯玖拾陸萬捌阡肆伯玖拾玖兆柒
伯貳拾萬億
世之世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震之巽

陸阡壹伯肆拾垓玖阡肆伯貳拾貳萬壹阡肆
伯肆拾陸京肆阡捌伯壹拾伍萬肆阡玖伯柒
拾貳兆壹阡陸伯萬億
世之歲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震之坎
柒萬零阡陸伯玖拾壹垓零阡陸拾伍萬柒阡
零伯伍拾柒京柒阡柒伯捌拾伍萬玖阡陸伯
陸拾伍兆玖阡貳伯萬億
世之月　六十七億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震之艮
貳伯貳拾壹萬柒伯零拾玖垓壹阡玖伯柒拾
貳萬柒伯零拾零京零阡伍伯柒拾捌萬玖阡
玖伯柒拾柒兆陸阡萬億
世之日　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震之坤
貳阡陸伯伍拾貳萬捌阡捌伯柒拾垓零阡陸
伯陸拾肆萬捌阡捌伯京貳阡玖伯肆拾柒萬
玖阡柒伯零拾壹兆貳阡萬億

世之辰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億四千七百四
萬

巽之乾
柒秭玖阡伍伯捌拾陸萬陸阡壹伯壹拾垓玖
阡玖伯肆拾陸萬肆阡捌京捌阡肆伯叁拾玖
萬壹阡玖伯叁拾陸兆
歲之元 十二萬九千六百

巽之兌
玖拾伍秭伍阡叁拾玖萬叁阡叁伯叁拾壹垓
玖阡叁伯伍拾陸萬捌阡壹伯陸京壹阡貳伯
柒拾萬叁阡貳伯叁拾貳兆
歲之會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巽之離
貳阡捌伯陸拾伍秭壹阡壹伯柒拾玖萬玖阡
玖伯伍拾捌垓柒伯肆萬叁阡壹伯捌拾叁京
捌阡壹伯玖萬陸阡玖伯陸拾兆
歲之運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巽之震
叁萬肆阡叁伯捌拾壹秭肆阡壹伯伍拾玖萬
玖阡肆伯玖拾陸垓捌阡肆伯伍拾壹萬捌阡
貳伯伍京柒阡叁伯壹拾陸萬叁阡伍伯貳拾
兆
歲之世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巽之巽
壹伯叁萬壹阡肆伯肆拾貳秭肆阡柒伯玖拾
捌萬肆阡玖伯伍垓叁阡伍伯伍拾肆萬陸阡
壹伯柒拾壹京玖阡肆伯玖拾萬伍阡陸伯兆
歲之歲 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巽之坎
壹阡貳伯叁拾柒萬柒阡叁伯玖秭柒阡伍伯
捌拾壹萬捌阡捌伯陸拾肆垓貳阡陸伯伍拾
伍萬肆阡陸拾叁京叁阡捌伯捌拾陸萬柒阡
貳伯兆
歲之月 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巽之艮
叁億柒阡壹伯叁拾壹萬玖阡貳伯玖拾貳秭

柒仟肆佰伍拾陸萬伍仟玖佰貳拾柒垓玖仟
陸佰陸拾貳萬壹仟玖佰壹京陸仟陸佰壹萬
陸仟兆
歲之日　六萬四百六十六億一千七百六十萬

巽之坤
肆拾肆壤伍仟伍佰捌拾叁萬壹仟伍佰壹拾
貳秭玖仟肆佰柒拾玖萬壹仟壹佰叁拾伍垓
伍仟玖佰肆拾陸萬貳仟捌佰壹拾玖京玖仟
貳佰壹拾玖萬貳仟兆

易派　十

歲之辰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億一千一
百二十萬

坎之乾
壹仟叁佰叁拾陸壤柒仟肆佰玖拾肆萬伍仟
叁佰捌拾捌秭肆仟叁佰柒拾叁萬肆仟陸拾
柒垓捌仟叁佰捌拾捌萬肆仟伍佰玖拾柒京
陸仟伍佰柒拾陸萬兆
月之元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坎之兌

壹萬陸仟肆拾壤玖仟玖佰叁拾肆萬肆仟陸
佰陸拾壹秭貳仟肆佰捌拾萬捌仟捌佰壹拾
肆垓陸佰陸拾壹萬伍仟壹佰柒拾壹京捌仟
玖佰壹拾貳萬兆
月之會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坎之離
肆拾捌萬壹仟貳佰貳拾玖壤捌仟叁拾叁萬
玖仟捌佰叁拾柒秭肆仟肆佰貳拾陸萬肆仟
肆佰貳拾壹垓玖仟捌佰肆拾伍萬伍仟壹佰

易派　二一

伍拾陸京柒仟叁佰陸拾萬兆
月之運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坎之震
伍佰柒拾柒萬肆仟柒佰伍拾柒壤陸仟肆佰
柒萬捌仟肆拾玖秭叁仟壹佰壹拾柒萬叁仟
陸拾叁垓捌仟壹佰肆拾陸萬壹仟捌佰捌拾
京捌仟叁佰貳拾萬兆
月之世　六十七億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坎之巽

壹溝柒阡叁伯貳拾肆萬貳阡柒伯貳拾玖壤
貳阡貳伯叁拾肆萬壹阡肆伯柒拾玖秭叁阡
伍伯壹拾玖萬壹阡玖伯壹拾肆垓肆阡叁伯
捌拾伍萬陸阡肆伯貳拾肆京玖阡陸伯萬九
月之歲　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坎之坎

貳拾溝柒阡捌伯玖拾壹萬貳阡柒伯伍拾壤
陸阡捌伯玖萬柒阡柒伯伍拾貳秭貳阡貳伯
叁拾萬貳阡玖伯柒拾叁垓貳阡陸伯貳拾柒
萬柒阡玖拾玖京伍阡貳伯萬九
萬
月之月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億四千七百四

坎之艮

陸伯貳拾叁溝陸阡柒伯叁拾捌萬貳阡伍伯
貳拾壤肆阡貳伯玖拾叁萬貳阡伍伯陸拾陸
秭陸阡玖伯捌萬玖阡壹伯玖拾柒垓捌阡捌
伯叁拾壹萬貳阡玖伯捌拾伍京陸阡萬九
月之日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億一千一
百二十萬

坎之坤

柒阡肆伯捌拾肆溝捌伯伍拾玖萬貳伯肆拾
伍壤壹阡伍伯壹拾玖萬捌伯秭貳阡玖伯柒
萬叁伯柒拾肆垓伍阡玖伯柒拾伍萬伍阡捌
伯貳拾柒京貳阡萬九
月之辰　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億三千
四百四十萬

艮之乾

貳拾貳萬肆阡伍伯貳拾貳溝伍阡柒伯柒拾
萬柒阡叁伯伍拾肆壤伍阡伍伯柒拾貳萬肆
阡捌秭柒阡貳伯壹拾壹萬壹阡貳伯叁拾柒
垓玖阡貳伯陸拾柒萬肆阡捌伯壹拾陸京
日之元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艮之兌

貳伯陸拾玖萬肆阡貳伯柒拾溝玖阡貳伯肆
拾捌萬捌阡貳伯伍拾肆壤陸阡捌伯陸拾捌
萬捌阡壹伯肆秭陸阡伍伯叁拾叁萬肆阡捌

伯伍拾伍垓壹阡貳伯玖萬柒阡柒伯玖拾貳
京
曰之會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艮之離
捌阡捌拾貳萬捌阡壹伯貳拾柒溝柒阡肆伯
陸拾肆萬柒阡陸伯肆拾壤陸阡陸拾肆萬叁
阡壹伯叁拾玖秭陸阡肆萬伍阡陸伯伍拾叁
垓陸阡貳伯玖拾叁萬叁阡柒伯陸拾京
曰之運　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艮之震
玖澗陸阡玖伯玖拾叁萬柒阡伍伯叁拾貳溝
玖阡伍伯柒拾柒萬壹阡陸伯捌拾柒壤貳阡
柒伯柒拾壹萬柒阡陸伯柒拾伍秭貳阡伍拾
肆萬柒阡捌伯肆拾叁垓伍阡伍伯貳拾萬伍
阡壹伯貳拾京
曰之世　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艮之巽
貳伯玖拾澗玖阡捌伯壹拾貳萬伍阡玖伯捌

拾捌溝柒阡叁伯壹拾伍萬陸伯壹拾捌壤叁
阡壹伯伍拾叁萬貳伯伍拾陸秭壹阡陸伯肆
拾叁萬伍阡叁伯陸垓伍阡陸伯壹拾伍萬叁
阡陸伯京
曰之歲　六萬四百六十六億一千七百六十萬
艮之坎
叁阡肆伯玖拾壹澗柒阡柒伯伍拾壹萬壹阡
捌伯陸拾肆溝柒阡柒伯捌拾萬柒阡肆伯壹
拾玖壤柒阡捌伯叁拾陸萬叁阡柒拾叁秭玖

阡柒伯貳拾貳萬叁阡陸伯柒拾捌垓柒阡叁
伯捌拾肆萬叁阡貳伯京
曰之月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億一千一
百二十萬
艮之艮
壹拾萬肆阡柒伯伍拾叁澗貳阡伍伯叁拾伍
萬伍阡玖伯肆拾叁溝叁阡肆伯貳拾貳萬貳
阡伍伯玖拾叁壤伍阡捌拾玖萬貳阡貳伯壹
拾玖秭壹阡陸伯柒拾壹萬叁伯陸拾貳垓壹

阡伍伯貳拾玖萬陸阡京
日之日　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七千八百二十三
億三千六百萬
艮之坤
壹伯貳拾伍萬柒阡叄拾玖澗肆伯貳拾柒萬
壹阡叄伯貳拾溝壹阡陸拾柒萬壹阡壹伯貳
拾貳壤壹阡柒拾萬陸阡陸伯叄拾秭伍拾貳
萬肆阡叄伯肆拾伍垓捌阡叄伯伍拾伍萬貳
阡京
日之辰　二兆六千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八
十億三千二百萬
坤之乾
叄阡柒伯柒拾壹萬壹阡壹伯柒拾壹澗貳阡
捌伯壹拾叄萬玖阡陸伯叄溝貳阡壹拾叄萬
叄阡陸伯陸拾叄壤貳阡壹伯壹拾玖萬捌阡
玖伯秭壹阡伍伯柒拾叄萬叄伯柒拾伍垓陸
伯伍拾陸萬京
辰之元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坤之兌
肆正伍阡貳伯伍拾叄萬肆阡伍拾伍澗叄阡
柒伯陸拾柒萬伍阡貳伯叄拾捌溝肆阡壹伯
陸拾萬叄阡玖伯伍拾捌壤伍阡肆伯叄拾捌
萬陸阡捌伯壹秭捌阡捌伯柒拾陸萬肆阡伍
伯垓柒阡捌伯柒拾貳萬京
辰之會　六十七億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坤之離
壹伯叄拾伍正柒阡陸伯貳萬壹阡陸伯陸拾
壹澗叄阡貳拾伍萬柒阡壹伯伍拾貳溝肆阡
捌伯壹拾壹萬捌阡柒伯伍拾陸壤叄阡壹伯
陸拾萬肆阡伍拾陸秭陸阡貳伯玖拾叄萬伍
阡貳拾叄垓陸阡壹伯陸拾萬京
辰之運　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坤之震
壹阡陸伯貳拾玖正壹阡貳伯貳拾伍萬玖阡
玖伯叄拾伍澗陸阡叄伯捌萬伍阡捌伯貳拾
玖溝柒阡柒伯肆拾貳萬伍阡柒拾伍壤柒阡

玖伯貳拾肆萬捌阡陸伯柒拾玖秭伍阡伍伯
貳拾貳萬貳伯捌拾叁垓叁阡玖伯貳拾萬京
辰之世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億四千七百四
萬
坤之巽
肆萬捌阡捌伯柒拾叁正陸阡柒伯柒拾玖萬
捌阡陸拾捌澗玖阡貳伯伍拾柒萬肆阡捌伯
玖拾叁溝貳阡貳伯柒拾伍萬貳阡貳伯柒拾
叁壤柒阡柒伯肆拾陸萬叁伯捌拾陸秭伍阡

陸伯陸拾萬捌阡伍伯壹垓柒阡陸伯萬京
辰之歲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億一千一
百二十萬
坤之坎
伍拾捌萬陸阡肆伯捌拾肆正壹阡叁伯伍拾
柒萬陸阡捌伯貳拾柒澗壹阡捌拾玖萬捌阡
柒伯壹拾捌溝柒阡叁伯貳萬柒阡貳伯捌拾
伍壤貳阡玖伯伍拾貳萬肆阡陸伯叁拾捌秭
柒阡玖伯叁拾萬貳阡貳拾壹垓壹阡貳伯萬

京
辰之月 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億三千
四百四十萬
坤之艮
壹阡柒伯伍拾玖萬肆阡伍伯貳拾肆正柒伯
叁拾萬肆阡捌伯壹拾叁澗貳阡陸伯玖拾陸
萬壹阡伍伯陸拾壹溝玖阡捌拾壹萬捌阡伍
伯伍拾捌壤捌阡伍伯柒拾叁萬玖阡壹伯陸
拾叁秭柒阡玖伯陸萬陸伯叁拾叁垓陸阡萬

京
辰之日 二兆六千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八
十億三千二百萬
坤之坤
貳載壹阡壹伯壹拾叁萬肆阡貳伯捌拾捌正
捌阡柒伯陸拾伍萬柒阡柒伯伍拾玖澗貳阡
叁伯伍拾叁萬捌阡柒伯肆拾貳溝捌阡玖伯
捌拾貳萬貳阡柒伯陸壤貳阡捌伯捌拾陸萬
玖阡玖伯陸拾伍秭肆阡捌伯柒拾貳萬柒阡

陸伯零垓貳阡萬京

辰之辰　三十一兆三千四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六十三億八千四百萬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如前此部子用易六十四卦之數也

壹貳零肆伍陸柒捌玖拾佰阡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鐘律篇紀律之寸分云凡數進令式借用大字今於六十四卦之數亦從其例庶傳寫免致差訛

萬萬曰億　萬萬億曰兆

萬萬兆曰京　萬萬京曰垓

萬萬垓曰秭　萬萬秭曰壤

萬萬壤曰溝　萬萬溝曰澗

萬萬澗曰正　萬萬正曰載

萬萬載曰極

以上諸大數依九章算法

聲律闢翕音呂清濁之數

乾之乾

日日聲平之一闢

多良千刀妻宮心●●●

數十其三元聲

乾之兌

日月聲平之二翕

禾光元毛衰龍○●●●

數十其三元聲

乾之離

日星聲平之三闢

開丁臣牛○魚男●●●

數十其三元聲

乾之震

日辰聲平之四翕

回兄君○龜烏○●●●

數十其三元聲

兌之乾

月日聲上之一闢

可兩冊早子孔審●●●

數十其三无聲

兌之兌

月月聲上之二翕

火廣大寶○角○●●●

數十其三无聲

兌之離

月星聲上之三闢

宰井引斗○鼠坎●●●

數十其三无聲

兌之震

月辰聲上之四翕

每永允○水虎○●●●

數十其三无聲

離之乾

星日聲去之一闢

个向旦孝四眾禁●●●

數十其三无聲

離之兌

星月聲去之二翕

化況半報帥用○●●●

數十其三无聲

離之離

星星聲去之三闢

愛旦艮奏○去欠●●●

數十其三无聲

離之震

星辰聲去之四翕

退拳巽○貴兒○●●●

數十其三无聲

震之乾
辰日聲入之一闢
舌○○岳曰●●●
數十其三元

震之兌
辰月聲入之二翕
八○○霍骨○十●●●
數十其三元聲

震之離
辰星聲入之三闢
○○○六德○○●●●
數十其三元聲

震之震
辰辰聲入之四翕
○○○玉北○妾●●●
數十其三元聲

聲一二三四之一
多 歌 可 馬 不 禍 舌。 借
禾 歌戈 火 哿果 化 箇過 八 曷末 借
開 咍 宰 海 愛 代 ○ 覺藥鐸 借
回 灰 每 賄 退 隊 ○ 昔錫職 借

聲一二三四之二
良。 兩。 向。 ○。 正
光 寒桓 廣 旱緩 況 翰換 ○ 曷末 正
丁 江陽唐 井 講養蕩 亘 絳漾宕 ○ 覺藥鐸 正
兄 清青蒸 永 靜迥拯 瑩 諍勁徑 ○ 昔錫職 正

聲一二三四之三
千 刪山 典 潸產 旦 諫襇 ○ 黠轄 正
元 元先仙 犬 阮銑獮 半 願霰線 ○ 薛月屑 正
臣 眞臻 引 軫隱 艮 震焮 ○ 質迄 正
君 諄文魂 允 準吻混 巽 問慁稕 ○ 術物沒 正

聲一二三四之四
刀 肴 早 巧 孝 效 岳 葉業帖洽 借
毛 蕭宵豪 寶 篠小晧 報 嘯號 霍 合盍 借
牛 虞 斗 厚 奏 候 六 職 借
○ 尤幽 ○ 有黝 ○ 宥幼 玉 緝 借

聲一二三四之五

妻	子	四	日 借
衰	○	帥	骨 借
○	○	○	德 借
龜	水	貴	北 借

聲一二三四之六

宮	孔	衆	○ 正
龍	甬	用	○ 正
魚。	鼠。	去。	○ 借
烏	虎	兔	○ 借

聲一二三四之七

心	審	禁	○ 正
○	○	○	十 正
男	坎	欠	○ 正
○	○	○	妾 正

聲一二三四之八

●	●	●	●
●	●	●	●
●	●	●	●
●	●	●	●

聲一二三四之九

●	●	●	●
●	●	●	●
●	●	●	●
●	●	●	●

聲一二三四之十

●	●	●	●
●	●	●	●
●	●	●	●
●	●	●	●

坤之坤

水水音開之一清

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

數十二其三无音

坤之艮

水火音開之二濁

□黄□父步兑内自寺■■■

數十二其三无音

坤之坎

水土音開之三清

坤○母武普土老草□■■■

數十二其三无音

坤之巽

水石音開之四濁

□吾目文旁同鹿曹□■■■

數十二其三无音

艮之坤

火水音發之一清

甲花亞法百丹妙哉三山莊草

數十二俱有音

艮之艮

火火音發之二濁

□華文凡白大南在□士乍宅

數十二俱有音

艮之坎

火土音發之三清

巧瓦馬晩朴貧冷采□□叉坼

數十二俱有音

艮之巽

火石音發之四濁

□牙貝万排[illegible]崒才□□崇茶

數十二俱有音

坎之坤

土水音收之一清

九香乙□內帝女足星手震中

數十二俱有音

坎之艮

土火音收之二濁

近雄王□蒲牙年匠象石□直

數十二俱有音

坎之坎
土土音攸之三清
丘仰美□品天吕七□耳赤丑
數十二俱有音
坎之巽
土石音攸之四濁
乾月眉□平田禺全□二辰呈
數十二俱有音

巽之坤
石水音閉之一清
癸血一飛必
數十二其七无音
巽之艮
石火音閉之二濁
揆賢寅代身
數十二其七无音

巽之坎
石土音閉之三清
弃□米尾匹
數十二其七无音
巽之巽
石石音閉之四濁
蚪堯民未瓶
數十二其七无音

音一二三四之一
古 見 斤 堅 甲 九 癸
□ 。 □ □ □ 近 揆
坤 溪 丐 牽 巧 丘 弃
□ 圻 勤 虔 □ 乾 蚪

音一二三四之二
黑 曉 欣 掀 花 香 血
黄 匣 刑 賢 華 雄 賢
五 □ □ □ 瓦 仰 □
吾 疑 銀 研 牙 月 堯

音一二三四之三

安 影因煙	亞	乙	一
□ 隱寅焉	爻	王	寅
母 □□□	馬	美	米
目 眠民眠	貝	眉	民

音一二三四之四

夫 數薰暄	法	□	飛
父 奉□文	凡	□	吠
武 □□□	晚	□	尾
文 □云員	万	□	未

音一二三四之五

卜 帮賓邊	百	丙	必
步 □□□	白	蒲	鼻
普 滂繽偏	朴	品	匹
旁 □貧便	排	平	瓶

音一二三四之六

東 端丁顛	丹	帝	■
兌 □□□	大	弟	■
土 透汀天	貪	天	■
同 定亭田	覃	田	■

音一二三四之七

乃 □□□	妳	女	■
內 泥昵年	南	年	■
老 □□□	冷	呂	■
鹿 來鄰連	犖	離	■

音一二三四之八

走 精津煎	哉	足	■
自 □□□	在	匠	■
草 清親千	采	七	■
曹 從秦前	字	全	■

音一二三四之九

思 心新先	三	星	■
寺 斜□涎	□	象	■
□ □□□	□	□	■
□ 元危元	□	□	■

音一二三四之十

■ 審申羶		手	■
■ 禪辰禪		石	■
■ □□□	□	耳	■
■ 日人然	□	三	■

音一二三四之十一

晩[illegible]剸	莊	震	
□□□	乍	□	
穿[illegible][illegible]	乂	赤	
湮東纏	崇	辰	

音一二三四之十二

君君涓	卓	中	
□□□	宅	直	
欽困圈	坼	丑	
羣羣[illegible]	茶	呈	

聲律闢翕音呂清濁之數如前此邵子用易
三十二卦之數也
乾兌離震相乘而十六為平上去入之闢翕
坤艮坎巽相乘而十六為開發收閉之清濁
聲以乾兌離震四卦自乘而不乘坤艮坎巽
音以坤艮坎巽四卦自乘而不乘乾兌離震
其用者三十二卦不用者三十二卦

六數八數四數二數

生生	生長	生收	生藏
長生	長長	長收	長藏
收生	收長	收收	收藏
藏生	藏長	藏收	藏藏
皇皇	皇帝	皇王	皇霸
帝皇	帝帝	帝王	帝霸
王皇	王帝	王王	王霸
霸[illegible]	霸帝	霸王	霸霸
士士	士農	士工	士商
農士	農農	農工	農商
工士	工農	工工	工商
商士	商農	商工	商商
飛飛	飛走	飛木	飛草
走飛	走走	走木	走草
木飛	木走	木木	木草
草飛	草走	草木	草草

聖人作易初畫為兩儀一加為四象再加為八卦三加為十六四加為三十二五加以至六十四而數備矣

邵子之書數以四四又乘四則為十六如時之為生長收藏君之為皇帝王霸民之為士農工商物之為飛走木草凡事皆然此類不一蓋與易三加為十六之數同也

乾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兌太陰	月	寒	情	耳
離少陽	星	晝	形	鼻
震少陰	辰	夜	體	口
巽少剛	石	雷	木	氣
坎少柔	土	露	草	味
艮太剛	火	風	飛	色
坤太柔	水	雨	走	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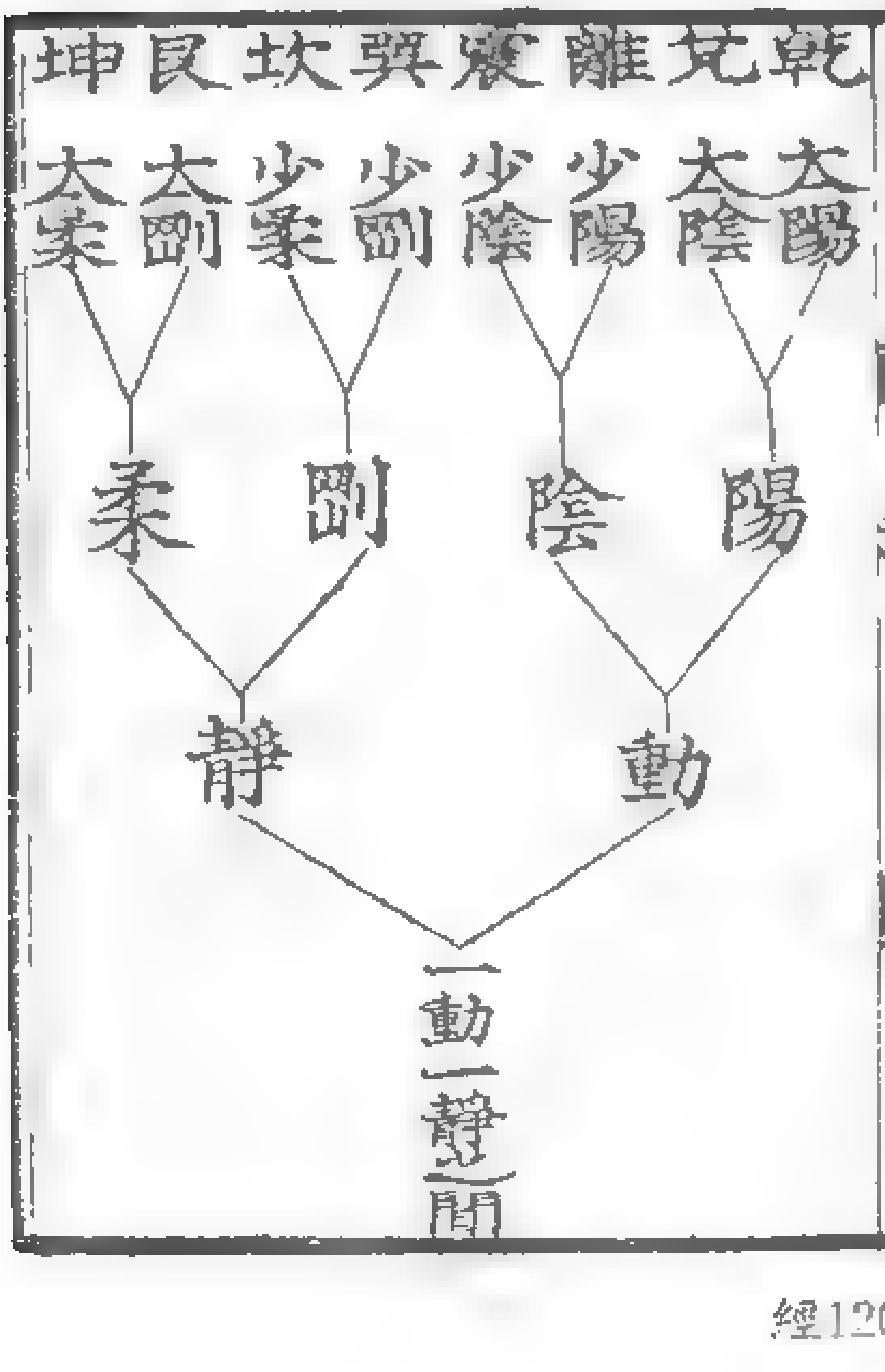
凡若此類蓋與易再加為八卦之數同也

春	易	道	化	仁	聖
夏	書	德	教	禮	賢
秋	詩	功	勸	義	才
冬	春秋	力	率	智	術

凡若此類蓋與易一加為四象之數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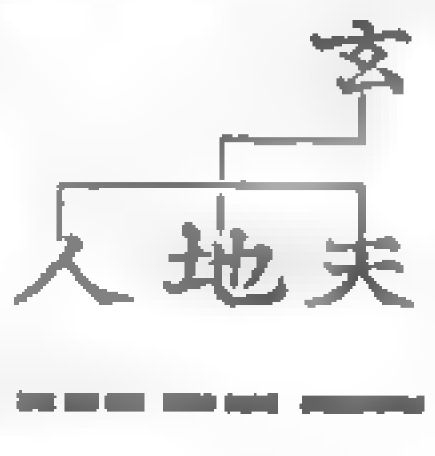
天動	變	感	用	心
地靜	化	應	體	跡

凡若此類蓋與易初畫為兩儀之數同也



由動靜而為陽陰剛柔易之兩儀生四象也
由陽陰剛柔而為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之四象生八卦也

揚氏太玄



一玄肇分天地人為三方第一畫也

每方再分天地人為九州第二畫也

每州各分天地人為二十七部第三畫也

每部又分天地人為八十一家第四畫也

太玄八十一首

易之畫━奇╍偶倍其法自下生上六畫成一卦

玄之畫━天╍地┅人三其法自下生下四畫成一首

天玄一

中	周	礥	閑	少	戾	上	干	狩	羨	差	童	增	銳	達	交	耎	傒
中孚	復	屯		謙	睽	升		臨		小過	蒙	益	漸	泰		需	

從	進	釋	格	夷	樂	爭	務	事
隨	晉	解	大壯		豫	訟	蠱	

地玄二

更	斷	毅	裝	眾	密	親	斂	彊
革	夬		旅	師	比		小畜	乾

太玄 十

睟	盛	居	法	應	迎	遇	竈	大	廓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乾	大有	家人	井	離	咸	姤	鼎	豐		渙	履	遯		恒	節	同人	

按今本玄首永首次常首之後度首合在永首後

人玄三

減	唫	守	翕	聚	積	飾	疑	視	沈	內	去	晦	瞢	窮	割	止	堅
損	否		萃	大畜		賁	震	觀	兌	歸妹	无妄	明夷		困	剝	艮	

太玄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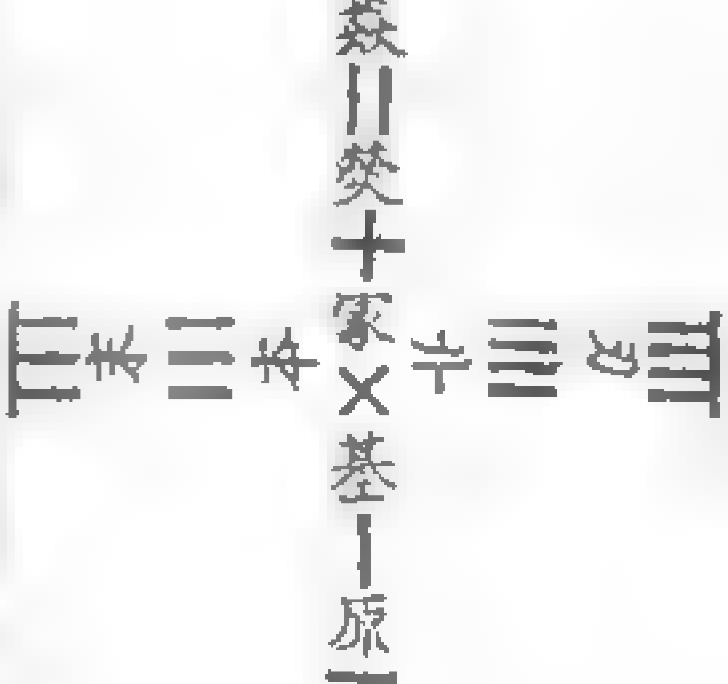
咸	夬	隨	將	降	觀	動	畜
既濟 噬嗑	大過		坤 未濟	震	大壯	頤	

太玄之作楊氏自以爲擬易易以奇偶之畫
象陰陽玄以一二三之畫象天地人易之畫
自下而上六畫成卦者數以二起而倍其法
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
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之畫自上而下四畫
成首者數以三起而三其法故三而九九而
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起數之元盖取律
法故與史記律書生鍾之數合至若以八十
一首配六十四卦而其次序則依卦氣卦氣
者漢世伎術家所傳從有十二辟卦不出本
月義猶可通其餘五十二卦紛亂无紀當時
京房焦贛信用之子雲號通儒然且染溺時
習而不覺其非今不復論亦不足論也

司馬氏潛虛

虛一

氣十



〡一也原者水之生也丅六也委者水之成也
〢二也熒者火之生也丌七也焱者火之成也
〣三也本者木之生也〨八也末者木之成也
〤四也卝者金之生也〩九也刃者金之成也
✕五也基者土之生也十十也冢者土之成也
虛之運行爲氣氣之別有五一生一成則十也故
原熒本卝基委焱末刃冢爲十氣潛虛之十氣猶
易之八卦也

五十五

氣之凝聚為體每二氣左右相合為一體猶易以二卦一下一上相乘為一重卦也八卦上下互相乘則八其八而為六十四重卦十氣左右互相合亦當十其十而為百體然易取上下互相乘潛虛不取左右互相合去其百體中之互相合者四十五五生氣之合自二純至六位而止共三十五成氣之合自二純至五位而止共二十五故體止為五十五也

性五十五

體所稟受為性一體為一性故性亦五十五水火木金土五德之合其純而同者凡十其駁而異者凡四十其駁而同者凡五駁而異者其等有四或降一或降二或降三或降四是為性之五十五也

名五十五

狀其性之稱為名元裒等稱是也

行五十五

踐其名之實為行

命五

行有所遇之時為命五者吉凶臧否平也

潛虛五十五行

形之運		性之分					動之官					情之訴				
元	裒	柔	剛	雍	昧	昭	容	言	慮	聆	覿	繇	懠	得	罹	湛
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八九	八十	八一	八二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水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二平	二凶	二否	二臧	二吉	二平	二凶	二否	二臧	二吉	二平	二凶	二否	二臧	二吉	二平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三凶	三平	三凶	三吉	三凶	三凶	三平	三凶	三吉	三凶	三凶	三平	三凶	三吉	三凶	三凶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四臧	四臧	四吉	四凶	四臧	四臧	四臧	四吉	四凶	四臧	四臧	四臧	四吉	四凶	四臧	四臧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五否	五吉	五平	五平	五平	五否	五吉	五平	五平	五平	五否	五吉	五平	五平	四平	五否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六吉	六否	六臧	六否	六否	六吉	六否	六臧	六否	六否	六吉	六否	六臧	六否	六否	六吉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土	火	金	水	木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事之變	前	八八	木	金	初 土	二凶 水	三平 火	四減 木	五吉 金	六否 土	上
	卻	五九	金	水	初 火	二否 木	三凶 金	四吉 土	五平 水	六減 火	上
	庸	五十	土	木	初 金	二減 土	三吉 水	四凶 火	五平 木	六否 金	上
	妥	五六	水	土	初 水	二吉 火	三凶 木	四減 金	五平 土	六否 水	上
	蠢	二二	火	火	初 木	二平 金	三凶 土	四減 水	五否 火	六吉 木	上
德之塗	訒	二三	木	金	初 土	二凶 水	三平 火	四減 木	五吉 金	六否 土	上
	宜	二四	金	水	初 火	二否 木	三凶 金	四吉 土	五平 水	六減 火	上
	忱	二五	土	木	初 金	二減 土	三吉 水	四凶 火	五平 木	六否 金	上
	喆	二六	水	土	初 水	二吉 火	三凶 木	四減 金	五平 土	六否 木	上
	戛	二七	火	火	初 木	二平 金	三凶 土	四減 水	五否 火	六吉 水	上

家之綱	特	七八	木	金	初 土	二凶 水	三平 火	四減 木	五吉 金	六否 土	上
	偶	七九	金	水	初 火	二否 木	三凶 金	四吉 土	五平 水	六減 火	上
	暱	七十	土	木	初 金	二減 土	三吉 水	四凶 火	五平 木	六否 金	上
	續	七一	水	土	初 水	二吉 火	三凶 木	四減 金	五平 土	六否 水	上
	考	七七	火	火	初 木	二平 金	三凶 土	四減 水	五否 火	六吉 木	上
國之紀	範	五八	木	金	初 土	二凶 水	三平 火	四減 木	五吉 金	六否 土	上
	徒	四四	金	水	初 火	二否 木	三凶 金	四吉 土	五平 水	六減 火	上
	醜	四五	土	木	初 金	二減 土	三吉 水	四凶 火	五平 木	六否 金	上
	隸	四六	水	土	初 水	二吉 火	三凶 木	四減 金	五平 土	六否 水	上
	林	四七	火	火	初 木	二平 金	三凶 土	四減 水	五否 火	六吉 木	上

政之務	禋	四八	木	金	初 土	二凶 水	三平 火	四減 木	五吉 金	六否 土	上
	準	四九	金	水	初 火	二否 木	三凶 金	四吉 土	五平 水	六減 火	上
	資	九十	土	木	初 金	二減 土	三吉 水	四凶 火	五平 木	六否 金	上
	賓	九一	水	土	初 水	二吉 火	三凶 木	四減 金	五平 土	六否 水	上
	戒	九二	火	火	初 木	二平 金	三凶 土	四減 水	五否 火	六吉 木	上
功之具	斆	九三	木	金	初 土	二凶 水	三平 火	四減 木	五吉 金	六否 土	上
	乂	九九	金	水	初 火	二否 木	三凶 金	四吉 土	五平 水	六減 火	上
	績	十十	土	木	初 金	二減 土	三吉 水	四凶 火	五平 木	六否 金	上
	育	十一	水	土	初 水	二吉 火	三凶 木	四減 金	五平 土	六否 水	上
	聲	十二	火	火	初 木	二平 金	三凶 土	四減 水	五否 火	六吉 木	上

業之著	興	十三	木	金	初 土	二凶 水	三平 火	四減 木	五吉 金	六否 土	上
	痡	十四	金	水	初 火	二否 木	三凶 金	四吉 土	五平 水	六減 火	上
	泯	六十	土	木	初 金	二減 土	三吉 水	四凶 火	五平 木	六否 金	上
	造	六六	水	土	初 水	二吉 火	三凶 木	四減 金	五否 土	六吉 水	上
	隆	六七	火	火	初 木	二平 金	三凶 土	四減 水	五否 火	六吉 木	上
形之運	散	六八	木	金	初 土	二凶 水	三平 火	四減 木	五吉 金	六否 土	上
	餘	六九	金								
	齊	五五	土								

潛虛之作蓋擬太玄五十五行猶太玄之八十一首也其起數之自則取河圖之十數

皇極內篇九數

〡	〢	〣	〤	〥	〦	〧	〨	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皇極內篇八十一數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原	潛	守	信	直	蒙	閑	須	厲
一之一	一之二	一之三	一之四	一之五	一之六	一之七	一之八	一之九

二一 成 二之一
二二 沖 二之二
二三 振 二之三
二四 祈 二之四
二五 常 二之五
二六 柔 二之六
二七 易 二之七
二八 親 二之八
二九 華 二之九

三一 見 三之一
三二 獲 三之二
三三 從 三之三
三四 交 三之四
三五 育 三之五
三六 壯 三之六
三七 興 三之七
三八 欣 三之八
三九 舒 三之九

四一 比 四之一
四二 開 四之二
四三 晉 四之三
四四 公 四之四
四五 益 四之五
四六 章 四之六
四七 盈 四之七
四八 錫 四之八
四九 靡 四之九

五一 庶 五之一
五二 決 五之二
五三 豫 五之三
五四 升 五之四
五五 中 五之五
五六 伏 五之六
五七 過 五之七
五八 疑 五之八
五九 寡 五之九

六一 飾 六之一
六二 戾 六之二
六三 虛 六之三
六四 昧 六之四
六五 損 六之五
六六 用 六之六
六七 卻 六之七
六八 翕 六之八
六九 遠 六之九

七一 迅 七之一
七二 懼 七之二
七三 除 七之三
七四 弱 七之四
七五 疾 七之五
七六 競 七之六
七七 分 七之七
七八 訟 七之八
七九 攸 七之九

八一 實 八之一
八二 賓 八之二
八三 危 八之三
八四 堅 八之四
八五 革 八之五
八六 報 八之六
八七 止 八之七
八八 戎 八之八
八九 結 八之九

九一 養 九之一
九二 遇 九之二
九三 勝 九之三
九四 囚 九之四
九五 壬 九之五
九六 固 九之六
九七 移 九之七
九八 疇 九之八
九九 終 九之九

皇極內篇九占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凶

皇極內篇之作蓋擬潛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小數如筭法之竪一横五者與潛虛同也九九八十一之大數如二氣之左右相合者與潛虛同也吉凶悔吝休咎災祥平之九占如以吉凶臧否平五者之遇為命者又與潛虛同也其起數之自則取洛書之九數邵楊司馬蔡四家之書略舉大槩以見其所本所擬其詳各具本書茲不能悉也
蜀人張行成於邵子書及太玄潛虛皆嘗有所論述而其所信用又有二百五十六卦數

二百五十六卦數

泰 損 大畜 節 需 中孚 小畜 歸妹
大壯 睽 大有 兌 夬 履 乾 困
咸 未濟 旅 解 小過 渙 漸 坎
蹇 蒙 艮 師 臨 謙 坤 遯
晉 觀 比 剝 巽 升 否 豫
井 豐 屯 革 恒 蠱 訟 益
離 大過 姤 隨 家人 震 鼎 噬嗑
既濟 頤 萃 明夷 復 同人 无妄 賁
損 大畜 節 需 中孚 小畜 大壯 睽
大有 兌 夬 履 乾 困 咸 未濟
旅 解 歸妹 渙 漸 坎 蹇 蒙
艮 師 泰 臨 謙 小過 觀 剝
蠱 井 屯 遯 姤 訟 无妄 大過
豫 鼎 比 巽 坤 升 萃 隨
晉 噬嗑 否 離 革 頤 復 恒
豐 震 家人 益 既濟 賁 明夷 同人

大畜 節 需 中孚 小畜 歸妹 睽 大有
兌 夬 履 乾 困 未濟 解 大壯
恒 鼎 大過 訟 姤 隨 旅 噬嗑
小過 震 渙 巽 益 井 屯 坎
漸 晉 萃 泰 蹇 豫 遯 咸
師 艮 剥 觀 无妄 離 豐 復
蠱 革 家人 否 比 升 頤 賁
蒙 謙 坤 同人 明夷 臨 損 既濟

升 蒙 蠱 井 坎 巽 渙 解
恒 未濟 鼎 困 大過 姤 訟 隨
兌 乾 萃 噬嗑 夬 否 无妄 睽
咸 革 遯 大有 履 泰 剥 頤
益 豐 歸妹 大壯 小過 臨 賁 中孚
既濟 晉 損 節 家人 需 大畜 小畜
坤 謙 漸 艮 離 比 蹇 豫
師 同人 旅 屯 觀 震 復 明夷

蜀中學數之流所傳授蓋用六十四卦錯襍
布置四周而二百五十六无義可推无例可
稽其紛亂无紀亦猶淮世卦氣之類昧大理
泥小術者豈能究[illegible]哉故敢逐分配
于經世書一元十[illegible]間冀
以觀往察來謬[illegible]慮
其樸無正道不得[illegible]記
此云